

大案要案侦破纪实

黑

金

浙江温州“张、王”黑社会犯罪团伙覆灭纪实

群众出版社



CHINA

2002
I253.1
305
2

大案要案侦破纪实

黑 金

浙江温岭“张 王”黑社会性质犯罪团伙覆灭纪实

群众出版社



神秘的金属钼工厂一角

张畏的“明珠宾馆”



王秀方的东海储蓄所



张畏的“明珠珠宝行”



张畏的坐车之一：
劳斯莱斯



张畏收藏的物品

张畏收藏的物品



从张畏家中
搜出的价值
百万余元的
物品



CHINA

黑龙江屠龙记



即将走进审判庭的“恶龙”看似平静如水，但心里都紧张得要命



21条“恶龙”接受法律的庄严审判

THE END

黑 巢 末 日



目 录

黑 金 1

——浙江温岭“张、王”黑社会性质犯罪 团伙覆灭纪实

从木讷寡言的农村娃到党羽数百、恶名昭著的黑老大，“张、王”制造了一个几乎无所不能的黑色神话。此案为建国以来浙江省涉案人数最多的黑社会性质犯罪团伙案。它的侦破，昭示着我们党严惩腐败决不手软的决心。

黑龙滩屠龙记 83

——四川警方铲除特大抢劫犯罪团伙案纪实

他们把抢劫叫做“业务”，视打砸砍杀如儿戏，然而就在其自鸣得意之时，正义的雷声已在头顶响起。本文翔实记录了四川警方全力铲除震惊全省的流氓恶势力的全过程。

黑 泉 末 日

138

——沈阳刘涌黑社会性质犯罪集团覆灭纪实

一路打砸砍杀，肆意巧取豪夺，一时间刘涌在东北声名赫赫。沈阳警方对刘涌犯罪团伙的侦破，像触发了“多米诺骨牌”，使沈阳市一批贪官污吏迅速落马，受到正义的审判。

剿灭旷世魔王

209

——昆明警方侦破杨天勇犯罪集团案纪实

诈骗巨资的在逃犯与自甘堕落的执法败类，纠集亲朋制造了一系列惊天大案。昆明警方为取得铁证，与买赃卖赃者斗智斗勇，终获全胜。本文首次全方位独家披露此案内幕。

血 色 歧 途

304

——湖南邵阳警方侦破“江南八漂”

黑势力团伙案纪实

凭借经济实力，自恃装备精良，机关算尽的“江南八漂”再逞凶虐。“9·29”大劫案令人神共愤。湖南民警同仇敌忾，严打利剑闻警出鞘。所到处，黑势力团伙土崩瓦解。

黑 金

——浙江温岭“张、王”黑社会性质犯罪团伙覆灭纪实

饶漱波

一 飓风行动

傍晚时分，开始下雨。原本一俟华灯初上即成熙攘街市的温岭市太平镇东辉路，此刻因行人稀少，便失却了往日的喧闹。

习惯于晚餐后坐车上路兜风的张畏，一如往常，唤上司机，坐进那辆挂有武警车牌的宝马车，离开他刚刚在里面胡吃海喝过的温岭明珠宾馆。

闭目养神的张畏全然不觉车外的景致。倒是以娴熟高超的驾技和守口如瓶的秉性赢得张畏信任多年的司机，在将宝

马车拐上宽广的街面时，发现原本停在前面不远处的三辆轿车突然同时启动，在瞬间对宝马车形成了一种钳制，而其中一辆轿车，直呈压迫之势。这可是以往任何时候都不可能出现的事！要知道，无论是张畏其人，还是座车，在温岭，谁个不知，哪个不晓？这简直是吃了豹子胆！简直是摸老虎屁股！简直是太岁头上动土！司机在心中诅咒了几句话，一边将宝马车顺着那辆逼过来的轿车往路边靠停，一边回头对张畏说：“张领导，有车压迫我们。”

张畏懒得睁眼，惜语如金的他，吐出六个简洁的字：“不管它，继续开！”

得到指令，司机欲挂挡斜插过去。

说时迟，那时快，跟随于左右的那两辆轿车，此刻犹如横空出世，突地把宝马车的前路堵了个瓷实。司机见状，目瞪口呆，不得不再次向张畏通报眼前的处境：“张，张领导，好像有人截，截我们的车！”

“我弄死他娘！”张畏吐了一句温岭人骂人最厉害的话，然后摇下车窗，想看个明白！也就在这一瞬间，几个精干的人影敏捷地冲将过来，伸出力如鹰爪的手，揪住他那梳理得极为整齐的头发，而且未容他把发梢上的痛感通过嘴巴喊出来，车门就被打开，整个身子便被拖出车外。本能中，他欲反抗，怎奈拥将上来的那几个人已把他揉成面团般，七手八脚将他推向停在宝马车前面的那辆轿车。

有那么一瞬间，张畏判断自己被人绑架了！因此他不无惊恐地问：“干啥，你们干啥？”

一个年轻人将张畏推入车内，并迅速将一副手铐铐住张畏的手腕。那个拖拉张畏、率先钻进车内的年轻人，则示意司机驱车上路。惊恐中，张畏发觉自己恰如馅饼般，被两个

年轻人夹在中间，难以动弹。

“你们是哪里的？”张畏强装镇定地问。

“公安局的。”紧挟张畏左边的年轻人边答边开始搜张畏的衣裤，并很快搜出了张畏的手机。

“为什么抓我？”听说是公安局的，一度被恐怖笼罩的张畏，反而镇静下来。他眨了眨眼，想利用窗外那昏黄的路灯光，看清眼前这几个人究竟是公安局哪个科室的。这些年来，凭着他与温岭公安无数次的较量与“合作”，多少熟悉一些民警的容貌，他不无傲气地说：“把手机还我，我要给你们杨局打个电话！”

“你昏了头！”那个年轻人一边关闭张畏的手机，一边说道。

张畏拿眼瞟了一眼身旁这个说话者，心说，只要一进温岭市公安局，一俟见到局长杨卫中，我倒要让你们这几个不知天高地厚的小子知道什么叫昏了头！有了这种心情，张畏一度紧张、惊恐的心态立马儿平静，他索性合上眼皮，继续他的闭目养神疗法。

桑塔纳的速度，毕竟比不得宝马车，开了这么长的时间，怎么还不到公安局？如果坐在宝马车上，别说是到公安局，就是整个温岭城区也被兜过来了。张畏觉得奇怪，便睁开双眼，透视窗外，但见车窗两旁黑黝黝的一片，回首再眺，却见那万家灯火造就的温岭夜景，已被远远地抛在车后！

恐惧再次袭上心头，张畏急问：“你们，去哪？”

“杭州！”紧挟张畏右边的年轻人吐词极为简洁：“省公安厅！”

“省公安厅？”张畏大惊：“为何要把我带去那里？”

“你不知道的事多着哩。”年轻人干脆地封住他的口，“少废话！”

是的，张畏做梦也没想到，遵循公安部 and 浙江省公安厅的统一部署，抽自公安部、浙江省公安厅和台州市的大批精干警员，以“3·23”专案为代号经过一年多的艰难侦查，这一夜在上海、深圳、温州及湖北等地同时拉开了抓捕浙江省温州市“张畏、王秀方”黑社会性质犯罪团伙的飓风行动！

二 第一次行贿

一年木匠两年漆，三年方成泥瓦匠。由于木匠学徒期最短，家境拮据的张畏在1982年15岁时，就有了木工一技之长并通过从部队复员被分配到温州市印刷厂工作的父亲的面子，走进温州汽车运输公司，干些修补办公橱柜和桌椅的活儿。

当时雄霸温州运输市场的运输公司，委实是个家大业大的单位，不用说换下的汽车零配件被放在露天场上日晒雨淋，就是崭新的汽车零配件，有时也会被搁置得生锈。至于那些相对来说不值钱的木料，更是东一堆西一摊地乱放。许多木料，由于没有及时处理，两头霉烂，中间破膛，随处可见。这对生活在严格控制木材流通年代的张畏来说，难免产生心痛之感：与其说任这些木料霉烂成土，倒不如将它们偷偷带出厂区，拿回家中，加工成相应的家具！

张畏通过聚沙成塔的手段，把那些木料偷偷拿回家，与也是木匠的弟弟一起，加工制作床架。令人吃惊的是，张畏却把那几副床架，低价卖给了运输公司的领导，因为价格比市

宜得多，此举马上赢得了领导们的欢心。

张畏发迹后，曾对手下有过对此事的回忆，他说：“那是我首开贿赂当官者的处女作！”

然而张畏这一羊毛出在羊身上的做法，很快被公司里的另外一个木匠洞知，他马上向时任运输公司负责人的韩世根作了检举。韩世根就去木工场地巡视，发现公司仓库的下脚木料果然少了，他觉得自己以及那几个买了床架的领导，都被这个不起眼的小个子木匠耍了。韩世根对张畏生气的根由，不光是因为张畏是个“贼”，更主要的是，这个“贼”胆子太大，竟敢把偷走的东西，经过改头换面，对公司领导进行第二次行“窃”，而第二次行“窃”的后果，不仅仅只是拿走了公司领导口袋里的钱，而且还害了他们的名声！

张畏的父亲得知这一情况，通过战友、同事等等关系，想方设法去活动，欲求运输公司能给张畏一个改正的机会。但张畏不干，张畏的理由是：活人不能让尿憋死！更让父亲惊诧的是，张畏不但不屑于运输公司的工作，而且连木匠这碗饭也厌倦了。文化不高的他，当时就对父亲说了一句蛮有水平的话：“爸爸，条条道路通罗马，我不能一辈子吊死在木匠这个行当上！”

张畏就这样离开了运输公司，前后算起来呆了两年时间。其实导致张畏疏远木工手艺的更直接原因，则在于一个更为热门的行当正在温岭悄悄兴起。这就是走私。

温岭市地处浙江黄金海岸中部，介于宁波和温州之间，宁波是闻名国内外的深港城市，温州则是我国实行改革开放的前哨城市。为了保证两大城市在改革开放中快速发展，国家对宁波、温州两城市的条框限制不多，但对走私领域的打击，却甚为严厉。而介于两大城市中间的温岭则不同，由于



当时经济尚不发达，未被国家列为沿海开放城市，因此在条框限制上较多且严，但在打击走私方面较为忽视。另外温岭的海岸线较长，缉私力量不强，因此境内外的走私分子，就渐渐视温岭为跳板。温岭很快成为走私电器、毒品、汽车、香烟等物的集散地。辖内的泽国镇，是当时全国走私香烟的最大中转站。走私的猖獗，使餐饮业、旅馆业兴隆的同时，另一行职业也迅速红火起来，这就是走私押运。

走私押运其实是件风险性很强的差使。这不仅因为走私是被政府明令禁止、坚决予以打击的，而且更是那些不劳而获者觊觎的目标。走私押运者在与政府缉私人员斡旋的同时，还要对付那些来无影、去无踪的不法“吃黑”者。对付政府缉私队伍中的执法人员，走私押运者有时用金钱打点、女色开路就可摆平，而对付黑道上的“吃黑”者，光靠金钱、女色是不够的，更多的时候需要实力，甚至要用鲜血铺路、生命作押。走私押运者如果没有点三拳两脚的功夫，是休想去染指的。但由于走私押运这个行当来钱快，许多年轻小伙还是想方设法拜师习武。一时间，习武之风在温岭城乡蓬勃兴起。时值《少林寺》电影风靡全国，但从这一点看，功夫不是少林寺出家人的浪漫，而是实际的生存所需。

1985年春，张畏开始习武。由于个头矮，加上寡言，举止木讷，那些授武之人都说他不是干押运的料，劝他打消这份念头。但张畏没有畏难，他想方设法寻觅授武之师。凭着远远高于其他学员的拜师费，有人终于愿意收他为徒。张畏的师傅，其实也是个刚走上走私押运不久的蛮师。这位蛮师的出道，得益于一个名叫张小海的人。

三 第一次玩空手套白狼

就在张畏跟着蛮师，摸爬滚打于练武场上时，相距张畏的楼下张村约一公里路程的联树村，有个名叫王秀芳的年轻人，因为在其不满 17 年的人生履历中，已有数次小偷小摸的纪录，而被泽国镇派出所列为帮教对象。在当时，一旦某人被冠以这个“头衔”，那么他在村里的处境就显得尴尬了。王秀芳决定离开联树村，到外面闯荡。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商品经济意识正逐渐深入国人的头脑之中。无商不富，经商即富的现状，随处可见，但王秀芳也明白，经商，没有一定的资金是不行的。为了尽快使自己步入经商行列，王秀芳拜师学习泥工技艺，并随当地工程队远赴湖北省沙市等地当泥瓦工。挣钱、攒钱心切的王秀芳争抢着脏苦累的活儿干。凭着省吃俭用，王秀芳一年积攒了一千多元。在那时，这可是一笔不小的款子。怀揣这笔资金，王秀芳返回泽国镇，在镇上一条名叫鹤池的街面上，租赁了 58 号店面，开始经营摩托车零配件。

应该说，王秀芳的经营头脑是超前的。80 年代摩托车还是稀有的高档消费品，如果某人购买了一辆摩托车，他足可以被周围人当作富人议论一阵子。

作为摩托车配件商店，客户的光顾是其生意兴隆发达的前提。为了招揽客户，王秀芳不惜低三下四地向那些拥有摩托车的单位领导和走私烂仔赔好话、递笑脸。然而，就在那些客户为他的店铺带来生意兴隆的同时，他们在搓麻、甩牌赌博三缺一时，便来找他补缺。碍于情面，王秀芳每邀必

至，但每至必输。如此几个来回，靠经营所赚的利润，被输个精光。为了翻本，王秀芳从被动应赌，转为主动邀赌。这一转变，使他整日沉湎于赌场而难以自拔。日子不长，1996年年底时，他已负债累累。

为了筹集赌资，以图一赢，王秀芳通过几个赌友的帮助，以摩托车配件商店作抵押，向泽国信用社贷了1.7万元。这笔贷款，是王秀芳平生第一次金融贷款。资金到手后，他将其中一部分还了赌债，将另外一部分作为赌本。谁知不到半个月，他又囊中羞涩。为了在赌场上东山再起，王秀芳又以商店周转资金紧缺为由，向泽国信用社贷了5000元。这一次去得更快，不到一个星期，又全部落入别人的口袋。

一心想翻本的王秀芳想再走贷款之路，但泽国信用社的负责人说什么也不肯贷他，而且还提醒他把原先贷去的款子按时归还。走投无路的王秀芳为了逃债，决定关闭摩托车配件商店。然而就在这时，他遇到了在温岭县城从事缝纫业的杨云莲。钟情于王秀芳的杨云莲，拿出积蓄为王秀芳还了贷款渡过了难关。王秀芳发迹后，有不少“跟屁虫”，曾引诱王秀芳去打“野食”，但王秀芳每每拒绝。他常声情并茂地说，如果没有妻子在危难之时助他，他将人不像人，鬼不像鬼，因为杨云莲在他最最困难的时候给他以真爱，帮他解决了当初那两笔贷款，才使他有了后来的发达，因此他从未想过背叛妻子，去外面胡来。

在泽国镇，人们提起王秀芳，就知道他是一个怕老婆怕得要命的主儿。杨云莲与王秀芳婚后的第二年，生了一个儿子。一天傍晚，有赌友来邀王秀芳，王秀芳熬不住，就答应前去。杨云莲劝王秀芳不要去，但王秀芳坚持要去，杨云莲

就变脸，说你如果再去赌，我就把你儿子放到月河桥上，让汽车轧死！王秀芳原以为老婆是唬着玩的，充其量是女人耍泼的一种特殊手段罢了，却不料当他随着那个邀赌者离开门时，杨云莲竟真的将襁褓中的儿子，放到人来车往的月河桥正中，然后义无反顾地往店中走去。王秀芳见状大惊，他只得辞别邀赌者，跌跌绊绊地赶到桥上，将儿子抱回家中。那一夜，王秀芳虽然没敢再去赌博，但他那白皙的脸庞，却被闹着要离婚的杨云莲，用双手抓得血痕累累。

王秀芳在老婆的眼皮底下，虽然不敢再有涉赌之念，但背着老婆，他还是照赌不误，由于赌债欠得太多，上门讨债者可用络绎不绝来形容。更为难熬的是，有几个赌徒还赖坐在店里不走，这就影响了生意。无奈之下，夫妻俩只得关了店面。

为了挣钱养家糊口，王秀芳 1988 年到太平镇一家个体公司跑供销。这家公司生产弹簧，王秀芳的工资，就是在推销弹簧数量上按比例提成。王秀芳进公司不到一个月，就有许多人来找他。开始时，同事们以为这些人都是王秀芳的客户，便热情接待。时间一长，同事们方知这些人都是王秀芳的债主，是来向王秀芳索债的。有几个债主因王秀芳老是没有钱，就找到公司李经理，要求李经理在发放王秀芳的工资时，能把工资暂扣下来，用以归还他们的欠债。面对这一要求，李经理予以拒绝，同时，他亦规劝王秀芳，是否另觅发展的地方？王秀芳见自己的那些赌友把自己的名声搞得这么臭，早有无地自容之感，现在见李经理婉辞，也就走了。

却不料一个月后的一天王秀芳到公司找李经理。原来，王秀芳出去后就在社会上寻觅商机，一个星期前，他获得宁波某单位要在大门前摆放一对石狮的消息，就携带有关温岭

石雕闻名海外的资料专程前往。那个单位的领导见他带的资料齐全，加上价格适中，便与他达成了购销协议。一对石狮，包含运输费和安装费，计一万三千元。因王秀芳在洽谈这批业务时，抛出了李经理的公司名称，因此对方要将一万三千元钱汇到李经理的公司。王秀芳不好改口，就来求李经理帮忙。李经理通情达理，为王秀芳做妥这笔生意真心高兴，便答应了。于是王秀芳就取出了这笔资金。但李经理没有想到，时过半年，有个中年人找上门来，说王秀芳从他那里用四千五百元的价格买走一对石狮，到现在也未付款，公司能否帮他找到王秀芳？李经理这才知道，王秀芳对这个中年人玩了空手套白狼的把戏。

这以后，王秀芳一度在温岭消失。有许多债主便隔三岔五去泽国镇王秀芳家，寻找王秀芳的下落。其实那段时间，王秀芳正在远离温岭约一百公里的宁波发展。他用那一万三千元现金中的一部分，作为跻身于宁波市土畜产品进出口公司和五金矿产进出口公司的押金。从此，他以这两个单位业务员的身份，从事供销工作。

凭着所挂靠的两家公司的名气，王秀芳的资信程度有了保证。据说有个香港老板，一次与他谈妥一宗花岗岩购销业务，光定金就付了近400万元。那香港老板在回港途中突遇车祸，由于车子起火，香港老板和所带资料俱焚，这使王秀芳凭空独吃了那块天鹅肉！一年后，正值温岭县政府组织班子到宁波招商，王秀芳闻讯前往。他对招商人员表示，他有资产近500万元，如果温岭方面给予优惠政策的话，他愿为振兴家乡经济出一份力。招商团经过商议，应允了王秀芳的要求。于是王秀芳就回到温岭，创办了温岭市东海花岗岩开发有限公司。

随着自己挂上东海花岗岩开发有限公司总经理的头衔，王秀芳觉得自己名字中的那个“芳”字过于女性化。因此他把“芳”字上的草头去掉，成为“王秀方”，取“好男儿志在四方”之意！

四 “第一桶金”的故事

在温岭，有人说李志毅是个能把“水鬼骗上岸来”的人，也有人说他是个“能把稻草说成金条”的人。具有三寸不烂之舌功夫的李志毅曾在广州空军兴宁机场从事地勤安全保卫工作，1978年转业到温岭县田洋公社，当一般干部。

一年后的1979年，正处于拨乱反正年代的公检法，需要充实大批人员，考虑到李志毅在空军部队当过保卫干部，具有一定的保卫工作经验，县人事局遂将他调进了公安局。与李志毅同时调进公安局的，还有日后成为温岭市委常委、公安局长的杨卫中等二十余人。

李志毅被分配到治安股工作。那时的治安股，具有双重职能，既负责维护治安，又负责刑事侦查。股长姓黄，名兆宝。由于治安股属于公安局的“拳头”部门，因此不仅人员相对多于其他股室，而且这些人员都是年富力强者。就在李志毅进入治安股约半年后，根据公安部关于强化刑事侦查的指示精神，治安股一分为二，分出一个刑侦队。黄兆宝被提升为副局长，兼任刑侦队长。因杨卫中工作勤恳，成绩突出，被提升为刑侦队副队长。此举使自忖才能超人的李志毅一度很不舒服。

但机会很快出现。1981年7月间，因杨卫中的妻子在

相邻温岭约 50 公里的玉环县工作，而玉环县公安局刑侦队副队长胡经波的妻子在温岭工作，两对夫妻鹊桥相会甚为麻烦，出于解决杨卫中和胡经波夫妻分居两地的不便，组织上将他们予以对调。

杨卫中离开温岭市公安局刑侦队，李志毅顿觉自己具有取代杨卫中位置的能力，加上当时也有个别领导提议，李志毅遂当上了第一副队长，不久又转正。虽然队长的官衔不大，但毕竟属于一队之长，因此李志毅自以为是，独断专行，使得属下两个副队长左右为难，提出辞呈。为了搞好这个班子的团结，当时的局领导组织李志毅和两个副队长，利用组织生活会的方法进行沟通，却不料在这个旨在开诚布公、求大同存小异的会上，平时口若悬河的李志毅竟然一声不吭，直弄得这次生活会不欢而散。自这次组织会后，刑侦队中有人针对李志毅平时口若悬河，会上一言不发的强烈反差，给他取了个绰号，说他是当面对面不说、背后乱说的“鬼王”！

李志毅的这种工作方式与处世态度，使得刑侦队的工作一度有所沉闷。为了解决这一局面，局党委经过讨论，任命杨德明为队长，李志毅改任刑侦队指导员。这一任职上的变动，使得李志毅极为不满。在与杨德明队长交接工作时，李志毅提出当指导员太寂寞，能否让他分管某项实在的工作，比如打击走私这一块。因李志毅的出发点在于工作，局党委也就同意了他的这一要求。

李志毅要求分管打击走私这一块，是他得以与张畏相识的契机。

其时，张畏经过年余的摸打滚爬，开始走上走私押运的生涯。因是初涉此道，经验不足，张畏起先的押运，只是帮

人做做下手，当个喽啰。虽然赚钱不多，但毕竟通过这一聚财之道，认识了一些在走私江湖上混的“红”、“白”人。所谓“红人”，是那些肩负国家打击走私重任的缉私人员，所谓“白人”，乃系那些雄霸某条走私渠道的头子和能人。

1991年6月21日夜，温岭县交通旅馆住进了8个暗带枪支，自称是“个体户”的福建人。李志毅辖区的治安积极分子发现这一情况后，认为他们可能是不法分子，急报县公安局负责打私这块工作的李志毅。李志毅立马组织大批民警前往，将这8人的枪支弹药全部收缴。后经查实，这8人是福建省福州市的海关人员，他们听说浙江温岭走私严重，遂到温岭缉私。虽然这是属于误会，但由于福建缉私人员既无持枪证，又不按规定寄存枪支，且跨境缉私，又无明确的行动目标，造成了极为恶劣的影响。此事发生后，《中国海洋报》专门就此事发了内参，报至中央有关领导的案头，从而引起中央有关领导的重视，对此作了相应的规定。而这篇内参，却是李志毅邀请当时在温岭新闻界名气不小的几个人写就的。

通过这一“连自己人都敢打”的事件，李志毅在温岭缉私领域名声大振。李志毅与张畏的关系突然出奇地密切起来，却是缘于张畏拥有“第一桶金”的神秘经历。有关获得“第一桶金”的来源，存在不同猜测，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张畏突然暴富，与1991年百万元走私款神秘失踪有无限的关联。

20世纪80年代末，温岭的走私与其他地方一样，有其一定模式：当地人先是你一万我两万他三万地凑足一笔款子，累计到百万元左右，方可与走私分子接头。一般来说，在那个年代筹集百万元现金，非得有四十人左右参与不可。



这笔资金筹集后，就派人押款到温州，让事先隐藏于宾馆、客栈的走私分子验款，待被认定款子非假钞之后，那个走私分子就带着走私押运者，前往温岭濒海附近，用对讲机向游弋在公海上的走私船联系，告知对方他已收到多少现款，请发给所去渔舟多少货物。走私押运者待所雇渔船把走私香烟等物品从公海运至海岸后，即将香烟转装上车。如果数量少，则用摩托车从小路驳运至集散地；大宗的，则又需要走私押运者从公路押运至集散地。当时的规矩，走私利润的分成，实行三三制，即集资者与押运者在一份“三”里分成，而另外两份“三”，则作为打发有关人员之用。而完成这两份“三”的打发者，则又是走私押运者。如此看来，走私押运者和筹资者得的是小头，打点黑白两道人员的费用是大头，这个大头，看起来数量大，但因走私线路长，沿途打点的人太多，因此分到某人名下，也就是千八百元的，不多。好就好在这种天女散花式的“打点”，一旦买通黑白两道人员，在以后的走私过程中，走私押运者和筹资者的利润就会逐次增加。

经过两年的“押运”学徒生涯，张畏的翅膀日渐硬朗。对有关走私过程中白道黑道的行情了然于胸，决定自行单干。为了筹集资金，他回到楼下张村，通过亲朋好友的游说，在联树、双峰、楼下张村等，共集资一百万元，参与集资者，共计有31人，最多集款者为8万元，最少的也有2万元。其中楼下张村就有4家农户集资近30万元。

就在集资者们翘首仰望张畏这次走私成功的第二天，有不妙的消息传来，说张畏在将巨款送到温州验款途中，被温州缉私人员查获。集资者们闻听这一消息，惊惶失措。要知道，那笔集资款，可是他们举家数年甚至数十年积攒的心血

啊。于是集资者们汇聚起来，匆匆赶往查扣张畏所坐面包车的缉私卡点，见到张畏神情沮丧地坐在审讯室里，而那辆面包车则停在院中。集资者们便起哄闹事，要求归还面包车。总算顺利，缉私卡点的领导同意放车，于是大家额首相庆，与张畏同乘面包车回温岭。行至半途，张畏突然说停车查验那笔藏在车肚下的巨款，结果大家下车一看，巨款不见了！张畏当场痛哭流涕，直说他对不起大家，说怪不得缉私卡点如此爽快放了车，原来他们已经暗吃了巨款！又指责面包车的司机为何离开面包车？慌得司机连忙拼命解释，说自己也被关了，又如何去看住面包车？

既然张畏如此伤心，大家也就无话可说，因为集资前，大家就说定要恪守“利润分享，风险共担”的，现在出了事，靠埋怨张畏又有什么用呢？这事对集资者们来说，只有自认倒霉。但时过十余天，有人传说张畏购买了一辆颇为高档的走私摩托车，在温岭县太平镇潇洒骑行，这使集资者们起了疑心，认为张畏在那笔钱上玩了猫腻。楼下张村那四个集资者，在闻听这一消息后，愤怒至极。他们认为，张畏是他们从小看着长大的，又是一村人，咋能做出这种事呢？便出言不逊，咒骂张畏是个黑心烂肺的主儿。楼下张村有三百来户人家，千余人口，因是世居村中，加上张畏的岳父、岳母等都在该村，因此那四个集资者对张畏的咒语，很快传到张畏耳中。张畏听后，立即带十几个人，满脸杀气地冲进楼下张村，说要维护自己的名声。结果双方动起手来，由于张畏有备而来，因此斗殴的结果，张畏赢了。

那四个集资者见打不过张畏，就向泽国派出所报了案。因查无张畏私吞集资款的实据，加上法律不保护集资走私的行为，泽国派出所遂对集资款一事不予调查，但要张畏赔偿

受伤者的医药费。张畏说没钱，不肯赔。派出所非要他赔。张畏没法，就把父母分给他的一栋三层楼房，作价三万两千元出售，然后用这笔资金支付了医药费。在交付这笔钱时，张畏对那几个集资者说：“事情到此为止，今后哪个再说我张畏私吞集资款，就别怪我对他家不客气！”从此之后，那些集资者再也没人敢向张畏重提集资款的事了。据温岭市公安局记载，张畏走上公开犯罪的最初记录，当属这次打架事件。

一百万元在 90 年代初，可算是一笔巨款。这笔款子，对于集资者而言，即便走私成功，每人得利也可能只占其中的百分之几，但当这笔款子集中到一个人手中后，资本的暴涨，可想而知。从后来张畏的发迹情况看，此次类似于“莫须有”的吃黑，算得上是奠定了张畏在经济上飞黄腾达的基础。

事实证明，在之后的一段时间里，张畏不仅花钱如流水，而且还在温岭县城人民路 226 号租赁了三间店面，由其姐张仙芬、其弟张平和他自己分别经营服装业。要知道，人民路乃系温岭县城当时的主街，街路两旁的房子租价特贵，在此街面租赁房子，而且一租就是三间，这里的玄机，除了张畏自知外，只有老天知道了。

就在张畏姐弟三人忙着做服装生意时，1994 年 2 月，温岭县被国务院批准撤县设市。顺应这一机遇，温岭市公安局成立保安公司，局党委经过研究，任命李志毅担任保安公司经理。李志毅走马上任没两天，就把张畏召去当驾驶员，但这个驾驶员的工作却很奇怪，不必正常上班，每月只须上交保安公司一千元，名为挂靠费。那段时间，温岭县城的人们经常看到张畏穿着那套保安制服，开着挂有警灯的三轮摩

托或长安牌警车，在街上横冲直撞。

五° 毆警事件

就在张畏自恃是保安队员，而在温岭县城耀武扬威之时，温岭市一些出于维护正义的人们，不时写信或打电话向公安局举报，他们在历数张畏的劣迹后，向警方提供张畏涉嫌贩毒的线索。

温岭警方依据群众的举报，开始对张畏一伙实施秘密侦查。由于对吸贩毒犯罪的侦查较之于其他犯罪要难，因此时任刑侦大队大队长的杨德明，与毛国斌、林云利、金玉友等充满正义感的警官和联防队员，无不在日常的警务活动中，睁大着警惕的双眼，搜集着张畏一伙涉嫌贩毒的蛛丝马迹。

却不料正反双方原本属于秘密较劲的格局，因为一起毆警事件而演化成公开的冲突，而这个冲突的起因，缘于一次车祸。

张畏的妻子名叫洪伟云，她与张畏同是楼下张村人。洪伟云有一个妹妹叫张伟荆，两个弟弟分别叫张伟忠、张伟新。洪伟云之所以不姓张，是因她的父亲属于入赘女婿，根据当地农村习俗，长子或长女须跟母姓。在张伟荆20岁那年，这位姿色不错的姑娘与当地一个从事制鞋业、名叫陶刚义的个体老板相恋。在与张伟荆恋爱的过程中，聪明的陶刚义发现从废旧电器中，能够提炼出一种名叫“钯”的金属。由于陶刚义的经营重心放在制鞋业上，他就把制作金属钯的工艺流程，传授给了哥哥陶刚正。这事被张伟荆知道后就与陶刚义商量，说自己的两个弟弟业已长大成人，尚无现成的



工作，能否把金属钹的事业，交付给两个弟弟去发展？鉴于是自己的恋人相求，陶刚义没有拒绝，也不好拒绝，就把自己生产金属钹的那本营业执照，转给了未来的妻弟张伟忠和张伟新。陶刚义知道张家兄弟俩仗着姐夫张畏的声威，在社会上常有蛮横之举，因此在转让营业执照时，他向张伟荆反复叮咛，说金属钹的生产在当地已有数家，而且这些业主都是非亲即友之人，今后如若张伟忠、张伟新涉足此领域，遇到生产上、销售上竞争的事，要以和为贵，千万不可伤了亲友们的情面。张伟荆满口答应。

陶刚义把自己生产金属钹的那份营业执照转给张伟忠、张伟新不久，他就与张伟荆完了婚。因他的鞋厂生意颇好，这年春，他买了一辆普通型桑塔纳。那个时候，私人购车，实属领先一步的富裕之族。因此当陶刚义把那辆白色漆身的轿车购买回家后，可乐坏了妻弟张伟忠、张伟新。这两个嘴上没毛的小子，日夜围着轿车转，一见陶刚义把车停下，他俩就争着去过开车瘾。因是妻弟，陶刚义也不好说什么。

终于因车出了事。

1995年10月15日，陶刚义与妻子张伟荆，带着张伟忠、张伟新出去游玩。因张伟忠、张伟新争着开车，陶刚义就把方向盘交给了他俩。这两个无驾照的小子就轮流开，结果乐极生悲，在回家至市区汽车东站大圆盘处，他们的桑塔纳不慎与他人的面包车相擦，因面包车车身高，就在桑塔纳的车身右漆面上，留下了几道擦痕。陶刚义因本来就对两个妻弟老是仗势开车不满，加上心痛自己的新车，故在生气中拂袖离去。

张伟忠、张伟新兄弟俩见二姐夫生气离开，就想挽回一点面子，向对方索要3000元修理费。这一狮子大开口，使

得面包车驾驶员难以接受。按照当时的修理费用，弥补这点擦痕，绝不会超过800元，何况事实上的两车相擦责任在桑塔纳。但面包车驾驶员因怵于张家兄弟俩，在同意赔偿的前提下，乞求张家兄弟把索价往下降一点。但张伟忠和张伟新不同意，于是双方就争执起来。

也属凑巧，这天下午，温岭市公安局刑侦大队的侦查员毛国斌，与联防队员金玉友去办案，刚巧经过此地。见有人在争吵，便上前探问原因。在听罢张伟忠、张伟新的狂言和面包车驾驶员的叙述后，正义感便在毛国斌这位年轻刑警的心中升腾起来。他在指出张伟忠、张伟新无证驾驶、违反交通规则还强索赔款后，提醒面包车驾驶员千万不要私了，劝他向温岭市交警大队报案，通过正当途径解决这一纠纷。毛国斌的这一“横插一杠”，使得张家兄弟俩恼羞成怒，就用手机向张畏通报了此事。

毛国斌与金玉友在向那个面包车驾驶员交待了几句不要怕敲诈的话后，正准备离去。却不料就在这时，忽见一辆挂有警灯、写有“公安”字样的三轮摩托车，载着6个手持铁棍、木棍的年轻人，后面又跟着数辆坐着二至三人的双轮摩托车，扬尘而来。未等摩托车停稳，就见张畏一边走来，一边问张家兄弟俩：“哪个，哪个敢管闲事？”

张伟忠就把右手指向毛国斌和金玉友，说：“就是这两个小子！”

张畏眯着眼朝毛国斌吼道：“你，长了狗胆？”

“我是公安局的。”因穿着便服，毛国斌急忙亮明身份。那时候，张畏尚未形成大的气候，加上毛国斌当刑警不久，因此不大熟悉眼前这个其貌不扬的年轻人，但鉴于此人是驾着警用摩托车来的，毛国斌便想用主动亮明身份的办法，消

大案要案

除误会。

“公安局的，怎么不穿警服？”张畏一边说，一边唆使手下人，“这是个冒牌警察，不打白不打，给我打！”话音未落，那些喽啰就一拥而上，用棍棒、拳脚往毛国斌身上泻。金玉友本想去劝，但见几个打手朝他拥去，急忙撒腿就跑。摆脱了追赶的金玉友跑进一公用电话亭，气喘吁吁地向刑侦大队报了案。

光天化日之下无故殴打刑警，这使正在值班的刑警们义愤填膺。

杨德明大队长与刑警赶到现场后，一边急忙将满身是血的毛国斌送往医院，一边将此事汇报给正在外地开会、分管刑侦工作的副局长应中华。应副局长立即回到温岭，在听取整个事件来龙去脉的汇报后，应副局长遂作出决定，利用这一机会，对张畏家实施搜查，从中予以澄清那些举报张畏涉嫌贩毒的证据是否确凿。

参加搜查张畏住宅的刑警共有9人，另有联防队员金玉友。为了获得相关证据，搜查人员按照循序渐进的方式步步推进，结果搜到几枚催泪弹和50万元涉嫌贩毒的毒资。在一个小时搜查中，也发生了一个日后导致当事人被恶意报复的事——参与搜查的联防队员金玉友，在搜查中发现了一只神秘的木箱，结果在此箱中发现了吸食毒品的有关证据。

搜查行动结束后，温岭市公安局对张畏的妻子、弟弟及亲友等8人予以收审，理由是他们涉嫌贩毒、私藏武器。当时李志毅在查处福建缉私人员时，曾缴获过催泪弹，现在在张畏家中搜出催泪弹，足见李志毅与张畏的关系是多么的紧密。

因得益于李志毅的通风报信，逃往外地的张畏，多次躲

过警方的抓捕。

1996年春，在外潜逃近两个月的张畏，尝到了东躲西藏、苦不堪言的滋味，他请求李志毅加快为他开脱罪责的步伐和力度。但可惜的是，尽管李志毅上蹿下跳、废寝忘食到双脚起泡、双眼红肿的地步，但代表正义的温岭市公安局一方，硬是没有使他得逞。温岭市公安局的一位领导还明确告知李志毅：“即使不提张畏打的是民警，就是打的是普通百姓，我们也要严肃处理，何况他又涉嫌贩毒、私藏武器，对此，我们不会姑息，也决不能姑息。虽然张畏是你手下的保安队员，但这事，我可以明确告诉你，没有通融余地！”

李志毅这下没辙了。他告诉张畏凭自己在公安局的那些对头，已是无计可施了。张畏说你没有办法，能否请其他人想点办法？李志毅说，其他人帮你活动，不是没有可能，但问题是，人家帮你说话，你不能放空炮啊！张畏就表示，只要那人玩得转，而且玩出好结果来，所用开支，由他包出！

李志毅就问：“你出多少啊？”

张畏说：“两百万！”

于是，李志毅报出了王秀方！

说到王秀方，张畏哑然失笑。他觉得以王秀方的能耐，是不可能救他于外逃之泥潭的。

事实上，张畏确实小觑了王秀方的能耐。十年河东，十年河西，其时的王秀方，不再是那个被定为帮教对象的小偷，也不再是那个欠债一屁股的赌徒了，他现在的身份是“台州市十大杰出青年”、温岭市政协常委，不仅在温岭的商界声誉鹊起，而且在温岭的政界也小有名气。



六 私人钱庄——东海储蓄所

王秀方自从回到温岭创办起东海花岗岩开发有限公司后，就对外吹嘘自己与日本人在做生意，而且生意出奇地红火。张、王犯罪团伙被摧毁后，司法机关对王秀方1996年前后的经营状况进行审计，证明了王秀方那时就在玩空架子，特别是在1996年以后，东海花岗岩开发有限公司除账面资金划进划出外，未发现一笔经营业务及纳税记录。精通“吹牛不上税”的王秀方，当然也知道牛皮吹破之日，就是他沦为穷鬼之时的道理。

为了骗取银行贷款和虚假出资的方便，王秀方决定，申请设立温岭市城市信用社东海储蓄所。

说起这个日后成为王秀方私人钱庄的东海储蓄所，不能不扯到时任温岭市市委副书记的周建国。研究生学历的周建国，曾历任黄岩县财税局副局长、局长，黄岩县副县长，台州地区财税局副局长、局长、党组书记，台州市财政局局长，地方税务局局长、党组书记，温岭市委副书记。当王秀方提出设立东海储蓄所时，周建国召去了当时担任温岭市人民银行行长的叶某，要他为设立东海储蓄所开绿灯。

叶某为难地说：“上面有规定，个人是不能办理储蓄网点的。”

周建国说：“现在是深化改革时期，全国各地都在提倡摸石头过河，我们温岭就不能做一件敢吃螃蟹的事？我也知道，这样做，困难当然不少，但困难可以克服嘛。温岭的困难，你解决；台州市方面的困难，我解决。深化改革，加大

开放力度，讲的就是开拓精神。你不用怕出问题，有我在嘛，‘如果你还有顾虑，就由市政府担保，我来签字。’见身为市委副书记、行将升任市长一职的周建国把话说到这个分上，叶某没办法，就按照周建国的意思去办了。

1995年8月10日，王秀方以温岭花岗岩开发有限公司名义向温岭市建设银行贷款300万元，然后以转账支票形式划入温岭城市信用社250万元，作为东海储蓄所注册资本。

东海储蓄所的诞生，使王秀方的身价往前迈了一大步。当时温岭有许多人议论，说王秀方能筹办私人性质的东海储蓄所，其后台靠山一定很硬。或许是为了印证这一传言，在东海储蓄所成立不到一个月，又一个似乎昭示王秀方“有后台”的馅饼，让王秀方给捡到了。

温岭市人民政府现在所属的温岭饭店，前身为温岭市第一招待所。由于房子陈旧，布局不合理，进入90年代中期后，第一招待所成为影响温岭投资环境的一大障碍。为改变这一状况，温岭市政府准备改建第一招待所，因基建资金匮乏，决定把第一招待所对面的温岭宾馆转制。这事很快被王秀方得悉，王秀方即表露自己愿意出资承股的意向。正担心转制困难的周建国等人，便以政府担保的形式，帮王秀方从温岭市建行贷款1500万元，当日划到东海花岗岩开发有限公司账户上，然后又把此款转划到温岭饭店的建行存款账户上。如此一周转，王秀方就轻而易举地拥有了温岭宾馆40%的股份，并使他堂而皇之地成为温岭宾馆的总经理。

因第一招待所开始着手准备拆毁旧屋，当时温岭党政部门有关接待中外来宾、开会表彰等事宜，就转到温岭宾馆。正是这个前提，使王秀方具备了和温岭市政界要人打交道的条件！也正是基于王秀方逐渐在政界玩得转的情况，李志毅

才向张畏推荐王秀方这个人物。由此可见，李志毅嗅觉之灵敏，确实不辱“鬼王”之称！

七 第一次亲密接触

时至今日，有许多温州人尚存疑惑，这就是当时在政界已混得游刃有余的王秀方，为何要选择臣服张畏？张畏即使再有能耐，毕竟是个名声恶臭的“小混混”啊！王秀方之所以这样做，具有三方面原因：一是他需要网罗一批敢打敢杀的人，以利他今后成就事业时威慑他人，而这一点，张畏具备，他连警察都敢打，还怕打别人？二是他也需要弄件事情出来，以证明他有通天的本领，如果他能摆平张畏毆警这件事，谁又敢怀疑他的后台靠山有多大、多强、多硬？三是张畏许诺的两百万元报酬，也是促使王秀方承办这件事的动因之一。尽管王秀方通过周建国等人，贷款千余万元现金易如反掌，但那些钱毕竟都在账面上，不是真正属于他的。现在张畏许诺给他两百万元，在前两个原因的陪衬下，何乐而不为？

事实发展表明，正是张畏的出事、李志毅的牵线、王秀方的斡旋三个不可或缺的因素，标志着张、王庞大黑社会团伙的形成。

王秀方的插手，很快使张畏一案有了转机——张畏的亲友被解除收审。

不久，张畏的家人得寸进尺，提出返还那被扣的50万元。因这笔资金明显带有难以说清来源的嫌疑，刑侦大队提出待张畏到位后，让他讲清这笔资金的真实用途，方可再予

定论。

然而形势的发展却令温岭市公安局刑侦大队那些刑警们目瞪口呆：张畏殴打毛国斌一事被定为治安事件，有关案卷材料转到治安科。面对这一移花接木，刑侦大队毫无办法，只能看着这事朝着那个有利于张畏的方向发展。

就在王秀方、李志毅和张畏三人为着各自既得利益而联袂努力时，1996年6月，杨卫中接任温岭市公安局局长一职。杨卫中，早年服役于温岭边防部队，1979年转业进温岭县公安局，第二年入党。历任温岭县公安局刑侦队副队长，玉环县公安局刑侦队副队长、副局长、政委、局长。

对于杨卫中重返温岭担任身为市委常委的公安局长，当时的温岭人民对他寄予极大厚望的。这不仅是因为杨卫中在温岭公安局刑侦队工作期间，还是在温岭边防部队服役期间，熟悉他的人无不对他的工作魄力、为人风范予以良好的口碑，仅凭杨卫中在玉环县公安局所做出的令人满意的政绩，温岭人认为他的到任，也定会给久拖不决的张畏毆警一案有个明确的、符合法律的说法。

然而杨卫中到任不到一个月，就返还了张畏那50万元现金。为此，当时温岭市公安局的一位老领导，专门去责询杨卫中。杨卫中出于对老领导的尊重，不敢有所隐瞒，强调这是上头的意思，他这样做，实属不得已而为之。为了强调自己处理这事的难处，杨卫中还把上头几次三番的电话和指示作了说明，但究竟是哪个上头打的电话、写的指示，杨卫中却不肯吐露。

在接受采访时，这位老领导说：“凭着杨卫中顺服上头，在原则面前让步的这种奴性，我就觉得杨卫中已经与以前那个刚正不阿，敢于同邪恶势力作坚决斗争的杨卫中不可相提



并论。”

1996年6月底，张畏向公安局治安科投案自首，然后在王秀方的亲自担保下，被取保候审。张畏殴打刑警、涉嫌贩毒、私藏武器一案，终于不了了之。

张畏的没事，其政治影响，远比他敢于殴打刑警毛国斌要大得多。如果说张畏殴打毛国斌，是对公安机关个体的示威，那么他的这次无事而归，在许多人的心目中无疑表明温岭公安机关整体在他面前“输”了！

因为张畏无事而归产生的恶劣效应，那段时间，温岭城乡小流氓无事殴打他人、结伙斗殴事件时有发生。一些小流氓甚至对受害者狂妄地说：连打警察都没事，我们打你又怎么着？这种治安状况，使得刚到任不久的杨卫中好不恼火。为了遏制逆流，维护温岭的社会治安，杨卫中在那段时间，以“新官上任三把火”的魄力，带领全局民警，在温岭开展了数次声势浩大的打击行动。仰仗于这几次行动所产生的威力，温岭城乡的治安状况逐渐有了改观。

与此同时，筹备已久的温岭饭店改建工程也正式拉开序幕。因杨卫中所住的客房行将拆除，市政府便将他的住宿点安排到与第一招待所隔街相望的温岭宾馆。

听说市委常委、公安局局长杨卫中要住到温岭宾馆，王秀方好不高兴。为了创造自己接近杨卫中的便利条件，他在自己一家所住的温岭宾馆二号楼，为杨卫中择定了2210号房间。为了使房间内的摆设有利于杨卫中的起居、办公和接待来访人员，他又亲自对室内作了布置。一切准备停当，他带着几个工作人员，将杨卫中的有关生活用品搬进2210房间。

那段时间，杨卫中天天戎装一身，奔波于各个集镇派出所，导致杨卫中改穿西装的原因，还是出在王秀方身上。由

于温岭宾馆是当时温岭党政部门对外联系的一个窗口，而作为市委常委之一的杨卫中，自然难免要参加一些政界活动。每当杨卫中穿着警服出入有关会议场所，身为宾馆总经理的王秀方，就总用不无友好的口吻与他调侃，说杨局长你这身穿戴有碍我们温岭的投资环境哩。而杨卫中的思路相当敏捷，每当遇到这个话题，他就风趣地反诘说自己穿警服有三个好处：一是可以节省少得可怜的工资开支；二是可以少洗几次；三是穿着这套警服，可以向别人表明公安的身份。然而1996年底的一天，温岭宾馆的服务员们突然发现杨卫中局长穿着一套笔挺的名牌西装步入大厅。久睹杨局长的戎装风采，兀地发现他穿上西装，那种风流倜傥的模样，令所有人眼睛为之一亮。王秀方当着许多人的面，恭维杨卫中说：“杨局长穿上这套西装，真是气宇轩昂，英俊潇洒，不同凡响！”

在张、土黑社会犯罪团伙垮台之后，人们才知道杨卫中这套价值不菲的金利来西装，乃是王秀方射向他的第一发糖衣炮弹。杨卫中对狱友说：“那套金利来，对我来说，其实是‘害你来’啊！”

谁能肯定杨卫中不是“千里之堤，毁于蚁穴”？

八 第一个想搞清楚张畏的人

现年54岁的张小海命运多舛。9岁那年，父亲张晓崧因身上罩有国民党上海民政局长的身份而被镇压。从此以后，张小海跟随母亲在风雨飘摇中生活。及至长大成人，才从母亲对往事痛苦的追忆中，得知父亲是早年奉命打入国民

党内的地下共产党员。明白了父亲的真实身份，回首于父亲的冤屈之死，张小海的心理就不平衡了。为了发泄心中的不满，他在公开场合发表了一些不合时宜的言论，为此他付出了代价。1973年，他因蒙受企图叛国投敌的罪名，被判处有期徒刑15年。1980年，温岭县人民法院根据有关政策，纠正了这一错案，并宣告张小海无罪。

人民法院这种有错必纠的做法，使得张小海认识到了共产党敢于正视、改正自身缺点的伟大。正是基于这个原因，出狱不久的张小海就开始为平反父亲的冤案而努力。他先是查阅了大量温岭地下党的历史资料，又根据母亲的回忆认定其父确系共产党派入国民党内部的地下党员，而父亲当时的直接领导人，乃是在共产党的特工历史上具有显赫名气的潘念之。于是，他给潘念之写信，陈述了父亲屈死的情况，诉说了自己与母亲自从父亲被镇压后所经受的苦难，要求潘念之以实事求是的态度，为自己的父亲出具证明，以期能使母亲在有生之年，看到丈夫平反。接到张小海的信后，潘念之好不吃惊，他一边回信给张小海和其母亲，一边与当时上海地下党负责人之一的吴克坚同志联系，两人互相印证了当年指派和接触张晓崧的细节，并出示了证明。原浙江省委书记王芳、省长薛驹为此事作了批示。1986年3月，温岭县人民法院在县委统战部等部门领导下，对张晓崧冤死一案进行复查，经过一个多月的紧张工作，县法院根据复查事实认定，原对张晓崧处以死刑属错判、错杀。为落实党的政策，依法撤销对张晓崧的原判，宣告张晓崧无罪。

回忆那段为了父亲平反而不懈奔波的岁月，张小海感慨良多，正是那次为父亲鸣冤叫屈的经历，使他练就了认定理儿走到底、咬定青山不放松的韧劲。

张小海的名气大了，一些在“镇反”、“三反”、“五反”、“四清”等运动中被错划成反革命、右派者的亲友，常来寻求张小海帮忙，对此，张小海乐此不疲，求者不拒。难能可贵的是，张小海在帮助那些人的同时，还把自己的经济贴补进去，为此，张小海的家，迄今仍一贫如洗。

金无足赤，人无完人。在张小海踏上与张畏一伙叫板的最初阶段，他的思想并非是一步到位的，而是囿于一种狭隘的个人主义情绪。时至今日，已成为反腐、揭黑、斗恶英雄的张小海仍不否认这点，这表明他是个心地坦荡的汉子。张小海说：“当时我听到打了警察的张畏无事而归后，我就感到奇怪，心想这个当年为了学习武功，而被我们这批武师多次拒之门外的小子，咋的转眼间，连警察都敢打？而且打了会没事？我倒要看看，张畏是怎样赢得这个通天本事的。”

基于这个“搞清张畏本事”的最初动因，张小海开始格外留意凡是涉及张畏的有关劣迹。这使他在日后得以与那些暗地里也在与腐败行为作坚决斗争的一些正直人士得以相识。

虎山公园，地处温岭市太平镇中心，此处古木参天，环境极为幽雅，一些市民，每天早晨总要到虎山公园吐故纳新、舒筋活血。1995年以来，一批老干部在虎山公园晨练的过程中，渐渐开始议论时政，言及温岭市的反腐败现状，特别是因吸警无事而归的张畏一伙横行不法的情况，使这些伏枥老骥忧心忡忡。有人提出，选个人出来搜集有关张畏、王秀方一伙收买个别政府官员以及藐视法律、无法无天的证据，以利举报，让党和政府及时铲除腐败、清除毒瘤。于是大家相互推荐选定了张小海。

张小海就这样成为温岭人民反腐败的前哨一员。也就是



在接触了这些志在千里的老干部后，张小海对张畏那种狭隘的个人不满足意识，才得到质的转变。受张小海的影响，后来参与反腐败的民间队伍不断壮大。在张小海那本翻得起毛的联络本上，记录着一串稀奇古怪的名字：姜维、民办教师、彭总、攻不破、打不烂等等，总共有六七十人，而这些人的真实身份是党政领导、机关一般干部、警察、法官、律师、离退休老干部、菜场小贩、酒店服务员等等。

张小海说：“在那段类似于地下工作的艰难困苦日子里，是这些正直善良的人，支持着我与张畏、王秀方一伙作坚决斗争的。”

就在张小海等人在暗地里开始走上与邪恶势力、腐败行为作斗争的道路时，自恃势强力大后台硬的张畏、王秀方一伙，则开始了肆无忌惮的恶行。

九 温岭“第一首富”

90年代中期国家对走私犯罪实行严厉打击，这一政策的实行，导致走私犯罪的成本增加，而成本的增加，自然使走私分子所追求的利润降低了。

面对走私利润日益萎缩的现状，张畏决定另辟觅财途径。在与已成为狐朋狗友的王秀方的接触中，他发现王秀方经常以东海花岗岩开发有限公司或温岭宾馆的名义贷款，因此他也决定效仿这个办法，以所谓的实业作后盾，向国家贷款，用国家的钱达到供己挥霍的目的。

第一步，他把妻弟张伟忠、张伟新所经营的金属钹业务转到自己的名下。第二步，他要把金属钹做大，吃掉温岭境

内所有从事金属钽生产的企业。只有造成“独此一家”的格局，他才能把金属钽演化成神话，并使神话反过来又为他的现实目的服务。

从事金属钽生产的陶刚正，便成为张畏要清除的首当其冲者。张畏在探知陶刚正无证经营金属钽的内情后，求助李志毅出面，通过官方渠道摆平此事。李志毅即向工商、公安举报，以陶刚正没有营业执照为由，把他价值达50万元的机械设备进行拍卖，拍卖价比实际价要低三分之二，仅18万元。而参与拍卖的只有一家，这就是张畏名下的金属钽公司。

通过不择手段，在短短半年时间里，张畏就把本地从事金属钽生产的四五家企业先后灭掉，成立了现代实业有限公司。一统温岭金属钽天下的张畏，为了把金属钽这块文章做好，他在不同场合吹嘘，说金属钽是一种稀有金属，在尖端军事工业上不可或缺，惟其珍贵，志在军事上想与美国重新抗衡的俄罗斯政府，就与他的现代实业有限公司签订了购销合同。因此，他所生产的金属钽前景无限！

张畏明白，这种吹嘘，毕竟属于“王婆卖瓜自卖自夸”，可信度不强，说服力不大，要想赢得社会的承认，只有通过有关党政领导，把金属钽这块蛋糕做大！

受过“取保候审”时的关照，张畏再次向已升任市长的周建国，奉送了一份价值不菲的糖衣炮弹。这枚糖衣炮弹威力果然不小，它当场使周建国于昏昏然中，全力支持张畏从事金属钽。他又是组织召开协调会，又是给予政策倾斜，要土地，由其挑，要贷款，由其填，甚至不惜以国有资产作抵押，以财政作担保。由于周建国在公开场合与非公开场合为张畏的金属钽企业鼓吹，因此，尊重周建国官位的人们，渐

渐相信了金属钯的神秘光环。

为了使金属钯的神秘光环尽早升腾于温岭上空，张畏在周建国等人的帮助下，以扩大金属钯生产规模的名义，在政府无偿给予的温岭郊区三星桥工业区那几亩土地上，砌起围墙，营建所谓生产金属钯的现代化厂房。随着屋顶那十几个类似导弹，更像啤酒厂发酵罐的金属物的出现，有关张畏所属金属钯企业年产四五亿元的神话，在温岭迅速传开。

为了说明金属钯的产销效益确实看好，张畏利用骗贷的资金，购置了众多名车。同时，他又仿照王秀方在多家银行开户、在一家多头开户的做法，玩起了障眼法。他先是到工商、农业、建设等几家银行开立账户，然后在某一天，把原先所贷到的几百万元资金，装进麻袋里，在几辆车子的押运下，前往工商银行存现。由于是大额现金，加上又是在临下班时存现，因此当班银行职员忙得汗流浹背。由于人手少，难以一下子清点完这些巨款，张畏等人就口出烦言，说早知这个银行的办事效率如此之低，他们就不该到这里设立账户。弄得银行职员一边赔好话，一边向行领导汇报。行领导就调动全行职员前来帮忙。待这笔现金在该银行的柜子里呆了二至三天后，张畏又利用时下银行实行通存通兑的便利，到该银行的其他储蓄点将几百万元现金取出，然后如法炮制将这笔存款存到另外一家银行。如此几番炒作，张畏靠生产金属钯发了的消息，立即传遍整个温岭。

做大了金属钯这篇文章后，张畏又加快注册成立其他实业公司的步伐。为了显现自己财大气粗，所置企业实力无限，他经常兴师动众地去工商部门办理营业执照，迄今温岭市民尚记忆犹新。1997年年初，张畏到温岭市工商局注册温岭东海集团公司，20多辆名车，由张畏那辆价值400多

万元的座车劳斯莱斯开头，一辆紧咬一辆，沿着温岭街头招摇过市，然后浩荡着开进温岭市工商局。由于车子太多，小小的工商局大院被挤个水泄不通。

在那段时间里，张畏运用这种手段，或单独，或与王秀方合作，先后成立了东海集团有限公司、温岭市恒基实业有限公司、台州新世纪装饰有限公司、温岭市明珠珠宝商行等企业。在这些企业中，张畏的身份皆是法人代表兼董事长或总经理，除此之外，因王秀方的聘请，张畏还兼任温岭宾馆、温岭城市信用社东海储蓄所董事等职。

在大肆成立众多公司的同时，张畏还到处宣称自己是温岭首富。为了体现首富的气派，他大量购置房产。短短一年时间，他在温岭市人民路、万寿路、鸣远路等地购置了大面积的套房，又在花园新村竖起一幢外观奇异的别墅，别墅楼顶大得可停直升飞机。因对已花200万元巨资的装潢不甚满意，他下令敲掉重来，又花去400万元。为了确保豪宅的安全，防止“不明身份”的人入内，他花12万元买了一只德国纯种牧羊犬，并雇专人放养。他不光花钱把温岭尾号为8888、9999的车牌号买下，还把尾号为888的手机号一次性买断，这还不够，他又从有关部门弄到三块特种车牌号。

在置办这些看得见、摸得着的财产时，张畏还着着实实地利用明珠宾馆和明珠珠宝商行进行炒作。地处温岭市东门南路99号的明珠宾馆，是张畏斥资购买的一幢五层楼。为使明珠宾馆成为接待中外来宾的理想下榻场所，张畏花巨资进行了豪华装修，并到处吹嘘在明珠宾馆内，首设温岭其他宾馆没有的“总统套房”，住一晚须花一万八千元。有好奇者想一睹总统套房的风采，均被宾馆保安和服务员挡住。于是他们求助张畏，而张畏则以“总统套房，不得随便参观”

为由婉拒。即便是周建国，张畏也不肯让他饱一次眼福。他对周建国解释说：“总统套房开一次门，就要对整个房间进行消毒，实在太麻烦！”弄得没少见过世面的周建国都被逗得神志不清，感到这总统套房实在了不得。

与严格保密总统套房内部设施相反的是，张畏对所办的明珠珠宝商行，则实行大张旗鼓的公开化。明珠珠宝商行地处温岭市人民路，共有五间街面，张畏将其装饰成三个不同风格的格局：两间从事服装业，冠名为东海服饰精品屋；两间从事珠宝、首饰业，冠名为东海珠宝行；一间从事外国名酒业，冠名为东海名酒坊。开业之际，张畏就利用温岭的媒体，大肆炒作，一时间吸引无数市民前去观看，可谓盛况空前。由于置于其中的西装、珠宝、首饰和外国名酒的标价实在贵得惊人，没有一人敢买。说起那段往事，温岭市一个老干部不无戏谑地说：“有一天，我与我老婆在晚餐后到街上散步，不知不觉中，我们来到珠宝商行门前，我老婆提议进去看看。我想别人都在传说珠宝商行里的商品标价高得离谱，但究竟怎么离谱法，我还不知道，于是就和老婆走了进去，结果看到玻璃柜下放着一只手表，手表的表面，类似现在的磨砂玻璃，里面的时针、分针、秒针要眯起眼、仔细看才能看清，这只手表标价两万八千元。我当时感到奇怪，如此表面模糊的手表，是用什么东西做的啊。就问恰巧到店里巡视的张畏，张畏咧嘴一笑，说：‘这表，贵就贵在看不清上，如果看得清，还不如买块电子表合算哩。’我当时被张畏的这个回答弄懵了，心想，天下还有这等手表？”

原先在明珠珠宝商行对面开店的一个温岭市民说：“明珠珠宝商行开业后，先前几天，来看热闹的人多如牛毛，之后，就越来越少，到后来，甚至没有人踏进去。当时我感到

奇怪，觉得开这样的店，不是明摆着亏钱吗？就去问站柜台的服务员，可服务员却说，她们店的利润好着哩。当时我就纳闷儿，这种打肿脸充胖子的做法，是出于什么目的呢？”

类似这个市民的疑惑，在张畏、王秀方犯罪团伙被摧毁、警方依法查封明珠宾馆和明珠珠宝商行时，才得到了解释：明珠宾馆内根本没有总统套房，而珠宝商行内所摆商品，皆是假货！张畏交代，制造这两幕假相的好处，在于使人相信，他的实力确实雄厚。

在虚拟豪华空壳企业的同时，张畏为了使更多的人为他作义务宣传，同时达到他与政府部门有密切关系的目的，他将那些被他和王秀方收买的政府各部门要人的三叔六婶、七姑八姨们纷纷招聘到自己属下各个公司任职。虽然有的人甚至不用上班，但每人皆有5000元至20000元不等的月工资。事实证明，这些人确实都成为张畏、王秀方的最佳广告媒介！在这些“媒介”中，有20多人后来成为张畏的掮客，他们以自己的身份，自己的经济收入，现身说法，利诱不少为了发财的温岭市民，倾其家中积蓄，把钱存到东海储蓄所，以赚取所谓二分至三分不等的月息。张、王团伙财露之后，这些汇存了1亿多元人民币的市民，落得个血本无归的可怜结局！

十 黑金的诱惑

张畏、王秀方尽管都是通天大骗，但他们在相互利用时，实施的尔虞我诈的手段还是有所不同的。

张畏吹嘘自己在上海等地做金属钼生意，利润每年翻

番，投入资金越多，回报率就越高，并许诺只要王秀方出巨资在他公司投资，他愿出三分至五分不等的利息。虽然王秀方本人就是个大骗子，但他在张畏那些所谓的航天导弹、军工纳米等高科学技术语和什么“伦敦指数”等似是而非的时髦理论面前，被玩蒙了。从1997年开始，王秀方通过多功能独立核算的东海储蓄所，运用各种手段非法贷款、诈骗、拆借资金转贷给张畏。意图赚取高额利息的王秀方，对外吹嘘自己一年能挣几个亿，而实际情况是，王秀方在张畏那里所挣到的上亿元钱，乃是一纸张畏出具给他的3.2亿元收条。当落网后的王秀方把这张收条出示给办案人员，祈求办案人员向张畏追讨这笔巨款，以减轻他的罪孽时，办案人员莫不为这幕滑天下之大稽的闹剧面目瞪口呆！

尽管张畏玩的假相一度蒙蔽了王秀方和其他许多为他效劳的官方人士，但仍有许多人，以自己睿智的目光洞察了张畏“金玉其外，败絮其中”的把戏。以杨德明副局长为代表的一批忠于公安事业的温岭警察，从张畏大量存兑现金、购置多处房产、巨额现金来路诡秘、税务部门无纳税记录等这些反常情况中，引起了高度警觉，并向上级有关部门提出异议！与这些警界精英并驾齐驱的是，温岭党政部门的一些领导也发现了这些疑点。1997年底，台州市一家报纸，长篇累牍地为张畏的金属钹吹嘘，年产值能达到24.5亿元人民币。时任温岭市政协主席的陈夏德，以斩钉截铁的口吻，多次晓示崇拜张畏业绩的人：“金属钹，假的！”

陈夏德不仅不相信张畏那个天方夜谭式的“创利”神话，而且对王秀方控股温岭宾馆的财力也一直予以怀疑。早在温岭宾馆改制初期，他就提出，作为温岭党政部门接待中外来宾的主要场所，让个人控股，大赚国家公务接待费用，

这是否是滋生腐败的又一种表现。当他把自己的这一想法与市长周建国商榷时，周建国却不以为然，认为现在国家提倡企业改制，一个小小的温岭宾馆，出让给个人经营，而且只占总股份的40%，不见得会变成修正主义。

或许是周建国把陈夏德的这番议论告知了王秀方，王秀方觉得有必要封住陈夏德的口。1996年初，王秀方亲自给陈夏德送去一张面值3000元的贺卡。面对这笔凭空飞来的横财，陈夏德严词拒收，并于第二天以个人名义，把市委、市政府两套班子的成员找来，开了一个短会。会上，陈夏德严肃地说：“昨天，温岭宾馆总经理王秀方给我送来3000元贺卡，不知道你们有没有享受这个待遇？我想，连我这个被称为专门在鸡蛋里挑骨头的人，他都敢送，在座的同志，就肯定也收到过。我希望收了贺卡的同志，能够立即退回去。因为，对我们座的人来说，实在随便不得啊！”

陈夏德的这一举动，把王秀方、张畏等人气得七窍生烟，王秀方恼羞成怒地对张畏说：“陈夏德真是给脸不要脸的家伙，他自己不收倒也罢了，竟还来这一手，这不是太平洋的警察，管得太宽了吗？”并要求张畏派人教训一下陈夏德。但李志毅却不以为然，他劝王秀方说：“陈夏德马上就要退下来了，据说是去政协，到了政协，即使他再有能耐，也掀不起大浪，何况你又是政协常委，他还能奈何你？”张畏听这话说得有理，加上他与陈夏德没有直接的利害冲突，也就没有派人去教训陈夏德。

张畏欲加害陈夏德，并非是吹牛皮，而是有着一定实力支撑的。在大力发展空壳企业，并频繁演义“空手道”的技巧时，张畏开始招兵买马，疯狂地扩充势力。对投靠自己名下者，择“优”录取，而这个“优”，具体说来有三条：一

是心不狠毒，胆小怕事的不要；二是没有丰富江湖阅历的不要；三是嘴巴不牢，不够江湖义气的不要。依照这三个原则，张畏在殴警事件结束复出期间，正式招收了姚建军、张亮、王钦敏、潘根连、郭海华等一些社会上的闲杂人员，成为他属下公司中的“保安人员”。为了使这些人员“召之能来，来之能战，战之能胜”，张畏将所网罗的人员分成五个居住点，定专人负责，集中食宿。第一个居住点在明珠酒楼，人数较多，负责人是王钦敏、潘根连；第二个居住点在当街井，因人数少，由潘根连兼管；第三个居住点在东辉小区，负责人是张亮；第四个居住点在箬横，由张畏自己指挥；第五个居住点在尚书坊，属后备力量集散地，人员流动性较大，具体由姚建军管理。在这些人员中，张畏又“精益求精”，挑选出8个虎背熊腰的年轻人，为他们配置清一色的黑色西装，一俟张畏外出，这支西装队就前呼后拥，张畏自称这是他的“近卫军”！

为了激发这些喽啰为自己卖命的热情，张畏将他们分成几个档次来对待：像姚建军、王钦敏、张亮等带有领导身份的，分别配备了名车和手机，每月领取费用2至15万元不等；其余人员则按战绩辉煌、“听话”与否，全部或单独配备桑塔纳轿车、手机、呼机、西装、皮鞋，月工资则在千元至万元不等。由于有如此诱人的待遇，温岭乃至玉环、黄岩、乐清等地的流氓趋之若鹜，纷纷想方设法要求为张畏效劳。

张畏组建私人“保安”队伍的情况，引起温岭人民的极大不满，有市民说这与旧社会地主恶霸豢养的团丁无异，理该取缔，就向太平派出所举报，要求予以查处。所长林伟民接到这一举报后，觉得张畏这样做，确实过分，就找到张

畏，要他解散。但张畏则称自己所为被许多企业看好，自费组建一支从事企业安全保卫工作的保安队伍有何不可？这使林伟民甚是恼火，林伟民说：“保安队伍要在公安机关指导下，才能开展工作。而且你的‘保安’队员，招的都是社会上有名的破脚骨，影响太坏。”

张畏说：“这个好办，我就在你们公安内部聘请一个人，负责我的保安队伍工作。至于招收破脚骨，我这是在为社会消化不安定因素哩。”

林伟民见张畏不把他放在眼里，就在一次打架事件中，拘押了张畏手下的两个保安。张畏闻讯后，求助杨卫中，杨卫中就打电话给林伟民，说依法处理一下算了。见局长打招呼，林伟民就把那两个保安放了。两个保安一回去，张畏就抓住这个机遇，向杨卫中局长表示了感谢。杨卫中说：“这种小事，以后你自己直接找林伟民就可以了，其实林伟民这人，是蛮听我话的。”张畏听了，便心领神会。

为了使公安民警少来找自己的麻烦，并使自己的保安队伍合法化，张畏与王秀方商量，认为要想掩人耳目，聘请公安人员指导保安队伍这步棋非走不可。经过商议，二人认为与其聘请性格不熟之人，倒不如把李志毅直接聘过来算了。

张畏就把这个打算告知李志毅，并答应如若李志毅到任，保证给他年薪36万元，同时委以东海集团副董事长的职务。李志毅再过三年就要退休，见有个副董事长可当，便答应了。

李志毅一过去，张畏就说到做到，任命他为东海集团副董事长，具体职责是当好参谋、做好策划和理顺与公安的关系。鉴于这一职能，人称“鬼王”的李志毅向张畏、王秀方出谋，说若想“保安队伍”在太平镇上“太平”，必须在公

安机关的中层骨干中物色几个代言人，用参与入股这种既非贿赂、又非凭空可得的中性方式，拉拢他们。于是李志毅出面，以张畏、王秀方所办企业红火，凑钱入股分红为由，向太平镇派出所所长林伟民、市公安局经济犯罪打击办公室指导员王计富等人抛出诱饵。有不少中层骨干知道李志毅的为人和憎恨张畏、王秀方的所为，不为所动，拒绝入股。但林伟民、王计富二人听说有颇为看好的红利可分，就各拿出积蓄10万元，投进张畏、王秀方的公司，不到一年，张畏、王秀方就分给他们超越本金的红利。而收受了这笔红利之后，一俟有人再到派出所举报张畏手下恶行，林伟民就振振有词地劝导他们，说张畏、王秀方企业名下的保安人员，符合政府提倡的综合治理政策，不仅是“谁主管、谁负责”的原则体现，也是“花钱买平安”的具体举措。林伟民把徇私枉法的重头放在张畏那里，而王计富则把徇私枉法的重头放在王秀方那里，一旦有人向温岭市公安局“经打办”举报王秀方在金融方面的问题时，王计富就及时通报给王秀方，为此，出于回报，王秀方单独送给王计富一辆走私轿车。

在李志毅的策划下，张畏的“保安”队伍，终于在温岭太平镇立住了脚。张畏这边安定了，王秀方那边却遇到了一个程咬金——温岭市农村信用联社主任钱晶石，屡次向王秀方催还四千万元贷款，因未果，遂怀疑王秀方所办公司存在问题，扬言准备上报温岭市有关部门，对王秀方的公司予以审计！

王秀方吓出一身冷汗，他明白，一旦有关部门审计公司的经营账单，那么，自己这些年苦心经营起来的“辉煌”大厦，无疑将立马儿倾覆！

为了解决这个难题，王秀方找来张畏、李志毅紧急商量



对策，也许是应验“三个臭皮匠，顶个诸葛亮”这句成语，他们很快想出了一条妙计。

1997年初的一个雨夜，钱晶石接到王秀方的电话，以市长周建国有事找他为由，请他到温岭宾馆共进晚餐。钱晶石到后发现包厢里除了王秀方、张畏和另外几个温岭市的有头有脸人物外，不见周建国，就纳闷地问王秀方：“周市长呢？”王秀方解释说：“周市长因有要事相缠，临时变卦，不能来了。”又说，“周市长不来也好，兄弟们可以毫无拘束，放开了吃。”席间，王秀方和张畏等人大献殷勤，轮番敬酒，结果把不胜酒力的钱晶石硬是灌得不辨东西南北。

迷迷糊糊的钱晶石，摇摇晃晃地由着一个小姐的搀扶去房间休息，谁知一进房间，那小姐就三下五除二地来了个裸体亮相。面对肌肤洁白、媚眼频闪的小姐，钱晶石自然支持不住。就在他脱衣卸裤，露出松树皮般的裸体，朝小姐身上靠时，几个穿警服的“警察”破门而入，将他和那个小姐同时带到一辆警车上审讯。就在钱晶石录完笔录，自觉身败名裂、万分沮丧之时，张畏和王秀方及时赶到，他们向“警察”解释，说钱主任是他们请来的客人，当时已喝得烂醉，人事不省，岂有可能与小姐胡来？张畏还当着钱晶石的面，将笔录撕掉，然后对在场的人说：“这事大家都烂在心里，今后如若哪个溜嘴风，看我不治他！”说完，亲自护送浑身发抖的钱晶石回家。由于钱晶石有“把柄”被王秀方所抓，自然不敢再提那四千万元的贷款了。钱晶石就这样成了张畏、王秀方的俘虏。直至张畏、王秀方团伙被摧毁，温岭市农村信用联社一直没有对王秀方的贷款予以追讨。



十一 “向左看齐”的蛊惑

有许多人对张畏、王秀方黑社会团伙能在短短几年时间里得到如此发展，觉得不可思议，认为这种速度，实在太顺利了。然而，落网后的张畏、王秀方却说“创业”期间，他俩花在拿下有关党政领导身上的精力，远远多于他们从事“骗贷”的精力。

张畏和王秀方的感慨，并非故作玄虚。为了使当官者为己所用，他们常常冥思苦索收买之策。

张畏的私人“保安”队伍得到迅速膨胀后，这批乌合之众，打着张畏、王秀方的旗号，在社会上干出了许多不齿于人的坏事。他们的劣行，激起了以张小海为代表的一批温岭人民的极大愤慨，他们纷纷投书或去温岭市公安局，向局长杨卫中反映此事。面对这些言词凿凿、证据确确的反映，杨卫中不仅书面责成治安科和太平镇派出所予以调查，而且在温岭宾馆碰到王秀方时，多次询问、核实是否真正存在群众反映的事情？但王秀方总是以“我不晓得”、“我没听说”、“有这种事，不可能吧”等等模棱两可或顾左右而言他的方式搪塞。而参与调查的治安科和太平镇派出所民警，尽管获得不少真实情况，但经过林伟民、李志毅等人的过滤，即使情况报到杨卫中那里，也已面目全非。

应该说，杨卫中毕竟是干了多年公安工作的，他对社会人事的洞察力、警惕性还是有的。1997年2月的一个双休日，杨卫中的妻子偕儿子从玉环到达温岭，杨卫中就交给其妻2000元钱，嘱咐她把这钱交给王秀方的妻子杨云莲，权

顿觉机会来了，于是托人送去 5000 元美金和 4.5 万元人民币，理由是让杨卫中在杭州开会期间，宴请有关领导和朋友时用。由于有了上次收取干股的经历，这次杨卫中没有太多的推诿，就笑纳了。

温岭市政法委书记张学明，是一个渔家之子，经受过大风大浪的搏击，有着对付惊涛骇浪的本领，面对人民群众对张畏、王秀方一伙的不满，张学明在数次有关例会上，提醒杨卫中查办。但杨卫中总是当面应付，背后放任。

为了阻止张学明“多管闲事”，张畏、王秀方决定收买张学明。于是他们找了几个理由，想方设法和张学明套近乎，但均被张学明拒绝。如此几回，张畏、王秀方终于从张学明的言行中揣摩出：在别人身上屡试不爽的送钱之计，在张学明身上难起作用！张畏为此提议，说张学明不贪钱，有可能贪色，我们不妨用对付钱晶石的方法，叫张学明吃不了兜着走。但王秀方说：“现在这个社会，有钱就可以得到色，张学明连钱都不要，不难想像，他这人还会贪色？”既然如此，他们又拟定，在名声上搞臭张学明。

张畏就派出手下若干喽啰，对张学明实施监控。张学明是渔民弟子，亲朋好友来看他，带些干鱼鲜虾，都被张畏的喽啰收入眼底，并予以放大、诬陷。一时间，张学明受贿的消息，在温岭市政界的一定范围内流传。但心地坦荡、为人正派的张学明，面对这种诋毁自己名誉的谣言，常以大将风范，一笑了之。张学明说：“我不想去为这种流言蜚语辟谣，因为你越辟谣，越会使人觉得有那么一回事。谣言止于智者，相信听到那些谣言的人，会以自己的智力，去作出明白的判断！”

张学明此种“任尔东南西北风”的风范，使得张畏、王

秀方他们很快陷入黔驴技穷的境地，恼羞成怒的张畏为了除去张学明，开出了巨额赏价：80万！

与张学明相似的是，张畏还为“不听话”的另外两个人开了赏价：陈夏德 50 万，杨德明 20 万！

张畏悬赏欲除张学明、陈夏德和杨德明的阴谋，渐被杨卫中洞察。出于维护自身利益，杨卫中为这事当面警告张畏：“他们都是些有身份的人，即使被人杀了，以他们现在的身份，别说是惊动台州市公安局，就是省公安厅都会派人来查。个中利害，你多掂量掂量吧！”

杨卫中的这个提醒，确实使张畏吃惊不小。

十二 买个“领导”头衔

1998 年 3 月 23 日，公安部依据张小海等人多次举报材料，督令浙江省公安厅组织警力对张畏、王秀方犯罪团伙立案侦查。浙江省公安厅迅速成立了代号“3·23”的专案组，由副厅长应勇担任专案组长，专案组直接向公安部和厅长俞国行负责。为了使这项工作能够在保密状态下有条不紊地开展，经过反复考察，专案组抽调了省公安厅、台州市二级公安机关德才兼备的少量刑警，悄悄地对张畏、王秀方犯罪团伙举起了达摩克利斯之剑。

马博是个个体老板，此人平时爱开玩笑。1998 年 8 月中旬的一天晚上，他去温岭郊区丽人夜总会消费，在歌舞厅唱歌时，服务员违反顺序，把一个后来者所点的歌曲提前放了。马博就对服务员提出异议，说万事得讲个先后顺序嘛。

服务员自知理亏，一边向马博道歉，一边说刚才插序者，乃系张畏手下的人，名叫莫永波。马博听了，气愤地说：“你们怎么都怕张畏？其实我也是张畏啊！”说罢，对着点歌台又喊了一句：“我是张畏！”

“我是张畏。”这话可不是随便说的。莫永波立马儿将此情告知顶头上司王钦敏。王钦敏立即打电话向张畏汇报。张畏说：“你带人去看看那个假冒产品，对这种人，你下手时，稍微重点，让他留点记性。”

王钦敏立马儿带着手下赶赴丽人夜总会。此刻的马博正在变幻莫测的灯光下，十分投入地展喉高歌。待他发觉自己的身边突然冒出十几个凶神，而那个叫莫永波的人正向他指点时，顿觉大事不好，便想赶快就自己刚才的言语表示歉意，却不料话未出口，那些人就把拳脚如雨点般地倾泻到他的身上……

一天晚上，或许是因为灌了过多的黄汤，李志毅对手下人穷侃：“老板算什么？现在老板多如牛毛！天上砸下一块石头，砸死路上10个人，一查身份，天，有7个是老板，两个是经理，还有一个是农民。怎么没有工人？工人下岗了嘛，既然下岗，就不上路了，不上路了，还能砸到他的头上？”

有人戏谑他：“老李，那两个被砸死的经理，其中一个是不是你啊？”李志毅斜睨了那人一眼，说：“瞎了你的狗眼，我会那么走霉运吗？实话告诉你，我这人不仅命大，而且豪光足，想当年，我在保安公司当经理时，连你们张老板都替我开过车哩！”

这话传到张畏的耳里，张畏气得将手机摔在水泥地上，并当场晓示在场喽啰：“从今天起，你们不得再用老板称呼



我，以后都一律改称‘领导’，如若有人今后坏了这个规矩，我治他！”

李志毅做梦也没想到，这个当初自己花了不少精力扶持起来的“小混混”，一俟翅膀稍硬，竟对他也来这招！但李志毅毕竟知道今非昔比，明白自己现在已是一个拜倒在张畏门下的打工仔而已，因此，懂得能忍则忍的他，在以后果然不再倚老卖老，而且人前背后“张领导”长、“张领导”短地喊得欢。

张畏明白，自己叫手下把“老板”改称“领导”，并不是这么一改就能使自己真正成了领导。他明白，领导，往往是由官方任命一官半职的人，才可冠称。为了达到官方加冕自己职务的目的，张畏依然使用传统武器——用金钱铺路！

台州市为鼓励青年创业，决定成立青年企业家协会。得到这个消息，张畏捐资参与，结果他赢得了副会长的职务，这是有关官方部门首次任命他的“行政职务”；浙江某法制报社的工作人员，到台州地区拉广告，张畏得悉后，与报社商议，说自己想当该报的名誉社长，需出多少钱？工作人员向报社主要领导作了汇报，报社领导便给出一个数，张畏立马儿将钱如数付清，在收到钱的当天，浙江某法制报社就封给张畏以“名誉社长”的头衔。

有了副会长和名誉社长称号，张畏又想进温岭市政协，像王秀方一样弄个政协常委干干。

在王秀方等“铁哥们儿”的帮助下，张畏要求进入温岭市政协常委的先期进程极为顺利。因增补政协常委需要常委们讨论决定，故而当张畏的资料被置于会议桌上后，作为常委之一的王秀方就竭力为张畏鼓吹，另外个别政协常委因事先接到过有关要人的“招呼”，也附和王秀方，但更多的政

协常委，则以沉默表示自己的不同意，由此会场上便出现令人尴尬的静场。如果无人明确表示异议，依据以往默许就是同意的惯例，张畏进入温岭政协并身兼常委一职，便是三个手指稳抓田螺的事。然而就在这个关键时刻，刚从市委副书记一职转任政协主席的陈夏德表态说：“我是刚进政协的，对开展政协工作还是个新手，但我觉得，政协这个单位，是个汇集社会精英的地方。什么叫精英？精英就是在社会上做出成绩的人。但这并不是说，有成绩的人就都可以进政协，我们还要看他这人有没有良好的品德。我进了政协，不敢自称是精英，但在品德上还是过得去的。在这里，我不敢枉断张畏对社会没有贡献，也不敢枉断张畏的品德一定不好，但大家可以到街上去走走，到群众中去听听，了解一些有关张畏的传言，就可以明白今天讨论张畏进入政协的责任，该有多重！因此我认为，在目前张畏尚是个争议人物的前提下，不妨把他的事缓办一下，我看，缓他个一年、两年或者三年，到时证明张畏确实是个对社会有用、具有良好品德的人，我们政协就敞开大门欢迎他，大家说，如何？”

陈夏德的这番表态，吐出了大多数政协常委郁闷于胸的心声，因此纷纷表示同意陈夏德的提议。由此张畏想当温岭政协常委的梦想破灭了。

政协常委进不去，退一步，弄个政协委员当当总可以吧？张畏于是又通过“铁哥们儿”王秀方等人进行活动，还叫周建国出面打招呼，但由于陈夏德主席等一批正直的政协常委们的力顶，张畏又没遂愿。

恼羞成怒的张畏对得力干将姚建军说：“我连温岭政协都进不去！这温岭，有张学明、陈夏德和杨德明挡道，我怕是呆不下去了。”

姚建军立即安排张亮对陈夏德盯梢，吩咐他一旦遇到良机，就对陈夏德下手。面对这一“重任”，因毒瘾发作起来常常不知东西南北的张亮，倒也明白加害陈夏德，不是一件小事。但面对那几十万元的悬赏，他又垂涎欲滴，于是这个瘾君子就用渔翁得利的手段，指派郭海华、徐云龙、徐力、杨永正及陈行松等人到张学明、陈夏德、杨德明的住宅附近守候、盯梢，企图伺机下手。但因三人的住宅皆在闹市区，这些打手们终于不敢下手。姚建军为此大发雷霆，指令张亮自己上，但张亮以“用刀办事不方便”为由拖延此事。不想张畏听了这个理由，不仅未责怪张亮，反而觉得有理，便派姚建军、张亮飞赴广州，通过黑道，购置了一支小口径左轮手枪和23发子弹。好在枪支买回来的那段时间，张畏已把注意力放在其他烦心的事务上，加上怵于杨卫中的警告，因此对张学明、陈夏德、杨德明的谋杀，没有立即实施。

在暗示手下对陈夏德等人实施报复期间，凑巧湖北省宜都市党政领导到台州市招商引资，因王秀方与招商团中的几个政协领导相识，在他的引荐下，张畏闻讯赶往，向对方探询，如果愿到宜都市投资两个亿，他们在政治上给他什么待遇。对方招商心切，更被张畏抛出的两个亿弄得神魂颠倒，当下答应可以给他一个宜都市政协副主席的职务，并表示，一俟资金到位，还可委任另外的职务……

张畏获得宜都市政协副主席的头衔后，曾对王秀方开玩笑说：“我是政协副主席，你是政协常委，看样子，我的官衔比你大。”

王秀方也不是等闲之辈，他说：“你的副主席是买的，我的常委是选的，再说，远水解不了近渴，即使你当了宜都市的政协主席，在温岭又有什么用呢？”

这话说到张畏的短处。

在一次王秀方出面宴请台州市某个领导时，陪宴的张畏不无恼怒地说：“温岭不让我进政协当常委，从小处讲，有人卡我；从大处讲，说明温岭的投资环境太差！”

为这事，台州市的那个领导好不恼怒，竟在参加温岭市党政干部的经济工作会议上，慷慨陈词，说温岭市有些党政领导目不识宝，竟把张畏这种能人往外赶。顺应这位领导的这次讲话，《台州日报》还专版刊登了介绍张畏金属钯公司的文章。为了烘托张畏的业绩，《台州日报》又以“历尽艰辛创大业”为主题、“记温岭市东海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王秀方”为副题，对王秀方的企业和为人大加褒扬。一时间，媒体又把张畏、王秀方给隆重地炒作了一次。

“坏事变成了好事！”王秀方不无得意地对张畏说，“如果你当初进了温岭政协，不一定会收到现在这个效果哩！”

十三 高昂的代价

张畏、王秀方觉得形势的发展，对他们颇为有利，因此他俩利令智昏，加快了金融诈骗的步伐。

张畏、王秀方黑社会犯罪团伙被摧毁后，专案组会同有关金融专家，对王秀方的私人钱庄——东海储蓄所往来账单进行审核，结果发现自1998年6月初至1999年4月，王秀方授意、指示和默许手下工作人员江冬夫、张敏如、毛顺兵、蔡建军等，采用伪造、变造财政预算外资金专用拨款凭证、伪造进账单等方法，将1.82亿财政预算外资金从银行财政专户骗入东海储蓄所，至案发为止，王秀方等人共非法

占有财政预算外资金 1.09 亿元，另外，王秀方还利用东海储蓄所挪用该所和客户的资金 2 亿多元。

如果说王秀方在金融诈骗上，是利用东海储蓄所这个载体，采用伪造账单、账号达到其目的，属于“智取”的话，那么张畏的敛财过程，则与强抢无异。

因违法放贷给张畏数千万元，案发后被“取保候审”在家的温岭市建设银行行长张乐东痛悔地说：“当时我虽然作为行长，但我却难以了解到东海集团的真实负债情况，也难以了解到张畏从其他商业银行中的贷款情况。在张畏向我提出申请贷款时，我曾经有过迟疑，问了一些‘不该问’的问题，当夜就有人打电话威胁我，说我违反了‘放贷’的规矩，还说我的女儿长得不赖，给男人当‘服务员’是不错的。他们把‘服务员’三个字咬得特别重，我害怕他们做出有损我女儿的事，更害怕他们对我们全家人下手，就不得不同意了。”张乐东对因为自己而造成数千万元贷款无法追回的损失，感到痛心：“是明哲保身的思想，使我害了国家！”

与张乐东相类似，温岭市共计有 67 个大小不一的官儿在张畏、王秀方黑社会团伙覆灭后，被法律和政纪追究，其中党政干部 42 人，司法机关干部 15 人，金融机构干部 10 人。

然而，并不是说温岭市没有好官。事实上，从温岭市政法委到温岭市公安局，从温岭市人大到温岭市政协，都有一大批刚正不阿、宁死不屈的好干部。

温岭市环保局局长郑修良，一直怀疑张畏所称金属钯的生产规模，他多次在市委、市府组织的有关会议上，郑重其事地提出，应对张畏金属钯的企业进行环保验收。为此他收到不少恐吓电话，但他每次都毫无惧色地回敬：“我有命一



条，你们要，就来拿好了，我不怕。”

郑修良这种不怕邪、不怕死的精神，倒把那些张畏手下的打手给震住了。更由于郑修良局长等人坚持行政执法，致使周建国等人也不得不向张畏提出，环保验收就环保验收，有什么可遮掩的？

在这种内外交困的情况下，张畏于1999年元旦这天，悄悄地从牧屿镇废金属再生利用厂拉来一些成品的金属钹，“试产”了三天。期间，邀请一些党政领导参观了“生产过程”！

经过这次瞒天过海后，再有领导提出去参观、去验收，张畏就以涉及商业、军事秘密，严加拒绝。因担心如此搪塞，总有一天露馅，张畏开始把“经营”重心转到上海，想去上海拓展他的生存空间。但去上海发展，需要有一个稳定的后方，如果连温岭都震慑不了，一旦有人把东海集团的内幕捅出去，自己还能在上海立住足吗？基于此，张畏、王秀方决定给那些敢于与他们斗的党政干部一点颜色看看。

他们首先向金玉友开刀！

金玉友原在温岭刑侦大队当治安员，1998年4月下旬，他在杨卫中的“关照”下，被辞退回家。随后他在玉和路自己家中办起了旅馆，取名银河旅馆。

6月20日中午，两个打手突然冲进金玉友家，用剔骨刀劈头盖脸地剃过去，猝不及防的金玉友抬起右手抵挡，结果右手当场被砍断。凶手作案后逃离。金玉友去派出所报案，但所长林伟民说这是刑事案子，不属他们管。金玉友只好去找分管的杨德明副局长，杨德明副局长一边安慰他好好养伤，一边专门指定几个刑警摸排线索。结果刑警在汇其乐大酒店摸到线索，将张畏手下的瘾君子张亮等6人传唤到派

出所，让金玉友辨认。但令人遗憾的是，由于两个打手作案后即改头换面，因此，金玉友在辨认时，竟没能认出列在其中的两个凶手。

刑警侦查砍伤金玉友打手的情况，再次传到张畏耳中，张畏说：“我倒要看看杨德明管闲事的本领究竟有多大！也要让金玉友知道他投靠杨德明的下场！”秉承了“张领导”的这个旨意，同年12月19日夜，五个公开自称是张畏手下的烂仔，又一次冲进金玉友的家，惨无人道的挑断了他的脚筋！

张畏一伙对金玉友所施的暴行，激起了“3·23”专案组全体成员的无比愤慨，但出于整体考虑，专案组对此按兵不动。为这事，金玉友曾数次到公安局吵闹，说公安局与张畏一伙是穿一条裤子。金玉友找到市人大。人大负责人听罢金玉友的哭诉，拍案而起，指示杨卫中必须尽快组织警力，严查此案。

杨卫中在明里屡次推诿查处金玉友一案，在暗地里他却为此事与张畏吵过，他对张畏说：“第一次你的手下人砍断了金玉友的右手，我看在你的面子上，左掩右挡，里外不是人，烦得头昏脑胀；第二次你的手下人又挑断他的脚筋，这就显得太过分了。张畏，做人，要知道得饶人处须饶人哪！”

面对杨卫中的不满，张畏不买账，他说：“正因为我看你的面上，才留了姓金的一命，要不然，我早叫人送他上西天了。想当初，他姓金的，只是一个联防队员，竟敢参与到我家搜查……”

杨卫中身陷囹圄后，曾对人讲过对此事的感受：“那天听张畏说这般话，我就没词了。事后我想，真是他妈的‘拿人家的手短，吃人家的嘴软’，我怎么混到这个地步。”



但杨卫中毕竟是个公安局长，年富力强的他还想在公安事业中创出一些政绩来，因此他在庇护张畏、王秀方一伙的同时，对其他刑事案件、犯罪嫌疑人推行高压政策，他在监狱里说了这个理由：“我拿张畏、王秀方没办法，如果再对其他犯罪分子放任不管，我还像个公安局长吗？”

正是基于维护自身形象的需要，杨卫中在 1998 年度，雷厉风行，打击了一批浮在面上，与张畏、王秀方团伙没有丝缕关系的违法人员。在此前提下，他又多方努力，为温岭市公安局争取各类奖项、奖匾，以达到弥补无可奈何于张畏、王秀方一伙，使自己脸上有所光彩的效果。

事实证明，杨卫中这一做法不仅没有白费心机，而且得到了颇为实惠的回报，这就是，温岭市公安局获得了 1998 年度全国优秀公安局称号。

温岭市公安局获得全国优秀公安局称号的消息传至温岭后，许多正义的人们实在感到难以理解，都说这个“先进”，是怎么回事啊！

张畏、王秀方黑社会犯罪团伙垮台后，有关这一谜底才被揭开，这是警方高层机构，为了配合“3·23”专案的进程，而故意摆的“放长线钓大鱼”的迷魂阵！目的在于通过这一手段，诱使一直吹嘘与温岭公安关系甚密的张畏、王秀方，在洋洋自得中露出更多的马脚。浙江省公安厅一位资深警官说：“每年，我们浙江省有 3 个县市能被公安部授予全国先进公安局称号。当年筛选这个名额时，温岭也被报了上来，因剔除这个入围单位，要说明落选原因，‘3·23’专案组怕因此惊动张畏、王秀方一伙，故特意将其列上，并将原因上报公安部。从中可见公安部和省公安厅为了摧毁张畏、王秀方这个黑社会性质犯罪团伙，所付出的高昂代价。现在

回头看当时的良苦用心，确实必要，因为事后证明，正是这一假相，促使张畏、王秀方在1999年1月至4月底这段时间里，利令智昏、忘乎所以，露出了诸多马脚。”

十四 “说一不二”的人物

既然得了全国优秀公安局称号，就有必要大肆炒作。杨卫中组织召开局党委会议，提出要利用这个机会，办一台上规模、上档次的晚会，通过这台晚会，宣传温岭市公安局的政绩。局党委其他成员对此表示同意，但在这台晚会独家承办还是多家联办的议题上，却出现了分歧。杨德明副局长、谢照玉副政委等人主张多家联办，而杨卫中则认为，由东海集团独家承办。由于双方各持有理的观点，此事一时难以定夺。

然而这个结果却惹恼了张畏、王秀方，张畏在其豪宅里，不无恼怒地对王秀方说：“什么事？多家办？笑话！要么东海集团独家承办，要么不办！”王秀方就打电话给杨卫中说：“冲你是常委，一局之长，这点小事，都决定不了，是否显得太窝囊了！”这话太猖狂，恼得杨卫中无地自容：“我窝囊，我还不是被你们害的。张畏手下人不是今天闹事，就是明天闹事，弄得名声臭臭的，让杨德明抓着尾巴和我较劲，叫我怎么办。”

王秀方说：“杨卫中，既然连你都镇不住姓杨的，那我们还能说什么？”

在王秀方的唆使下，杨卫中在第二次局党委会上，不无蛮横地决定，由东海集团独家承办！得寸进尺的张畏又提出

两点：一是晚会的票子，须由东海集团分发；二是到会的领导，须由东海集团择定。

对此，杨卫中严词拒绝：“张畏，我告诉你，这台晚会主办权是公安局的，你得认清这个前提，否则，我宁愿撤了这台晚会！”由于杨卫中的坚决态度，王秀方担心真的闹僵了不好，就劝张畏“退一步，海阔天空”。

出 60 万元争得晚会独家协办权，张畏、王秀方的用意，可谓“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

连张畏、王秀方本人也认为他们通过这台晚会，更加显示了他们与警方的关系是如此的密切。事实上，这台晚会，确实使温岭不少人误解：东海集团不仅买通了温岭市公安局的个别民警，而且也买下了整个公安局！

1999 年 3 月 3 日，温岭市政府决定将位于太平镇人民东路的东延路段地皮实行公开招标。由于竞标地段地处商业繁华地带，市政府和社会各界都对投标地价给予极大的关注。3 月 3 日下午，公开招标会如期举行，参加这次竞标的有来自各地的商家巨富 200 多人。当拍卖师宣布竞标开始后，与会人员跃跃欲试。然而就在这时，手拿大哥大、戴着墨镜的张畏，在十几个清一色着黑色西装人的簇拥下，步入会场。原先坐在前排的竞标者见状，纷纷起身让座。张畏目不斜视，往来走动。拍卖师宣读了“拍卖时不要随意走动”的规定，但马上就有一个穿黑西装的人上前，对他说“张畏张领导在这里”。拍卖师于是保持沉默。目睹此情，许多人因此放弃竞拍，有的甚至起身而走。但也有不明白的，一个姓朱的竞标者高声对第一块地基报价：120 万元。拍卖师刚重复了一声“120 万元”，就见张畏示意打手潘根连走到那个喊价者面前，轻声丢下一句：“这地基，我们张领导要了。”就



这一句话，便把那个竞投者吓了一跳。因担心自己不识好歹冲撞张畏，导致横祸惹身，朱姓竞投者急忙离座，惶然离去。望着远去的朱姓竞投者，张畏冷笑一声，择凳坐下，示意负责举牌投标的打手蒋京伟，以125万元的标价赢得第一块地基。之后，张畏不费吹灰之力，连续低价标得四块临街地基。此五块相连的临街地基，基准价为556万元；但被张畏以419万元竞标所得。赢得五间地基后，张畏起身，环视了一下整个竞标大厅，然后带着他的众喽啰扬长而去。

张畏用霸道的方式，低价赢得临街五块地基，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反响。

但张畏的妻子洪伟云却对张畏此举嗤之以鼻，她的理由是：如此兴师动众，仅仅省下百万元，不及平时贿赂一个当官的数，实在不值！

张畏对妻子此言不以为然，还笑着对坐在身旁的李志毅说：“妇人，头发长，见识短！”后来张畏11岁的女儿，因在学校里听同学们议论此事，回家询问张畏，为何要那样做？张畏说：“爸爸是在造声势，爸爸这样做，是要让别人知道，爸爸是个人物！而且是个说一不二的大人物。”

十五 内外交困中的张畏

为了使自己真正成为一个说一不二的大人物，张畏把声势造到了上海。在上海国际拍卖行等处，张畏高价竞购古董文物，总价超过2000万元。每每出手之大方，让同场竞买的港台商人都自叹弗如。继在拍卖行的“潇洒”后，张畏又向前跨了一大步，在上海注册成立了东盛公司。



就在“警民联欢会”召开前三个月，即1998年10月期间，“3·23”专案组就逐渐对张畏、王秀方的资金来源实施了一个敲山震虎的计划。

通过专案组协调，温岭市开始大规模回收拖欠贷款的行动。这一招确实厉害，那些原先靠贷款拆东墙补西墙维持营业、靠搞假破产达到逃避债务、转移资产或携款外逃者逐渐浮出水面。原先巨额贷款给张畏、王秀方的各家银行，在这次全市统一追缴债务行动中，也向张畏、王秀方发出了及时归还贷款的通知。1998年10月21日，《温岭日报》用一个整版刊载题为“打击逃债者”的文章，公开曝光全市逃债的金额和户数。

这下张畏、王秀方傻了眼，要知道，那些贷款都是他们“空手套白狼”的杰作啊，所贷资金，不是供已挥霍，就是当作拉关系的“铺路金”，现在突然面临还贷，叫他们拿什么去还债？而一旦还不出贷款，年产数十个亿，准备在上海、湖北宜都市等地投资几个亿的“神话”，不就破灭了？神话一旦破灭，那么他们还能像现在这样人五人六地神气活现吗？张畏、王秀方惊怵得犹如热锅上的蚂蚁，团团乱转。经过一番策划，他们使出了一个“力挽狂澜”的险招，邀请北京一个具有神秘身份的人物光临温岭，以造声势！

“神秘的北京人”到达温岭，张畏、王秀方进行大肆渲染，造势他们在上海所办的东盛公司，靠这个“人物”帮忙，行将申请在上海证交所挂牌上市！在这一弥天大谎下，他们对前来催交拖欠贷款的整顿办人员，以东盛公司上市前亟需运作资金为借口进行搪塞，同时他们又通过周建国、汪日耀、王超云之流，上下左右打招呼，加上整顿办中也确有人被张畏、王秀方的财大气粗所蒙蔽，因此就对张畏、王秀

方网开一面。

虽然侥幸躲过了这次规模空前的整顿金融秩序行动，但张畏、王秀方从中悟到：在温岭的融资源行将枯竭，为了另觅支撑他们“空壳”的神话，他们一方面派出能说会道的李志毅前往杭州、上海等地游说，寻求新的关系户、保护伞，一方面又把几千万骗贷的资金打到上海东盛公司。同时又开办了一家名叫“捷豹”的汽车贸易公司，派姚建军前去负责这个公司。

派姚建军去上海负责汽车公司，张畏还有一箭双雕的用意。

张畏在温岭城乡，虽然已是呼风唤雨的“黑老大”，但就是这么一个威慑力极强的“张领导”，却后院失火！

仗着财大气粗，仗着左膀右臂为其效劳，自我感觉极好的张畏，就常常干些寻花问柳的事。一旦他看中哪个坐台小姐，抑或看中哪个良家姑娘，他就非得出资或想办法尽欢。张畏有一个颇为慷慨的习惯，一旦他厌倦了与己有染的女人，他就赠送她十万甚至三十万元，要她立马儿离开温岭。张畏的理由是：我睡过的女人，不能再让其他温岭人玩了！张畏手下的张亮、王钦敏等人，为投张畏所好，私下里把“伟哥”之类的壮阳药送给张畏服用。然而由于滥服这类春药，张畏的性功能反而日益萎缩。

耳闻丈夫在外无耻淫乐，长期独守空房的寂寞是促使心理不平衡的洪伟云红杏出墙的根本原因。换上一般的男人，哪个敢有胆量去染指张畏的老婆？

有此胆者，不是别人，乃是张畏、王秀方黑社会团伙的第三号人物：姚建军！

由于“屡建奇功”，他被公认属于张畏、王秀方黑社会

犯罪团伙中的重量级人物。基于这个身份，他到张畏私宅，如入无人之境。而张畏因忙于“公务”、私事，有时甚至忙到“三过家门而不入”的程度。姚建军常去张畏家，便就有了与洪伟云接触的条件。

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姚建军和自己老婆有一腿的事，很快进了张畏耳朵。张畏就找李志毅商量，流露出想除去姚建军之念。李志毅毕竟是个“鬼王”，他劝张畏千万不可因为一个女人而意气用事，坏了大事。

李志毅说：“冷处理，悄悄地将姚建军与洪伟云分隔，只有你当作无事，社会上才不会议论这事。一等这事风平浪静后，再找姚建军这小子算账。这叫君子报仇，十年不晚嘛！”

在“鬼王”李志毅的策划下，张畏终于“想通”了。想通了的他，便以发展产业为借口，嘱李志毅在上海开办了一家捷豹汽车行，让姚建军前去管理。为这事，迷恋“帅哥”姚建军的洪伟云曾表示过反对，但被恼怒至极的张畏扇了两个巴掌。

蒙在鼓里的姚建军就这样到了上海，在一次车辆交易订货会，与一个名叫叶志盛的车商相识。因叶志盛祖籍温岭，二人很快就打得火热，叶志盛说销售走私汽车的利润，远比销售国产汽车要多。说得姚建军有所动心，便将叶介绍给张畏。

叶志盛与张畏一见面，就尽显他的经商派头、谈吐风度，这使沉默寡言的张畏很是佩服。

叶志盛给张畏分析：一辆高级走私车在境外的售价是5至6万元，如果通过关系弄到一张罚没汽车证，每张用去15万元，这辆走私车就变成合法车，能卖个40至50万元，

利润将是翻番。

张畏在如此暴利面前红了眼，便问如何弄到汽车罚没证？

叶志盛说：“我可以弄到，只是亲兄弟明算账，我得在每张罚没证上收取一万元的中介费。”

张畏拿出 3700 万元，以每张 16 万元的价格，从叶志盛手中先后四次购得 245 张汽车罚没证。

购得罚没证后，张畏开始了罚没证的交易，他卖出了 6 张罚没证，每张 22 万元，照差价一算，每张净赚 7 万元。然而，就在张畏庆幸这笔生意红火之时，那些买去罚没证的人前来找他问罪。原来，他所出售的罚没证，在使用时被证明是假证！

张畏相信自形成气候以来，没有吃过这么大的亏。以往都是去诈骗别人，这次却在叶志盛的面前栽了的张畏恼羞成怒，当下与叶志盛定下武力摆平这事的时间地点：1999 年 3 月 18 日，在上海虹桥海鲜楼。

张畏急召姚建军返回温岭，商量决斗对策。纠集 40 多人，各持一把日本东洋刀，右臂扎一块白布，乘坐 20 多辆轿车，前往上海。面对张畏叫板上海的淫威，叶志盛心虚了，未等张畏车队到达海鲜楼，就以“今天我有另外更大的生意，不愿奉陪”为理由，脚底抹油，溜了。这场被称为“世纪大战”的殴斗，因为少了对手，终无结果。但张畏敢到上海叫板的“壮举”，使他的知名度一下子往上蹿了好几级台阶。

从上海回温岭，张畏把难以与叶志盛摆平的一肚子气，出到了姚建军的身上。他认为，如果姚建军不与他老婆有染，他就不会去上海开汽车行；如果不去开汽车行，他就不

张畏气得暴跳如雷，恨得歇斯底里。他对手下们说，一定要查出这个油印、散发小报者，同时表示，哪个查到，奖5万元。姚建军就说这事很可能是“疯子”张小海所为。张畏就派人 against 张小海了解，果然发现近段时间，张小海常在注意他们的情况。于是认定小字报是张小海所为。

3月11日，张畏派出40余个打手，前往劫持张小海。那天上午，张小海到街上买了一条鲤鱼，时近中午时正刮鱼鳞，女儿则在自己的房间那张临窗的写字台前做作业。随着一阵嘈杂的脚步声，平静的气氛突然被打破，只见三四个打手拥进厨房，欲抓张小海。因张小海手里凑巧拿着那把刮鱼鳞的菜刀，打手们担心张小海孤注一掷，持刀与他们拼死相搏，便想了个办法，将听到异常响声而过来探看的张小海女儿劫持，女儿是张小海的掌上明珠，岂容这帮社会孽渣糟蹋！张小海一边正告“你们不要乱来”，一边瞅个空隙，舞刀往楼下夺路逃奔。事后，张小海解释说，他那样做，目的在于吸引打手们追赶他而放弃其女儿，另外一个希望是，只要自己一到街上，就可让群众目睹张畏的打手对己施暴的过程。

张小海达到了目的，那些打手果然放了他的女儿，一窝蜂般地追赶出来。由于已上年岁，体力不济，加上汗水模糊了他的近视镜片，因此到了宿舍楼下，他就被后面追赶的打手和事前静候路口的打手们挟住，塞进轿车，绝尘而去。

被打手们作过“修理”的张小海被扭押着来到温岭宾馆401室。早已在此的张畏用近乎歇斯底里的口吻质问：“张小海，我与你有什么血海深仇？你为什么要和我过不去！”

由于气愤，加上刚才的竭力争斗，张小海一时竟说不出话来，只是拿眼蔑视张畏。



站在一旁的王秀方恼羞成怒地举起手中的茶杯，猛地朝张小海砸去，下意识中张小海把头一偏，飞过去的茶杯便连带茶水砰的一声在墙上开了花。见王秀方动了手，姚建军也冲过去，对着张小海的右颊就是一拳，打得张小海的眼镜“当啷”一声摔在地上，头“嗡”的一阵闷响，眼前金星直冒，便感到有东西在脸上蠕动，一摸，满手是血。这当儿，张畏又猛地一拍桌子，吼问：“张小海，究竟是谁指使你写小字报的？”

“我没写过。”张小海说，“如果是我写的话，还要写得厉害些！”

“有本事，你就别赖。”张畏暴跳如雷。

面对张畏、王秀方对自己的歇斯底里，张小海索性以沉默抗争。张畏朝那些打手使了个眼色，就和王秀方走了出去。秉承旨意的打手们立即对张小海拳打脚踢，直打得张小海大小便失禁，整个401室房间弥漫着粪臭。承受不了这股臭味的打手们，为此纷纷掩鼻。张小海提出是否让他去趟卫生间，打手们不知张小海的用意，加上也实在不愿呆在屋里嗅臭味，就一边同意一边退到门外，站在门口盯着卫生间。

进了卫生间，张小海就背对着那些打手们的眼光，一边装作清洗、揩拭粪便状，一边将带在身上的那本上面记满了“民间专家组”成员名字的通讯录撕碎，冲入下水道。张小海后来说：“那个本子不能落在张畏一伙的手里，虽然记在本上的人，我都用了化名，但化名后面记的电话号码，都是真的啊，一旦那本通讯录落到张畏的手里，后果不堪设想！”

张小海冲洗完后被张畏、王秀方转到温岭宾馆407室继续盘问。这次张畏换了一副脸色，他和颜悦色地说：“张小海，你姓张，我也姓张，一笔写不出两个张字。再说，当年

我在你的徒弟手下学过武功，照此算来，你也应该是我的师傅，因此说，你何必与我过不去呢？”

张小海道：“张畏，一笔确实不能写出两个张字，但我的这个张字，和你的那个张字，本质上是不一样的。你的那个张，是张扬邪恶的张，而我的这个张，是张扬正义的张。我的徒弟确实教过你武功，但我没教过你，我自然不会是你的师傅！如果你不懂我说的意思，我可以打个比喻让你明白，譬如说，你的父亲平时是穿白衬衣的，那么，总不至于所有穿白衬衣的人，都是你的父亲吧？”

张畏说：“张小海，我知道你能说、会道、善写，早些年我就知道你为自己的父亲平反了冤案。我是木匠出身，因此说不过你，但我比你有钱，我们俩做笔交易，只要你停止和我过不去，重写一份为我辟谣的小字报，你要多少钱，我可以给你。”

张小海听了冷笑道：“张畏，想当年你没出道时，我的钱，就多得可以在太平镇上买套好房子。但我这人不看重钱，我把钱都花在帮助别人平反冤假错案上。如果为了钱，我干吗辞去工作，干吗和你们斗争？我这样做，是出于做人的良心。良心，你懂吗？做人没良心，猪狗不如！”

张畏、王秀方见用钱收买不了张小海，就又生一计。当天夜里，他们请来一个律师。律师煞有介事地把有关法律条文念给张小海听，然后威胁说：“张小海，根据法律规定，侦查权只有司法机关才能行使，你既不是公安人员，也不是检察人员，更不是安全部门的人员，你有什么权力秘密监视张领导家？告诉你，现在是90年代，不是60年代无法无天的文化大革命。”

“无法无天？”面对这个受雇于张畏、王秀方的所谓律



师，张小海义正辞严地声讨，“如果说无法无天的话，正是张畏他们！他们从昨天中午开始，绑架我，而且非法拘禁我，殴打我，私设公堂，这是在依法吗？如果这也算是依法的话，他们是在依法西斯的‘法’！你这个律师是在依张畏的‘法’！”

这番掷地有声的话，呛得那个律师哑口无言！

张小海被张畏手下抓走的那天中午，其妻杨福娥得到女儿打的电话，得知丈夫遭劫持，心急火燎地赶回家中。这位人到中年的小学教师，因日夜生活在提心吊胆中，而使她的外貌看上去要比实际年龄大得多。到家后，她一边与女儿抱头痛哭，一边向太平派出所报案，并提供说这事可能是张畏手下人干的。但由于林伟民的干扰，派出所迟迟不出警。她顿时认为丈夫这次定将凶多吉少，愁得直往墙上撞。慌得邻居们把她按在床上，因长时间担惊受怕，加上这次巨大刺激的诱因，杨福娥在第二天便引发了精神病。

张小海被张畏手下劫持的消息，终于被“3·23”专案组有关人员获悉。温岭市党委、政府有关领导如张学明、陈夏德以及温岭市人大那些老干部们，纷纷打探张小海的去向，并责成杨卫中找到张小海。“3·23”专案组成员之一的杨德明副局长，更是办法想尽，侦查张小海的下落。由于外界压力越来越大，加上有关领导严正警告，“鬼王”李志毅觉得再扣押张小海，将会造成更多的不利，便对张畏、王秀方陈述了利害，促使张、王在3月12日中午，放了张小海。

就在“3·23”专案组把张小海被拘禁、殴打一事，列入“张、王”黑社会犯罪团伙的罪行记录簿上不久，4月14日，地处温岭市繁华地段的汇其乐大酒店，又发生了一宗张畏直接指使打手肆虐的血案。

汇其乐大酒店老板姓罗，名晓，绰号叫“萝卜”。在开创集餐饮、娱乐为一体的汇其乐大酒店后，他就用“超前、一流”的词汇向温岭人介绍汇其乐，以招揽生意。4月14日上午，有人在他面前说起明珠宾馆总统套房一事，罗晓表示不屑，认为张畏虽说弄了个总统套房，但温岭人有几儿见过？言下之意，表明他不相信。此话传到张畏耳里，张畏即指示王钦敏：“你带人去把‘萝卜’煮一煮，多加点盐！”王钦敏就带人埋伏于汇其乐大酒店门口。中午时分，罗晓从大酒店里出来。打手们一拥而上，挥刀狂砍，直砍得罗晓头、背、右手、左小腿等多处皮破肉翻，惨不忍睹。因此事发生在闹市地段，又在光天化日之下，其影响之坏，难以形容！

十六 全面出击

震惊于张畏、王秀方黑社会犯罪团伙一桩接一桩暴行的“3·23”专案组领导，迅速把历时一年、围绕“张、王”犯罪团伙的侦查资料形成报告，分别上报浙江省公安厅和公安部。4月26日，公安部部长贾春旺在报告上批示，要求“3·23”专案组立即对张畏、王秀方黑社会犯罪团伙予以收网。浙江省委常委、公安厅长俞国行亲自参与制订收网方案。考虑到张、王黑社会犯罪团伙的成员分散在各地多处，决定在上海、杭州、深圳、宜都、温岭等地同时展开行动。这一计划上报后，即被公安部认可，公安部刑侦局还同时做好了各地的警力协调工作。5月2日，在浙江省委常委、公安厅长俞国行和副厅长应勇的亲自指挥和公安部刑侦局领导的直接领导下，警方按计划在上海、杭州、深圳、宜都、温岭等地

同时收网……由此，遂出现了本文开头抓捕张畏的精彩一幕！

经过认真谋划过的这次收网行动，在对付张畏的过程中显得较为顺利，但在抓捕王秀方时，却出了一个意想不到的纰漏。

根据掌握的情况，每到夜幕降临，嗜赌成性的王秀方就会邀请几个在温岭算得上有头有脸的人物，到温岭宾馆去搓麻将。为了不至于惊动他人，“3·23”专案组派出5个警员，决定在温岭宾馆对王秀方进行抓捕。

5月3日凌晨，正与麻友搓麻的王秀方，突然接到张畏手下人打给他的电话，说昨夜有人看到张畏座车被人截堵。事后与张畏联系，也一直不见张畏回电。询问张畏家人，他们也说昨夜张畏未曾回家。王秀方接罢这个电话，便没心思再搓麻了，于是以“搓得时间太长，腰都酸死了”为借口，把那三个麻友支走。然后他就打电话给周建国，问其是否知道张畏去向？周建国说他也不知道。王秀方就猜是否公安下手了？

周建国说：“这不可能，如果公安下手，我不知道，杨卫中总应该知道吧，他可是我们温岭市公安局的头头，上面有动作，还能瞒他？”

王秀方见周建国说得有理，便与杨卫中联系。此刻杨卫中正在家中，他听罢王秀方的担忧，在电话里一口咬定：“公安抓张畏，不可能的！”并推测，“也许是张畏这小子得罪的人太多，人家想法儿在报复他！”

王秀方说：“哪个人会有如此大的胆，敢绑架张畏！”话虽这么说，但心里还是不踏实，于是驾起奔驰轿车，向张畏豪宅驶去。



王秀方的奔驰 600 豪华轿车一启动，彻夜监视他的警员们，连忙驱车跟踪。他们迅速议定，一俟王秀方把车开到偏僻处，就赶超上去，将其截住，用挟持的方式，秘捕他。

或许是王秀方已从长时间与张畏联系不上这一点中产生了警觉，他感觉后面好像有车跟踪。为了证实自己的感觉，他在驾车经过温岭市人民路电影院附近时，故意停车下去买早点。就在王秀方挤进人群中，装模作样地买早点时，急于抓捕王秀方的一名警员下车悄悄走到奔驰车旁，想趁王秀方不注意，坐进车内，待王秀方上车后，指令他老老实实地把车开到指定地段，逼其就范。却不料奔驰轿车有自动上锁装置，那名警员无法打开车门。

王秀方瞥见一个陌生男子在拉他的车门，顿觉大事不好，急忙一边拿眼四处扫视，一边后退着往左边一个小弄堂走。

由于坐在车内的其他警员都把注意力集中在奔驰轿车上，加上他们压根儿不会想到王秀方会弃车而走，因此竟无人发现王秀方遁走的方向。

王秀方在退步到小弄堂内后，见前后左右无人跟踪，就撒腿狂奔数百米远，在确信安全后，即拿出手机打电话给黄计富，心急火燎地要黄赶快驾车来接他。一见面，王秀方就把张畏杳无音信以及刚才那一幕讲给黄计富听。黄计富听后，讥笑王秀方是杞人忧天，说那个开他车门的陌生男子，说不定是个拾破烂儿的乡下人，因没见过这么高级的轿车，而随便摸摸的。

王秀方说：“你别胡扯，凭我的感觉，出事是应该肯定的。”见黄计富仍将信将疑，就说，“如果你不相信，可以去看看我的那辆奔驰车。”

黄计富就步行到人民路电影院附近，站在远处观察，这一看不要紧，可把黄计富吓了一跳：但见奔驰车旁边，果然有几个陌生男子在游荡，其中一个好像是省公安厅的刑警！黄计富顿时心寒，他匆匆返回王秀方所待处，向他讲了这个情况，并问怎么办？

王秀方说：“你用车先把我送到希处长家中，待到了那里再作定论。”

黄计富就驾车与王秀方直奔希处长家。希处长奇怪于王秀方的惊慌和黄计富的失措，待听罢王秀方的忧虑和黄计富的担心后，不免也为自己的“屁股”有那么一些不清不白而惶恐不安起来。三人在猜度中，又想到了杨卫中，王秀方便给杨卫中打电话。这次杨卫中告诉王秀方一个不妙信息：“我刚才接到杨德明的电话，他要我立即赶回温岭，听口气，好像很急，我问他有什么事，他说到温岭再说，我估计，休息期间召我回温岭，可能真的与张畏失踪的事有关。”

王秀方一听，顿时脸色发青，直冒冷汗。希处长一边安慰王秀方，一边打电话给副市长王超云，要王超云即刻到他家一起商量对策。黄计富则打电话给时任温岭市政府机关事务管理局副局长的张立言，叫他到希家一起共同分析面临的处境。

王超云和张立言很快赶到。五人紧急商量、策划，最后议定，三十六计走为上计，先送王秀方到温州躲一躲，以暂避目前不明不白的风头。考虑到家中的电话和老婆的手机有可能被公安监控，王秀方就用希处长家的电话，给其妻弟杨永正打电话，要他弄一些现金，同时买两张电话磁卡，供他外逃时用。待王秀方打罢电话，王超云说：“我家里有8万多元现金和一个未曾启用过的手机号码，我去拿来给你。”

说罢就叫黄计富驾车送他回家。在王超云和黄计富离去后，张立言又打电话给温州市国家安全局工作人员赵混，要其接纳王秀方。赵混说他这几天正在乐清市雁荡山风景区开会，是否先叫王秀方到雁荡山躲几天再说？张立言在征求了王秀方的意见后，回答说可以。

半个小时后，王超云把内装 8.3 万元现金和一个手机号码的黑色手提袋交给王秀方。王秀方在一番感激涕零的示谢后，准备坐黄计富的那辆警车出逃温岭。却不料此时传来消息，说进出温岭市区的几个交通要道，均被军警严加把守，过往车辆，无论军车警车，悉被检查！面对此情，王超云要王秀方暂不动，然后叫张立言和黄计富驾驶警车，前往乐清市雁荡山风景区，把赵混接来，让赵混开车把王秀方送出去。曾经收受过张立言诸多好处的赵混，一如他的名字般发“混”，驾车就同张立言、黄计富返回温岭。

为了避开警方查缉的视线，王超云一边叫人开来一辆挂外省牌照的奥迪牌轿车，一边又叫王秀方进行化装。下午 2 时许，赵混亲自驾车护送，王秀方如丧家之犬，惶然离开温岭。

此刻，正在温岭市公安局刑侦大队密切关注这次收网行动进程的浙江省公安厅副厅长应勇，公安部刑侦局领导，浙江省刑侦总队总队长王晓鸣、副总队长苟牛，台州市刑侦支队支队长应中华，温岭市公安局副局长杨德明等突然接到王秀方失踪的消息，无不大惊！

短暂的静寂后，应勇副厅长果断地作出决定：叫杨卫中过来，通过他给王秀方打电话，实施诱捕！

于是杨德明副局长以刑侦大队出了点事为由，要杨卫中

立即赶回温岭。将信将疑中，杨卫中赶到刑侦大队，突见如此阵容，杨卫中紧张得额上直冒冷汗。各级领导在与他进行几句清淡如水的寒暄后，明确告诉他：打电话，把王秀方召到公安局来！

杨卫中就用自己的手机，拨通了王秀方的手机。此刻，王秀方正如热锅上的蚂蚁，在希处长家中长吁短叹，忙着和他那几个狐朋狗友商量对策。突见杨卫中的手机号码，诡计多端的王超云叫他关机，但急于想知道内情的黄计富，则鼓励他接听，并说：“杨局长又不是外人，但接无妨。如果听着反常，马上关机也来得及。”

王秀方见黄计富说得在理，就按了接听键。

杨卫中：“老王吗？我是杨卫中，你现在在哪里？”

王秀方答：“我在外面。”

杨卫中：“哪个外面？”

王秀方撒了个谎：“在太平镇外面，乡下。”

杨卫中：“老王啊，我这里有点急事，想和你商量着办，请你回来一趟，直接到我的办公室，好吗？”

王秀方的心“咯噔”一下，因为他对杨卫中实在过于熟悉。以往他们打电话，双方直呼其名，毫不顾忌彼此的身份，现在杨卫中左一个“老王”，右一个“请”，而且还“请”他去公安局，这里面定有问题。于是王秀方急忙搪塞了一句：“我现在忙得很，回不去！”就关了手机。从此之后，王秀方就不再使用这个手机号码。

诱捕计划就此流产。

王秀方成为漏网之鱼，显成定局。再行秘密抓捕张畏、王秀方黑社会犯罪团伙的其他成员，已无实际意义。“3·23”专案组领导于是临场应变，将秘密抓捕变为公开缉捕。对王

秀方的住处进行突击搜查，除查获王秀方涉嫌金融诈骗的少量证据外，还查获了 20 多份领导干部与王秀方所签订的投资协议书。从这些协议书中发现，这些党政领导或以本人名义或以家人名义变相在王秀方所属的公司、企业入股，投资回报率之高，绝不是用几分利息所能打发的！搜查王秀方的办公室时，在王秀方那张豪华气派的办公桌台面玻璃下和抽屉里，积压着不少乞求王秀方帮忙，以求达到升迁、调动目的的申请报告、自荐材料，从而证明了王秀方在“百忙”的商务过程中，还行使着“地下组织部长”的人事权！

缉捕行动由于所打击对象系浙江省目前最为典型的黑社会犯罪团伙的成员，因此受到中央、浙江省、台州市三级领导的高度关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政法委书记、国务委员罗干，在获悉搜捕行动的初步情况后批示，对这类犯罪集团一定要依法严厉打击，决不手软！浙江省委书记张德江在听取“3·23”专案组的行动汇报后指出：此案的严重犯罪情况触目惊心，是典型的带有黑社会性质的犯罪团伙，要坚决彻底侦办，严厉打击！为什么这么多的案犯，这么长的时间没有被发现，这里边有腐败掩护，决不能含糊！

“3·23”专案收网行动公开后，温岭市人民奔走相告，拍手称快。而以往与张畏、王秀方之流称兄道弟、打得火热的温岭市乃至台州市一些党政要员，在得知这个消息后，无不惶恐。参与策划、资助王秀方外逃的王超云，吓得欲走自杀之路，但被家人发现；因阻止对东海储蓄所进行审计并放任其违反金融政策的钱晶石，在得知此情后，服用超量的安眠药想一“眠”了之；曾经收受张畏、王秀方贿赂的吴安军等人，则忙着向温岭市纪委、台州纪委坦白，并缴出赃物赃款；而一些既想侥幸过关，又想投案自首者，则整日神不守

舍，有的甚至胡言乱语。

1999年5月5日，根据中央领导和浙江省委领导的指示精神，浙江省公安厅经过反复筛选，从省厅机关和台州市公安系统抽调了一百余名业务骨干，充实到“3·23”专案侦查组，具体由副厅长应勇挂帅；省刑侦总队王晓鸣总队长亲自带领这批业务骨干进驻温岭；台州市委则抽调和组织了纪检、监察、检察、审计、金融系统的精兵强将，协助公安全面开展工作。

“3·23”专案组很快获悉三号人物姚建军、四号人物张亮5月2日上午相邀到杭州游玩。两人在晚餐时分打电话给张畏，却不料以往一打就通的张畏的手机，老是没有应答。姚建军就奇怪，打电话给洪伟云，要她用电话与张畏联系。因张畏平时在外拈花惹草时，也常不接电话，所以洪伟云认为张畏一定又是与哪个小蜜在幽会，就对姚建军说：“没事，不要管他。”及至第二天，温岭街头出现异常，并有人传言张畏被公安便衣抓了一事，洪伟云这才有所惊觉，连忙打电话给姚建军。姚建军和张亮听后大惊失色，感到自己的奔驰轿车太过招摇、显眼，遂将其抛弃，打的逃到南京。在南京蛰伏期间，二人终于得悉张畏和王秀方的结局，于是知道自己的下场也为期不远了，便谋划一是到广州购买枪支弹药，持枪杀回温岭，实施报复；二是到东北雇请杀手，回温岭对专案人员实施暗杀，以示效忠张畏和王秀方！

因购买枪支和雇请杀手需要钱，加上张亮是瘾君子，平时不用白粉支撑，就像霜打的茄子。于是他们打电话给以往露面不多，尚未引起警方注意的喽啰，要求他们提供资金，并许诺日后一定加倍偿还。这一情况很快被专案组获悉，专



案组立即组织警力前往南京缉捕。

5月12日，追捕刑警到达南京。在南京警方的配合下，利用各种信息网络，对在南京工作、打工、经商的温岭人进行了逐一梳理。功夫不负有心人，追捕刑警终于发现姚建军、张亮住宿于南京大酒店的线索，于是迅速扑去，发现姚建军和张亮已退房。退房的确切时间是20时20分。

夜里退房，其目的不外乎逃亡！分析这个时间段，乘飞机和汽车逃离南京，可能性不大，最大的可能是乘火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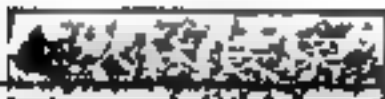
追捕刑警于是立马儿赶往南京火车站，但面对或站或坐在各个车次候车大厅内的众多旅客，追捕刑警别说是几个人，就是调集一个团的兵力，散布到熙熙攘攘形如蜂巢的南京火车站，关起门来对众多旅客进行大规模的检查，不花上一天半天时间，显然是难以发现姚建军和张亮的。

惟有智取！

追捕刑警于是静下心来，他们面对那幅挂在候车大厅上巨大的列车时刻表，开始进行认真的研究。联系姚建军和张亮扬言要去广州购枪、以图潜回温岭实施报复这一情况，大家不由得把目光定格在21时19分发往广州的1311次列车上。而这趟列车，已在半个小时前离开南京。模拟姚建军、张亮从南京大酒店到南京火车站的打的速度，追捕刑警一致认为：两人定在1311次列车上！

追捕刑警把此情况汇报给“3-23”专案领导，专案领导立即作出决策，采用前堵后截的方式，在韶关火车站或1311列车上将姚建军、张亮抓获。于是电令在南京的追捕刑警乘飞机赶往广州，又电令台州市公安局组织第二支追捕小组，从路桥乘飞机直飞广州。

5月13日晚7时许，两路人马在广州会合。趁1311次



列车还未到达广州，两路人马又兵分两路，台州追捕组留在广州火车站张网以待；南京追捕组则驱车赶往广东韶关，并在韶关登上 1311 次列车，以防诡计多端的姚建军和张亮在临近广州时下车逃跑。

5 月 14 日凌晨 1 时，南京追捕组终于在韶关火车站登上 1311 次列车。经过筛沙般的检查，终于在第一节软卧车厢内，将熟睡得像死猪一样的姚建军和张亮抓获！

姚建军和张亮落网的消息，很快传到王秀方的耳朵里。其时王秀方正匿藏于上海。凭着狐狸般的狡诈，他躲过了警方一次又一次的搜捕。1999 年 7 月，全国公安机关开展声势浩大的追逃大行动。浙江省公安厅报请公安部，要求对王秀方实施最高级别的通缉！公安部研究，决定对王秀方发布 A 级通缉令，并将其列为 1999 年“一号部督逃犯”，进行网上缉捕。

得知自己被公安部定为一号逃犯后，王秀方顿感末日不远。但秋后的蚂蚱，总免不了蹦跶几天。他舍弃了以往使用过的所有手机号码，频繁变更住宿地点，并且断绝了与温岭方面的一切联系。公安机关还是通过先进的刑侦手段，发现了他的蛛丝马迹。1999 年 7 月 23 日夜，通过上海市警方的大力配合，追捕组在上海延安西路一所出租房内，将王秀方一举擒获。

十七 温岭人心头的第一缕阳光

先后落网的张畏、王秀方在进入高墙电网后，都进行过对得起“朋友”的顽强抵赖，他俩以沉默的方式，拒绝回答



“3·23”专案人员的调查、审问，意图通过这种方式，保住那些“朋友”，以求这些“朋友”感恩，施展手中权力，救他俩出去。

针对这一侥幸心理，“3·23”专案组进行了艰苦卓绝的外围调查取证工作。他们先是从姚建军、张亮等人身上取得口供，又在原温岭宾馆招聘会计陈安稷身上，获得王秀方骗贷的部分资金去向的证据。由此，温岭市公安局太平派出所所长林伟民、经济犯罪侦查大队指导员黄计富、温岭市东海储蓄所主任蔡建军、台州市国税局局长陈宝福等人被依法逮捕或被纪委查处。

那段时间，杨卫中可谓度日如年。他在为自己经不起张畏、王秀方的金钱诱惑变质堕落而深深自责、追悔的同时，开始了他疯狂享受人生的糜烂生活。

在日后公诉机关对杨卫中的起诉书上，可以看到他从一个优秀公安局长走向囚徒的轨迹：1997年春节，杨卫中接受张、王犯罪集团所谓的“干股分红”5万元；1997年4月底，杨卫中到杭州开会，张畏托人送去5000元美金，45000元人民币；1998年初，杨卫中以其兄做生意的名义，向王秀方借款20万元；1998年春节和当年7、8月份，杨卫中在王秀方处报销个人开支34万元；1998年8月，王秀方将一辆崭新的桑塔纳轿车，长期“借”给杨卫中，杨卫中又将此车转给其兄使用……除此以外，公诉机关还列举了杨卫中徇私枉法、滥用职权的罪行。2000年10月23日，杨卫中被判处有期徒刑14年。

杨卫中，一个蛮有前途的中年警官，仅仅因为经不住金钱的诱惑，最终落到这个地步！

就在杨卫中忙着在妓女身上寻求心理慰藉之时，市长周



建国被派往杭州参加党校学习。因他远在杭州，温岭报纸、电视台上就少见他的名字和形象，为了表明自己没事，1999年9月12日，周建国特地从杭州赶回温岭，并要秘书通知温岭报、温岭电视台和温岭市人民广播电台，明天他将去江夏排涝隧道检查工作。

9月13日上午，周建国带着随行人员和记者，前往江夏排涝隧道工程。为了突出自己的形象，那天他格外地作秀。在审核新闻稿子时，他特别强调要加上一句“正在杭州参加省委组织部组织的第二期省管干部进修班学习的周市长”之话，以表明近一个月，他之所以不露名于温岭报、不露脸于温岭电视台的原因。那天作秀返回太平镇途中，周建国对秘书深有感触地说：“年初那次警民大联欢晚会后，张畏、王秀方对自己的名字没能上报感到委屈，当时我不以为然，还讥笑他们，现在看来，名字见不见报，形象上不上电视，真的很重要啊！”

但不管周建国如何作秀、如何感慨，十天后，他被依法逮捕。

在检察机关对周建国的公诉书里，可以看到周建国这个名字的后面，拖挂着一桩桩不光彩的权钱交易。因收受张畏、王秀方一伙贿赂高达85万元之巨，另外加上他为张畏、王秀方出面打招呼，导致一些银行负责人因相信或慑于他的权威，而贷给张畏、王秀方巨额资金近亿元，迄今无法追回的渎职罪行，周建国在2000年11月10日，被判处无期徒刑。

随着杨卫中、周建国两个在张畏、王秀方黑社会犯罪团伙中起主要保护伞作用的温岭“高官”落网后，“3·23”专案组的侦查进度，一如摧枯拉朽般迅猛推进。

1999年11月16日，中国2000年委员会在人民大会堂新闻发布会上宣布：2000年1月1日凌晨6时46分，新千年射向中国大陆的第一缕阳光，将首先到达浙江省温岭市石塘镇！

消息一经发布，温岭市新的党政领导班子便牢牢抓住这个契机，着手准备千年曙光节活动，志在通过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晓示世人：清除了污泥浊水的温岭，犹如初升的曙光，将以全新的姿态，奋发进取的精神，屹立于浙江东南的黄金海岸线上！

追捕小组在2000年2月23日深夜，在四川省某县一个个体客栈内，将正要酣睡的郭海华抓获；同日夜里，在吉林省公主岭市，警方抓获了“账房先生”张立言；2000年10月27日，在西安市炭市街批发市场门口，追捕组8名警员将一个正在吃早餐的中年人压倒在地，中年人杀猪般地嚎叫：“你们抓错了，你们抓错了。”然而生硬的普通话中，明显夹杂着温岭口音。追捕组刑警一边将手铐戴到他的手上，一边说：“我们抓的就是你，王钦敏！”

确实没错，中年人正是五号人物王钦敏！

至此，以张畏、王秀方为首的这个被称为中国黑社会犯罪样本的犯罪团伙所有成员，悉数归案，无一漏网。

2001年3月12日，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宣判：“首犯张畏犯组织、领导黑社会性质组织罪和故意伤害罪、贷款诈骗罪、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非法经营罪、故意毁坏财物罪、非法拘禁罪，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罚金人民币70万元……”

一度威风八面恶名弥漫温岭城乡的张畏，在行将走向黄



泉路上时，露出了他人性真实的一面。

2001年4月26日上午，有关人员问他：“你还有没有要交代的？”

张畏足足沉默了一分钟，摇头，然后希冀无限地说：“我很想见女儿，但我知道这是不可能的。我的女儿很可爱，11岁了，在读小学。”他复又拿出女儿的照片给立在身旁的武警看。然后向狱警要笔，在照片背后添上这么几行字：“女儿，听爷爷奶奶的话，不要走爸爸的路，好好读书，好好做人，爸爸就放心了，你的路还很长，你要做一个正直的人。”

在这些人之将死其言也善的留言中，张畏没有提到他的妻子洪伟云。原因在于，此时此刻，张畏已经知道那份小字报的始作俑者，原来就是他的股肱姚建军。

26日下午1时30分，张畏等人在荷枪实弹的法警押送下，走进了宁波市体育中心雅戈尔体育馆，接受人民的审判。一个小时后，这位曾一度具有使温岭太平镇上孩童止啼奇效的“名”人，随着两声清脆的枪响，完成了他人生的终结！

王秀方的主罪系涉嫌金融诈骗、挪用国家资金，因其滞后于张畏落入法网，故而公诉机关将其与涉嫌寻衅滋事为主罪的张畏一伙分别审判。4月10日，王秀方与蔡建军、张敏如、江冬夫、毛顺兵等5人在浙江省余姚市，被宁波市检察院起诉，因王秀方一伙所涉罪行多而复杂，庭审进行了长达5天的时间。就在他为自己的命运担忧之时，传来张畏被执行死刑的消息。狱警发现，王秀方除露出兔死狐悲的表情外，还连续数天烦躁不安。

他在为自己今后的命运担忧！他必须为自己藐视法律所

做下的罪恶行径负责！

这，就是一个风光时被称为温岭市“组织部长”——因其推荐，促使一批人戴上官帽；落网后又被改称温岭市“纪委书记”——因其交代，促使一批官员走进监狱的温岭黑社会犯罪团伙第二号人物的下场。

2001年8月30日，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以金融凭证诈骗罪等八项罪名，一审判决王秀方死刑。

后 记

值得一提的是，由于受拜金主义的诱惑和驱使，温岭市公安局中有杨卫中、林伟民、黄计富、李志毅等少数民警，踏上了张畏、王秀方的贼船，成为每个正直民警所唾弃的败类。基于杨卫中等人的堕落，一些温岭人以偏概全，一度全盘否定温岭市公安局广大民警以往同张畏、王秀方之流进行不懈斗争的功绩。其实，无论是在张畏、王秀方肆意横行温岭的日子里，还是在抓捕张、王一伙的历程中，温岭警方，无不以正义必将战胜邪恶的信念，以把压力变为动力的姿态，负重奋进。仅在追捕张畏、王秀方犯罪团伙在逃成员期间，他们就与省公安厅、台州市公安局民警同甘共苦，转战21个省市，行程十余万公里。为此，他们付出了巨大的牺牲；当中秋佳节万家团圆时，温岭民警正踏着月光奔走在四川省六盘山的崎岖山道上；当新世纪的第一缕曙光照射在温岭石塘时，温岭民警正在黑龙江省刺骨的冰雪中推着熄火的破车前行；当中国传统佳节迎春的鞭炮在家家户户门前噼啪点响时，温岭民警正啃着干涩的面包守候在湖北省一个叫不



出其名的小山村……而为了把所有涉案逃犯尽数抓获，温岭市公安局有两个年轻民警，将婚礼从1999年国庆节推到2000年元旦，又从元旦延往“五一”劳动节……更为难能可贵的是，面对杨卫中等几颗“老鼠屎”造成的恶劣影响，温岭市公安局全体民警没有因此自暴自弃、怨天尤人。他们以饱满的革命斗志，参加了“中国千年曙光节”的安全保卫工作，不少民警表示：2000年第一缕曙光降临我们温岭石塘镇，是特殊的地理环境馈赠我们温岭的一份厚礼，我们有理由通过办好“中国千年曙光节”，把温岭公安光明、向上的精神风貌，展示给来自五湖四海的朋友们！正是基于这种负重奋进的精神状态，主承“中国千年曙光节”安全保卫工作重任的温岭市公安局，上下联动，全力以赴，其百密无疏的安全防范计划和措施，得到了台州市、温岭市有关党政领导的称赞。在“中国千年曙光节”圆满、顺利结束后，有关领导专程慰问参与安保工作的全体民警时，温岭市委常委、公安局长王以琅深有感触地说：“组织上派我到温岭市公安局任职，我曾有过顾虑，担心这支队伍不好带。但是，在接触了广大民警后，特别是这次‘中国千年曙光节’成功举办后，我被民警们身上体现出来的正直、无私、勇敢、顽强的团队精神所感动，由此我信心倍增。现在，沐浴于新世纪第一缕阳光下的温岭警方，有决心、有信心，努力奋斗，顽强拼搏，争创辉煌成绩，消弭杨卫中等人给温岭市公安局造成的不良影响，相信在不久的将来，温岭市公安局必将赢得真正的全国优秀公安局称号！”

黑龙潭屠龙记

——四川警方铲除特大抢劫犯罪团伙案纪实

邱冬福

南出成都 96 公里处，有一处含绿吐翠、水天一色的人工湖泊，名曰“黑龙潭”。相传很久很久以前，这山野中有条黑龙时常出来兴风作浪，口吐滔滔洪水，古老的仁寿大地水患连年，搅得四方百姓不得安宁。后来，万民祈祷，感动上苍，派仙姑前来镇妖，只见仙姑手持利剑，口念咒语，不一会儿，就将那条罪恶深重的黑龙死死地镇压在龙岩山下。至今，那龙岩上的黑龙都还清晰可见。

后来，仁寿人民改天换地，以愚公移山的精神拦水造坝，修建了四川乃至西南地区最大的人工水库，取名“黑龙潭”。

时间进入公元 21 世纪的今天，正当 120 万仁寿儿女高举改革开放的大旗昂首阔步走进新时代时，又一群“黑龙”在这块土地上兴风作浪，他们肆意抢劫、敲诈，寻衅滋事，

无恶不作，人民群众对此深恶痛绝。为此，以保护人民生命财产为己任的公安机关，布天网，挥利剑，斩恶龙，还大地一片安宁，还人民一片祥和！

闪电出击

2001年1月28日，农历正月初五。仁寿县芭蕉园春节打烊歇业后开张的第一天。下午6点左右，园内来了一位蓄平头、穿中长皮夹克的客人，他一进园门，便大声地要求服务员：“把你们老板找来！”

老板满脸堆笑地走了过来：“师兄，年过得热闹！”

平头男子将手一挥，把指头间的一颗烟屁股弹得老远：“少废话，快给我准备个大包间，带空调的，服务小姐要漂亮，等会儿我有桌客人要在这儿吃团年饭！”

老板近前一步：“啥标准呢？酒水呢？”

平头男子显得有点气呼呼地嚷道：“你这人咋这么啰嗦？当然是你这儿最高标准的！”

老板又是一个笑脸，趁势从另一个衣兜里掏出一包未拆的“玉溪”烟塞在平头男子的手里：“师兄，我这就去准备，保证让你满意！”说罢，招呼旁边一位打扮得十分妖冶的漂亮小姐道，“把这位贵客领进靠里的大包间，空调开暖和点！”

平头男子大大咧咧地走进包间。

这时，空调里吹出暖暖的风，服务小姐专门给他泡了杯上等的云南“红茶”。

平头男子把身子埋进沙发里后，掏出手机，把耳塞塞进

耳朵里，开始挨个邀约客人。

“黄二娃，我是丑鬼啊！我在芭蕉园，赶快过来！”

“迁娃儿，我是丑鬼，今天兄弟们在芭蕉园聚一聚嘛！”

“找唐二娃接电话，我是你大哥丑鬼，快到芭蕉园来！”

……

经自称为“丑鬼”的平头男子这么一邀约，外号“黄二娃”的黄见刚、外号“迁娃儿”的陈华聪、外号“唐二娃”的唐和平和代伟陆陆续续地来到芭蕉园，他们每人屁股后都粘贴着一个忸怩作态的漂亮小姐。陈华聪最会讨好“丑鬼”：“大哥今天咋没带‘绞绞’（意即女朋友）来？”说着，操起手机熟练地拨了几个号码，不一会儿，就来了个浓装艳抹、扎“火鸡辫子”的黄头发小姐，见了“丑鬼”，一下子扑了过来，在“丑鬼”脸上印了两个深深的口红印：“哥哥，你们吃团年饭就把妹儿我搞忘记了嗦？”

“丑鬼”捏了把“火鸡辫子”肥翘的屁股：“哪敢哪敢，我正要呼你呢！”

自称“丑鬼”、“大哥”的平头男子其真实姓名叫曾文清。今天，这顿团年饭是他特意安排的，一来犒劳弟兄们去年死心塌地地跟他“操”江湖；二来商讨一下今年如何把“业务”做大；三是过去跟他一条道上的“毛子”，前两天竟背着他单独拉队伍去“郁金香”OK厅和“行运”茶馆做“业务”，听说“做”了不少钱。看样子，“毛子”一伙可能要另立“山头”！因此，他今天也是特意找这几个铁杆兄弟来商量商量对策。

美味佳肴端上了桌子，香醇名酒溢满了杯子。

坐在上首的曾文清推杯换盏，一会儿给这个敬酒，一会儿为那个夹菜，兄弟们吃得欢欢喜喜、热热闹闹。



自然，以曾文清为首的这伙不法之徒，早就列入了公安机关的抓捕之列！

事也凑巧，这天下午，乐山市公安局刑警支队支队长李兵率警员为1月22日（农历腊月二十八）凌晨发生在乐山嘉州大道“佳乐”茶楼的抢劫案专门来到仁寿。

那天凌晨1点左右，一伙蒙面歹徒持钢珠枪、火药枪、自制左轮手枪和西瓜刀等凶器闯入“佳乐”茶楼，对5名顾客和2名服务员实施抢劫，当场抢走现金20000余元、信用卡9张、手机4部以及受害者身穿的高档西装，在社会上造成极坏影响。

乐山市公安局接警后，立即组织侦查人员赶赴现场，开展走访调查工作。一致认为：这伙歹徒在年节关头实施恶性抢劫，无疑是对公安机关的严峻挑战，“此案不破，愧对父老乡亲！”因此，乐山市公安局刑警支队立即成立专案组，经过几昼夜的工作，他们终于循线追踪到了仁寿。

正巧文林派出所指导员陈才科接到群众举报：被警方四处追捕的曾文清一伙此刻正在芭蕉园吃饭！

陈才科忙把警情告诉了副所长兼刑警中队长栗永建和副所长黄世国。

事不宜迟！他们迅速赶到芭蕉园，曾文清一伙不知是有预感还是听到了什么风声，正欲匆匆离开，哪知被从天而降的5名神兵堵个正着。

栗永建冲上前喝道：“曾文清，举起手来！”

曾文清被这喝令声惊得猛一回头，见是与自己多次交手后又多次侥幸从对方手中脱逃的栗警官威风凛凛地堵在面前。栗永建泰山压顶般地一个铁拳锁颈，将这条恶龙死死地锁住。另外几个恶徒还没待他们回过神来，眨眼间就被戴上

了手铐。

曾文清似乎还想作最后的挣扎，当他被塞进警车的时候，两只脚还在地上乱蹬，故意高声喊叫：“你们凭啥子抓人？”

曾文清是想趁混乱之机再次逃脱，哪知，手铐加铁拳使他动弹不得，当载着这伙恶龙的警车风驰电掣地向公安局开去的时候，曾文清和他身边的几个兄弟绝望地说道：“这下子终于走到尽头了！”

曾文清被抓获的消息很快报给了仁寿县公安局，前来仁寿调查的乐山市公安局刑警支队一行闻讯后也草草地吃了晚饭赶到看守所讯问室，和仁寿战友一道开展对曾文清一伙的审讯工作。

曾文清好一副无赖相，无论审讯人员怎样给他讲政策，讲法律，可就是撬不开他的铁嘴。

另几位也是一路货色，心存侥幸，认为公安机关没掌握他们的证据，只要不开口，大不了关几天就可以放他们出去了。哪知，审讯组借助现代通讯设备和交通工具，很快通知近日发生在邻近的井研县和自贡市富顺县的两起抢劫案的受害人前来仁寿县看守所指认犯罪嫌疑人。

受害人一走进讯问室，首先就认出了陈华聪和唐和平。

“没错，就是他们！”受害人愤怒至极，恨不得冲上去将这几条恶龙撕得粉碎。

还有什么可抵赖的呢？

黄见刚的心理防线彻底崩溃，但他只是挤牙膏似的挤出了另一同伙伍刚，其余什么也不说。

审讯组获取伍刚的线索后，立即传给了在门外待命的以胡国民、屈德斌、栗永建、黄世国为主的追捕队。

追捕队迅速赶往文林镇华光街，将熟睡中的伍刚逮个正着。

伍刚以为是在做梦，但他眨了几下眼睛，确信自己已被带进看守所的审讯室时，哭丧着脸说：“我一定坦白，我一定交代！”

接着，伍刚仍然像挤牙膏似的挤出了另一个同伙杜德清。当追捕队迅速赶到杜德清家时，却扑了个空。原来，狡猾的杜德清在昨天夜里曾文清落网后就闻风而逃了。

就在栗永建、黄世国等5位警员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冲进芭蕉园时，正巧杜德清也在同院相对的另一个包间里吃饭。本来，他准备饭局接近尾声时再过去借花献佛敬曾文清和几个弟兄几杯酒，然而，还没待他付诸实施，就看见几个警察突然冲了进去，将曾文清一伙抓个正着。

杜德清趁乱悻悻地逃了出来，直奔常青藤OK厅，因为那里有他的女友“熊猫”小姐！

“熊猫”小姐好一阵惊惶。原来，她刚好被安排坐一个男人的台，见杜德清惊慌失措地闯进来，“熊猫”小姐丢下旁边的男人，赶忙迎了过去：“出啥子事了？看你这急火火的样子！”

杜德清随便撒了个谎：“我与人打架了，公安正四处抓我，快给我拿路费钱，我得赶快逃走！”

“钱？我刚刚才坐上台呢，哪有钱？”

杜德清用眼光扫了一下对面墙角的那个男人：“你可以叫他先把台费给你结了嘛。”

最后，杜德清在“熊猫”小姐的资助下，不知逃到了什么地方。

就在追捕队即将返回看守所时，手机里传来审讯组挖出

的又一条线索——蒋建兵。

这时已经是凌晨5点了，追捕队转身又直奔蒋建兵的女友方丽处。从睡梦中醒来的方丽一头雾水摸不着头脑。好一阵，她才说昨天晚上11点多，蒋建兵急匆匆地来到她工作的美发厅，只给她说了句：“我们的事暴露了！”之后，就不知去向了。

审讯室里，代伟提出要与他远在下乡的么爸通电话，并答应说，待他与么爸通完电话后，他就把所知道的一切都交代出来。

经过研究，很快满足了代伟的要求。代伟接过话筒，向电话那头的么爸说：“我被公安抓了，我们犯的事大，可能要枪毙！请转告我的父母，给我送床铺盖和几件衣服来，我要见他们最后一面！”

放下电话，代伟点燃一颗烟，一下子就交代出了他参与的乐山、自贡、夹江、成都等地4起抢劫茶楼和OK厅的罪案。

代伟至今想起那些夜晚，他都感到不可思议。

本来，代伟是父母的掌上明珠，小时候，由于他性格孤僻，喜欢一个人在一边自个儿玩“过家家”的游戏，因此，人们又把他称为“小姑娘”。

后来，代伟渐渐长大了，连他自己都弄不明白他咋有如此大的胆量！

有一次，老师批评了他，说他在课堂上调皮捣蛋不专心听讲，要他站起来“亮相”。没想到，他竟冷不防地给老师鼻梁上一拳头，一下子把老师鼻梁上的金丝眼镜打得粉碎。自然，从这以后，代伟就再也没回过学校了。代伟成天就跟

二、乐山、自贡两地警方办案人员在仁寿工作期间由仁寿县公安局安排食宿；

三、涉及其他市、州的案件及时通知当地兄弟单位来仁寿查证；

四、案子办结后由上级公安机关决定报批捕单位。

第二天（即1月30日）早上，两辆警车从仁寿县看守所开出，一辆往井研，一辆往乐山。车上，曾文清一伙神情茫然：“这到底要把我们押向哪里？”

这一招还真奏效。曾文清在井研县看守所的审讯室里，终于被审讯人员撬开铁嘴，又供出了一系列抢劫案。

乐山市公安局通过对武刚的审讯获知，另两名涉案人员杨万建、黄敬正在云南昭通躲藏。于是，陈正权局长立即向省厅刑侦局汇报，并请求云南省公安机关协助缉捕。

很快，昭通市公安局向乐山市公安局来电，要求立即将杨万建、黄敬两名犯罪嫌疑人基本情况电传过去。

于是，昭通到乐山的千山万水间编织起了一张缉捕犯罪嫌疑人天网。

杨万建又名冯波，1981年生人。还在他的童年时期，父亲与母亲因性格不合，常常口角不断而离异，母亲只好带着他改嫁到仁寿县杨家。因此，将“冯波”的名字改成了杨万建。然而，继父根本不把杨万建放在眼里，还时不时用一些不阴不阳的话语刺他、损他。小学一毕业，继父就以种种借口停止了学业，给他一把锄头和一挑箩筐，撵着他在田里干活。这样，杨万建认为继父毁了他的前程，他从骨子里恨透了继父，甚至想宰了他！

没多久，杨万建就到了仁寿县城，跟着一帮“耍娃儿”

混日子，从此走上邪道。

春节前，杨万建接到远在云南的生父的来信，要他去昭通过春节，也顺便给他找点活儿干。于是，杨万建就邀约道上的铁杆哥们儿黄敬（外号“仰娃儿”）一同去昭通。

黄敬正与他老婆闹矛盾。老婆嫌弃他成天无所事事，正事不做，邪事有余，骂他总有一天不得好死。黄敬气不打一处来，狠狠掴了老婆几巴掌。从此，老婆带着仅两岁的儿子哭着回了娘家，留下黄敬一个人呆在家里，这正合了黄敬的意。白天，黄敬与从舞厅里勾来的小姐在屋子里同床共枕；晚上，就跟着曾文清等几个哥们儿拿着刀枪四处去做“业务”，过着魔鬼般的日子。这天，杨万建约黄敬去云南，黄敬一口答应了下来：“去！”

杨万建讪笑他：“可不能带你的‘绞绞’去哟！”

“那当然，去那边找两个云南妹子玩玩也许更有趣呢！”

就这样，两个狐朋狗友结伴到了云南昭通，并住进了杨万建的生父家里。

然而，生父做梦也没想到自己的儿子和他带来的这个朋友竟是两条十恶不赦的恶龙！

这天，生父刚从外面给他俩联系活儿回来，就碰见派出所的民警来到他家，讲明他的儿子杨万建和黄敬在四川那边犯了事，公安正四处抓他俩，要他配合公安机关工作，否则，按包庇罪论处。

生父一辈子以勤劳为本，从不沾染违法的事情。没想，自己的儿子成了国家的罪人，他好不痛心疾首。最后，他坚定地说：“放心，大义灭亲的道理我懂，我一定协助你们抓住这两个坏蛋！”

随即，生父向派出所民警提供了杨万建和黄敬这段时间

常去的地方。

这天，黄敬和杨万建正约了两个发廊妹在昭通城里闲逛，一会儿去打电子游戏，一会儿去溜旱冰，一会儿又去开卡丁车。中午，四个男女在饭馆里海吃了一顿，就迫不及待地老地方开房间苟合去了。

走进屋子，杨万建脱下衣裤，习惯性地撩开窗帘往楼下瞧：“啊，有情况！”

杨万建急急忙忙穿好衣服，给住在隔壁的黄敬拨了一个电话：“仰娃儿，快点儿，警察来了！”

黄敬趁势从枕头下摸出一支短柄双管火药枪，推弹上膛，准备与警察决一死战。

这时，楼梯上已响起急促的脚步声，四个男女立刻意识到将要发生什么事了！

“出来，你们被包围了！”这天，警方很快摸到了两个持枪歹徒的行踪，一直跟踪到旅馆，认为这是下手的好时机了。

杨万建手握砍刀，站在门后，只等门一推开，他的砍刀就会重重地落在来人的头上。“反正抓没抓着都是死！”

楼下响起了尖厉的警报声，不一会儿，昭通警方调重兵包围了这家旅馆。这当儿，一个操着云南口音的警察手握喇叭朝楼上喊话：“杨万建、黄敬，你们听着，你们现在已经没有退路了，只有乖乖地举手投降，才是惟一出路，否则，顽抗到底，绝没有好下场！”

杨万建又一次透过窗帘缝往外面瞧，见对面楼上到处都挤满了荷枪实弹的警察，而且个个都把枪口瞄准过来。

杨万建只好又给隔壁的黄敬打电话：“咋办？”

黄敬在电话那头愣了足足有两分钟：“干脆缴械投降算

了，出去后再找机会逃，或许还能捡回条命！”

不一会儿，四个男女双手捂着后脑勺乖乖打开门依次走出了楼道。

舞厅擒凶

“曾文清被抓了！”

“陈华聪落网了！”

“杨万建关进‘笼子’了！”

这一个又一个消息传进仁寿另一团伙头目李强峰的耳里，他如坐针毡，彻夜难眠，说不定哪天公安就会来敲他的门。

于是，在这半夜时分，李强峰迫不及待地把他手下的几个兄弟姐妹全部找过来，商量来商量去，就为如何出逃的事。

的确，李强峰一伙干的恶事他自己最清楚。

本来，他职业高中毕业，很光荣地入伍当兵。1998年从部队退伍回来后又通过关系到农行某营业所当代办员，每月工资在千元以上，周围的年轻人羡慕得要死，好几个漂亮姑娘不住地给他暗送秋波，生活的道路可以说为他铺满了鲜花！哪知，好景不长，不到两年时间，他的关系“靠山”因种种原因轰然倒塌，随之他也就跟着倒了下来，营业所以某种借口很轻易地就把他辞了，李强峰一下子从打工白领跌成了无业游民，这令他好不懊恼。没多久，他便和李勇、陈奇、罗建明、陈浩几个烂仔“混”在了一起。后来，还把发廊里的两个“姐妹”肖燕和王敏慧吸收了进来，成了他们共

同的“盟友”。

一天，肖燕问李强峰：“你怎么老是发闷？”李强峰说：“手里没钱。”

“原来，你是在为钱发愁啊。”

“人为财死，鸟为食亡，堂堂男子汉，英雄竟为钱折腰啊！”

肖燕故作神秘：“财路倒是有一条，就看你有没有这个胆量。”

“哪个说我没胆量？”李强峰立即收回目光，“你说，财路在哪里？”

“看你猴急狗跳的，让我轻轻地告诉你！”肖燕趁势将手圈住李强峰的脖子。

肖燕将头埋在李强峰的臂弯里，告诉他说：“华生宾馆底楼康复中心的小姐杨慧有钱，就看你敢不敢做她！”

“做天上的王母娘娘都敢，做个小姐如碾死一只蜘蛛，有啥不敢的？”

随即，李强峰附在肖燕的耳旁如此这般地吩咐了一番。

三天后，肖燕给李强峰打来电话说：“机会来了，杨慧已乘一辆‘标致’车往乐山方向走了！”

李强峰立即和陈奇、陈浩穿上早已准备好的假警服租乘一辆“桑塔纳”轿车沿路追赶。

终于，“桑塔纳”在犒井镇追上了“标致”。“我们是公安，下来接受检查！”李强峰拦住“标致”车，掏出一个红本本在对方驾驶员的面前晃了一下。

三个“警察”一拥而上，将车内的杨慧拖了下来。“找的就是你！”随即，他们又将杨慧强行塞进“桑塔纳”，向成都方向疾驰而去！

杨慧知道自己遭绑架了。

李强峰一把夺过杨慧手中的坤包，把包中的手机、金戒指、金项链一古脑儿装进自己的衣兜里。最后，翻找出一张储蓄卡，满眼凶光地对杨慧说：“说出它的密码来，不然的话，叫你死无葬身之地！”

杨慧连一点反抗的能力也没有，禁不住浑身发颤，她瑟缩着把储蓄卡的密码告诉了李强峰。

到了成都，李强峰安排手下的两个弟兄把杨慧挟持到一家旅馆里住下，自己只身前往银行的自动取款机上取钱。

就这样，李强峰一伙轻而易举地从杨慧手中抢得 10000 多元人民币。

当天晚上，李强峰一伙又专门开车回仁寿，把肖燕和王敏慧这两个“姐妹”接到成都，几个狗男女在焦点俱乐部里玩了一通。

事隔一个多月后，李强峰又根据肖燕、王敏慧提供的“线索”，以同样手段将日月 OK 厅里的王小姐挟持到僻静处，强行取走储蓄卡上的现金 13000 多元。

两次出师得利，更加刺激了李强峰的罪恶欲望。随后，通过肖燕、王敏慧的精心策划，又抢走了肖燕、王敏慧的同路“好友”小瑜身上的大额现金和手机、首饰等。

正当李强峰一伙准备把“业务”进一步做大时，道上传来消息：曾文清一伙翻船了！李强峰为此担惊受怕，惶惶不可终日，他后悔那次去重庆做“业务”时不该告诉陈华聪！按道上的规矩，告诉了就必须把对方“拉下水”，否则，宁愿把对方干掉，也不留这个“活口”！

既然重庆一事让陈华聪知道了，而那次又把陈华聪拉下“水”，保不准他会把情况给公安吐出来！

李强峰为那次的失策懊悔不已。

李强峰越想越害怕，越想越觉得末日已经临近了。

逃到哪里？

逃往何方？

屋子里出现短暂的沉默后，王敏慧语出惊人：“逃到香港去！”

“香港？能过去吗？”

王敏慧点燃手中的烟，抖了抖燃着火焰的火柴：“国境都可以过去，何况香港？”

“这主意不错！”李强峰倚在床头上的身子一下子坐直起来。

就在李强峰一伙正加紧密谋出逃的时候，羁押在井研县看守所的陈华聪爽快地吐出了李强峰邀约他去重庆做“业务”的事。陈华聪想只要不牵扯到本团伙的事，凡是知道的，都可以吐出来。

专案组从陈华聪口中挖出李强峰的线索后，经过认真研究，决定一边加紧对曾文清团伙的审讯和深挖，一边加紧对李强峰团伙的侦查。

2月5日入夜时分，仁寿县城灯影迷离，位于城区中心地带的“金兰”舞厅，勾肩挽臂的男男女女成双成对地进进出出，人力三轮车、出租车敲着铃铛、鸣着喇叭翘首等待着客人的到来。

也许，任何人都看不出，这些三轮车夫和驾驶员中有的就是追捕队的便衣警察！

原来，接到群众举报：今夜，李强峰和肖燕要来“金兰”舞厅跳舞，而且是他俩出逃前最后的一次聚会！

约摸12点了，目标还没有出现。“撤，还是不撤？”

这时，亲临现场指挥抓捕战斗的胡国民、屈德斌沉着果敢地说：“不能撤，要守候到最后一个客人离开舞厅关门！”说完，胡国民紧紧身上的西装，佯装在路灯下等人，还不时地抬腕看表。

果然，李强峰是这夜“金兰”舞厅最后一个离去的舞客！

凌晨1点半左右，李强峰挽着肖燕左顾右盼了一番终于走了出来。

这当儿，一辆出租车稳稳地靠了过去，李强峰警惕地扫视了几眼车内，确信十分安全时，才和肖燕钻进车厢后座。

“师兄，去哪！”驾驶员问道。

“去江家坝！”

驾驶员把脚下的离合器一松，一轰油门，出租车向前疾驶而去。

绕过一个弯道，过了一座小桥，李强峰似乎感到这驾驶员故意在给他兜圈子，高声叫道：“小伙子，你别把老子当外地人耍，去江家坝的路线老子比你清楚！”

“师兄，确实该走这条路线，没错！”驾驶员回过头来笑了笑。

说话间，出租车“吱”的一声拐进一座大门。“到了，这才是你该去的地方！”

没待李强峰回过神来，出租车已被荷枪实弹的警察团团围住，原来，出租车开进的大院正是仁寿县公安局！

李强峰、肖燕双双被擒。

通过突审，追捕队又将此刻正躲在江家坝一出租房内的王敏慧抓获。

抓捕时，王敏慧正在房内与一男人鬼混。当追捕队敲开

房门时，王敏慧与那男人还以为是“扫黄队”的来了，他俩用被子捂住赤条条的身子，从枕头旁边的皮夹中抽出一沓钞票来，忙不迭地说：“我们认罚，认罚！”

“你还有更大的问题呢！起来，跟我们走！”

在后来的日子里，追捕队又连连出击，先后将罗建明、陈浩、李勇抓获归案。

至此，李强峰团伙彻底覆灭！

4月3日这天下午，双流县华阳镇“胖哥”餐厅不远处，细心的人们发现一辆红色“夏利”出租车已停在公路边的梧桐树下好几个小时了，奇怪的是，那辆出租车既不拉客又不挪窝，就那样静静停着。

此刻，挤在车内的5个男人正目光专注地盯着“胖哥”餐厅进进出出的人们。

据群众反映：曾文清团伙的另一涉案人员罗茜要来“胖哥”餐厅参加一个朋友的婚礼，罗茜身上很可能携有枪支。

追捕队立即派杨勤俭、刘勇等驱车从仁寿赶赴华阳，并且在当地派出所的协助下，来到现场蹲点守候。

可左等右等，客人在餐厅里已聚了大半，婚礼的司仪也已在门口挂了一大盘鞭炮，看样子，婚礼就要开始了，可就不见罗茜的身影。

就在这当儿，追捕队接到专案指挥部从仁寿打来的电话，告诉罗茜已提前把礼金送给了新郎、新娘，今天不参加筵席了，此刻罗茜正在镇外“农家乐”茶园喝茶。

追捕队立即掉转车头，没费多大工夫，就在派出所民警的带领下很快找到了那家茶园。

这家茶园是个露天茶园，这时候，因天色渐晚，生意冷

淡，已没有多少人喝茶了。

“罗茜在哪儿呢？”

追捕队员把车停在远处，着便衣来到茶园四处寻找罗茜，可就是找不见他的影子，难道他逃了？

这时，侦查员发现竹林下有一个小伙子用报纸捂着脸仰躺在椅子上睡觉。“他是罗茜么？”

派出所民警故意走了过去，轻轻拍了拍小伙子的肩膀：“师兄，对不起，这儿有人坐吗？”

小伙子把盖在脸上的报纸掀开。

此人正是罗茜！

杨勤俭飞身上前，派出所民警将罗茜的双手死死地扭住。“快，他就是罗茜！”随着“咔嚓”一声，罗茜被牢牢地铐住了。

原来，罗茜正在茶园里一边喝茶，一边看报纸。突然，他一抬头，见派出所民警领着几个人正朝茶园这边走来，逃跑已来不及了。罗茜急中生智，赶忙用报纸捂住脸仰躺在竹椅上佯装睡觉，哪知，这一招还是没逃过警察的眼睛。

罗茜一支接一支地抽烟，除一一交代了参与曾文清抢劫乐山茶馆的案子外，还交代了2000年2月9日抢劫仁寿县钟涛茶馆一案，更为重要的是他一口气供出了几个重量级人物，那就是闵勇军、毛敏德、陈锐、夏恒、吕良轩等。同时，罗茜很肯定地说：“夏恒目前还躲在仁寿探风声！绝对没逃远！”

4月5日这天，在那间黑暗而狭小的出租房内躲藏了近一个月的夏恒终于可以出来透透新鲜空气了。

下午，他接到先前与他交往甚密的一发廊妹的电话：

“好久都不见夏哥哥了，想死我了！”

夏恒禁不住喜上眉梢，想不到这发廊妹至今还念着他，忙不迭地说：“我也想你，真的好想你，想死我了！”

晚上，夏恒经过一番修饰，如约来到了发廊，一进门，那妹子便极为夸张地拥了过来：“夏哥哥，好久不见，你又长帅了！”

夏恒见了那妹子，如同猫见了鱼腥，浑身一下子兴奋起来，他急不可待地把那妹子直往包间里拉。

发廊妹娇滴滴地推搡着：“别急嘛，饭都没吃，哪有劲做那事呀？”

夏恒急得抓耳挠腮：“做了再去吃饭嘛！”

两人就这样推搡着，这时，门口突然神兵天降，几个警察用枪口顶着他：“夏恒，举起手来！”

夏恒一惊：“妈的，老子竟栽在一个发廊妹设计的圈套里！”接着，他只好乖乖地举起了双手。

这天，仁寿县看守所周建国所长奉专案指挥部之令，率领两名监管民警专门驱车来到自贡监狱，他们此行的目的就是再次提审正在服刑的陈锐。因为据已抓获的罗茜、夏恒交代，陈锐与曾文清团伙案还有极大关系，也就是说陈锐身负的罪责不仅仅是在仁寿县慈航镇犯故意伤害罪。

2000年5月的一天，陈锐与几个朋友在慈航镇一家舞厅里跳舞。跳得正在兴头上，突然闯进几个小伙子，拉过他们怀中的小姐，竟百般挑衅地在舞池里舞起来。陈锐感到丢了自己的面子，但又碍对方人多，恐敌不过对方，于是他悄悄下楼，给仁寿县城的几个弟兄打了传呼，不一会儿，弟兄们搭乘三辆出租车杀气腾腾地赶到慈航镇，冲进舞厅：“锐

哥，弟兄们为你报仇来了！”

弟兄们见东西就砸，见人就打，陈锐还不解恨，在双方的械斗中，他专门指挥两个弟兄对先前抢他小姐的那家伙一顿猛揍，直打得那家伙跪在地上喊“爷爷饶命，有眼不识泰山，求陈爷爷饶命，小弟以后再也不敢了！”

一阵打砸之后，陈锐硬逼着对方在慈航镇最高档的酒楼摆宴谢罪。

然而，宴会还没结束，对方的头目因伤势过重，死在医院里了。

陈锐一听慌了神，赶忙走出酒楼想溜，但楼下已被对方的众兄弟围得严严实实，并且个个瞪着愤怒的眼光，呼喊“杀人偿命，报仇雪恨”的口号，恨不得把陈锐一伙千刀万剐。

就在双方械斗一触即发之际，公安机关接到群众举报，火速赶到现场，擒获了首要肇事者，果敢而又迅速地制止了事态的进一步发展。

陈锐却溜了。

陈锐的落网是在2000年6月20日那天，他和闵勇军等几个铁哥们儿在文林镇一家迪吧的包间里和几个小姐玩得正欢，突然，神兵天降，陈锐、闵勇军、毛敏德一同被带进公安局。

2000年10月，人民法院以故意伤害罪判处陈锐有期徒刑13年。

陈锐自知罪孽深重，表示不上诉。

陈锐在看守所羁押期间，他多次要求周所长尽快把他送往监狱劳动改造，并表示一定悔过自新，重新做人。

陈锐以为进了监狱就走入世外桃源似的，他过去所干的

一切也就一笔勾销了，万没想到公安机关还会专门来监狱再次提审他。

这天，当监管民警把他从劳动场所叫到队部时，他做梦也没想到仁寿县公安局的警察找到监狱里来了。

“陈锐，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道理我们给你讲过千百遍了，过去讲，今天我还是要给你讲，你以为你进了劳改场所，过去所干的事就不再追究了？做梦！”周所长威风凛凛地站在陈锐面前，告诉他说：“我们今天就是专门为曾文清团伙案来的！”

“曾文清？曾文清被抓了？”陈锐一听“曾文清”三个字，浑身禁不住直打哆嗦，因为他自己最清楚，他跟曾文清一伙所干的事情真可谓罪恶滔天！

陈锐愣怔了好一阵，问周所长：“要是我全部说了出来，会枪毙我吗？”

“这要看你的表现和所犯罪行的情况！”周所长斩钉截铁地说。

“今天我们专门来监狱提审你，这已经说明你过去有隐匿案情，如果现在你还执迷不悟，存侥幸心理，你决没有好下场！”同行的另一位监管民警也是斩钉截铁地说。

陈锐的心理防线彻底地垮了下来，他一口气交代了4起触目惊心的抢劫案。

陈锐交代完了，似乎压在心头的那块石头也落地了。最后，陈锐还补充了一句：“曾文清？曾文清在我们中称不了大哥，闵勇军才是真正的大哥！”

“闵勇军才是大哥？”又一个“龙头老大”凸现了出来！

鉴于案情重大，眉山市公安局报请省公安厅，经省司法厅监狱管理局批准，将陈锐从自贡监狱押回仁寿。

勇军，你不要自以为是，我以一个看守所长的名义正告你，你还有重大问题没有交代出来，这就是我们不能让你会见家属、马上送你投劳的理由！懂吗？”

先前还又跳又闹的闵勇军一下子蔫了下来，他一句话也不说，坐在墙角处，一支接一支地抽烟。

这天吃晚饭，他主动结束了他的“绝食”行动，要求看守能否再给他加一碗饭，经请示，答应了他的这一请求。

吃罢晚饭，闵勇军要求“会见政府”，说：“有重大情况报告！”

至此，龙头终于凸现了！

的确，在仁寿的“道”上人物中，闵勇军可不是等闲之辈。尽管他已是“三进宫”了，但每一次“进宫”他都做得恰到好处——无论怎样都够不上由市人民检察院公诉、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的“规格”，为这，闵勇军很自慰：“我犯法只能犯到县团级这一步，大不了进去坐个三五年嘛！”

在闵勇军的犯罪生涯中，他永远也不会忘记“简阳镇金镇枪杀案”，那可是他的犯罪“杰作”！与他同道的该枪毙的都枪毙了，该劳改的都劳改了，惟独他，来个“投案自首”，溜了！

1997年春节期间，闵勇军“二进宫”回到家里，本想好好地调理调理，伺机再度“出山”。没想到，朋友徐正仕的突然造访一下子调动起他罪恶的兴奋神经。

徐正仕披着一件军大衣推门走了进来：“勇军，你可下山啦？”

“下山了！”闵勇军闷闷地回答。

寒暄了几句，徐正仕把闵勇军拉进里屋低声说道：“今

晚帮我做件事，也好挣几个过年钱！”

“啥事？”闵勇军见徐正仕这猥猥琐琐的样子，没好气地问。

“摆平一个人！”

“对方准备付多少钱？”闵勇军双手抱在胸前，直视徐正仕。

“这个数，1万，1万元啊！”徐正仕伸出一根指头，在闵勇军的眼前比划着。

“×妈的，1万元打发我？看来，这家伙是个老坎，不懂我们‘道’上的规矩！”闵勇军说着就要向外屋走去。

徐正仕忙不迭地拉着他，并把闵勇军按在椅子上坐住，点燃一支烟递了过去：“可以商量嘛！”

闵勇军伸出两根指头：“至少两万，懂吗？”

“懂，懂！”徐正仕鸡啄米似的点着头，说着，就掏出手机“嘟嘟嘟”地拨了一串电话号码，“喂，‘田鸡’哇，给两万元‘出山费’，干不干？”

被称做“田鸡”的人在电话那头愣了片刻，回答说：“干！”接着又特别补充了一句，“但必须把对方彻底做掉！”

“没问题！”徐正仕合上手机，对闵勇军说，“听见了吧，对方已答应了你开的那个价码！”

“去，出山！”闵勇军顺势取下衣钩上的皮夹克，边走边拉链扣说，“再去找几个兄弟！”

徐正仕在电话里称做“田鸡”的人名叫田光辉，简阳市镇金镇人，是徐正仕的一个铁杆哥们儿。

原来，田光辉因生意上的事得罪了袁必强和杨光文，袁必强和杨光文当天便纠集一伙地痞把田光辉打得跪地求饶，打过之后，袁必强和杨光文留下话说：“三天之后滚出简

阳!”尔后，两人便扬长而去。

回到家里，满身是血的田光辉躺在床上愈想愈气不过，发誓“得把这个仇报回来，血债要用血来偿”！

于是，他打电话找到了仁寿的铁哥们儿徐正仕，要他“在仁寿请几个兄弟来简阳报仇雪恨”，并答应付给对方“出山费”1万元。这时，对方开出2万元的价码，尽管田光辉晓得那不是个小数，但只要把那两个家伙“做彻底”，解了心头之恨，“2万元又算啥呢，毕竟人家是提着脑袋耍呀！”

闵勇军从家里出来，径直找到了在“道”上称为“冷血杀手”的吴松金（外号“蜈蚣虫”）和王晓飞（外号“下山虎”）。这两个家伙一听说来了“生意”，兴奋得像豺狼见了绵羊，两只拳头直把胸脯拍得“咚咚”响。“保证没问题！”说着，从床下拖出两支双管猎枪来。

就这样，四条从黑龙潭蹿出的恶龙连夜驾车来到简阳市镇金镇。

田光辉早已在一家豪华酒店里等着了，见徐正仕领来三条杀气十足的汉子，很是满意，高兴得又是递烟又是敬酒，还不失时机地怒骂那两个对手袁必强和杨光文。

“那两个杂种的死期今晚到了！”被推上首席的闵勇军仰脖一口把杯子里的酒喝干。

“是，是，死期到了！”徐正仕点头哈腰地笑着说。随即，又将盘子里的两根烟熏排骨夹给旁边的吴松金、王晓飞。

吃罢“接风宴”，杀人行动正式开始。

不一会儿，田光辉派出的“探子”很快来报：“杨光文和另一个男子正在镇金镇牛头嘴街！”

田光辉想：“另一个男子”定是袁必强了！他立即冲身

后的两个杀手说：“快，目标就在牛头嘴街！”

赶往牛头嘴街，见杨光文正和“另一个男子”埋头在吃“串串香”。吴松金二话没说，冲上去对着杨光文的脑袋“砰”就是一枪。王晓飞也随即冲了过去，用枪口抵着“另一个男子”的背部扣动扳机。

这“另一个男子”根本不是袁必强，而是杨光文的一个朋友杨林。哪知，几串“串串香”就替代袁必强陪着杨光文走上了黄泉路。

枪案发生后，简阳市公安机关迅速派出警力一边勘查现场，一边围追堵截，现场目击群众只提供出“一辆牌照用稀泥抹着的‘桑塔纳’轿车”这惟一的线索。

然而，侦查人员还是很快排出了犯罪嫌疑人之一——田光辉。

就在简阳公安机关火速堵截各路口时，牌照抹着稀泥的桑塔纳轿车已冲出了包围圈，正往仁寿方向飞也似的逃窜。

车上，闵勇军不无炫耀地说：“咋样，我的兄弟做得漂亮吧？”

田光辉只气呼呼地应答了一句，心想：“这家伙也实在狡猾，开枪的那时刻，他却站得远远的！”

为这，田光辉的2万元“出山费”只付给了吴松金和王晓飞，闵勇军“啪啪”给了徐正仕和田光辉两人几个响亮的耳光：“现在我才认出你们是啥货色！等着，有你们的好果子吃！”

第二天，闵勇军走进了仁寿县文林镇派出所，原原本本地向值班民警讲述了“镇金镇枪杀案”的全过程。

闵勇军在仁寿消失了好长一段时间。

闵勇军的突然出现是在2000年3月2日的晚上。

在此前的一天(即3月1日),县汽车运输公司彭小波、李建辉两位老板因发车班次的先后顺序大打出手,自然,个子瘦小的李建辉在与彭小波的打斗中吃了大亏。

第二天,李建辉在金马酒店摆宴,请廖利勋一帮哥们儿帮他“收拾”彭小波,廖利勋请来了仁寿道上的吴建辉、李贤伟、吕良轩等众兄弟。席间,廖利勋当着众兄弟的面拍着胸脯说:“波儿娃算他妈的×,辉哥,这事包在我们兄弟身上,定叫他要不了几天就在仁寿消失!”

李建辉为廖利勋请来了这帮兄弟暗自高兴,问:“你们准备什么时间干呢?”

“吃了饭就干!”

“对,趁热打铁,杀杀彭杂种的威风!”李建辉起身挨个敬酒,并许诺说:“完事之后,还是请大家在这里吃‘庆功宴’!”

吃罢午饭,约摸12点半左右,李建辉和廖利勋跟着这帮哥们儿雄赳赳、气昂昂地开到汽车站,见了彭小波,冲将上去,将彭小波一阵暴打,打得彭小波口鼻流血,同时,还将彭小波的汽车玻璃“噼噼啪啪”地砸得粉碎。

彭小波挨了暴打后,也曾想到报警,但他转念一想,这样,难解心头之恨,还不如也学李建辉那样,请几个江湖兄弟把这仇报转来。

于是,他和他的兄弟高祝军商量,决定请闵勇军出山。彭小波也曾听说过仁寿有这么一条“地头蛇”闵勇军,但他从来未见过面,也不知高祝军从哪儿能把闵勇军“请”出来。

当天下午,闵勇军乘坐一辆“桑塔纳”从成都赶了回

来，照例要彭小波在金马酒店摆“接风宴”。

哪知，闵勇军请来的那帮兄弟正是上午李建辉请的那帮兄弟，彭小波见了气不打一处来：“这到底是咋回事？”

后来才明白过来，高祝军从中间打圆场说：“仁寿就这么丁点儿大的地盘，‘道’上的兄弟只有这么多，难免帮了这个又帮那个，他们也只是吃这碗饭的，不分敌我，哪个给钱就帮哪个！这有何见怪的？”

吕良轩僵持的笑脸这才松弛了下来：“这就是谁招待我们的吃喝我们就帮谁，今天上午李建辉招待我们，我们就帮他李建辉；今天晚上你彭小波招待我们，我们就帮你彭小波。吃我们这碗饭的，认钱认酒不认人，我们只是奉命做事！”

彭小波把手中的酒杯在桌上重重地一搁：“那好，我请你们的条件比李建辉优厚，今晚上你们帮了忙，我还要在这儿摆‘压惊酒’，绝不会亏待你们！”就在这时，闵勇军派出的两个小兄弟回来报告，说李建辉从眉山请来了20多个兄弟来仁寿。

原来，李建辉探得彭小波把上午帮他的那伙弟兄拉了过去，也很难再在仁寿请到帮手了，于是，他只好从眉山的“道”上花钱请人来帮忙。哪知，眉山“道”上一下子来了20多个，弄得李建辉只好在春兰街新陵州茶园先把这帮人暂时安顿下来。

闵勇军一听说对方邀来了20多个“眉山帮”，这还了得，闯进自己家门来了？不一会儿，他竟邀来了仁寿城里的30多个喽啰。

喽啰们听说有“生意”可做，好不高兴，个个手持菜刀、匕首、木棒、砖块等凶器跟着闵勇军和高祝军浩浩荡荡

往新陵州茶园开去。

一场血战开始了。

“眉山帮”和“仁寿帮”一阵“砰砰啪啪”地打得不可开交，打斗场上，喊爹叫娘的，跪地求饶的，追逐打杀的，混乱不堪，只几分钟工夫，茶园被打砸得一片狼藉，满街都是啤酒瓶、木棒和砖头，地上到处都是鲜血。

仁寿县公安局报警服务台接到群众举报后，火速派警力赶往现场，将参与斗殴的“眉山帮”、“仁寿帮”大部分成员抓获，惟独闵勇军成了漏网之鱼。

逮住恶龙

事隔三个月后，闵勇军再度出现在仁寿县城文林镇。

入夜时分，在县城北干道的一家迪吧门口，闪烁的霓虹灯把站在门口那三个戴墨镜的男人的脸映得格外丑陋和凶恶，他们像是在等人又像是在窥望着什么。

等望了一阵，那个蓄平头、瘦削脸、高鼻梁上架一副蛤蟆墨镜的男人抬腕看了看表，愤愤地招呼旁边两个同伴：“妈的×，又不要他来买单，叫他找几个小姐陪我们乐乐都这么难，我们自己进去找！”

二个戴墨镜的男人进得迪吧里，老板见三人来头不小，忙上前问道：“三位师兄是进包间还是在外面蹦迪？”

“当然是进包间耍啰！”

“耍素的还是要荤的？”

“荤的，把你们这儿最漂亮的小姐叫来！”三个男人径直走进一间豪华大包间，那位矮个子趁势取下肩上的挎包，随

即，三人又摘下墨镜，认真地审视着老板叫来站在面前的三个漂亮小姐。

那个瘦削脸说：“今晚我们要‘双抵’，这三个留下，给我们再找三位来！”不一会儿，老板又带来三位漂亮小姐。

“端一箱啤酒来！”瘦削脸向老板招了招手，顺势将身边两个穿超短裙的小姐揽入怀中。

这时，面前一位蓄平头、宽脸膛的男子冲着瘦削脸嘻笑着说：“勇哥！看你急的，慢慢耍嘛！”

“老子等不得啦！”被称为“勇哥”的正是闵勇军，他没好气地冲刘剑说道。

“开酒，开酒，我们三兄弟今晚玩个够！耍个痛快！”闵勇军向站在门外的服务生高声喊道。

这晚，活该闵勇军倒霉！本来，同行的刘剑和毛敏德见“勇哥”对女人那如饥似渴的样子，早就提议去旅馆开房间，闵勇军却说：“包间有包间的味儿，房间有房间的味儿，反正，今晚我们包了，慌啥子？”

两位兄弟也只好陪着“勇哥”在包间里边喝啤酒边玩女人。

然而，他们做梦也没想到，抓捕他们的警察已经堵在了门外。

“咚”的一声，栗永建飞腿一脚把门踢开，后面的4位警察猛力冲了进去。

“不准动！”

闵勇军正欲去取先前进门后藏在沙发下面的大刀，被栗永建一个掏裆锁喉死死地压在沙发上。

6个小姐见这阵势，吓得尖叫着忙往门外跑去。

闵勇军终于落入法网！

但狡猾的恶龙缄口不提近两年来他率众兄弟在外面干的那一桩桩丧尽天良的恶事。

第二天，仁寿县公安局对闵勇军、刘剑刑事拘留（毛敏德因当时掌握的证据不足被释放）。

7月12日，闵勇军、刘剑被批准逮捕。

2000年12月，闵勇军因故意杀人罪、抢劫罪、聚众半殴罪被判9年有期徒刑（刘剑侥幸逃脱法律制裁，被免于起诉）。

闵勇军这条“恶龙”虽然被逮住了，但因为众喽啰的纷纷外逃，他所犯的系列抢劫茶馆、娱乐场所的罪恶行径始终没暴露出来。

后来，随着曾文清及其爪牙的相继落网，闵勇军这条恶龙才渐渐浮出水面！

闵勇军这次终于豁出去了。

本来，他是下定决心死不开口的，没想到，他从警察对他的神色中，隐约感觉到那几个被抓获的弟兄已在开始“咬”他了，与其这样，不如干脆来个鱼死网破，把他那些狐朋狗友供出来，兴许还能“有重大的立功表现”，保住脑袋呢！

因此，就在他自觉结束他的“绝食行动”的当天，他立马儿要求：“会见政府！”

闵勇军首先向政府举报的是2000年1月22日刘剑一伙抢劫乐山“金泰来”茶楼一案。

那天晚上，天很冷，冬夜的月亮在霜雾中时隐时现。

往日，同伙刘剑每次出去做“业务”都是受闵勇军之邀，既然是受人之邀，那就只好听“大哥”闵勇军的调遣，

叫干啥就干啥，分“业务费”时就看“大哥”的心意了，“大哥”给多少他就只好得多少，不敢有半声埋怨。可这次他竟要亲自率几个弟兄单独行动，他也要体会体会当“龙头”老大的滋味。

因此，天刚刚降黑，刘剑就分别向黎勇、张文（另案处理）、叶建通（另案处理）、金娃儿（另案处理）等几个弟兄打传呼，说今晚上有“业务”要做。

不一会儿，弟兄们就拿着砍刀和火药枪来到刘剑的住处。

刘剑躺在沙发里，捧着茶杯，用茶杯盖慢腾腾地把浮在杯面上的茉莉花刮在一边，吹了吹，猛啜了一口，这才抬眼看着面前的弟兄，说：“×妈的，以前我们总是跟着闵勇军干，不晓得那龟儿子吃了多少黑钱，今天，你们跟着我干，我绝不会亏待弟兄们！”

“要得，今晚我们拥戴你当‘龙头’老大，有祸同担，有福同享！”黎勇把手中的大刀抡得“呼呼”生风。

“今晚去哪里？”金娃儿眨巴着一对红红的老鼠眼睛迫不及待地问。

“乐山，具体地点到了后再告诉你们！”刘剑把喝在嘴里的一颗茉莉花又重吐回杯里。

就这样，刘剑引领着几个弟兄租乘一辆面包车鬼鬼祟祟地来到乐山。

这时已是凌晨时分了，地处岷江、青衣江、大渡河“三江汇合”之地的历史文化旅游名城乐山沉浸在梦乡之中，尽管那世界闻名的大佛还在这冬日的夜幕中睁着双眼注视着对岸的江城，但实际上它也对这几条从仁寿窜来的恶龙无可奈何！

就在这沉沉的夜幕中，位于市中区凤凰路南段的“金泰来”茶楼却还亮着明亮的灯火。在一个包间内，有6名顾客一边品着芬芳的香茗，一边热烈地磋商着一桩商务活动，他们做梦也没想到在这宁静的夜晚，一伙抡着刀枪的歹徒冲进了这座茶楼。

最先发现歹徒的是门口的两名保安，他们见这伙从一辆面包车上下来的人个个都蒙着面罩，手里抡着刀、枪，气势汹汹地朝这边走来，潜意识中的第一个反应就是：“抢匪来了！”还未待他们来得及作出反抗的准备，刘剑一伙已蹿到两位保安的面前，不问青红皂白，抡起砍刀就朝他们砍来，求生的本能使他们下意识地躲闪，砍刀正好砍在他们的手臂上。

“抓抢匪啊！”

旋即，刘剑一伙已“噔噔”地冲上楼。“不准动，把钱拿出来！”吼着，刘剑重重地一砍刀砍在茶几上，这时，几个歹徒齐刷刷地把黑洞洞的火药枪口对着吓得面如土色的6名顾客。

这时刘剑开始挨个地收取“业务费”。

整个行动也就仅只三五分钟时间，待几个歹徒抢劫逃走了约摸30分钟后，6名愣着的顾客这才颤颤地说：“快……快报警！”

手机被抢了，去吧台上拨打座机电话，这时，吓得躲在吧台下面的几个服务生哆嗦着说：“电话线被他们一上楼时就砍断了！”

过了好一阵，乐山市公安局指挥中心才接到报警，并迅速派出警员赶到现场。尽管在很短的时间内封锁了各出城路口，但由于迟缓了报案时间，加之没有任何人提供得出有价

值的侦破线索，因此，这起抢劫案成了乐山 2000 年刑侦史上的一大“积案”。

这时大约已是凌晨 3 时左右，刘剑一伙逃出乐山后，疯也似的往仁寿逃窜，没花多少工夫，几条恶龙就回到了他们的老巢——黑龙滩。然而，在分“业务费”时，刘剑和几个兄弟闹出了大大的不快！”

“这事儿多亏了成都大姐出面调停才得以搁平！”闵勇军供述到这里，显得有点洋洋得意的样子。

被闵勇军称为“成都大姐”的人是成都一环路南段一家茶楼的老板，女老板长得丰姿妖娆，风骚迷人。老家是仁寿人，她尤其跟仁寿“道”上的混混们打得火热。这些混混们也格外钟情于大姐的茶楼，每次来成都，这茶楼便成了仁寿混混们聚会和联络的落脚点了。于是，混混们都尊称她为“成都大姐”。

那天凌晨，刘剑一伙从乐山做完“业务”回到仁寿后，连庆功酒都没来得及喝，大伙儿就闹着要分“业务费”。

刘剑依了众兄弟，先是从一只手提包里拿出 6 部手机，每人一部，正好 6 人。之后，他又从另一只提包里倒出一大堆钞票，大伙儿一数，51000 元！

就在这时，众兄弟中有一人发话说：“不止这些，当时我看见你将一个客人提包里的 5000 元钱揣进衣兜里咋不拿出来平分？”

“你不要血口喷人，我哪见过 5000 元钱？”刘剑眼睛一



“对啊，大伙儿都是弟兄，干的都是刀口舔血的事情，不要吃昧心食哟！”

刘剑“啪”地在桌子上拍了一巴掌：“不要在门缝里看人——把老子看扁了！就这么多，51000元，不分就拉倒！”

自然，弟兄伙不欢而散。

其实，弟兄们的眼睛也没看错。刘剑之所以要背着闵勇军当“龙头”老大，目的就是想吃点“昧心食”，哪知第一次做“龙头”老大就不顺利，闹得大伙儿很不愉快。

两天后，弟兄伙又闹到成都，找到“成都大姐”评理。

“成都大姐”先是听了弟兄伙的介绍，最后她将风骚的身子在椅子上挪了挪，点燃一颗“摩尔”烟，吹出一圈圈烟圈儿，乜斜着眼睛，说：“真看不出，你们还有那么大的胆子，深更半夜跑到乐山去做‘业务’，而且‘业务’还做得很大，5万多元啊，还有两个保安流了血！你们难道就只是看到眼前的利益？你们都是一根藤上的瓜哟！这几天，成都的各大报纸都报道了‘金泰来’抢劫案，难道你们就一点儿也嗅不出来？实话告诉你们吧，我从那些报道的口气中分析得出，‘金泰来’已经引起警方的高度重视，正在全力侦破。你们这时候还可以在茶楼喝茶，不知道你们等会儿出去会是啥子下场！”

“成都大姐”的一席话，说得大伙儿惶惑不安。

这时，“成都大姐”又转向刘剑：“我说你这人也是，不就是5000元钱嘛，只要弟兄伙跟着你服服帖帖地干事，啥都有了！”

刘剑两手一摊：“关键是……”

“不要说了，就是找包公来断，也断不清，再说，你这是贼道啊！刘剑，按警方的话来说，你是组织者，你是为首者，杀头当该先杀你！”

刘剑昂起的头终于软耷了下来。



“成都大姐”顺势抓住时机：“我佩服你是耿直人，就权当你拿5000块钱招待大伙儿，给大伙儿压压惊，如何？”

刘剑喝了一口茶，点了点头：“不就是5000元钱嘛，我招待弟兄们就是！”

众兄弟答道：“对头，这才是当大哥的风格！”

当天，刘剑领着弟兄们在郊外一家OK厅里玩了个痛快，5000元钱花了个干干净净。

这下子大伙儿才心服口服。

然而，刘剑一伙做梦也没想到，就在他们在茶楼里找“成都大姐”评理的当儿，闵勇军正躺在里间屋大姐的床上午休养神。他听见外间茶坊里莫名其妙地闹闹嚷嚷，侧耳一听，竟是手下的兄弟刘剑一伙。“哼，人不可貌相，海水不可斗量，刘剑野心勃勃，竟背着自己干起‘龙头’老大的勾当。不过，今天来找‘大姐’评理，想必是遇上了扯皮的事！”

待刘剑一伙经“成都大姐”撮合把事情摆平出去潇洒的时候，“成都大姐”笑眯眯地回到里间屋把刘剑一伙“扯皮”的事向闵勇军和盘托了出来。

闵勇军好不高兴，并把这件事作为一个筹码装在心底，待必要时再抖出这些猛料来。

闵勇军向“政府”的坦白供诉，刘剑犯下的罪恶被抖了出来，但另一个重要人物——“毛子”毛敏德也不容忽视！

也许是上帝注定了要让仁寿县公安局在对刘剑和毛敏德的抓捕上付出这一番难以言说的艰辛！不然的话，2000年6月20日的那天晚上，在迪吧包间里与闵勇军一同抓回的刘剑、毛敏德这两名恶徒何以又白白地从他们的手中溜掉呢？

通过调查得知，毛敏德的一个名叫亢友福的朋友在昆明“乡巴佬”饭店当主厨，有人看见四川来的三男二女到“乡巴佬”吃过饭。

立即找亢友福取证！

亢友福是仁寿县文宫镇人，早年在外面学厨，而今已是个响当当的大厨师了，见是家乡警察找他来了解情况，很有点“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的亲切感。亢友福硬要请胡国民一行在“乡巴佬”饭店吃他亲手烹制的饭菜。实在不好推辞，关键还要向他了解毛敏德的情况，胡国民、屈德斌和三位追捕队员只好坐下来一边品尝这位仁寿厨师的“杰作”，一边向亢友福有一搭没一搭地了解毛敏德在昆明的情况。

亢友福说：“那两个姑娘看打扮好像是歌舞厅的小姐，跟在毛敏德身后的那两个小伙子我就不知道他们姓甚名谁了。反正，他们隔三岔五地要来‘乡巴佬’吃饭，有时候，我手头的活忙完了，也同他们坐在一起喝两杯。”

“你估计他们今天会来吗？”胡国民问。

“说不准！”

根据亢友福提供的情况，追捕队采取蹲点守候的办法抓捕“毛子”。于是，他们在“乡巴佬”饭店对面的街上找了家便宜的小旅馆住了下来，推开窗子，可以全面观察到“乡巴佬”的动静，并告诉亢友福说：“只要毛敏德一来，立即给我们打电话！”

然而，整整守候了两天两夜，还不见毛敏德的踪影，也没接到亢友福反映情况的电话。

“难道毛敏德嗅出了风声？”

第三天早上，对面的“乡巴佬”刚开门营业，见亢友福站在门口手拿毛巾向街这边的瞭望哨挥舞了三下，这是约定

“有情况”的暗号。

“有情况！”

追捕队员立即飞奔过去。

亢友福告诉他们说：“这两天，我也在四处打听，根本没有毛敏德的音信，不过，我已经了解到这样一个线索，他们常去黄土坡的‘月儿圆’OK厅玩耍，你们可去那里了解一下！”

“去黄土坡！”

没费多少工夫，胡国民一行很快就来到了黄土坡。

这黄土坡也是昆明市城区西北面的一个商业、文化娱乐中心，店铺、美容店、OK厅一家挨一家，花了好大工夫，他们才在一条小街上找到“月儿圆”OK厅，在当地派出所的协助下，又找到了OK厅老板。当他们把毛敏德的照片拿给老板辨认时，老板点着头说：“认识、认识，这三个小伙子带走两个小姐就是我们这OK厅的，我只知道有个小姐叫段什么燕，四川青神县人，她就跟着照片上的这小伙子！”说着，老板又走回里间的吧台，“好像他们其中的一个还给我留了传呼！”

“传呼！”追捕队像找到救星似的，“快，找找看！”

老板仔细地翻开那本皱巴巴的结账簿，翻找了好一阵，终于在账簿中一页的背面上找到了用铅笔记下的一串传呼号：“就是它，肯定没错！”

“立即传呼！”

不见回机。

又拨。

仍不见回机。

如此反复地拨了很多遍，都不见反应。追捕队决定兵分

两组行动：一组仍然留在“月儿圆”OK厅守候，另一组到“乡巴佬”饭店用那儿的座机拨打呼机。

果然，对方回“乡巴佬”的电话了，亢友福操起话筒，说：“好久都不见你们了，今天我请客，快过来喝酒！”

对方说：“这阵儿有点事，下午6点钟来！”

下午6点，正是下班的高峰时期，昆明市的大街小巷涌动着彩色的车辆和人流。在“乡巴佬”饭店周围，由四川仁寿、云南昆明两地警方组成的围捕队正张网以待，只等恶龙的到来！

大约6点一刻左右，一辆红色“桑塔纳”出租车稳稳地停在“乡巴佬”饭店门口。

“注意，目标出现了！”

只见从出租车里钻出一个油头粉面、大腹便便的男人，下车后，还用手向后抹了抹油光光的头发，尔后径直朝这边走来。

“亢师兄，这段时间你可好？”粉面男人笑着与正站在锅台边的亢友福打招呼。

“唉呀呀，老弟，你来啦，那两位老乡呢？”

“他们前几天就回四川了！”粉面男人给亢友福递过去一颗香烟。

本来，佯装在靠屋角吃饭的胡国民一行准备待毛敏德、刘剑出现后再实施抓捕，哪知听那粉面男人说：“他们前几天就回四川了！”于是，当即发出命令：“抓！”

便衣警察从天而降！粉面男人还没回过神来，一副锃亮的手铐就戴在了他的手腕上。

经突审，粉面男人名叫高永辉，正是我公安机关缉捕在逃的长期活跃于云南、四川一带的大毒枭，两地警方为这意

外收获感到由衷高兴。

通过对高永辉进一步的审讯，与毛敏德同伙的那个男子不叫刘剑，而叫徐正康。他们说，仁寿风声紧，特地来昆明躲藏一段时间。这期间，毛敏德和徐正康在“月儿圆”OK厅包上了两个四川小姐，他们成天形影相随，常来“乡巴佬”吃饭。五天前，他们就坐火车回四川了。至于毛敏德的那位女友叫什么名字，高永辉说他也搞不清楚，也只知道好像叫“段”什么“燕”。

力斩恶龙

青神紧靠成都平原东南部，它下依丹棱，上接眉山，时值初夏，到处是一片绿肥红瘦的田野风光。

追捕队赶到青神的当天，很快就摸排出现在在昆明当过“坐台小姐”的一名叫李琳的女子。

据李琳提供，确实有一个叫“段”什么“燕”的青神女子在昆明与她接触过，不过，那是去年的事了。当时，在昆明当“坐台小姐”的眉山籍（青神、丹棱均属眉山市）女子不下100人之多，她也不知道是谁发起的，说是要成立“眉山坐台小姐同乡会”。有一个星期天，百余名眉山坐台小姐在位于市中心的云南饭店举行了一次大聚会，每人捐出500元钱，海吃豪喝了一顿。结果，同乡会也没建立起来，组织者却发了一笔横财。通过那次聚会她认识了不少眉山老乡，其中就有那个叫“段”什么“燕”的女子，人们都叫她“燕子”，在黄土坡一带的OK厅里当“坐台小姐”。之后，她们就很少联系了。

追捕队满以为李琳能够给他们提供关于毛敏德更多的具体准确的情况，结果，除了把“段”什么“燕”延伸为“燕子”外，再没有更多有价值的东西。

“怎么办？”栗永建、黄仕国两位刑警中队领导召集追捕队员就地开了个案情分析会。会上，要求大家绝不能松劲泄气，越是处于低谷越是要看到希望，人人都要有“大海捞针”的精神。

最后，大家达成共识，不在青神查个水落石出，绝不回仁寿！

这当儿，从昆明撤回来的胡国民、屈德斌、王刚、刘勇、贾朝国从成都双流机场下飞机后，连仁寿都没来得及回就直奔青神，加入到栗永建、黄仕国带领的“青神追捕队”中。

哪知，这一场战斗就在青神打了十多天。

他们就是这样，凭着一双铁脚板走遍了青神的每一个村庄，通过当地派出所以“段燕”——“段×燕”——“段燕×”挨个摸排，然后又把所有这些有关“燕子”的照片一一打印出来。同时，他们还到丹棱、眉山如此排查、甄别，真可谓“踏破铁鞋”、“众里寻她千百度”。

排查中，有群众又反映一名王姓小姐刚从昆明回来。“去找找她去！”

当追捕队费了好大周折找到这名王姓小姐并把毛敏德的照片拿给她辨认时，王姓小姐肯定地说：“见过这人，肯定在昆明见过，他的女朋友不姓段，而姓张，叫张燕，好像是眉山人！”

“这可是一个重要线索！”

追捕队立即赶到眉山市苏坡区公安分局，通过户口档案

一下子调出了60多个叫“张燕”的人，接着又把王姓小姐请来，一张一张地辨认。

“张燕”终于出来了！

“就是她，肯定就是她！”王姓小姐从众多的户口卡中特地提取了这位“张燕”。

经查，这个“张燕”住在眉山市苏坡区张砍镇保卫村！

“立即去保卫村！”

经过外围调查，张燕前不久从昆明“打工”回来的确带回一个自称“陈力”的男朋友，据说那男朋友在重庆做生意。但令人感到莫名其妙的是这个“陈力”根本没见他出外去做什么生意，白天和张燕呆在家里不出门，甚至连买烟也是叫张燕出来买，只是晚上才神神秘秘地到附近的茶铺里打牌喝茶。

“你看是不是这人？”

“对对对，就是他！”

“毛子”终于露出来了！”追捕队员好一阵高兴，立即将情况报告了专案指挥部，指挥部要求：“一定要制定周密的抓捕计划，确保百分之百抓获！”

这天晚上，按照部署，追捕队员早已到了预定岗位，有的埋伏在苞谷地里，有的隐藏在竹林中，有的佯装在茶铺里打牌，一切都部署妥当，只等毛敏德来钻这个套圈。

可是，左等右等，就不见毛敏德和张燕出来，据知情者介绍：“以往的时间，他俩早该来了！”

这时，负责现场指挥的胡国民决定派人再去摸一下情况。

不多久，有人反映说，下午都还有人看见张燕带着她的男朋友在逛田坝。“那咋今晚没出来呢？”

“可能在家里看电视!”

接着,追捕队又采取第二套方案。

“冲进去!”

“哗啦”,门被撞开了,在强光手电的照射下,毛敏德正赤身裸体地搂着他的女友张燕行云雨之事。

据事后毛敏德讲:“如果当时有枪,我一定会跟警察决一死战!”继而,毛敏德又怨叹地说,“唉——都怪那娘们儿,本来,下午我就准备逃走的,那娘们儿硬留着,不让我走,说要我再和她要最后一晚上。哪知,这真正成了我和她的最后的晚餐!”

毛敏德落网了!

抓获毛敏德后,追捕队还未来得及休息,又接到专案指挥部发出的指令——抓捕另一涉案人员魏勇。

提起“魏勇”这人,追捕队也并不陌生,然而令他们感到意外的是,四年前的那“小盗贼”而今成了闵勇军手下的一个喽啰。

魏勇今年23岁,仁寿县五福乡人。四年前,因只有小学文化程度的魏勇闲着在家无所事事,成天东游西逛,于是,竟干起了偷鸡摸狗的勾当,人称“小毛贼”。后因几起溜门撬锁的案件,公安机关立案侦查,并提请逮捕,经过法院审理,以盗窃罪判处一年零六个月有期徒刑。哪知这家伙出狱后,仍不知悔改,成了一条兴风作浪的恶龙!

据群众举报:“这几天魏勇在成都领事馆路一带活动!”

这一天正是周末的晚上,成都领事馆路人来人往,灯火辉煌。通过一切尽可能的措施,了解到魏勇的确在美国领事馆大门旁不远的茶吧里和几个朋友喝茶。派人前去侦查,茶

吧里人很多，甚至还有几拨外国人也聚在茶吧里，如果贸然冲过去，既影响了茶吧正常营业，还有可能引发一场混乱。这样，将产生严重的社会影响甚至国际影响。

经过商议，最后决定采取“引蛇出洞”的方法，把魏勇引出来，在成都市外的一座城市来实施抓捕。

魏勇也真是鬼迷了心窍，他怎么也不会想到今夜将是他的末日。

魏勇从茶吧里出来，打了一个传呼，他显得喜不自禁，有朋友请他去彭山喝夜啤酒，说还给包了个漂亮小姐今夜供他玩个够。这样的好事谁不去？”

魏勇到了彭山后，自然受到了“朋友”的热情接待，夜啤酒喝了饱饱一肚子，这时，又有“彭山老板”专门给他在“东方大酒店”包了房间，并且还有一位美丽的女子赤身裸体地躺在床上等着他。

酒宴结束后，魏勇趁着酒兴忙不迭地往“东方大酒店”赶。这时，天下起了毛毛细雨，魏勇坐上一辆三轮车把车篷扯了下来。

到得酒店门口，魏勇看见有几个人影好像在暗处等待着什么，他正欲把头伸出来看个究竟，这时，一支黑洞洞的枪管抵了过来：“我们是警察，执行公务！”

“是，是……”魏勇哆嗦着。

“啥名字！”

“魏忠！”说着，魏勇掏出身份证给执行公务的警察看，身份证上确实是“魏忠”的名字。再用强光电筒对着脸一照，魏勇脸上现出一条明显的疤痕，贾朝国顺手就将对方的手反扭在背后：“我们抓的就是你，魏勇！”

这时，魏勇耷拉着脑袋：“是，是，我是魏勇！”

审讯室里，毛敏德开始显得有点烦躁不安，一会儿向审讯人员要烟抽，一会儿要审讯人员给他买酒喝，一会儿又说要啃卤猪头下酒，一会儿说要吃饼干了。

“只要你老老实实把事情吐出来，就是吃天上的月亮、星星我们都给你摘！”审讯人员一边为他忙乎，一边沉住气说。

“肯定吐，不吐我是龟孙子！”毛敏德狼吞虎咽地啃着猪头，“咕嘟嘟”地喝着啤酒。

最后，他又提出要见他的女朋友张燕。

旋即，张燕被带到了审讯室，毛敏德对她说：“你与我是有缘无分，今生今世不能做夫妻，下辈子一定做夫妻！”说着，毛敏德的眼眶里竟滚出两滴泪珠来，“我知道你恨我，我也知道你对我很痴情，但我没把我的一切实话告诉你，我对不起你。请你转告我的家人，我没犯强奸、杀人，我是万般无奈的情况下才干起抢劫的事来，我自己的事我清楚，这次肯定保不住脑袋了！”说罢，将手腕上的手表取了下来，交给张燕，“这东西算是我留给你的纪念，不过，你也可以把它扔了！”

愣在一旁始终一言不发的张燕猛地夺过手表，走到窗户边，狠狠地将它扔了出去，手表在空中“嗖”地划了一道锃亮的抛物线，落入一堆臭烘烘的垃圾中。张燕“哇”的一声捂着脸哭着，头也不回地跑出了审讯室。

毛敏德看着张燕跑出去的背影，怨叹地摇了摇头。

毛敏德一番折腾后，也还算守诺言，他把他所知道的和他本人所参与的，按他的话说，他是连“肚子里的骨头渣渣”都吐了出来。

审讯人员和他一起算了笔账：闵勇军作案6次，抢得现金19万多元、手机23部，涉案人员已达20余人。

闵勇军被抓后，才是曾文清的天下。

毛敏德供述说：“你们把闵勇军排在头号，英明！”

在此之前，审讯人员对曾文清的审讯中，难怪曾文清一个劲儿地叫屈：“我只能算二号人物，一号人物应首推闵勇军，闵勇军才是我们这支队伍的创始人！”曾文清还说，是闵勇军把他拉下水的，他恨透了闵勇军！据说有一次，闵勇军竟歹毒地把曾文清弄来作试验，闵勇军悄悄地在曾文清的啤酒杯里放了安眠药，弄得曾文清昏睡了三天三夜才醒转过来。一度曾文清也曾想另立山头，这事儿被闵勇军看出来，他假装喝醉酒不阴不阳地说：“上了老子的贼船，甭想当缩头龟，否则，老子可以叫他死无葬身之地！”这话听起来真有点令人不寒而栗。

仅从毛敏德的供述中，闵勇军团伙案涉案人员竟达20余人之多，这在四川刑事案件史上都是极为罕见的！

对魏勇的审讯却比毛敏德要困难得多。

开始，魏勇死不认账，只承认自己旧病复发，是江湖上的一个“小盗贼”，其他啥子事情都没干过。

后来，审讯人员搬出了毛敏德的交代材料，上面清清楚楚地写着一个日期和地点：2000年12月9日，温江县“名典”茶楼。

这一激，魏勇不得不承认，但他一个劲儿地申辩说：“我只跟着他们干过一次，而且就只这一次！”他把“一次”强调得特别重。

2000年12月9日这天，魏勇闲着没事，在录像厅里翻

来覆去地看了几张碟子后，又准备到农贸市场去“重操旧业”。他刚走进农贸市场，正好盯准了一个目标，这时，有人猛地在他的肩膀上拍了一巴掌，魏勇还以为遇上了哪个“反扒能手”了呢，回头一看，原来是蒋建兵。

蒋建兵说：“现在你还在玩这行当？太没本事了！”

魏勇忙搪塞说：“没……没，我没做啥子！”

“难道你还瞒得住我的眼睛？”蒋建兵把魏勇拉到一边压低声音说：“今晚我请你吃晚饭！”

下午6点，魏勇就接到蒋建兵的传呼，要他赶快过去，说有几个弟兄正在等他吃饭。

魏勇打的士慌忙赶过去，见是仁寿道上的人，蒋建兵把坐在上席的曾文清介绍给了魏勇，告诉他说这是“大哥”。

魏勇站起来躬身点了点头：“大哥，久仰！”

曾文清也在椅子上欠了欠身子，算是回敬了对方。

吃罢晚饭，曾文清把众兄弟叫到家里，一边给兄弟们分发刀、枪，一边说：“今晚去温江，那地点我已踩好了，尽是生意人在那儿喝茶，肯定这桩‘业务’大！”

发完了刀、枪，魏勇还是两手空空，他问：“大哥，我呢？”

曾文清不屑一顾地看了他一眼：“我还差点把你搞忘了，这样，今晚你初人道，跟我一起干，也学习学习这‘业务’咋做的！”

“嗯！”魏勇应答了一句。

到了温江，已是凌晨1点左右了。

曾文清径直把他们领到一个名叫“名典”茶楼的地方，指着透着灯光的窗户说：“冲上去各自按以往的分工迅速到位，该做啥的就做啥！”

“对头，一切听大哥安排！”

说罢，只见曾文清将手一挥，众兄弟“噔噔噔”地冲上楼：“都不准动，拿钱走人！”

刹那间，茶楼里呈现出死一般的寂静。接着，几个弟兄开始对愣坐在椅子上的顾客挨个搜钱了。这时刻，在服务员中，不知是谁嘀咕了一句，只听得“当”的一声砍刀声，随即，传出撕心裂肺的哭叫声。

接着，茶坊里出现片刻的骚动。

几个弟兄们挥舞着大刀“乒乒乓乓”地一阵乱砍乱砸。

曾文清一手举枪，一手扯着腰间的导火绳：“不准动。再动，老子就炸楼了！”

随即，茶楼里又复归死一般的寂静。

魏勇简直看呆了。这场面，他还只是在电视里看过，没想到，今天自己竟亲身体验这场面了。

这次，曾文清一伙共抢得27000多元现金、9部手机、1块手表和2件皮衣。

这次，对于初入道的魏勇来说，真是大开了眼界，但就只这一次，魏勇也难脱干系啊！

其实，早在三天前的12月6日晚上，曾文清一伙在新津县的“原味”咖啡厅也同样上演了“极度凶残”的一幕。

那天晚上，也是曾文清、蒋建兵经过踩点，邀约陈华聪、唐和平、黄见刚、杨万建、毛敏德等一群恶龙趁夜色窜到新津县城，当他们手持刀、枪，蒙着面罩旋风般地冲进“原味”咖啡厅时，顾客们还以为是在拍电影，不然咋从来没见过这阵势，而且强光电筒射得他们睁不开眼睛。

过了一阵，待他们终于弄清楚这是一桩凶残的抢劫时，只见为首的那两个家伙将汽油泼洒在顾客们的身上：“老老

实实把钱交出来，不然，我就点火啦！”他们吼着，将打火机“啪”地打燃，在顾客面前张牙舞爪。

无奈，咖啡厅顾客们哆嗦着将衣兜里的钱票掏了出来，接着挨个放在门口的那个纸箱里。

这次，共抢得现金 26000 多元、手机 8 部、手表 1 块和部分金银首饰。

“零点”迪吧位于成都市一环路南段。

入夜时分，这儿霓虹闪烁，人影迷离，乐声狂欢，鼓点激荡，“零点”迪吧——大都市之夜的又一个兴奋点。

这几天，“1·28”专案指挥部得到重要情况，涉案人员吕良轩已在“零点”迪吧出现。

其实，专案指挥部早已掌握了关于吕良轩的有关情况：吕良轩又名杨轩，仁寿县龙桥乡吕庄村人，曾在部队服过役，获得 65 公斤级散打冠军，人长得高大魁梧，抓捕他有一定困难。但是还得去抓呀！

为了稳稳抓获吕良轩，追捕队立即请求成都市公安局刑侦队支援，成都方面迅速派出了以陈大队长为首的支援队伍前来协助仁寿警方。

时间已经是晚上 10 点了，还不见吕良轩的影子。这时，追捕队派出几位队员穿便衣，胸前挂着大堂副经理的牌子进去探听情况，可他们在拥挤的人群中找了好几遍，仍不见吕良轩。

约摸 11 点左右，“零点”迪吧的大门口走出一个穿 T 恤的小伙子，守候在大门两侧的刘勇和王刚一眼就认出这就是吕良轩，几乎在同时，守在门外的屈德斌高声喊道：“吕良轩！”

吕良轩一惊，抬眼一看，见有好几个都是仁寿县公安局的便衣，尤其是刘勇、王刚两位他都认识。

不容分说，吕良轩撒腿便跑，紧接着，守候在四周的追捕队紧紧追赶。这吕良轩还真有两下子，紧追其后的王刚扯住他的皮带，他一下子挣脱便溜了；王树平抓住他的手臂，他一闪身又躲过了。吕良轩在前面疯也似的奔跑，追捕队员在后面疾风似的猛追。

追了好长一截，眼看吕良轩就要逃出包围圈。这时，紧紧跟在后面的胡国民、李继良加快速度，拿出在学校练出来的短跑中的最后冲刺，纵身一跃，将吕良轩扑倒在地。吕良轩拼命反抗，两位队员死死地将吕良轩压在身下。

涉案人员胡弟春在双流县华阳镇出现了。

几乎在同时，十几个追捕队员的传呼、手机“嘀嘀嘀”地响了起来，拿起一看，后面还加了“110”，这是“紧急行动”的暗号。

涉案人员胡弟春绰号“老么”，双流县正兴镇莲花村人，据说平时随身带着一把仿“六四”式手枪，常跟成都黑道上的人搅在一起，成了远近闻名的“枪手”。1995年，胡弟春因盗窃摩托车被当地公安机关抓获，后来，家属竟用钱把他保释了出去，为此，派出所长还挨了处分，被勒令“下课”。

因此，这天上午，当追捕队员赶到双流时，当地的派出所民警说：“你们这一次能不能打掉？能，就协助你们抓人；不能，就赶快走人！这家伙横行霸道得很，群众影响也极坏，如果抓进去几天，就又放了出来，我们怎样向老百姓解释？”

“既然我们来抓他，就一定有信心把他打掉，法律是不

会给他留情的！”这样，追捕队在当地派出所民警的协助下，将胡弟春居住的出租房团团围住，向里面喊话：“胡弟春，你被包围了，出来吧！”

胡弟春做梦也没想到警察来得这么快，他只恨自己大意，把手中的枪借给朋友了，不然，今天非拼个你死我活不可！

外面还在喊话：“胡老么，还是乖乖地出来吧，顽抗到底是没有好下场的！”

胡弟春在屋子里大口大口地抽着烟，他在进行激烈的思想斗争：“出去还是不出去？”

思虑了好一阵，胡弟春最终还是决定出去投降，否则，将是死路一条！

胡弟春推开门，手放在脑后一步一步地走了出来。

追捕队把胡弟春交给审讯组。

审讯组对胡弟春的审讯开始阶段却呈现僵局，审讯组采取了“情法并用”的策略，胡弟春深受感动，没想到这些警察如此关怀他，体贴他！最后，他终于软了下来，并愿意立功，协助公安机关抓获另一涉案人员——刘剑。

这刘剑也正是追捕队久捕未获的犯罪嫌疑人！

很快，追捕队弄清楚了刘剑的准确位置——成都草堂宾馆。

赶到草堂宾馆总服务台查询，奇怪，怎么不见刘剑登记住宿的名字？

为了再进一步核实，过了一阵，追捕队又到成都的另一地点按胡弟春告诉的号码传呼刘剑。这次，刘剑回传呼反映出的号码仍是草堂宾馆总机。但据守在总机旁的侦查员反映，那一刻，不见有人用总服务台的总机打电话。

分析认为：刘剑是通过草堂宾馆的分机拨打出来的。既然如此，刘剑一定住在草堂宾馆的某间房间！

为了不打草惊蛇，首先，派出所分管特种行业的警员揣着刘剑的照片去草堂宾馆找服务员辨认。

服务员接过照片一看，马上就认了出来：“这人就住在326号房间！”

再查326号房间的住宿登记，名字并不是“刘剑”，而是一个女人的名字。

立即出击！

追捕队在青羊正街派出所的协助下，迅速赶到了草堂宾馆。

按照事先设计的方案，三楼服务员佯装送开水叩开了326号房间，一看，正有一男一女，那男的正是警察叫她辨认的那个犯罪嫌疑人。

服务员出来，把情况报给了守候在楼道口的警察，这时，担任现场指挥的栗永建使了个眼色，追捕队员个个似离弦之箭，撞开房门，将脱下衣服正准备就寝的刘剑死死地按在床上。

这时，愣在旁边的女人才恍然大悟，原来，榜上的这个“老板”竟是通缉在逃的犯罪嫌疑人！

6月18日，这一天对于120万仁寿人民来说，可以说是个大喜的日子，横行达两年之久的闵勇军、曾文清这群兴风作浪的恶龙将要受到法律的审判。因此，当眉山市中级人民法院《关于公开审理闵勇军、曾文清流氓恶势力团伙案的公告》一贴出来时，仁寿县城的百姓便奔走相告，仅半天时间，消息就传到了成都、乐山等地，一些相关或不相关的群

众纷纷驱车前来仁寿旁听审理情况，中央、省、市新闻单位的记者也不约而同地涌到仁寿，要求对公开审理的全过程进行多角度、多层次、全方位的报道。

为此，为了保证旁听群众、新闻记者的安全，眉山市委政法委、市委宣传部等有关部门经过紧急磋商，连夜专门制作了“旁听证”、“工作证”和“采访证”，并在参加起诉、审判的工作人员和新闻记者的驻地划定警戒线，实行昼夜24小时执勤巡逻，以保证他们正常的工作和休息。

9月29日，眉山市中级人民法院在仁寿县体育场对震惊全国的闵勇军、曾文清特大抢劫集团犯罪案作出终审判决。公开宣判后，闵勇军、曾文清、唐和平、刘剑、毛敏德、陈华聪、陈锐、杨万建等8名罪大恶极的死刑犯被立即押赴刑场执行枪决。随着正义的枪声响起，狂獗一时的闵氏集团土崩瓦解。

闵勇军、曾文清等21人抢劫团伙案是“严打”整治斗争开展以来，眉山市破获的一起特大案件。1999年7月以来，闵勇军、曾文清纠集数十名犯罪成员，先后在成都、眉山、乐山、自贡市城区及其郊县，采取暴力、胁迫等手段，强行劫取他人财物，共计作案27次，致伤30多人，抢得人民币50多万元、港币9000多元、美金5800元及手机、轿车、摩托车、金银首饰等大量贵重物品。其犯罪行为严重侵犯了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扰乱了正常的社会秩序，在眉山市乃至全省都造成了极坏的影响。

据眉山市中级人民法院副院长张燕斌介绍：这是眉山建市以来涉案人数最多、审理时间最长、一审判决死刑人数最多的特大犯罪集团案。

黑巢末 日

——沈阳刘涌黑社会性质犯罪集团覆灭纪实

崔亚斌

——一石激起千层浪

2000年7月4日清晨，沈阳。

盛夏时节，天亮得早，还不到5时，楼群间“报哥、报嫂”的身影时隐时现。他们将一份份刚刚出版的散发着墨香的报纸投进每一位订户的报箱。当人们在饭桌边悠闲地展开当天的报纸，看到一行赫然入目的大字时，不禁蓦然一震，睁大了眼睛，放下了筷子——

沈阳市公安局高悬重赏，通缉嘉阳集团董事长刘涌以及张建奇、张凡、程健、高伟5名犯罪嫌疑人！

当天的报纸送进“一府两院”，一份小小的晚报在高层引发了强震。那些身居高位、手握重权的市长、院长、检察长们平时是不屑于看这些“小报”的，可是今天，当那则通

缉消息映入他们眼帘时，他们顿时像触了电，胆战心惊，但仍心存侥幸地暗暗祈祷：刘涌你千万不要被公安局抓到，跑得越远越好……

然而，刘涌一伙所犯下的累累罪证是逃不掉，更是抹不去的。

沈阳警方通缉刘涌，预示着拉开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打黑除恶斗争的序幕，敲响了沈阳“一府两院”中一大批贪官污吏的丧钟！

二 “10·6”持枪袭警案

1992年10月6日晚上9点左右，和平区公安分局园路派出所的副所长刘宝贵（曾多次荣获“破案能手”、“优秀党员”称号）和和平区公安分局刑警队副队长孙明，一前一后走进了位于中山广场西侧辽宁宾馆后面的露丝酒吧。两人都曾在和平区公安分局刑警二队（收容所）干预审，年龄想仿又是搭档，遂成好友。今夜，工作了一天的刘宝贵便邀孙明来露丝酒吧共进晚餐。

走进店堂，女老板刘丽笑着迎了过来。这里隶属园路派出所管辖，刘丽认识刘宝贵，尽管此刻他未穿警服。将两位让到一张离门不远靠窗的桌边坐下，招呼几句后刘丽就忙别的去了。

此刻，时间已经不早，店堂里客人不多。柔和的灯光，幽雅的环境，使刘、孙二人从日间纷繁紧张的公务中解脱出来，真是一种惬意的休息方式。

两人边吃边聊，突然刘丽惊慌地跑过来说：“哎呀！外

面打仗啦……”

“有困难，找警察”，何况自家店门前发生了凶殴事件呢！女老板第一个反应就是向刘宝贵、孙明的桌前跑来。此刻在她眼里，他们不再是客人了，而是警察。

此时，刘宝贵也清晰地听见了外面有人呼喊“救命”。

职业的本能使刘宝贵猛地站起来，一摸身上，因为正在休息，没有带枪。

孙明也站了起来。

“这是我的管区，得出去！”刘宝贵说：“你带枪没有？”

孙明取下了“六四”式手枪。刘宝贵接过手枪，毫不犹豫地冲到门口，孙明紧随其后。

门口外三四米处，五六个歹徒手持猎枪、刀具等凶器，正在袭击一个狂呼“救命”的男子。

“把刀放下！”刘宝贵站在酒吧门口举枪高喊，“我是警察！”

一声威喝，震住了几个正在行凶的歹徒。虽然刘宝贵穿的是一套蓝黑色西服，但那正气凛然的一声“我是警察”，还有那高高举起的手枪，歹徒们都相信不是假的，确实撞上了“雷子”，于是，有几个惊慌地向北跑去……

被打的那个青年男子在危难之中巧遇警察，挣扎着向刘宝贵这边跑来。

刘宝贵发现七八米外停着一辆面包车，一个男子猫腰隐藏在车的尾部，手中端着一支猎枪，正在向自己瞄准。刘宝贵顿感情况更加严重，冲着那个人大喊：“我是园路派出所的刘宝贵！把枪放下！”

话音刚落，为了震慑歹徒，他勾动扳机，向空中鸣枪示警。然而，几乎与此同时，对方那支猎枪也响了，“砰！”刘

宝贵只见眼前一大团火花飞来，他本能地侧身向左一闪，无数颗铅弹打进他的右腿和大腿上。刘宝贵强忍伤痛，举枪向歹徒还击……

歹徒行凶，战友受伤，孙明一眼认出那个歹徒，高喊着他的名字骂了一句，从刘宝贵手中接过枪，将刘宝贵扶进酒吧里。这时，歹徒的枪又响了，无数颗铅弹打在酒吧的木门上，孙明持枪冲出去还击，歹徒驾车逃遁……

开枪击伤刘宝贵的不是别人，就是8年后成为嘉阳集团董事长刘涌。

刘涌放了两枪打伤刘宝贵后，看到那个警察倒了下去，听见孙明愤怒地骂他，才觉出自己闯了大祸，心惊肉跳，急忙开车离开那个地方。他暗暗有些后悔。倘若开枪打了警察后没有人知道是他干的倒也罢了，可明明孙明在喊着他的名字，他跑了和尚还能跑了寺（事）？

一口气跑到青年公园附近的运河上，刘涌惊魂甫定，打开车门，走下车，将那支一尺来长的猎枪扔进河里。他懂，认定犯罪要有证据，这支枪决不能再留下来。

随后，刘涌“失踪”了。

枪战之后，孙明等人立即将刘宝贵和张绍波送到202医院抢救。

张绍波身上有多处刀伤，后背被砍两刀，头部被砍两刀，左胳膊一刀，左脸被歹徒的火花枪打了一个口子。张绍波证实，案发当晚用猎枪击伤刘宝贵的正是刘涌。

刘宝贵右腿部及大腿上部密密麻麻中了76颗铅弹，造成血液慢性铅中毒。医生先后为他做了7次手术，取出59颗铅弹，尚有17颗铅弹因恐怕伤了动脉未能取出。这些铅弹长期遗留在体内，对刘宝贵健康伤害很大，职业病医院的

三 3.5 亿资产背后的交易

十年河东，十年河西。

枪击警察事件六年半后的 1999 年 5 月，刘涌已是一个拥有 20 多个下属企业，3000 多名员工，总资产达数亿元的嘉阳集团董事长、法人代表，成了沈城的商业巨头。政治地位上罩着一层又一层耀眼的光环，沈阳市人大代表，中国致公党沈阳市直属支部主任委员、对外联络部副部长，和平区政协委员，沈阳市私营企业家协会常务副会长，沈阳南站商会会长，和平区太原街管理办公室副主任，和平区劳动模范，优秀企业家，扶贫先进个人……与上层政要过从甚密，私交颇厚，好不显赫！

1999 年 4 月底的一天，西装革履的刘涌拎着一个硕大的黑色皮包，悠闲地漫步在中央路二段的街面上，踌躇满志。

中央路，沈阳人称为中街，是沈阳著名的商业街。1625 年后金从辽阳迁都到沈阳盛京，商贾云集，日益繁荣，在大政殿后面逐渐形成了商业街市。三百多年来，这条街发展成为“寸土寸金”的繁华商业区。哪个商家如果在中街占据一席之地，就将在企业发展中稳操胜券，前途无量。

此时的刘涌，心头像抹了一层蜜糖，在他的那个黑色大皮包里有一份文件，堪称宝中之宝。

那份文件是“沈阳市人民政府国有土地文件”（沈政地拨字〔99〕0051 号），1999 年 4 月 20 日下发，文件标题是《关于向沈阳市百佳集团行政划拨国有土地的批复》，文件中

写道：

“……同意将坐落于沈阳市沈河区中央路二段国有土地24009平方米划拨给你单位使用，用途为商业用地……”

百佳集团，就是以刘涌为法人代表的高阳集团。在沈城最繁华的商业区的黄金地段以行政划拨方式一下子取得这么一大块国有土地的商业使用权，这是何等的幸运啊！

本来是商业用地，却以行政划拨方式无偿地划给高阳集团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取得商业开发权，并享受“特殊待遇”，仅此一项该集团即可免缴“四费一税”和国有土地出让金等数千万元的税金。天底下还有比这更好的事情吗？

批文下达两个月后，沈阳市地价评估事务所对这块地作了评估，提出了《土地资产估价报告书》，认定其资产价值为354324822元。

这就是说，单是取得中街这块商业用地，高阳集团一夜之间就增加资产3.5亿元。

有人说，就是用印钞机不停点地印，也没有这么快！

人们不禁要问，刘涌何德何能，能够轻易取得这块“寸土寸金”的商业用地呢？为什么偌大一块“馅饼”单单掉在刘涌的头上呢？

1999年2月的一天，也就是市政府下达《关于向沈阳市百佳集团行政划拨国有土地的批复》那份被刘涌奉为至宝的文件前两个月，刘涌未用司机，独自一人开车到市政府，走进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马向东的办公室。当时，办公室里只有马向东一个人在，刘涌去前已经用电话同他约好了的。马向东凭直觉与经验，猜到了刘涌此行的目的，没离办公室寸步。果然，刘涌落座寒暄不久，就笑吟吟地从皮包里拿出一个牛皮纸档案袋，交给了马向东，马向东点头会意，

收下了。

在那个档案袋里，装着 10 万美元。

两个月后的一天下午，刘涌给马向东打电话，约他当天晚上 6 点在海馨龙宫吃饭。马向东以他的精明又猜到了刘涌意欲何为，所以没有婉拒，干脆地说：“行！”刚过 5 点，刘涌就开车来到那家豪华酒店，走进预订的包房。自从当了市人大代表，刘涌与马向东有了较多的接触，连他吃饭喜欢的口味都知道。

马向东很守时，快到 6 点时他就来了。使刘涌感到奇怪的是不知道马副市长是怎么来的，既没看到车也没看到司机，而是独自一人姗姗而来。

席间，刘涌自然少不了在看似漫无边际的交谈中适时插进他最关心的话题——中街那块商业用地。他把一个“百佳”超市销货用的塑料袋交给马向东，袋里装着 5 万美元。和上次一样，票面都是 100 美元的，每百张一捆，一共 5 捆。马向东也同上次一样，没有客气，悉数照收了。这件要紧的事情办完，马副市长也就放下筷子告辞了。刘涌很明白，没有送他。

如果说刘涌上次送给马向东 10 万美元是感谢他肯把中街那块地交给他用的话，那么，这次送给他 5 万美元的意思则是催他快点办理有关的审批手续，落实减免税金等种种“特殊待遇”。

常务副市长说到做到，吃那顿饭没过几天，4 月 20 日，印着“沈阳市人民政府国有土地文件”字头的《关于向沈阳市百佳集团行政划拨国有土地的批复》就到了刘涌的手中，刘涌如愿以偿。

“五一”前夕的一天，刘涌打电话给马向东，再次邀请

他于当晚6点到海馨龙宫用餐，马向东爽快赴约。已经是老朋友了，没有什么客套，这次他又收下了刘涌送的10万美元，这一次，刘涌是感谢马向东办事爽快，兑现承诺。当然，如果这样“直奔主题”未免太俗气了。他想到，送钱的理由必须与给自己批那块地“无关”，这才显出与马副市长“哥们儿”之间的交情。于是便说，“听说你要到中央党校学习去，这钱给你到北京好用。”马向东笑而纳之。

前后三次，刘涌共向马向东送去25万美元。能够一下子得到那块资产估价为3.5亿元人民币的商业用地，出200万元人民币不过是个小数目，这钱送得值啊！

四 “5·14”中街拆砸案

土地到手后，刘涌立即投入到设计、动迁等紧张工作中。他要在这块地上建起一座嘉阳大厦——象征他事业巅峰的纪念碑。

刘涌成立了“拆迁办公室”，交给他身边的“四大金刚”——吴静明、宋建飞、董铁岩和李志国，此外还有张新民等人去干。拆迁下来的材料一律变卖，由董铁岩记账，宋建飞管钱。

拆迁工作，市政府早已颁布了有关的法规，嘉阳集团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与各被拆迁单位也签订了协议，完全可以在确保双方利益和义务的前提下正常进行。可是刘涌仍嫌拆迁进度慢，特别是中街大药房，他把它视为“钉子户”，多次在“拆迁办”和工地上对宋建飞等人授意，要“心里有数”，给这个单位一点颜色看看。

“打！”宋建飞转身对张新民等人说，“快回‘拆迁办’取家伙！”

吴静明、宋建飞、李志国、董铁岩、张新民以及从市内各地网罗来的打手们手持枪刺、砍刀、棒球棍子，杀气腾腾地从中街大药房东边的胡同出来，刘涌隐藏在围观的人群中对他们说：“从正门进去！”孟祥龙说：“对，进去砸！”

其时中街已是行人满街，络绎不绝。刘涌指使打手们“从正门进去”砸大药房，这在打手们的理解就是大造声势，让那些动迁单位的人都能看见，不快点动迁就是这个下场。

吴静明和张新民冲在最前面，冲进营业厅后，迎面遇见药房一楼经理代翼。刚才他们在东胡同里已经与这个人有过一番交手，猜他是大药房管事的，于是对他举刀便砍，代翼的身上顿时鲜血淋漓。

大药房药剂员佟宁正给顾客抓药，猛见从外面冲进一群人追打代翼，暗叫“不好”，转身往电话机那边跑去报警。刚拿起话筒，一个歹徒冲过来，一脚将柜台踢倒，“哗啦”，玻璃碎裂，药品撒了一地，几个歹徒冲进柜台，用刀和棒子打她和张伟。

年逾六旬的坐堂医生胡金生正给患者看病，忽见一群歹徒冲进厅内不分男女老幼，见人就打。一个歹徒当胸打了他一拳。因为大药房没有后门，一楼的窗户已被堵死，所以胡金生和药房员工们只能往大门外逃，跑到街上……

十多名歹徒如入无人之境，见人就打，见物就砸，打得药房员工晕头转向，纷纷逃跑。歹徒们砸坏药房一至三层柜台、展示柜十多处，首乌、冬虫夏草等名贵中草药散落污损，造成直接经济损失一万四千多元。

歹徒们打砸完后，把凶器放到“拆迁办”收藏起来，然

后打车到太原街。宋建飞在“佐丹奴”专卖店给老板打了电话，然后为每个人换上一件崭新的西服，中午时分回到了中街。看见这一个个衣裤笔挺、有款有派的男士，中街的人谁也认不出，他们就是那些刚刚打砸完中街大药房等几家商号的野蛮暴徒。

宋建飞等人回到“拆迁办”，看见有几名民警正在向刘涌作调查。刘涌说：“刚才这事和咱们没有关系。”然后转过脸问宋建飞等人，“刚才你们打架没有？”宋建飞说：“没打架。”一问一答，“戏”演得十分成功。民警走后，刘涌对打手们说：“刚才警察来问中街大药房的事，我说咱们没打，不知道怎么回事。你们也别跟别人说。现在没事了，你们该干什么就干什么去吧！”

“5·14”中街暴力打砸案震惊了沈城市民。

不过，对刘涌及其嘉阳集团来说，“5·14”打砸案件却有着非同一般的“经济效益”。案件发生后，各个被拆迁单位无不感到胆颤心寒，不仅中街大药房很快就拆迁了，其他单位也都跟着拆迁了，以致嘉阳集团仅用短短半年时间，就在那个地方立起了嘉阳大厦。不仅刘涌沾沾自喜，连副市长马向东也赞叹“嘉阳速度”。

刘涌及其打手们“总结”了这次拆迁的“经验”，称为“砸拆”。

五 “结交”市长“大哥”

面对嘉阳集团如滚雪球般越来越大的扩张，刘涌没有满足，他想得更远。

刘涌深知，嘉阳集团的发展离不开手握实权的上层人物的垂青。常务副市长马向东已成为他糖弹下的一个俘虏，不用说了，但他没有忘记，在市政府里，马向东之上还有一个市委副书记、市长慕绥新。再说，马向东肯把那块地批给我，他未尝没有与慕绥新进行“沟通”，这里面未尝没有慕绥新的意思。

生意越做越大，刘涌的手越伸越长，他要拉拢、腐蚀的国家干部的级别也就越来越高。他要在上层“结交”职位更高、权力更大的人物作为自己的代理人。

2000年春节快到了。节日前夕，沈城呈现一片欢乐景象。嘉阳集团下属的26个自选、餐饮、娱乐等企业生意兴隆，作为集团董事长的刘涌的忙碌程度可想而知。但不管怎样忙，他也没忘了节前一定要办成一件大事。

这件大事，就是去见一见市长慕绥新。

这天上午，身穿意大利“道斯”西服的刘涌坐在太原街嘉阳购物中心办公室里，自觉准备工作已经做好，时机与条件成熟，便平静了一下心境，拿起话筒，拨了一个已经熟记于心的电话号码。

铃声响起，对方很快就拿起了话筒：“喂？”

“请问慕市长在不在办公室？”

“我就是。”

“慕市长！您好！我是嘉阳集团的刘涌啊。”

“有事吗？”

“哦，没什么事，我想现在过去看看您。”

“来吧。”

“好，我马上就过去！”

没想到这么顺利，只一个电话就约成了。刘涌的心一阵

狂跳，赶紧从写字台抽屉里取出一个沉甸甸的档案袋放进黑色皮包里，匆匆下了楼。他没用司机，自己驾驶那辆“奔驰”开进市政府。他把车停好，走进办公大楼，乘电梯上到五层，在一个房间门前屏住气息，用手轻轻地敲了敲门。

“请进！”里面有人说，那声音刘涌很熟悉。他彬彬有礼地推门而入。

看见刘涌，慕绥新从写字台后面站起来，笑着同他握握手，请他坐在写字台前一个小凳上。耐人寻味的是，慕绥新并未将他让到客厅，而是就这样和他交谈起来。这使刘涌感到，市长对他格外有一种亲近的意味。

“慕大哥！”办公室里只有第三个人，刘涌投桃报李，改变了惯常的称呼，索性与市长称兄道弟起来，“快过年了，我来看看你。这个你留着用吧！”

刘涌说着，从皮包里取出那个档案袋，恭恭敬敬地送到慕绥新面前。

“谢谢！”慕绥新淡淡地说。看来，这种场面他已经习以为常了。

在那个档案袋里，装着10万美元。

慕绥新很有经验地用眼角瞟了一下档案袋，然后笑问刘涌：“小伙子，现在生意怎么样啊？”

刘涌说：“挺好。”然后把集团中的几大主要企业的经营情况，向市长“汇报”了一番。他见自己要办的事情已经很顺利地办完，慕绥新的问话带着很大的客套成分，其实心里并不愿意他这样一个商界人物长时间地呆在办公室里，于是见好就收，起身告辞了。

刘涌给市长慕绥新送了10万美元后，觉得“不够劲儿”，便萌动了新的念头。

这几天刘涌很忙，除了集团的正常业务之外，还要筹备5月21日在五里河体育场举办的“2000年嘉阳之夜刘德华演唱会”。那将是他事业的又一个巅峰，不能不下功夫做准备。

忙是忙，但要办的大事不能忘。这天上午，在购物中心办公室里，他给一个人打了电话。

下午1时许，一位三十来岁、皮肤白皙、戴副眼镜的男子走进刘涌的办公室。刘涌一见，连忙站起，毕恭毕敬地让座，倒茶，谦恭的作态不亚于那天对待市长慕绥新。

实际上，刘涌正是把这个青年人当作慕绥新看待的，因为他是在慕绥新身边工作的郭秘书。

闲聊几句，刘涌拿出十多张刘德华演唱会的门票，交给郭秘书。送给市长的当然是最好的位置，那些门票价格不菲，每张800元。

郭秘书连声道谢，收好票正要告辞，刘涌说：“请等等，还有一件事要麻烦您。”说着取出一个鼓鼓的档案袋，封口用绳绕着，装进“百佳”超市塑料购物袋中，交给郭秘书，“这个，请您给慕市长带去。”

郭秘书会意地看了看那购物袋，用手轻轻掂了掂，说：“行。”

刘涌目送着郭秘书离去的背影，欣慰地笑了，因为又办完了一件大事。在刘涌让郭秘书转交给慕绥新的档案袋里，装着7万美元。

也就是说，在短短几天内，刘涌先后两次向市长慕绥新行贿17万美元。刘涌自负地想：在沈阳，没有我办不成的事！

刘涌的小额投入，果然获得了巨大的回报。

慕绥新、马向东等贪官在城建及房地产开发中违法为开发商大开绿灯，为个体房地产商审批项目，致使国家巨额税费流失。据统计，沈阳和大连 2000 年批租的土地面积相近，大连收回土地出让金 17 亿元，而沈阳却只收回了 7000 万元，相差悬殊。国家的税费流失使人触目惊心！

贪官污吏与黑社会集团头目“红黑”勾结，沆瀣一气，祸国殃民。

六 大卫营血案

刘涌文化程度太低，连自己的名字都写不好，却突发奇想，1998 年 10 月 30 日下午，在他那位于太原街的嘉阳购物中心搞了一次书画“笔会”，邀请 9 名书画家即席表演。与文化名人交谊是当今许多企业家附庸风雅之举，但刘涌搞这样一次活动的目的还是在于商业炒作。下午 5 时，“笔会”结束，刘涌将众位书画家让到他那位于太原北街的“风味楼”吃饭，作陪的有朱赤、项培耀等人。

项培耀，人称“小岳”，1962 年生，在嘉阳集团为刘涌的后妻刘晓津开车，后来被任命为“裕乐城”的经理，分管后勤。

吃饭时，“风味楼”的左文林经理向刘涌提出，“大卫营”今晚有时装表演，饭后请书画家们去那里一饱眼福，并在那里唱歌娱乐。

众人来到“大卫营”，已是晚上 8 点钟了。刘涌是这里的常客，上自常燕董事长，下至一般服务员，他都不感到陌生。今晚他要在众位文化名人面前好好表现表现，使人们对

他和他的企业有一个好的印象。

刘涌在三楼要了一大一小两个包房。他和左文林还有那些书画家在大包房，项培耀、程健、朱赤、房鑫等几个亲信在小包房。大家又喝了一阵酒，唱了一阵歌，然后就到大厅里观看时装表演去了。刘涌怕冷落了亲信，到小包房里和他们喝酒。

近10点时装表演结束，刘涌估计书画家们都回来了，便来到大包房，走到门口不禁一愣，他看见那些书画家一个个或坐或站，都在门口呆着没进屋。“噢，你们怎么不进去呢？”刘涌纳闷儿，“站在这儿干什么？”

一位画家无可奈何地说：“里面有人，把我们撵出来了。”

“不对呀，这是咱们的包房啊！”刘涌陡然生怒，走了进去。他要看看敢把他的客人们撵出来的是些什么人。此刻，大包房里坐着四个人，他们是市公安局刑警支队民警杜军、治安支队民警朱永刚，还有他们的邻居、朋友周刚和孙勇。他们来到三楼后，服务员见大包房里已经没有人了，就将他们领了进来。

刘涌用眼扫视一遍那四个人，都不认识，便问道：“我们还没完事呢，你们怎么进来了呢？”

杜军说：“是服务员把我们领进来的。”

刘涌见那四个人坐在那里纹丝不动，没看出他与众不同的身份，十分生气，说：“你们是哪的？我是刘涌。你们给我滚出去！”

“你是刘涌怎么了？”杜军并不认识刘涌，反唇相讥，“哪写你的包房了，凭啥叫我们出去？”

双方言辞过激，各不相让，吵骂起来。

刘涌哪受得了这个，直奔杜军。孙勇怕杜军挨打，过来护他。站在刘涌身边身材高大的项培耀一见，感到在董事长面前“表现”的时候到了，冲过去打孙勇，双方撕扯起来。

董事长的吵骂声惊动了小包房里的亲信们，程健、房霆等人边骂着边冲出来，在厅里将大包房形成合围之势，正赶上杜军等人出来，房霆抽出手枪对准了他，喝道：“别动！动就打死你！”

房霆是和平区公安分局阵控队民警，那支枪是国家发给他保护人民打击犯罪的，可此时却被他用来作为帮助黑恶势力头子参与斗殴的武器。杜军这时才知道刘涌那边的人中有警察，而且不止一个。他没有动，乘这工夫，房霆给了他一拳……

大厅里，一场混战。

一旦打起来，刘涌忘了自己刚才还与书画家们一起“切磋”丹青书法的斯文身份，好久没打架的手又痒痒了，大喊：“别让他们跑了，抓住一个！”他直取杜军，在后面紧追，追到南面楼梯口，没有追到。他和程健走向大厅，正遇跑得较慢的周刚，冲过去就打，将周刚打倒在地。

当“大卫营”董事长常燕闻报赶到现场时，刘涌的人都已经走了，只有周刚躺在血泊之中。园路公安派出所接到报警后派员来到，常燕让保安人员配合民警将周刚送到最近的中国医科大学第一临床医院急诊室抢救。周刚伤势很重，呼吸微弱，已失血性休克。医生检查，他身上的锐器刺伤共10处，分布在头、胸、腹部和四肢上。其中，左肋部和右脐旁的两处伤口较深。经医护人员抢救，做了脾摘除手段，周刚才脱离危险。

仅仅为了争一间包房，刘涌就对他人下此毒手，实在令

人震惊。

七 第一连锁店的幕后

刘涌在中央路盛京饭店一楼东侧开办的“百佳”自选商场第一连锁店，是他靠血腥的暴力打出来的。每天走进超市的顾客们很难想象得到那家装修华丽、情调温馨的超市是在经历了一番惊心动魄的刀光剑影、鲜血四溅的凶险之后开业的。

1995年秋季的一天上午，刘涌和程健坐在太原街“百佳”自选商场办公室里闲聊，还有刘涌的一位座上客石鹏作陪。

楼下，是超市营业大厅，熙熙攘攘的人流源源不绝地从大门进出，极少有空着两手离去的。自从刘涌和后来成为他第二个妻子的刘晓津在这一年9月开办了沈阳首家超市后，生意极好。沈阳人满足了在商场里“随便拿”的欲望，刘涌、刘晓津把滚滚而来的钱财纳入自己的腰包。一时间，每谈起“超市”，刘涌便神采焕发，踌躇满志。

程健是刘涌的心腹，石鹏是刘涌的知交，刘涌与他们在一起时无话不说。

“二哥，咱这超市的买卖好极了！”肥胖的程健咧起嘴笑道：“再过几年，我看这太原街的买卖都得关门！”

石鹏点点头，对刘涌说：“既然超市买卖这么好，为啥不再开一个连锁店呢？”

“说的是啊！”程健紧接话头：“要是在中街再开一家超市，两店东西呼应，占据沈阳最繁华的黄金地段，那‘百

佳’可就大发啦！哈哈……”

刘涌也笑了，感到特别舒坦。程健、石鹏二人的话既是奉承，也是献策。其实在中街再开一家超市，是他早就想到了的。他是在沈河长大、起家的，中街不仅是沈河区也是全沈阳的商业“制高点”，雄心勃勃的他望着那条黄金街市怎能不垂涎三尺？

“走，咱们一起去转转！”刘涌“噌”地站了起来，“看看有没有适合开超市的地方。”

程健、石鹏马上紧随其后，共乘一辆白色“本田”前往。

寸土寸金，商家林立，中街的哪块地方能空着？但不要以为刘涌是在狂妄地说大话，只要他看中了的地方，他就能夺下来。

刘涌此行，还有一事，就是要到位于中街的玫瑰大酒店去看一位客户。到了中街，他们下了车，在中街与朝阳街交汇的十字路口一带走了走，看了看。经过东北角盛京饭店门前时，刘涌停了脚，在那里东张西望地看了好久。然后，走进盛京饭店一楼东侧的“双兴购物中心”转了转，又出来了。程健、石鹏伴随左右，你一句我一句地指点着品评着，都想在刘涌面前显示一下智商和眼力。

三人走上玫瑰大酒店七楼，会见了那位客户。也巧，这家酒店正与“双兴”隔街相对。刘涌站在窗前，朝它看了好一阵。快到吃午饭时，刘涌对程、石二人说：“‘双兴’买卖不太好，但我看那个房子开超市挺好。你们下去看看，‘双兴’是谁开的，那是谁的房子，想不想出租？”

程、石二人马上下楼，没过一个小时回来了，石鹏脸红红的，喷着酒气向刘涌报告：“那个店我当是谁开的呢，原

来是吴迪开的，租盛京饭店的房子。”

刘涌问：“吴迪是谁呀？”

“原来和我一起在和平时务分局的，三十来岁，戴副眼镜。”

“你见他了吗？他怎么说？”

“我没说你要租房，就说我要租，经营皮装，可他说这个店开业刚半年，他不想往外租。临了，他请我和胖哥吃的饭。”

刘涌听完，显得很失望。

程健说：“吴迪说了，如果他有想出租的那一天，一定先和我们联系。”

“废话！”刘涌低低骂了一句，不知是骂程健还是骂吴迪。他又走到窗前看“双兴”的店面，还有门口进进出出的人群。

刘涌看中了“双兴”这个地方。它位于中街东西两端的中间，处于人来车往的十字路口，行人络绎不绝。东有商业城，西有“二百”，这里正是百货购物的中空地带，商机无限。他两眼紧紧盯住“双兴”，咽了咽口水，目光迷蒙中，“双兴”那两个字转瞬间变成了“百佳”……

刘涌此刻还不知道，从玫瑰大酒店的北侧房间，可以清晰地看到“双兴”购物中心吴迪经理的办公室。此刻，吴迪在办公室里蹙眉呆坐，为刚才石鹏的突然来访费着心思。

石鹏要租房子，这不是开玩笑吗！为了这个店，自己前后忙了7个多月，单是装修就花了50多万元。

石鹏的来访，使吴迪的心情不太愉快。但商务繁忙，他很快就把这件事忘却了。

可是，过了些日子，石鹏又给吴迪打来电话，对他说，

上次来并不是自己想租用那处房子，而是“百佳”的业主刘涌要租。吴迪说：“不管谁要租，我的店现在效益挺好，不能转租！”放下话筒，吴迪匆匆收拾东西去北京了。

然而，那个石鹏好像一块胶皮糖，粘上人没完没了，又给在北京的吴迪挂了电话，问他什么时候回沈阳，再和他商谈租房的事。吴迪只觉得讨厌，没往心里去，说：“我明天就回去。”他心想，不管谁租，也不管你怎么谈，我就是不转租，还能怎么样！

中国人有句俗话：“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天性善良的吴迪绝不会想到，刘涌、程健、石鹏这几个人，正等着他回来，好好收拾他一顿！

那天上午，程健听石鹏说吴迪坐飞机回沈阳了，就用电话通知了吴静明。大约9点来钟，因为吸毒把腿摔断的吴静明拄着拐杖，带着李志国、李宝海和姜沙打车来到玫瑰大酒店，和程健、石鹏在大厅里见了面。

程健撸起袖子看看表，说：“我上楼看看，要是他回来了，你们再去。”说完，和石鹏上了楼。不一会儿两人下来了，程健说：“他在办公室呢，你们马上去！”

原来，石鹏给吴迪打了电话，吴迪说他此刻正在办公室。

“走！”吴静明拄着拐，和打手们来到盛京饭店楼下。他让李志国领着李宝海、姜沙走进“双兴”购物中心，自己在那里等候。三人走上楼，来到经理办公室门前，敲了敲门，走了进去。屋里有个身材较高的青年男子，上穿深色T恤衫，下穿米色裤子，戴副近视眼镜，正和一位女子说话。这两个人，是吴迪和他的姐姐。

“请问，您是不是吴迪？”李志国问。

吴迪应道：“是我。你们是——”

李志国看了吴迪姐姐一眼，招手说：“有事，请您出来一趟。”

吴迪刚走出门口，李宝海照他脸上给了一个“电炮”，把那副价值6000多元钱的“浪琴”眼镜打落在地，摔碎了。李志国也给吴迪脸上加了一拳，姜沙则用脚照吴迪身上猛踢……

等吴迪的姐姐慌慌张张地喊人来时，吴迪已被打得鼻青脸肿，那三个歹徒早都跑掉了。

吴迪的灾难没有结束，因为刘涌还在算计着他。

打了吴迪一周后，吴静明又把董铁岩和李志国叫到太原街“百佳”超市。走进二楼办公室，他用手指着屋里一个笑咪咪的瘦子说：“这是二哥。”

这是董铁岩和李志国第一次与刘涌见面。从这以后，他们就死心塌地跟定了刘涌，既做他的打手，又当了他的殉葬品。

刘涌和董、李二人交谈几句，然后说：“让胖子（程健）开车，拉你们到‘双兴’老板家去一趟，吓唬吓唬他家里的人。”

几人很快来到吴迪父母家，将两位无辜老人恫吓一番。

刘涌又派他们到“双兴”商场找吴迪，闹得商场员工们人心惶惶，不知道老板怎么得罪了这伙人。

在北京忙于商务的吴迪一会儿接到母亲的电话，一会儿接到自家商场的电话，没心情在北京呆下去了，赶紧返回沈阳。父母不敢再住家里，他把两位老人送到岳父家“避难”。

吴迪再糊涂，也明白这些倒霉的事缘何而来。

吴迪再笨，也猜得出谁是那帮流氓的后台。

果然，吴迪从北京回来不久，接到刘涌的电话，约他第二天上午到中山大厦一楼咖啡厅谈一谈。

打打谈谈，软硬兼施，一向是刘涌的惯用伎俩。

吴迪从心里不愿再与刘涌这样的人打交道，可是麻烦不断，扰得他生意做不好，家里也不得安宁，只好硬着头皮准时赴约，也好当面问一问刘涌，究竟要把他怎么样。

吴迪到时，刘涌已经坐在沙发上，悠然地翘起二郎腿等着他，身边还有程健等三个人。

寒暄过后，话题自然又转到租房子的事上。

“刘涌，你到底要怎么样呢？”吴迪想起这一段身体和精神遭受的侵害，不禁怒火中烧，直呼刘涌其名，“今天你应该给我一句痛快话！”

“我就是想要你那个地方。”刘涌无所顾忌地摊了牌，两眼紧紧盯住吴迪，像要一口把他吞了，“你到底想干不想干了？”

“你想要我的地方，我可以让给你。”

“好啊，你说话倒挺敞亮的。说吧，你要什么条件。”

把效益本来不错、租期未满的地方让出去，使自己费尽

心思做个废品。但能保和，这个地方让刘涌叫上，如不和他对着干早晚还要出事。既然租房是他提出来的，应该承担损失费，不能让自己在经济上再蒙受更大的损失。

但是，吴迪的条件刘涌显然是不能同意的。

“这样吧，你还是继续干着吧！”刘涌欲擒故纵，冷笑道，“什么时候你觉着干不下去了，再来找我。”

双方就这样分了手。

从那以后，“双兴”购物中心出了怪事，就是小偷一下

子多了起来，最多时一天丢 70 多件，令人防不胜防。由于经营的多是高档服装，经济损失十分可怕。有时小偷被服务员发现制止，他们不仅不怕，还打人。

在刘涌干扰、威逼下，“双兴”经济效益越来越差。吴迪不敢与刘涌抗衡，只得俯首屈从。

吴迪含着泪水搬走了全部物资，让出了那块令刘涌垂涎三尺的黄金宝地，“双兴”购物中心由此也就从中街消失了。

刘涌终于如愿以偿，靠暴力和种种流氓手段“打”进了中街，在“双兴”的废墟上开办了他的“百佳”自选商场第一连锁店。

自从刘涌进了中街之后，中街便失去了平静，受害最深、首当其冲的便是盛京饭店。

连锁店开业后过了一段时间，经盛京饭店和“百佳”几度谈判，由“百佳”购买了租用的房屋产权，双方签订了协议。1996 年 12 月，刘燕到盛京饭店任沈阳饮服集团总经理兼盛京饭店总经理。刘燕从盛京饭店前任领导工作交接中知道，刘涌尚欠 30 万元购房款未交，因此刘燕一直没有给刘涌开购房的正式发票；刘涌却只承认尚欠 15 万元，向刘燕坚持索要购房发票，双方因此而形成纠纷，关系变得紧张。

盛京饭店二楼改建后，成为老边饺子馆。由于施工方面的问题。有一间厕所向一楼漏水。“百佳”连锁店为此向盛京饭店提出交涉，盛京饭店副总经理翁玉珠找来原装修单位工人进行了大修。维修期间，“百佳”连锁店把货架子挪开了，用盆接漏，继续营业。为这个问题，楼上与楼下的关系更加恶化。

1997 年 8 月 4 日，翁玉珠正在七楼办公室里工作，忽听外面有人敲门，声音很重。

翁玉珠一惊，是谁这样敲门，问：“谁呀？”

“你开门吧！”有人怒吼。

翁玉珠觉得情况不对，透过玻璃看，是刘涌，而且气势汹汹，就有些犹豫。这工夫，刘涌一使劲儿，把门强行推开了，随他进来的还有宋建飞、张建奇和连锁店的保安员。

宋建飞大骂：“臭娘们儿！你怎么不开门呢？”

翁玉珠气愤地反问：“你怎么这样不讲礼貌？有什么事好好说，怎么开口就骂人呢！”

“骂你是轻的！你们楼上漏的水把超市都给淹了！”

翁玉珠正要解释，但宋建飞、张建奇等人不容她再说什么都动手打砸，将办公室的热水瓶、电话机、茶杯、钢笔等等狠狠地摔了……

刘涌打砸完盛京饭店副总经理办公室后，又以“百佳”自选商场之名义，由部门经理高源以委托代理人的身份出面，一纸诉状将盛京饭店告到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

刘涌向盛京饭店索赔 42 万元。

盛京饭店方面认为，二楼厕所确曾有二三次漏水，但已采取补救措施，从根本上解决了。原告在诉状中夸大了停业、受损等情况，不是事实。翁玉珠说，楼上进行维修时，并没有造成“百佳”第一连锁店停业。

此案经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很快就有了结果，判决盛京饭店赔偿 60 多万元。盛京饭店认为这一判决不公，上诉到省法院，省法院维持了市法院的一审判决。

在两级法院面前，“百佳”超市胜了，盛京饭店败了。盛京饭店没有钱赔偿，沈阳市法院强制执行，将该饭店一楼门市房租金划到了刘涌的账号上。

刘涌及其同伙犯罪累累，惧怕法律，自然也不想去法院

打官司。然而有意思的是，刘涌平生打的这惟一一次由两级法院审理的民事官司却大获全胜，叫他好不得意，也让人领教了他的厉害。难怪那些被他及其同伙刀砍枪击而致伤致残的被害人根本不想也不敢去法院告他。

漏水，争吵，打砸，打官司……经历这些之后，刘涌与盛京饭店的矛盾越来越深。

那天，刘涌来到“罗马假日”酒店，见宋建飞、张建奇、刘凡等人正在喝酒，便也坐下，和这些打手们同饮几杯，以示“关怀”。

吃喝间，张建奇问刘涌：“现在忙什么呢？”

“在和盛京饭店打官司。”刘涌端起酒杯一饮而尽，用纸巾擦了擦嘴，愤愤然，“那个娘们儿，专门和我们作对，太可恨了！”

刘涌生这么大气，在座的人还很少见到。宋建飞知道，自己又有“活儿”干了，便问：“她在哪儿呆着？”

“她是盛京饭店的总经理，还能在哪儿呆着！”刘涌说，“女的，不到40岁。你们见到了替我收拾收拾她！”

主子下令，奴才行动。次日下午3时许，宋建飞、张建奇、刘凡打车来到中街，下午后走到盛京饭店门前。他们都没见过刘燕，怕上楼后找不到，便没有上楼去。刘凡灵机一动，说：“我知道盛京饭店有两辆‘桑塔纳’，一辆是男经理坐的，一辆是女经理坐的。我们在门口等着，下班后她准出来。”

宋建飞觉着刘凡说得有理，就在离盛京饭店不远的地方等候，眼睛不离饭店门口。

下午4点过了，只见从盛京饭店东侧门走出一位三十五六岁的女子，衣着、举止显得斯文，还有一位与她年龄相仿

的女子，为她忙前忙后的。究竟哪个是刘燕？正在狐疑不定时，那个斯文些的女子向门前一辆“桑塔纳”轿车走去。刘凡说：“就是她！”话没说完，宋建飞已经迅速地朝那位女子走过去，喊了声：“刘经理！”

那位中年女子赶忙回头，宋建飞于是确认，此人正是目标，便微笑着说：“刘经理，我跟你说点事！”

刘燕正要上车，见一个三十来岁、身穿土黄色半截大衣的人边说边朝她走过来，正纳闷儿不认识这个人，猛见那人忽然面露凶相，从怀里掏出一把片刀，照着她的头部砍来。刘燕用右手一挡，刀砍在手腕上。那人挥刀向刘燕又砍，一刀砍在左面部，一刀砍在右额部，刘燕被砍倒在地上。

事情发生得如此突然，这使送刘燕上车的盛京饭店办公室主任刘淑贤一下子惊呆了。她惊叫着跑过来扶起刘燕，司机崔军也跑过来朝歹徒大喊：“你们干什么？”没料到歹徒不止一个，又有两名歹徒挥舞片刀向他和刘淑贤砍来。崔军左胳膊挨了一刀，刘淑贤头顶部挨了两刀，前额挨了一刀。危急之中，他们不顾个人安危，扶起满脸是血的刘燕向盛京饭店猛跑，逃进大厅……

“砍人了！”“盛京饭店的刘总让人砍了！”这个几乎不敢叫人相信的消息在繁华的中街迅速传开。

刘燕、刘淑贤、崔军被送到中国医大第一临床医院救治。三人中刘燕伤情较重，满脸血污，神情痛苦。刘燕仅面部的伤口就缝合30多针，严重毁容。

八 “6·11”血案

1998年6月11日上午9时半，位于中街的“百佳”自选商场第一连锁店，走进三个身穿浅蓝色制服的男子。他们不是来选购商品，而是对这家商场所经营的商品依法进行检查的。三人分别是辽宁省技术监督信息研究所管理科科长刘建勋，科负责人郭金喜，辽宁省技术监督局标准化处工作人员章军。

三名执法人员走向啤酒柜台，很快就发现了问题。在这家商场出售的“喜乐”牌瓶装、听装啤酒、“仙帝”牌瓶装啤酒、“百威”牌瓶装啤酒、“麒麟”牌听装啤酒等都没有中文标识，没有生产日期，违反了国家有关部门的规定，属于禁售商品。

最可笑的是那10件听装“麒麟”牌啤酒，虽有生产日期，但标注的生产日期却是1999年10月，也就是说，该产品的生产日期是在被检查当天的16个月之后！真是笑话。这种情况属于伪造生产日期，欺骗消费者。

三名执法人员根据规定，当场决定予以登记封存，开了封存通知书。他们给省技监局挂了电话，要车运走不合格商品，准备进一步调查处理。

第一连锁店发生的事情惊动了刘涌。

正在太原街南海渔村吃饭的刘涌，接到孙玉红的电话，说省技监局的人查扣了商场一些不合格的商品。刘涌一怔，这种情况从自选商场开业后还没遇到过。他说：“你让他们

的人接电话！”

刘建勋从孙玉红手中接过话筒。刘涌是“百佳”自选商场的法人代表，他愿意就检查中发现的问题作说明。讲完之后，刘涌说商场经营的商品都是通过正常渠道进货的，手续在总店；被查封的那些商品都有中文标识和生产日期，都在总店的商品外包装上，请他们几位执法人员到太原街总店来看看。

刘建勋等人尊重商家的申辩，同意到总店去看有关手续，进一步核查。他们坐刘涌派来的项培耀开的“本田”轿车，来到太原街“百佳”自选商场，走进了刘涌的办公室。

刘涌满面春风，倒茶，敬烟，热情接待，说了许多“希望各位批评指正”的话。但三位执法者是来看进货手续的，希望他马上把手续拿出来验看。

刘涌当然拿不出手续。他有什么手续？纯属欺人之谈。但他马上解释说，负责进货的高经理出差了，商品的进货单据和质量证明等等都是在他那里，如果要看，只能等他回来后才能找到。

刘涌说着，抬腕看了看手表，然后说：“哎呀，都过午了。三位辛苦，先吃点便饭，然后再谈吧……”

这种油嘴滑舌，用托辞骗人的小把戏，还有用吃吃喝喝“增进感情”的伎俩，刘建勋等人听得多了也见得多了。他们拒绝了，向刘涌严肃指出，“百佳”第一连锁店经营的商品有许多是不合格的禁售商品，必须按规定依法查封，等候进一步调查处理。

刘涌说：“商品没有中文标识，那就限期整改，货就别扣了。”

三位执法人员坚持查封。

刘涌脸上的微笑渐渐消失了，冷笑道：“那你们就把我的库房也封了呗！”

三位执法人员始终不为刘涌的态度变化所左右，秉公办事。郭金喜从公事包里取出一本“技术监督通知书”，给刘涌开具了一份限令他在6月15日前到省技术监督信息研究所管理科接受调查处理的通知。

郭金喜将通知书填写完，撕下正页递给刘涌，说：“请在‘被通知人’一栏上签字！”

刘涌两眼看着那张文书，好久没有说话。经商以来，他与许多管理部门打过交道，接待过许许多多检查人员，但从没有一次像今天这样叫他下不来台。一团怒气在他胸中迅速膨胀……

此刻，刘涌豢养的头号“专业打手”吴静明，正百无聊赖地在太原街闲逛。忽然，手机响了，是宋建飞打来的：“你马上回‘百佳’一趟，有事！”

有情况！虽然没说什么事，但吴静明凭经验悟出，一定是刘涌紧急找他。否则，宋建飞是不会用那种急促的语气找他的。他不敢怠慢，三步并作两步回到了“百佳”二楼。

刘涌办公室的门关着，门口站着宋建飞和项培耀。吴静明正要张口问个究竟，被宋建飞用手势制止了，然后又指了指刘涌的办公室。

吴静明会意，刘涌一定正和什么人在里面商谈或交涉什么事情。从宋、项两人严肃的神情看，那事情很不一般。但是，喊我回来干什么呢？吴静明有些莫名其妙，只好坐在门外的沙发上静观。

刘涌办公室的门开了，刘涌脸色难看，拿着个杯子出来到饮水机边接水。外边这三个人一看便知，他这是假借接水

之机出来一趟。只见刘涌走到吴、宋二人身边，气愤地小声说：“这一天卖的钱还不够他们扣的呢，真是欠收拾！”

吴静明、宋建飞平时在与刘涌的“合作”中善于察颜观色，他们此刻已经从刘涌的脸色上看明白自己应该干什么了。

“太让我来气了，一点面子也不给。”刘涌骂了一句说，“等会儿他们出去，收拾收拾他们！”他端着水杯回到办公室，项培耀也跟了进去。

吴静明旋即站起身，对宋建飞说：“我去找两个人！”

办公室里，刘涌阴沉着脸，拿着笔在那份通知书上签上了自己的名字，然后故意拖长声音，冷冷地对项培耀说：“送——客！”

时已过午，郭金喜等三人站起身，饿着肚子离开了刘涌的办公室。

在刘涌的办公室，郭金喜等人在短短的时间里感受到了从百度高温降到零度冰点是怎样一种滋味，但他们问心无愧，在众多不友善的目光“护送”下走出了“百佳”自选商场。

太原街是步行街，没有出租车，他们向街北方向走去。三人走到太原街北头铁栅栏处，正巧一辆空驶的出租车自东向西经过，被他们叫住了。章军刚伸手拉车门，突然有人过来向他左眼上打了一拳，当即他就什么也看不见了，低下头，用手捂脸……

打章军这一拳的，是吴静明。他见章军是三个人中最年轻的一个，而且马上就要上车了，于是先向他下了手。吴静明一出手，宋建飞、张斌也向三人拳打脚踢。

三人之中，最惨的是郭金喜。他年近五旬，腿脚不快，

宋建飞冲过去，上面给郭金喜一个“电炮”，下面踢了他两脚。郭金喜奋力反抗，用双手抱住了宋建飞。宋建飞恼羞成怒，从衣兜里掏出一把折叠刀，照着郭金喜左大腿连扎两刀，又往左臀部扎了一刀……

吴静明、宋建飞、张斌行凶后，像突然出现时那样跑入人群之中消失了。

经医院检查，郭金喜臀部、腿部被刺中三刀、刀口深达六七厘米，大腿小动脉断裂。虽经治疗痊愈，但留有后遗症。章军左眼严重挫伤，视网膜震荡。

三名国家行政执法人员在繁华的商业区被歹徒打伤，案情重大，辽宁省技术监督局于6月15日向省政府呈交报告，提出疑点，并在报告中多次点了刘涌的名字，强烈要求省政府及公安厅直接过问，侦破此案。

沈阳太原街“6·11”案件引起中央有关部门及省政府领导的重视，国家质量技术监督局局长李传卿专电慰问，副省长陈政高到医院看望了郭金喜，并在技监局的报告上向省公安厅作了批示，省公安厅厅长王恩福也在报告上作了批示，他们都要求有关部门认真组织力量，尽快侦破此案。

九 “5·25”专案

恶魔逞凶狂，自有斩妖人。

刘涌犯罪团伙，牵动着沈阳市公安局党组书记、局长杨加林的思绪。“6·11”太原街数名歹徒打、刺国家行政执法人员致伤一案一直未能侦破，更是深深地刺痛了杨加林。一

个数百万人口的大都市，发生多么大的刑事犯罪案件都不足为奇，但“6·11”案件独具一种特殊性，不能等闲视之。案件是发生在闹市区，被害人是执行公务的国家执法人员，性质是十分严重的。

“庆父不死，鲁难未已”。杨加林从多年主管治安工作的经验分析，如果不把刘涌这一犯罪团伙打掉，沈城不会安宁。

在做出抉择的重要关头，杨加林没有在局党组会议上提出刘涌的问题，这天上午，他走进了主管刑警工作的副局长于凌舜的办公室。

杨加林专门来找于凌舜一起揣摩刘涌这个人，没有别的原因，就在于于凌舜主抓刑警工作，他和刑侦战线上的同志这几年一直在与刘涌及其同伙进行周旋。

当天，两位局长谈了许久。

交谈的成果是，两位局长在对待刘涌的问题上达成了完全一致的意见。他们认为，根据已经掌握的证据和线索，刘涌为达到暴敛钱财、为非作歹、称霸一方的目的，胆大妄为，置政府与法律于不顾，纠集一批有前科劣迹的社会闲散人员充当打手，购买、私藏枪支弹药和管制刀具作为武器，采取严重暴力手段，任意打砸砍杀，猖狂作案，形成了一个成员相对稳定、组织较为严密的犯罪集团，已经具备黑社会性质犯罪集团的特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和中央有关精神，对于这样的黑恶势力必须坚决打击，彻底摧毁，以绝后患。

杨加林说：“刘涌与那些案件的关系，现在还都看得不清楚，需要做工作，取得证据。”

“那么，我们就做一段调查工作。”于凌舜坚定地说。

专案吧！”

会后，贵成刑警支队秘书处起草一份材料，作为向市委、市政府领导同志汇报的提纲。

这份汇报提纲形成后，2000年6月26日，杨加林和于凌舜向市委、市政府主管政法工作的领导汇报了对刘涌犯罪集团经过9个月的秘密调查工作后所掌握的情况，要求批准行动。听取汇报的有市委副书记朱锦，政法委书记王洁纯，副市长焦安发。几位领导同志认真听取了汇报，对刘涌一伙所犯的大量严重罪行表示了强烈的义愤，坚决支持公安机关采取行动，彻底打掉刘涌黑社会性质犯罪集团。决定成立“5·25”专案领导小组，由王洁纯任组长，杨加林、于凌舜任副组长。朱锦用坚定的语气对杨加林和于凌舜说：“不要过多地考虑成功或者失败，你们大胆地干吧，党和政府做你们坚强的后盾！”

十 重拳出击

取得市委、市政府领导坚决有力的支持，对刘涌等人采取强制行动提上了日程。6月26日向市领导汇报之后，杨加林和于凌舜经过研究决定，条件已经成熟，一周后动手。

行动日期渐渐临近，宋晓晶和反暴副大队长王斌已经在支队连住了几夜。王斌不知道有什么任务，宋晓晶只对他说“待命”。

鉴于刘涌的市人大代表资格，杨加林、于凌舜在抓捕行动打响后立即向市人大汇报了刘涌一伙的主要犯罪事实，提

出了《关于对刘涌采取刑事拘留强制措施请示》。市人大当即批准了这一请示。

7月1日，香港著名电影演员任达华来到沈阳，住进商贸饭店。刘涌与任达华有过交往，自然对他热情款待。当夜，警方在“浴乐城”和商贸饭店外围部署了警力，刘涌那辆车牌为“辽AC9999”的“奔驰”轿车成为严密控制的目标。

抓捕战斗，首先在王斌带领的那一组打响。

晚8时，宋晓晶向王斌下达任务：立即出发，到家中抓捕犯罪嫌疑人宋建飞。直到这时，这位已经连续几夜在刑警支队枕戈待旦的副大队长才知道他等的是什么任务。

宋建飞的住房在一条胡同里的一座居民楼的三层，单间。

盛夏时节，人们入睡较晚，不少居民在两楼之间的一块空地上纳凉，不宜控制。为了不惊动人们，面包车很远就停下了，王斌等人陆陆续续进入目标所在的楼内。三楼各家房门紧闭，走廊上阒无一人。如果叫门，容易引起怀疑，未必给开。倘若屋里人一个电话给刘涌或其他同伙打过去，那就更糟。但如果强行冲进去，可能遭到拒捕，也不是上策……王斌与田雨时简短地商议一下，认为宜守不宜强攻。现在时间还不算太晚，待屋里人出来，或外面有人进去，便可乘机进入室内实施抓捕。于是，他们拧灭走廊上的声震感应灯，在走廊、缓步台处留下田雨时等三个人，其余由王斌带到楼外观察，等候机会。

大约9时左右，从外面开进来一辆红色“桑塔纳”轿车，在楼前停下了。车门开处，走下三个三十五六岁的男子。

王斌和暗中守候的同志交换一下目光，彼此会意：要注意这三个人的去向。多年刑侦经验使王斌一眼看出这三个人即使不是刘涌同伙，也不会是善良之人。他们西服革履，夹着皮包，一脸流氓地痞相，晃晃荡荡地脚跟脚走进宋建飞住的那个楼口。

跟上去！王斌向战友发出无声的命令，不声不响地在后面跟踪。当那三个人叫开宋建飞家的房门，刚走进去时，王斌等几个跟踪和隐藏在三四楼之间缓步台上的人会合一处，紧跟着冲了进去，将一支支枪口对准了那三个男子，还有屋里的两个女人，喝道：“不许动！”

那三个人转过身，一下子呆住了。一个人问：“干什么？”

“我们是沈阳市公安局的，”王斌说，“你们涉嫌犯罪，被拘留了。把手放在头上，转过去！”

三男两女不大情愿地照着做了。

经过询问查看身份证，三人之中有一个正是要抓捕的宋建飞，另外两个名叫董铁岩、李志国。两个女人，一个是宋建飞的老婆，另一个是她的女友。

王斌用手机向宋晓晶作了报告：“宋建飞已经落网，还有两个同时被抓的男的。”

“叫什么名字？”

“一个叫董铁岩，一个叫李志国。”

宋晓晶在电话中告诉王斌：“董铁岩和李志国也是刘涌的主要打手，一定看住。你们的抓捕任务已经‘超额’完成了！”

昔日如狼似虎、穷凶极恶的宋建飞、董铁岩、李志国这“四大金刚”中的三个家伙，此时一个个像泄了气的皮球，

脸色煞白，垂头丧气。

抓捕“四大金刚”之首——吴静明的任务，交给了反暴大队一中队队长马力。通过侦查，发现吴静明当夜的落脚点——位于新民市胡台的一个养狗场。当他们来到那里时，不禁怔住了。那个养狗场铁门紧闭，院墙高约2米，真可谓固若金汤，身高一米七八的马力也只能望墙兴叹。更严重的是，攀墙往院里一看，漆黑一片，这个养狗场规模很大，院子里估计养了足有上百只各色各样的狗。不要说狗放出来有多么危险，即使全院的狗一齐叫起来，也令人惊心动魄。马力向支队领导报告了这一情况，要求支援。时间不长，反暴大队三中队中队长赵中原、副中队长李刚带领秦国庆、杨明等民警赶来，他们还带来了防弹衣和照明工具。两支警力会合一处，大家共同研究怎样突破这个“土围子”，对付里面上百只狗，抓获犯罪嫌疑人。他们分析，狗在夜间是反应极灵敏的动物，即使发出微小的声音，也会引起狗叫。一只狗叫，百只狗跟着叫，肯定要惊动犯罪嫌疑人。针对这种情况，一是要将这个院子前后左右都控制住，切断犯罪嫌疑人的逃路；再是采取行动要果断迅速，如果狗扑上来，就要将其击毙，决不能手软。做好分工之后，杨明、张朝岩绕到房后潜伏，由秦国庆、张亮手持微型冲锋枪、手枪翻墙而过。果然，满院子的大狗小狗一下子都叫了起来，响成一片，震耳欲聋。好在那些狗都关在笼子里，没有散放。他们迅速打开大铁门，其余民警持枪冲了进来。这时，房门开了，两个男子走出来，一个手拿大刀，另一个端着扎枪，神态紧张地与民警对峙。他们以为有人来偷狗，没有逃跑。马力等人冲到他们面前，大声喝道：“我们是警察！把刀放下！”那两个人只好扔下大刀和扎枪，举起了双手。这两个人，一个是养

狗场的业主，另一个就是吴静明。

“四大金刚”全部落网，令人鼓舞。

可是，由傅旭带人守候在“浴乐城”抓捕黑枭刘涌的行动却发生了意外，刘涌神秘地失踪了！

“浴乐城”是刘涌苦心经营的一个窝点，当然是警方这次打击行动重点控制的地方。由傅旭带领20多名民警，在外围牢牢地控制，已监守了3个多小时。刘涌平时总是乘坐的车牌为“辽AC9999”的“奔驰”轿车仍在，却始终没看见刘涌出来。

一种不祥的预感袭上傅旭的心头，莫非刘涌不在“浴乐城”？

消息传到设在刑警支队二楼会议室的指挥部，震惊了于凌舜。他双眉紧皱，与身边的李凡对视一眼，先后派出宋晓晶和张东阳两位副支队长，驰援“浴乐城”，必要时以治安清查名义进去看看，刘涌到底在不在里面。

张东阳带人进入“浴乐城”大厅后，一个女经理皱着眉毛迎了过来。显然，她对治安警察深夜清查很是反感。

张东阳问：“我们要见一见董事长，他来没来？”

“没来。”

据掌握，“浴乐城”有刘涌个人专用的更衣箱，编号是38。探长关永生让“浴乐城”的工作人员把那个更衣箱打开了，但里面除了仅有的一件古铜色汗衫和一封普通的信件外，别无它物。

张东阳等人与女经理周旋，终于迫使她给刘涌手机打了电话，刘涌接了：“什么事？”

“二哥，治安警察到‘浴乐城’清查来了！”

“谁来的？你让他们接电话！”刘涌还是那么牛气。

女经理让张东阳接电话，但张东阳没接。因为刘涌对警界人物十分敏感，并且了解不少情况。刘涌现在在哪里？他似乎没有“惊”。张东阳要把刘涌诱回来，便对女经理说：“你告诉刘董事长：我们都是小年轻的，想结识二哥，你回来就好使。”

女经理把话向刘涌复述一遍，刘涌说：“行。你让他们等一等。小龙也在我这儿，我过一会儿就回去。”说完关了手机。

“小龙”，是刘涌等人对孟祥龙的称呼。孟祥龙是治安支队的民警。既然是治安民警清查“浴乐城”，刘涌自然希望由他的心腹孟祥龙出面“摆平”。

然而，刘涌一直没有回到“浴乐城。”

刘涌究竟到哪去了？他是否已经知道了公安机关正在抓捕他及其爪牙的消息？

刘涌黑社会性质犯罪集团组织上的一个特点，就是有少数警界中的败类扮演了不光彩的角色，在粉碎这一犯罪集团的打击行动中当然不能遗忘了他们。他们表面上还在以警察的身份进行活动，因而解决他们不必采取对付“四大金刚”那样的方法。于凌舜、李凡、宋晓晶、张东阳研究制定了一个“请君入瓮”的抓捕方案。

朱赤当夜躺在床上正做着好梦，凌晨2时，忽然接到和平区公安分局副局长孙明的电话：“‘新世界’发生一位外商被窃案件，党组领导对这个案子很重视，你马上过来！”

朱赤身为和平区分局刑警大队阵控队副队长，“新世界”出了涉外案子正是他工作分内之事，所以他不敢怠慢，打了出租车匆匆赶来了。走进“新世界”一楼大厅，看见张东阳副支队长、孙明副局长，还有几位同事坐在那里。他走近打

招呼说：“张支队、孙局长，我来了！”

“来了，好。”张东阳站起来，脸色顿时变得十分严肃，对朱赤说，“朱赤！因为你涉嫌犯罪，现在决定对你拘留审查！”

朱赤听了，目光呆滞，神色慌张，环顾左右，身边早已有好几个同事将他团团围住。“咔！”一副锃亮的铁铐扣住了他的双手。

除了刘军是2日凌晨4时在商贸饭店被傅旭当场抓捕的以外，房建、孟祥龙等人也是用电话将他们传来之后拘捕的。这几个明是警察、暗是刘涌爪牙的家伙，终于把他们的两面派手法玩到了尽头。

出手不凡，初战告捷。当日，在所掌握的涉嫌刘涌犯罪集团的成员中，除刘涌、张凡、程健、高伟和张建奇等人外，吴静明等11名犯罪嫌疑人被抓获。

当务之急是抓刘涌。

杨加林来到刑警支队，与于凌舜和各位局领导共同指挥抓捕在逃的涉案人员。除了部署警力对在逃人员的可能落脚点和接触关系实施全面控制外，立即通过省公安厅厅长李峰批准，呈请公安部向全国发布了对刘涌的《通缉令》，并通过辽沈地区各种新闻媒体公开悬赏通缉刘涌及程健、张建奇、张凡、高伟等5名主要犯罪嫌疑人。

7月3日，追捕刑警在抚顺警方配合下将张建奇抓获归案。

7月11日，刑警支队副支队长宋晓晶和反暴大队副大队长王斌带人将正在和别人打扑克的胖子程健抓获归案。

在特警、刑警、治安警察等多警种作战，张开巨网抓捕刘涌及其同伙的同时，带有另一条战线的重要战斗同时展

开，这就是经侦支队的侦查员们对刘涌及其嘉阳集团涉嫌经济犯罪展开侦查，同时采取必要措施，防止犯罪嫌疑人携款潜逃，给国家财产造成损失。

7月3日下午，经侦支队的40名同志和由市国税局、地税局的稽查分局支援的20名同志一起分组分头下去开展工作，主要是查封嘉阳集团下属各个企业的账目、凭证，运到经侦支队。全市7家银行，查出并冻结嘉阳集团所属企业及犯罪嫌疑人存款账号54个，查扣存款1200多万元。这些工作做起来很艰苦，有的企业只知其名，找都找不到。夜深了，参战的同志们一宿没合眼，整整奋战了一夜。主管经侦工作的崔德义副局长始终在支队督战。他和同志们深知，打击刘涌黑社会性质犯罪集团不仅是一场维护社会治安的斗争，同时也是打击经济领域犯罪的斗争，两条战线都要取胜。

在清查嘉阳集团资产与经营情况的基础上，经侦支队参战的同志与由两位税务稽查分局副局长带领的税务局的同志们一起，对刘涌等人非法经营与偷逃税款等违法犯罪问题进行了检查，并收集相关证据。办案的同志们不辞辛苦，奔赴安徽、贵州等十多个城市，终于查清了刘涌经营香烟，获取巨额利润，偷逃1330多万元税款的违法犯罪事实。

同时还查明，刘涌在任沈阳嘉阳房地产开发公司法定代表人、董事长期间，偷逃税款225.441万元。

还查明，刘涌于1998年3月5日，以沈阳“百佳”自选商场的名义，与沈阳“风味楼”总经理左文林签订合作经营“百佳”精品购物城的协议，合作时间为10年。刘涌任董事长，左文林任总经理。在此期间，刘涌指使左文林、会计解长富设立两套账，偷逃国家税款330.246692万元。

还查明，刘涌在任沈阳嘉阳超市商品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董事长期间，于1996年6月在沈河区中街购买沈阳盛京饭店567平方米的门市房，价值1130万元，成立自选商场第一连锁店。该房产已取得了房产证，但未入账列为固定资产，采取购房不入固定资产账、隐匿不报的手段，偷逃国家税款49.83万元。

2000年10月16日，经侦支队在查明了刘涌及嘉阳集团上述违法犯罪事实的基础上，提出了《侦查终结报告》。

十一 各色“保护伞”

刘涌作为一个黑社会性质犯罪集团的头子，有许多把撑在他头上的“保护伞”。这些“保护伞”不仅能使他遇难呈祥，转危为安，一次又一次逃过法律的惩处，而且能为他脸上贴金，头上罩起光环，使人们把他这个魔鬼当作善人，甚至救世主。

有一把大“保护伞”是高明贤为刘涌撑起来的。

高明贤是党培养多年的干部，1994年1月到和平区劳动局就任副局长兼党总支书记。经人介绍高明贤与刘涌相识，两人一见如故。用刘涌的话说，他们“非常合得来”。高明贤把刘涌视为发展经济的“奇才”，关爱有加；刘涌把高明贤视为有求必应的“女菩萨”，竭力奉迎。

位于太原街的中华商场，本来是块寸土寸金的宝地，可是由于经营不善，倒闭多次。主管企业的高明贤将这块宝地交给刘涌开办家电商场，他已是第十任经营者了。承包的条

件并不高，刘涌以此为基础，逢年过节都给送钱去。她儿子结婚，也帮着张罗。后来办起了超市，经济效益极好。刘涌感激高明贤，而且感到在她身上还有“实惠”可捞，便把她当作“干妈”孝敬。高明贤投桃报李，把刘涌捧了又捧，要在他身上制造更大的“奇迹”。

1997年初，和平区开始进行新一届人大代表的选举工作。一天，刘涌来到区劳动局看“干妈”，问高明贤，“我能不能当区人大代表？”

“怎么不能？”高明贤说，“你是区劳模，优秀企业家，又是民主人士，只要基层推荐上来，就能成为人大代表的候选人，经过选举就有可能成为区人大代表。”

听了高明贤肯定的回答，刘涌高兴极了。一个罪恶累累的“黑老大”，十足的恶棍，还能当人大代表吗？他当然清楚，要把一个“妖”扮成“神”，难乎其难。但他更明白，要更多地聚敛钱财，控制一方，光有一定经济实力是不够的，还要在政治上取得地位。当一名区人大代表，披上这件“袈裟”，就是他梦寐以求的。他要靠高明贤实现这个愿望。

高明贤果然不负刘涌所望，在区劳动局向区人大提报的4名区人大代表候选人名单中，力荐刘涌，但后来落选了。

高明贤没有死心。刘涌当不上区人大代表，那么，让他当上市人大代表，不是更好吗！于是，经高明贤一人暗箱操作，由区劳动局向区人大提报了推荐刘涌为沈阳市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候选人的材料。

为了让刘涌能当上市人大代表，高明贤可谓胆大包天而又用心良苦。推荐人大代表候选人这样一件严肃而重要的事情，她身为党总支书记居然没有召开党总支成员会议进行讨论和研究，而是独断专行，由她一个人做主。

推荐人大代表候选人时，区人大人事代表室的同志曾向高明贤了解刘涌的情况。高明贤知刘涌曾因持枪袭警一案被公安机关抓捕收审，但她却隐瞒了这一重要情况，没有向人事代表室讲，反而把刘涌的“先进事迹”好一顿宣扬，说：“刘涌符合人大代表的条件。”

向区、市两级人大提报人大代表候选人的材料是很重要的，因为区人大代表要根据材料进行选举，市人大有关部门要根据材料进行审查。为了当上市人大代表，刘涌与高明贤合谋造假，瞒天过海，在人大代表候选人登记表上根本不提刘涌因持枪袭警被公安机关收审一事。在“主要表现”一栏，写了一大段溢美之辞：“刘涌将百佳商场发展成为一个企业集团，安置就业人员 300 多人，为振兴和平区经济做出很大贡献”，“思想先进，作风正派，具备人民代表的资格。”

高明贤炮制的材料简直是颠倒黑白。

由于有“干妈”高明贤欺上瞒下“保驾护航”，刘涌的人大代表候选人资格问题在协商、审议阶段一路过关，市、区两级审查都没有能发现问题。1997 年 12 月 6 日，在 235 名区人大代表参加投票选举的区人大会议上，刘涌获得赞成票 194 张，成为和平区当选市人大代表的 58 人中的一个。

刘涌当上市人大代表后，有了特殊身份作掩护，更加气焰嚣张，更加胆大妄为，连连猖狂作案。

公安机关打击刘涌黑社会性质犯罪集团的斗争，得到了沈阳市人大坚决有力的支持。在市人大主任会议上，根据市公安局的请示，决定暂时停止刘涌执行市人大代表职务。不久，刘涌的市人大代表职务被原选举单位和平区人大常委会罢免。

与黑恶势力头子沆瀣一气没有好下场，等待高明贤的将

是党纪国法的惩处。

为刘涌撑起“保护伞”的，还有曾先后担任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院长、沈阳市人民检察院检察长的刘实。

刘实从一名基层法院的书记员干到副市级的政法领导干部，在政法系统工作了30多年，最后自己却弄得身陷囹圄，实在发人深思。

刘实在市法院担任院长期间，与刘涌之父刘汉起关系甚密。每到年节，两家人必然到一起“聚一聚”以沟通感情，加深关系。刘涌管刘实一口一个“叔叔”地叫着，那亲昵的口气使外人听来会以为刘实就是刘涌的亲叔叔。

在一次两家人春节聚会的餐桌上，当酒喝到面红耳热之际，刘涌对刘实说：“叔，你常出国，以后如果再有机会，能不能带我也出去一下，开开眼界见见世面？”

不要以为这是刘涌随便说笑，身为法院院长的刘实竟然毫不犹豫地答应了。

刘实的女儿在美国就读。刘实即使去美国看望女儿，也都是以院长赴外“考察”的名义公费出国，决不肯花自己的银子。刘实答应之后就有一个问题：刘涌这样一个私企业主，一个劣迹斑斑、恶行累累的“黑老大”，怎么可能随着法院的干部一起出国呢？

刘实身为市法院院长，一名党的高级领导干部，严重丧失党的原则，无视起码的纪律，不惜以身试法地做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让刘涌假冒法院的干部和他一起出国！

不用说别人，就连刘涌本人听到刘实这个许诺后也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刘涌真是做梦也没想到，仅仅在3年前，他还以持枪袭警的犯罪嫌疑人身份被关在公安局的看守所里接受刑事拘

留，可是现在，他居然变成了市法院的中层干部，陪着院长出国了！

为了表示对刘实的感谢，刘涌给“刘叔”送去了3万美元：“叔，这点钱给你到美国零花用吧！”

刘实欣然纳之。他为刘涌出国担着风险，收这点钱算得了什么呢！

在刘实对刘涌的帮助与支持中，出国的事不过小菜一碟，更重要的是他在刘涌的商业发展中帮了他的大忙。马向东将资产价值达3亿多元的2.4万平方米中街商业用地，以行政划拨方式无偿地批给刘涌进行商业开发，他们中间的牵线人就是刘实。刘实与马向东关系最“铁”，与刘涌的关系甚密，由他在中间牵线搭桥必然皆大欢喜，最合适不过了。难怪那么一张“大馅饼”偏偏掉在刘涌的头上。

刘涌为早早把那块地上的商家撵走，建起他的嘉阳商业大厦，不惜采取流氓、野蛮手段打砸了中街大药房等商家。在“砸拆”的背后，还有一个鲜为人知的官司。

中街大药房所在的中街路128号三层楼的房主是穆广志，为个人房产，是“文革”后落实政策时归还给他的，他与政府有关部门签了使用该地40年的协议。这块土地以行政划拨方式批给刘涌后，穆广志表示同意动迁，但鉴于原来是商业门市房，要求刘涌在建商业大厦时，为他留一个门脸以便经商，同时补偿中止原签使用40年的协议之经济损失。刘涌听了大为恼火，坚决不同意。他说：“我拿这块地，国家都一分钱没向我要，为什么我给你钱？要给钱，也只能按棚户区改造标准给。”

穆广志坚信，他作为此处房产的房主，与市政府有关部门签订了协议，受法律保护，真理在他这一边，遂向市法院

民事审判庭递交了诉状，上告市政府有关部门撕毁协议，侵犯私有房产所有权。穆广志的妹妹穆广珍在市法院工作，她作为穆氏家族的一名成员，支持这一诉讼。对于穆广志、穆广珍的起诉，刘涌有些慌乱。在这关键的时刻，他来找刘实：“叔，老穆家要告了，还有穆广珍，这影响我盖楼啊！怎么办！”

“不怕，我收拾收拾她！”

虽然其时“刘叔”已经不在市法院工作，调任市检察院当检察长了，但他答应刘涌的事情很快就在市法院有了反应：市法院对穆家的投诉不予受理，不予立案；时间不长，穆广珍涉嫌贪污被检察机关起诉，由法院判处有期徒刑8年，后改为6年。

“刘叔”不能不为刘涌撑起一把“保护伞”，不能不帮刘涌的忙，他将100万元钱“借”给刘涌经商，他与刘涌及其嘉阳集团用一条金钱的纽带牢牢地捆绑在一起，分也分不开了。

2000年8月，就在公安机关打响摧毁刘涌黑社会性质犯罪集团的斗争后不久，刘实也因泄露国家机密罪被依法逮捕。一个干了多年政法工作的检察长自己倒被送进了牢房，这不能不说是一个绝妙的讽刺。

为刘涌撑“伞”的，还有沈城政界另一位不寻常的女性——焦玫瑰，刘涌称她作“焦姨”。

焦玫瑰原来是辽宁大学历史系教授，中国致公党沈阳地区负责人，市政协副主席。1995年到市中级人民法院任副院长。

到法院报到的头一天，焦玫瑰衣着朴素，坐出租车，绕了好久才找到法院。她刚到时就谦虚谨慎，工作认真，不搞特

殊化，给人们的印象不错，都说法院来了一位文化层次很高的女院长。

刘实调到检察机关，许多事情借不上力了，这使刘涌有些失落感。一天，刘汉起对他说：“我们法院来了一位女院长，是大学教授，挺有水平的。你文化不行，哪天我给你介绍介绍。对你今后的发展有好处。”

见面的机会当然是有的。在一次聚餐中，刘汉起把刘涌叫到焦玫瑰面前，介绍说：“刘涌，这是你焦姨，以后要和你焦姨多联系。”

焦玫瑰打量着刘涌，知道他是位“大款”，很有钱。他们就这样认识了。

走了“刘叔”，来了“焦姨”，刘涌的失落感没有了。从那以后，他和“焦姨”频繁交往，关系越来越密切。不久，焦玫瑰给了他一张表，他填了，很顺利地便加入了致公党，和“焦姨”成了“吾党同志”。由于“焦姨”的器重，刘涌很快就在致公党内担负重任，成为直属支部的主委，兼任对外联络部部长。

像对“刘叔”那样，刘涌感激“焦姨”。他给“焦姨”送去两盒（共200张，价值2万元）“百佳”超市的购物券。有了这种购物券，“焦姨”进了商场不用掏钱，喜欢什么就可以拿什么，非常方便。

“焦姨”要搬进新居了，刘涌感到又是个机会，马上给“焦姨”买了一套高级组合沙发，还买了装饰镜子，把“焦姨”的新家装饰得很漂亮。逢年过节，刘涌商务再忙也不忘去“焦姨”家看望，送去一个个鼓鼓囊囊的“信封”……

不过，焦玫瑰给刘涌帮忙也帮到了头。在沈城反腐肃贪风暴中，她的问题暴露出来，成为市法院几名腐败院长之

一，受到查处。事实证明，不管权力多大，地位多高，谁沾了刘涌的边，谁充当了他的“保护伞”，都不会有好下场。

十二 狼奔豕突

7月1日，被公安机关密切监视的刘涌突然从“2000年俱乐部”神秘地失踪。

7月1日，刘涌有两项重要的“外事活动”。一项是香港著名电影演员任达华来沈，他陪同任达华从“裕乐城”来到“2000年俱乐部”，听任达华唱歌；另一项是嘉阳集团通过美国波士顿公司请来日本经济专家合元，给嘉阳集团的高级职员讲企业管理，由刘涌的妻子刘晓津陪同。

刘涌去“2000年俱乐部”前，给刘晓津挂了电话，让她也陪着日本客人及日语翻译去俱乐部。

此前，“裕乐城”当天曾受到治安民警的检查，经理给刘晓津打电话，刘晓津说：“你们配合一下。”宾馆、娱乐一类行业受警方检查有例行公事的意味，人们习以为常，刘晓津也没把这当回事，没告诉刘涌。

难得同香港著名演员和外国著名学者相聚，刘涌、刘晓津身边还有孟祥龙、刘军等人，大家兴致都很好。已经是半夜了，刘涌的手机接到一个电话。听着听着，他站了起来，双眉紧皱，显得局促不安。听完电话，他许久没有吱声。

心细的刘晓津一直在关注着刘涌的表情变化，她悄声问：“怎么了？”

“有点事。你们在这玩吧。”刘涌说，“我有点事，出去

一趟。”

刘晓津说：“这么晚了，咱们一起走吧！”

她看出，刘涌接电话后的神态反应很不寻常，便决定跟他一起走，想弄清“有点事”究竟是什么事。

走出俱乐部，刘涌上了他开来的一辆“子弹头”，刘晓津上了自己开的“奔驰”面包。孟祥龙和司机也在刘涌车上。前面还有一辆刘军等人坐的“桑塔纳”。刘军前导，三辆车径直向北开去。

至此，刘涌车在人不在的“失踪”之谜就可以解开了。原来，阴差阳错，这晚刘涌没有开他的那辆车牌“9999”的“奔驰”，而是开了孟祥龙的“子弹头”。

原来，在王斌等人抓捕宋建飞、董铁岩、李志国时，正赶上宋建飞的姐姐、刘涌的嫂子带着小女儿推门而进，当即被公安人员扣住。但那个女孩乘人们不注意跑下楼，看见公安人员把宋建飞等人押上一辆“海狮”面包车开走了。女孩心眼儿很灵，记住了那辆面包车的车牌是“辽 AA3408”。她把这个消息用电话告诉了刘涌，并说出了那个车号。

这是刘涌得到的关于当夜警方行动的第一个信息。

接完小侄女的电话，刘涌心里乱得很，再也坐不住了。他感到，抓宋建飞等人一定很有来头，而且很有可能是冲他而来。因为宋建飞、董铁岩、李志国这些人和他的关系太密切了，他们出事了，也就很可能意味着自己也要出事。

1999年6月，沈阳市公安局邀请市内30余家有影响的企业负责人开了一个会。鉴于公安机关经费不足，希望得到社会捐助，建立救助因公伤残的公安民警的基金组织。与会的企业纷纷踊跃捐助。刘涌知道这个消息后，狐疑满腹：公安局为什么不找我呢？是不是将我打入了另册？拿点钱与公

安局套近乎，笼络感情，这不正是个好机会吗！刘涌越想越感到此事轻易不能放过，便主动向市公安局提出，嘉阳集团愿为这项基金捐出10万元。可是，市公安局婉拒了，有关同志答复说：“此事已事过境迁，不再接受捐款了。”这更加重了刘涌的疑心。刘涌对自己的累累恶行心知肚明，他总是在提防着公安机关有可能对他下手。不过，今夜抓宋建飞的事发生得这样突然，倒是他没料到的。

这就是刘涌对刘晓津说的“有点事”。他嘴上说得很轻松，心里却很沉重，没有一点底。

在一前一后的车上，刘涌把宋建飞等人被抓的事用手机告诉了刘晓津。

刘涌与孟祥龙、刘军简短商议一下，决定让高伟到宋建飞家去看看，探探风声。高伟打出租车来到宋家楼下，不敢靠近，更不敢上楼，什么也看不到听不到。

“这是怎么回事呢？宋建飞到底是哪抓的呢？”刘涌十分焦急，不断地自言自语，“‘辽AA3408’是哪的车呢？”

是不是刑警支队的车？刘涌大着胆子开车从刑警支队门前驶过。他看见，虽已夜深，但刑警支队的办公楼灯光明亮，院里人影憧憧，显出忙碌的景象。他的心激灵一下子：完了，今夜刑警有行动，宋建飞他们是被刑警收进去了！

为了进一步得到验证，刘涌等人又开车来到自己的老窝“浴乐城”，保持一定距离进行观察。凭借他猎犬般敏锐的“嗅觉”，断定查封“浴乐城”的不是治安警察，而是刑事警察！

这样，当夜在客观上形成了很有意思的现象：公安在搜刘涌，刘涌在“找”公安，“猫”与“鼠”都在紧张地周旋。

刘晓津把“浴乐城”受到警方检查的消息告诉了刘涌，

刘涌联想到“浴乐城”女经理和他通的电话，更感到了事态的严重，赶快离开了那里。

刘涌对刘晓津等人说，立即关闭所有手机，不要再与外界联系。他对刘晓津说，天亮后赶快买新的手机卡，把原来的扔掉。

事实证明，刘涌的反侦查能力很强，对突发事件作出反应的能力也很强。

几个人密议，家不能回去了，“浴乐城”、“嘉阳”超市和购物中心等这些地方也不能回去了，要另找一个不为外人所知的地方躲一躲。

他们选中位于小北的恒盛洗浴中心，业主是刘晓津的邻居。他们上楼进了包房；刘晓津又累又困，躺到床上睡着了；刘涌心事重重，还在苦苦琢磨公安人员抓宋建飞等人对他来说意味着什么。

刘军说：“二哥，躲躲吧，去我的一个朋友家吧！”天还没亮，刘晓津就被刘涌扒拉醒了，说：“在这呆长了不是个事，得挪地方。”于是，他们去了刘军的一个朋友——“斌子”的家里。孟祥龙自己走了。

刘军把兄嫂二人安顿好后，驾车回到商贸饭店他的房间，被傅旭等人抓个正着。但他根本不可能交代刘涌的下落。

天亮吃完早饭，刘晓津开“斌子”的“桑塔纳”，载着刘涌、高伟和“斌子”来到九纬路他们自己开的嘉阳通讯器材经销部，买了两个新的手机卡。刘晓津给刘涌一个，自己留一个。刘涌急着换手机卡，一是防止警方监听，免得暴露了自己的踪迹，再是想用新的电话号码，通过关系打听宋建飞的情况。

就这样，刘涌有家不敢回，四处转圈子；沈阳城内几乎到处都有他的买卖，可是他不敢再去露面。他恐惧、紧张、沮丧，情绪低落到了极点。

刘晓津显得比丈夫振作，提议说：“去‘光哥’家吧！”

刘涌此时感到自己十分无能，只得听妻子的。“光哥”他也认识。

在十三纬路成中花园，住着刘晓津在五爱市场经商时结识的朋友，名叫刘鹏达，人称“光哥”。刘晓津把刘涌他们送到后，说：“你们在这儿呆着，我去看看，到底公安局是怎么回事。”

刘晓津坐出租车来到太原街，先到购物中心楼上的嘉阳集团办公室。正赶上公安局来人了，她陪着他们在办公室搜查了一阵。奇怪的是，公安人员并没有向她打听刘涌的下落，这可能是因为他们不认识她，把她当成了一位高级职员缘故。当然，即使问她，她也不会把四处躲藏的丈夫交出去的。

刘晓津努力使自己保持镇定，下午去饭店继续听合元讲课，晚上陪他们吃完饭后又回到丽景花园的家看了看，保姆说警察来搜查过了，拿走了通讯录等东西。她想，家都搜了，看来事情不小。已经是晚上10点多了，但刘晓津还是把嘉阳集团各主要部门的负责人召到办公室开了会。虽然她直到现在也不清楚公安局意欲何为，对刘涌及嘉阳集团的关系有多大，心里也很紧张，但她故作一脸轻松，轻描淡写地向大家讲了公安局搜查的事，意在稳定军心。她要求明天各部门给员工们开会，要大家安心做好工作，别影响了生意。

忙完了这些，刘晓津想到自己应该找一个地方落脚，休息一下。她给一个名叫胡素凤的经商女友打电话，用车把

她接到家中。

刘晓津感到很累。身体累，心也累。但是，为了刘涌，为了嘉阳集团，她别无选择。她暗暗庆幸公安局没有把她看起来，使她有机会把刘涌藏了又藏。

一想到刘涌，刘晓津便柔情无限，感慨万端。她帮了这个人，她爱了这个人，她嫁了这个人，她为他生了一个活泼可爱的儿子，她为他把一个嘉阳集团经营得红红火火，如日中天。她怎么也没想到会有今天，被公安局弄得颠沛流离，狼狈不堪。

手机急促的响声打断了刘晓津的回忆。电话是刘鹏达的爱人打来的，她的声音急切而不安：“刘涌没有了！”

刘晓津心头一紧：“上哪儿去了？”

刘晓津看看手表，晚上10点多了。

“他要自杀！”那边的声音中有几分恐惧，“我们怎么也劝不了，不知他上哪儿去了……”

自杀！多么可怕的字眼，刘晓津脑袋“嗡”地一下子，猛地用手抓住自己的胸口，像要窒息。

刘晓津赶紧坐胡素凤开的车去找刘涌。

陷于绝望的刘涌，的确产生了自杀的念头，而且借在刘鹏达家中的机会，一口气写好了6封遗书。

刘涌到这时候心里已经非常清楚，公安局采取行动，绝不仅仅是抓捕宋建飞、董铁岩、李志国，而是冲着他来的，冲着他身边的那些人来的。刘军、孟祥龙、朱赤……这些人现在都联系不到了，估计凶多吉少。连警察都抓，可见来头不小。他现在是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孤家寡人一个。他忽然感到，一旦没有了身边那些人的护佑，他是多么软弱无能。去找那些有交往的高官显贵吗？他还不至于那样天

真。那些人在你升腾发达的时候，肯对你好；一旦你出了事，他们会像躲避瘟神一样离你远远的。公安局的行动太快了，也太狠了，他根本来不及做出任何反应。他感到大势已去，末日来临。与其被公安局抓去，不如自己了断。

但死前总要有些话留下来。对父母，对晓津，对孩子，对弟弟，还有嘉阳集团……

刘涌写完六份遗书，让高伟复印了两份，他把原件揣在身上。趁高伟和刘鹏达夫妇没注意，他离开了成中花园，向夜幕深处走去……

忆往昔，刘涌每次外出，总是轿车成串，打手成群，前呼后拥，一呼百应，好不威风。今夜，他作为被公安机关在全城四处搜捕的要犯，揣着绝命书，形单影只，踽踽独行。惨白的月光下，他在地面上拖着瘦长的黑影，像一个回归坟墓的幽灵。

也是巧，刘晓津和胡家凤在南市场一带寻找，终于看见了独自一人往北走的刘涌。刘晓津大叫一声“刘涌”，上前就把他拽住了：“你要上哪儿呀？”

刘涌垂头丧气地说：“我想死……我死也要死在中街（嘉阳大厦）工地上……”

刘晓津擦去泪水：“你到底有啥事呀，想死？”

刘涌没有回答。

显然，刘晓津对刘涌过去打砸砍杀的“英雄业绩”是不甚了了的。刘涌不可能将他那些充满血腥的打砸砍杀的事情对刘晓津讲，他在她面前展示的都是好的一面。在刘晓津眼里，刘涌始终是一位“天使”而不是魔鬼。

刘晓津说：“实在不行，那就走吧！这里不是久留之地，别连累了人家。”

“走吧。”刘涌同意了。

方向是往北走，去俄罗斯。当年他们经商去过那个国家，在黑龙江那边也能找到熟人。

十三 边陲擒枭

刑警支队二楼会议室里，于凌舜、李凡、宋晓晶、傅旭等人已经几天几夜没有很好地休息了，一直在忙于指挥抓捕和监管工作。抓获大大小小的犯罪嫌疑人的消息不断传来，但就是没有刘涌的下落。他们本来是这次打击行动中的功臣，可是没有抓到刘涌，他们心里总有一种负罪感。

7月10日，一个不寻常的线索提交到指挥部，在黑龙江黑河、内蒙古满洲里一带发现了“大褂”的踪迹。“大褂”名叫徐景岩，与刘涌的关系密切，也是这次抓捕的对象。早在1994年刘涌被拘留在东陵区看守所时，当杂役的徐景岩就与刘涌勾结；后来，徐景岩追随刘涌、程健，非法经营香烟，他在个体烟贩王永学被打致死一案中负有责任。鉴于他与刘涌的关系，是否说明刘涌也在满洲里、黑河或其他中俄边界一带地区进行活动呢？

杨加林和于凌舜认为，黑龙江边防城市离沈阳不远，出境较为容易，应该把住“北大门”。于是，7月11日上午，向黑河发去了重要犯罪嫌疑人刘涌、高伟等人的详细情况。此前，当地公安、边检等部门已经收到了经公安部发出的关于刘涌等人的《通缉令》和《边控通知》。

对参战民警来说，7月11日这天是个好日子。下午，

宋晓晶、王斌等人已从辽阳将刘涌集团的重要干将之一程健捉拿归案。下午3点，李凡再次与黑河市公安局刑警支队支队长王健通了电话，请当地公安机关大力协助，防止刘涌出逃。王健说，当地公安机关非常重视，局长蒋志芳、副局长矫宁亲自负责，并已同外事处、边检站取得联系。《通缉令》和《边控通知》提供的在逃人员的有关资料已经输入边检站电脑，一有情况立即联系。

此刻，杨加林、于凌舜等局领导与李凡、宋晓晶等支队领导相聚的二楼会议室，已成为全国范围内张网设卡追捕刘涌黑社会性质犯罪集团成员的指挥中心。自7月1日夜间打响抓捕战斗以来，不分昼夜，这里没有断过人，同志们有过胜利的微笑，也有过受挫的嗟叹，更多的是焦急的期待，盼着早日抓获黑枭刘涌，为此役画上一个圆满的句号。

忽然，李凡的手机响了，是黑河王健支队长打来的。王健说：“昨天下午，我们在边防站已经控制了来自沈阳的两个女人，经审查，才知道一个叫刘晓津，一个叫刘野。现在，我们正对刘涌进行大规模搜捕……”

消息传来，杨加林、于凌舜都笑了，几天来人们脸上的阴霾一扫而光。刘晓津是刘涌的老婆，有刘晓津就必有刘

涌

杨加林和于凌舜研究认为，虽然目前尚未抓获刘涌，但既然已在黑河发现并拘留了刘晓津等人，应迅速派人过去，与当地警方共同配合，继续搜捕刘涌。即使抓不到，也要把嫌疑人刘晓津等押解回来，以便继续工作。

于凌舜派出刚从辽阳回来的宋晓晶带领几名同志奔赴黑河。

车刚开到高速公路上，宋晓晶又接到于凌舜的命令：原

地待命。这是怎么回事呢？

原来，李凡的手机传来了王健激动的声音：“李支队！告诉你一个好消息：我们把刘涌抓到了！还有一个名叫高伟的人……”

“呼”，杨加林猛地从椅子上站了起来！

“呼”，屋里的人也都从椅子上站了起来！

紧接着，是一阵发自肺腑的欢呼声！

杨加林命令：“李凡，你立即和宋晓晶带领同志们去黑河，把刘涌押回来！”

“我也去。”于凌舜说，“黑河的同志替我们抓住了刘涌，我们应该把悬赏的奖金送过去。我们许诺提供线索抓获刘涌者奖励5万元，抓获高伟者奖励2万元。是不是一共奖励10万元为好？”

“不，奖励20万！”杨加林当即决定，“黑河的同志有力地支援了我们，他们立了大功，我们理应重奖！”

于凌舜亲自点将，包括他自己和李凡，还有已经在高速公路上停车待命的宋晓晶等人在内共18人（内有几名女民警），人称“十八勇士”。于凌舜、李凡等人来到高速公路上，与宋晓晶等人合在一起，迎着天幕上的北斗，连夜驱车直奔黑河。

人民开心之日，黑枭难受之时。在黑河落网的刘涌，被抓获前实施了第二次自杀，正在该市西岗子医院进行抢救。

7月4日吃过早饭后，刘鹏达开一辆“本田”，胡素凤的司机开一辆“风度”，一红一白，一前一后，送刘涌夫妇和高伟启程了。

他们没出沈阳前，街上有卖报的，刘晓津买了一份。展开报纸，猛然看见了警方通缉刘涌等人的消息和照片，大吃

一惊。但她匆匆看了两眼，一声没吭，悄悄把报纸收进皮包里了。

临行前，刘晓津曾问刘鹏达，在北边有什么亲戚没有。刘鹏达说，他爱人的二姐住在牙克石。

到了哈尔滨后，在火车站买了票，由刘鹏达夫妇陪着刘涌、高伟乘火车去了牙克石，刘晓津和胡素凤于5日凌晨回到沈阳。

在黑河边检站扣留的嫌疑人中，多了个名叫刘野的三十来岁的女人。刘野也是刘晓津经商的朋友。刘晓津回来后，买了很多报纸，把报上登的关于刘涌的事情看了一个够。她感到很惊讶。她不敢回家了，也不敢再到嘉阳集团去了，住在刘野的家里。

7月7日，刘涌从牙克石给刘晓津打电话，询问沈阳这边情况怎么样，家怎么样。刘晓津不敢跟他多讲，说：“晚上我给你打电话。”当晚8点，刘晓津不敢使用手机，也不敢使用刘野家的电话机，到楼下公用电话亭给刘涌打了电话。她把嘉阳集团被查封，还有报纸上登的有关内容讲了一遍。直到这时，刘涌才知道自己正在全国范围内被警方通缉！

刘晓津说：“这边事大了，到处都抓人，我也不敢回家。”然后问，“你怎么被通缉了呢？”

刘涌那边沉默了许久，然后用同样不解的语气说：“是呀，我怎么能被通缉呢？你刚才给我念的那些事，有的我不知道，有的和我毫无关系，有的都是过去的事了，‘平’了……唉！都是多大的事呀，怎么把我通缉了呢？”

“你在那边呆得怎么样？”

“晓津……我不能活了！”刘涌绝望地说，带着哭音，

“我活着也没意思……晓津！你把家里的事安排安排，还有孩子……”

“刘涌！你千万不能死！”如果不是怕被人听见，刘晓津会高声喊起来：“明天我就去，你千万等着我！听见没有！等着我……”

第二天中午，刘晓津带着 5000 元人民币和 5000 美元现金，从长客总站坐大巴动身了。

刘晓津不能不去。她和刘涌夫妻一场，不能看着他死。还有，她要当面问他，报纸上登的那些中街大药房、省技术监督局、刘燕……究竟都是怎么回事。为了企业，为了孩子，死活要弄个明白。

刘晓津对刘野说，她要出门办点事，要刘野陪她去一趟。刘野当即答应了。其实，公安局抓刘涌的事，沈阳到处都传得沸沸扬扬的，刘野能不知道？想到这儿，刘晓津心里对她十分感激。

她们到了长春，又从长春坐火车到了牙克石。她们在车站看到了戴副墨镜的刘涌和高伟，然后四个人一起乘火车，经齐齐哈尔去黑河。

刘野有个称为“二姐”的朋友住在黑河，从黑河过黑龙江，对面就是俄罗斯的一个城市（布拉戈维申斯克）。做生意的，到俄罗斯旅游的，从那儿过去的人很多。在去黑河的火车上，刘野给“二姐”打了电话。“二姐”答应到车站接他们。

刘野的“二姐”果不食言，在黑河火车站迎接他们，领着他们住进了粮贸宾馆七楼的三个房间。

经过“二姐”等人帮忙，刘晓津花了 2000 多元钱为刘涌、她和刘野办了到俄罗斯“旅游”的护照。刘晓津把带的

5000多美元给了刘涌，在高伟为他保管的那个包里还有7万元人民币。这些钱，都是刘晓津为刘涌到俄罗斯“散散心”准备的。

他们住了一天两宿，7月10日下午，刘晓津、刘野和刘涌一起前往边境检查站，高伟留在宾馆。

当年，刘涌夫妇与刘野搞对苏边贸，常从边检站通过，情况是熟悉的；但这一次，情况就不同了。走进边检站，刘涌夫妇十分紧张，刘晓津的心情更复杂。她不仅担心刘涌的身份被发现，更怕他因为拒捕而被武警开枪打死。

怎么样过边检站那个最关键的检验护照和身份证的窗口，刘晓津和刘涌经过一番密议，决定先由刘晓津和刘野在前面经过那个窗口，代刘涌交验证件，准行后刘涌跟着迅速通过。他们分析公安机关的通缉令已发到全国各地，通缉令上面一定有刘涌的照片，要尽量避免刘涌被检查人员辨认出来。

然而，他们完全没想到，当刘涌的身份证一经检验人员用电脑“筛网”时，电脑立即有了反应，响起了报警声。检验人员立即扣住了刘晓津和刘野，躲在后面的刘涌乘人不备转身就逃。

刘涌一口气跑回粮贸宾馆，紧敲705号房间的门。屋里的高伟看看表，刘涌他们走后还不到半个小时。开了门，一见是满脸惊慌的刘涌，便问：“怎么了二哥？”

刘涌上气不接下气地说：“快跑，你嫂子她们叫边检站扣住了！”

一个几次三番寻死不成的人，在危急关头倒表现出了顽强的求生意愿，刘涌和高伟迅速离开宾馆，打车逃走……

于凌舜率领押解小分队疾驰16个小时，在12日下午2

时半到达黑河市公安局。

沈阳小分队的同志受到了以局长蒋志芳、副局长矫宁为首的市公安局民警同志们的热烈欢迎和款待，并向他们介绍了抓捕刘涌的经过。

刘涌从边检站逃跑后，市公安局组织上千人进行抓捕。刑警支队的同志们作了分析，认为刘涌为了尽快脱离险境，乘坐出租车逃走的可能性最大。于是，在20分钟内，从黑河通往各地的公安堵截点都得到了通报，根据刘涌的体貌特征，对出城的车辆严加盘查；根据刘晓津、刘野的交代，派人在粮贸宾馆守候。

刘涌、高伟打车奔逃，刚跑出20来公里，就被在公路上检查的民警截住了。民警进行盘查，刘涌乘人不备吞服了大量不明药品，陷于休克状态，被立即送往西岗子医院洗胃抢救……

至此，企图取道北部边陲逃往异国的全国通缉要犯刘涌，还有窝藏、掩护他逃跑的刘晓津、刘野、高伟四人全部落网。

望着镣铐加身的刘涌，宋晓晶很有感慨。6年前在最南的广州，6年后在最北的黑河，他先后两次抓捕同一个犯罪嫌疑人，真可谓警凶鏖战无穷期。他走到刘涌面前问：“刘涌，你还认识我吗？”

刘涌无力地抬起眼看了看宋晓晶，什么也没说，又低下了头。

罪大恶极，天怒人怨，刘涌的末日到了。

押解小分队肩负重任，在黑河没有过多停留，7月13日离黑返沈。

7月14日下午，杨加林与市公安局、刑警支队的领导

和民警们，在刑警支队隆重欢迎押解四名犯罪嫌疑人胜利而归的“十八勇士”。数不尽的企业和街道群众冒着摄氏36度的高温，打着标语横幅，带着鲜花和40多面锦旗，自发地赶来表示欢迎和祝贺，把刑警支队大院挤得满满的。在全副武装的武警战士护卫下，三辆警车缓缓驶进大院，人们“呼”地围了过去，对黑帮刘涌发出一片愤怒谴责之声。昔日在沈城骄横淫逸、不可一世的恶魔，而今成了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

十四 最后的较量

2001年4月2日晚10点，刘涌黑社会性质犯罪集团被警方悬赏通缉的5名嫌疑人的最后一个张凡，在潜逃了9个月之后被抓捕归案。

2001年4月30日，项培耀“投案自首”，使2000年7月1日警方打击刘涌黑社会性质犯罪集团开始以来抓获的涉案嫌疑人达到了51人。

不要以为刘涌等这些黑社会性质犯罪集团的首要成员落网后都变成了驯服的绵羊，他们桀骜不驯的流氓本性及对专政机关的仇视是根深蒂固的，他们被抓捕后是不甘心的，同他们进行一场新的较量才刚刚开始。预审中，他们有的狡猾抵赖，有的推卸罪责，有的作伪证把水搅混。吴静明叫嚷“限制人身自由”；宋建飞企图外逃；孟祥龙往椅子上撞头；马新阳闹“绝食”；李志国甚至大骂武警战士，威胁说：“别管我，我闯荡江湖的时候还没有你呢！看见那窗上的玻璃没

有？把我惹急了，不仅我自杀，让你也连带受处分！”

态度最坏的就是黑枭刘涌。

他口口声声说“我没罪，你们抓错人了”，并吹嘘自己为沈阳“做过不少贡献”。像过去那样，他一方面寄希望于外面的“保护伞”、“关系网”为他活动，一方面企图人为制造“病”情，再办保外。

经过艰苦的预审工作，最终经专案组核实，刘涌犯罪集团犯罪事实42起，致死致伤者达42人，其中致死1人，重伤16人，收缴各种枪支13支，管制刀具26把。

公安机关一举粉碎作恶多端的刘涌黑社会性质犯罪集团，沈城人民群众拍手称快。

然而，在掌声、鲜花和锦旗等热烈场面的背后，有一股来自上面的逆流，成为打黑除恶斗争的顽强阻力，使杨加林和他的部下承受着巨大的压力。

这股阻力的代表人物，就是与刘涌有着重金行贿与受贿的肮脏利害关系的慕绥新。

慕绥新压制市公安局的一个手段，是从根本上否定打击刘涌黑社会性质犯罪集团的斗争。对市公安局提出的申请经费报告迟迟不批，压在那里，实行经济封锁，使市公安局在办案资金上面临困难；另一个手段，就是阻挠对和平区公安局领导班子的调整，给你颜色看。

鉴于在打击刘涌黑社会性质犯罪集团斗争中暴露出来的公安队伍内部的一些问题（有6名民警陷进了此案），市公安局党组织决定对和平区公安分局的领导班子进行调整，为此与和平区委、区政府进行了沟通并征得了同意。杨加林、吴宗声、王金利三位市公安局党组成员向朱锦、王洁纯、焦安发、孙桂安等市委、市政府主管领导作了汇报，取得了同

意。但慕绥新却跳出来反对。

9月中旬，杨加林等就刘涌犯罪集团案件向朱锦、王洁纯、焦安发等市委、市政府领导同志作了汇报，鉴于公安机关对此案侦查已近于终结，拟向市检察机关移送。其时，中央经委工作组的同志认为刘实问题严重，马向东的老婆上蹿下跳为马向东鸣冤叫屈，工作出现复杂局面，提出刘涌一案暂缓向检察机关移送。

10月16日下午4时许，省委常委、纪委书记王唯重打电话通知杨加林，要和他当日一起乘机到北京，向中央纪委领导同志汇报刘涌案件情况。行前，杨加林向王洁纯通报了情况请了假。17日上午，杨加林随王唯重来到中央纪委，向副书记刘丽英作了汇报。

随即，公安部派出调查组来沈，对刘涌一案进行调查。调查组的同志调阅了有关案卷，提审了刘涌等犯罪嫌疑人，并到社会上与群众直接接触，听取反映。

11月17日，公安部向辽宁省公安厅并沈阳市公安局发来贺电。

11月28日，公安部部长贾春旺签发命令，给沈阳市公安局侦破“5·25”黑社会性质犯罪集团案件战斗集体记集体一等功。

中央领导和公安部对侦破刘涌黑社会性质犯罪集团的肯定与嘉奖，是对沈阳市公安机关和广大参战民警的有力鼓舞。

但是，濒于灭顶之灾的慕绥新却怕得要死，恨得要命，公然利用掌握的权力，对市公安局特别是局长杨加林进行更加露骨的攻击。

一时间，社会上的谣言与刘汉起上告攻击公安机关的材

料合成一股逆流，什么“公安局对刘涌搞刑讯逼供”，“给刘涌毒品吃”，“6天不给刘涌吃饭”，“抓刘涌抓错了”等等，越传越凶。还有流言说，“杨加林要调走”。也有朋友劝杨加林“别整了”。沈城的新闻媒体无法报导关于刘涌案件的进展情况，连公安部的贺电、嘉奖令都不能刊登。要看沈阳打黑反腐消息，得从外地报纸、网站上才能获得一些信息。这时候，真使人有“黑云压城城欲摧”的感觉。

面对这种情况，杨加林和市公安局党组领导班子面临的巨大压力可想而知。这场斗争到后期竟然出现这么尖锐复杂的局面。“惊动”了这么多的“大”人物，是他们当初发起打击刘涌犯罪集团行动之初没有料到的。这使他们切身感受到，打黑除恶斗争是尖锐复杂的。他们坚信，摧毁刘涌黑社会性质犯罪集团是贯彻落实江泽民总书记“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上级公安机关开展打黑除恶斗争部署的实际行动。有党和人民群众的支持，正义的事业是必将取得胜利的。

2001年3月2日，经中央纪委常委会决定，3月6日报经中央批准，对慕绥新立案调查。

2001年6月15日，中央纪委、监察部在北京召开新闻发布会，通报慕绥新、马向东等严重违法违纪案件。中央纪委、监察部决定并报经党中央、国务院批准，给予慕绥新开除党籍、开除公职处分。此前，马向东已被开除党籍和公职，司法机关已将其逮捕。

2001年7月24日，刘晓津、高伟、刘野三人因涉嫌窝藏罪在沈阳接受审判。

2001年8月21日，辽宁省铁岭市中级人民法院对以刘涌为首的犯罪团伙进行了公开审理。等待他们的将是法律的严惩。



2001年8月14日，在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的被告席上，慕绥新终于低下了他那颗高昂的头颅。

2001年10月10日，辽宁省大连市、江苏省南京市等7家中级人民法院分别对慕绥新等人作出了一审判决：

沈阳市原市委副书记、市长慕绥新被依法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沈阳市原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马向东被依法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沈阳市政协原副主席、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原副院长焦玫瑰因受贿罪、贪污罪并罚，被判处有期徒刑十三年零六个月；

沈阳市人民检察院原检察长刘实因故意泄露国家机密罪、贪污罪、受贿罪并罚，被判处有期徒刑二十年。

剿灭旷世魔王

——昆明警方侦破杨天勇犯罪集团案纪实

孙学敏

引子 高档车相继人车失踪

1997年9月29日，离国庆节仅两天。

春城昆明张灯结彩，沉浸在欢庆建国48周年的喜庆气氛中。当天下午，官渡公安分局接到新平县政府报案：县政府驾驶员刀国兴9月21日从新平送副县长到昆明开会，中午1点半后人车失踪，传呼不回，至今8天杳无音讯，请帮查找。

10月3日下午3点半，官渡区金星办事处农民何继林等人割谷休息时，坐在春城北郊烟草路边一窖井盖上抽烟，不断闻到一股奇怪的臭味，仔细一辨别，发现臭味是从窖井里飘出的。好奇心驱使他们奋力打开窖井盖，探头一看竟是具尸体。警方接报案后赶往现场勘查，发现尸体死亡10天左

右，已高度腐败，系死后被抛入井中。经鉴定，死者就是刀国兴，而他开的三菱车却毫无踪影。

1999年6月7日上午9点。

24岁的张康匆匆离开家门，遵父命外出收款。刚离家不到200米，就被几个穿警服、持枪和拿手铐的人强行押上一辆微型车后带走。

搞了20年基建的张兴春听说顶大梁的儿子神秘失踪，立即赶回公司，见价值51.5万元的六缸三菱吉普还安然在车库里，便回了家。听完妻子和儿媳的诉说，老张一急，拿上三菱车备用钥匙便往车库跑，打算开车去找儿子。可万没想到，当张兴春匆匆来到车库时，卷帘门洞开，三菱车没了。当弄清车是从牛街庄往城里开去的，老张驾驶另一辆汽车便追，边追边向“110”报案。但人海茫茫，车流滚滚，到哪里找儿子呢？

儿子顷刻之间无影无踪，张兴春心如刀绞，他迅速到各级公安部门报案，向进出昆明的各个公路收费站报送材料，恳请帮他查找儿子和车子。

2000年4月23日。

深夜，热闹、喧嚣了一整天的春城渐渐安静下来，像个劳累的巨人逐渐进入甜蜜梦乡。家住关上的王春所家仍然灯火通明，零点10分，王家的电话突然清脆地响起来，王亚林操起电话一问，里边传来父亲熟悉而短促的声音：“我被扣了，今晚回不来了！”刚想问个明白，电话断了。亚林反打过去，可父亲的手机关了，还没等王亚林想出个头绪，电话又响起，他飞快抓起电话，“亚林，我被公安局扣了，回不来啦！”听着父亲紧张的话音，王亚林连声追问“为什么”，但电话再次挂断了。



这一夜，王亚林没睡好，老惦记着父亲，但转念一想父亲既然被公安扣了，可能出了点小麻烦；也许明后天就会回来。

等啊，等啊，一等就四天。王家感到大事不妙，于28日向官渡警方报案。王亚林报案时声称：父亲出门时，开着价值55万元的六缸三菱吉普，手戴花4500美元买来的满天星手表和价值万元的戒指，脖子上系着值2800元的项链，随身带一万多元现金和一部V988手机，车上还有转账支票及相关印鉴……

在此前后，昆明市还连续发生了一系列人车失踪案——

1999年3月6日，吴峰驾尼桑公爵王失踪。

1999年3月19日，李双全驾六缸三菱车失踪。

1999年4月18日，云南省民委民族工作队司机冯毅驾新三菱车失踪。

1999年6月15日，李亚鹏驾桑塔纳2000型车失踪。

1999年12月24日，王朝能、曾国祥和六缸三菱车失踪。

2000年5月31日，王元福、朱昆和奔驰车失踪。

……

高档车人车相继失踪，震动春城。

第一章 59小时内全部落网

1. 运筹帷幄 决胜千里

2000年4月10日至5月10日，首届中国昆明旅游节在

美丽的春城昆明隆重举行。旅游节之后，昆明要举办首届中国民族服装服饰博览会，还有6月6日开幕的第七届昆交会、中国昆明国际花卉节。这些重大活动，是云南省、昆明市继成功举办世博会之后的盛事。

要办好这些盛事，良好的社会治安是重要前提。为确保旅游节、昆交会、服博会、花卉节的成功举办，昆明市公安局自4月1日至5月20日，在全市范围内开展为期50天的“三严”大会战。随着会战的深入，突破了一批重大案子，但在破获的众多案件中，没有查到人车失踪案的重大线索。

5月1日，昆明诺玛特超市发生“爆炸案”，此案震惊省市，昆明警方20个小时内神速破案，把扬言爆炸诺玛特的犯罪嫌疑人一举擒获，打了一个干脆利落的漂亮仗。

5月2日下午，休“五一”劳动节7天长假的人们正忙着旅游、休闲、走亲访友，尽情享受生活的乐趣。可云南省公安厅副厅长兼昆明市公安局局长的张思祥却没心思去度建国以来最长的“五一”节。在他心目中，社会治安高于一切。他把全局有关科、所、处、队的头头召来，一是总结破获诺玛特案的成功经验；二是强调“三严”会战必须善始善终，打出昆明警方的声威；更重要的是想把心中酝酿已久的思路告诉部下——要利用高科技、采取新手段来办案。

会上，张思祥指出：诺玛特爆炸案的成功侦破，是运用高科技手段进行技侦会战的结果，要以此为契机，研究、改进我们的侦查方式，加大科技含量，展开技侦大会战，深挖一批潜藏很深的犯罪团伙。尤其要关注人车失踪案，组织精兵强将加强对这些案件的信息收集和深度分析，争取短时间内打个歼灭战，为民除害。

历史，往往会同人们开不大不小的玩笑；现实，总是不

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而且有时表现得十分残酷。正当张思祥和他的助手们率昆明警察向纵深推进“三严”战役，部署技侦大会战，盯紧影响恶劣的高档车失踪案时，5月31日朱昆、王元福驾驶奔驰车失踪……

面对严峻的局势，张思祥这位从军人到刑侦科长、县公安局局长、州公安处长、副厅长的二级警监失眠了，他白天黑夜泡在办公室里，和部下们反复分析研究案子的特征，三番五次询问有关部门有何新发现，接二连三给日夜奋战的刑警们提要求、作指示。在他的指挥下，昆明警方像上足发条的钟摆，日夜不停地侦查着、拼搏着，没有休息，没有假日，没有上下班之分，先后摧毁了数十个犯罪团伙，挖出了以广东人为主体的专盗高档车的犯罪集团，摧毁了以李靖为首的抢劫团伙。但是，高档车人车失踪案始终杳无踪迹……

昆明市公安局技术处，由于历史的原因一直被视为“二线部队”。当张思祥提出迅速开展技侦会战后，处长苏仁立即和刑侦支队领导一道，把近五年来涉及技术的重案进行全面清理，从中筛选出一批适合技侦会战的案子，列为突破对象。在排列突破对象时，重点盯住1999年底以来发生的高档车人车失踪案，24小时全天候关注，绝不轻易放过一个疑点。

认真，是优秀民警的必备素质；坚忍不拔，是事业成功的基础。

6月14日上午10点，已苦战一个多月的技侦民警，突然发现新情况，一男一女11点左右要到位于昆明市明通路的“五华星星典当行”当手机，而这部手机就是王春所失踪时挂失的。面对这一发现，民警们欣喜若狂，真像哥伦布发现了新大陆。科长刘敏立即带领副科长郭惠敏、民警欧瑞祥

和尹烈宏赶到典当行。5分钟后，一辆微型车由远而近，停在了店前，从车上下来一男一女，男士手中拿着一个 V988 手机正准备典当。

刘科长等立刻包围了汽车，旋即抓住了这对男女，打开了剿灭旷世魔鬼之门。

2. 擒获“东北虎”供出惊天案

当持王春所 V988 手机去典当的这对男女落网时，民警们并不知道该男子就是犯罪嫌疑人之一，只知道他手上的这部手机涉嫌人车失踪案。

6月14日下午，讯问工作在昆明市公安局刑侦支队正式拉开序幕。该男子名叫柴国利，现年26岁，黑龙江省佳木斯市人；女子名叫张卫华，37岁，云南省曲靖市人。两人自称是夫妻。追问手机来历时，对方一口咬定是买的，而且是在市中心南太桥花2000元跟过路人买的，其他一概不说。

就在这时，接到消息的官渡公安分局刑侦三中队队长吕玉林带着探长王继民、民警马燕昆和张晋渝赶到了市刑侦支队，加盟讯问队伍。原来，“4·23”王春所案发生后，王家首先是到官渡刑侦大队报案，大队把案子划归三中队侦查，吕队长接报后迅速展开工作，特别请有关部门关注王春所案的蛛丝马迹，有情况马上通报。此时，讯问民警已达10人，但顽固的柴国利、张卫华二人并没有因市局、区分局民警的联手而坦白交代。

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心细如丝的吕玉林见硬耗下去不是办法，只得另辟蹊径。他拿过从柴、张二人身上查获的东西，逐一审视，不放过一丝一毫疑点。当翻看

柴国利的通讯录时，吕玉林眼前突然一亮：“继民，快看，吴峰的手机号码。”

听见“吴峰”二字，平日沉静持重的探长王继民弹簧似地跳起来。

这位“吴峰”实在让三中队民警们找得好苦，原以为他离开了昆明，或者遁了地，万没想到会在柴国利的通讯录里现形。

1999年6月7日，家住昆明牛街庄的张康人车失踪后，张父心急如焚，到处报案，但由于种种原因案子一直没破。为了寻子又防骗，他在家里安了来电显示电话。之后，有个郊县口音的女子不断打来电话问：“你家是不是有人或车失踪呢？”张父追问时，对方要么挂断电话，要么握着电话不吭声。张父气急之下，将此情况报告了吕玉林。吕队长带领探长王继民、刘建雄等经过缜密侦查，发现这个电话来自城郊结合部的一个出租房。吕带领王继民、马燕昆去追查，房东说：“有个叫肖盛琼的昭通女孩租我家房住了一年多，她有个男朋友叫‘吴峰’，是大连人，小名叫‘小光’。”经侦查，发现“吴峰”十分可疑。从此，“吴峰”这名字烙在了民警心中，成了刑侦三中队的关注对象。今天，当吕玉林和战友们看到“吴峰”这个名字，自然喜出望外。

新的发现，需要新的讯问思路。调整讯问思路后，由市刑侦支队一大队副大队长王晓林带人讯问柴国利，官渡刑警王继民、马燕昆参加；吕玉林带人讯问张卫华。但讯问柴国利依然没有进展，他咬定手机是买的，而且凭着高大结实的身躯，气焰竟然越来越嚣张，民警问一句，他嚷三句。天黑时分，为防止他乘黑脱逃，审讯组决定采取措施，当手铐提出来时，柴大吼大叫：“你们敢铐我，现在有厅长接待日，

我要找江普生厅长解手铐，你们乱铐好人……”

夜里 11 点多钟，一直对讯问工作放心不下的刑侦支队政委秦伯联忙完别的案子，又到讯问组听汇报。听完汇报，他与大家都深感柴国利疑点多，十分狡猾，必须找到制服他的新铁证。

深夜 12 点，刑警们带着上级签发的搜查令，押上张卫华来到张家进行搜查，结果搜出了车载手机充电器、手机耳机等物。张卫华交代这些东西是柴国利带回来的，并且在 5 月份时给过她 5000 元钱。

“柴国利，请你在扣押物品清单上签字！”15 日凌晨 3 点多，探长王继民把从张家搜出的物品记录好，递给柴过目签字。为了方便验单签字按手印，王继民主动解开柴国利右手手铐。

“我操他妈，这些东西不是我的，凭什么让我签字？”柴咆哮着，操着浓重的东北口音骂开了，把签字笔甩得老远，双手乱挥乱舞，左手腕上的手铐砸在了上前制止的王继民嘴唇上，顿时砸开近两厘米的口子，鲜血染红了王探长的 T 恤，滴在了地上。要不是王探长闪得及时，后果不堪设想。

疑点重重拒不坦白交代，反而打伤民警，这可把大家气坏了，民警们找来脚镣给柴戴上，决心和这个顽固之徒比耐力，拼意志，鏖战到底。

“这手铐、脚镣你们解不下来了，我要戴着去找江厅长，让他给我解。”柴狂叫着，刺耳的声音回荡在夜幕中。

“脚镣你一辈子也解不下来，更不可能戴着去找厅长。因为你的手机连着命案，在你的住处搜到了这些东西，搜查时有张卫华现场见证，她证明这些东西是你的！”王继民怒不可遏。

经过针锋相对的较量，柴败下阵来，几分钟后，柴国利无可奈何地在清单上签了字，承认物品是从他家搜来的。但当警察追问这些物品的来路时，他却装作认真地说：“在白马小区家门口向15岁小孩买的。”

黑夜，在彼此交锋中度过；黎明，伴着双方的对峙来临。

15日清晨，市公安局刑侦支队领导决定移师官渡刑侦大队再审柴国利。

一回到队里，吕玉林立即决定：“请王亚林来！”

当王亚林一眼看到从张家搜到的充电器和耳机时，惊讶万分：“这两件东西是我爸爸的。”接着，详细介绍了两件物品的来历、价格、特征，民警们仔细审看，果真一丝不差，完全吻合。

15日，柴国利在苦熬中度过。

16日，昆明市公安局王云发副局长在官渡分局召集市区四个公安分局主管刑侦的局领导和刑侦大队负责人，再次会诊此案。将1997年以来的人车失踪案再次进行并串，与王春所案的个案特征进行比对，很快取得共识。

“有个重大团伙柴国利知情。柴国利在撒谎，在编故事骗人，背后肯定有阴谋、有隐情，要坚持审下去，审到突破。”面对疲倦的部下，王云发勉励大家连续奋战，等待奇迹出现，迎接胜利的曙光。

6月17日，这是历史长河中一个平凡的日子，但却是侦破杨天勇案关键的一天，更是一个让人们难以忘却的日子。这一天，柴国利感到民警们虽不打他、不骂他，但凌厉的讯问、轮番的进攻、令他惶恐的问题，像锋利的匕首直刺他的心脏。

“你们能让我见妻子一面吗？”上午10点多钟，柴忽发奇想，恬不知耻地把姘妇称为“妻子”。

“不行。”警察断然拒绝，但心里一惊：有门道。

“求你们啦，我已经几天没见她了。”柴在恳求。

“不能见，这是规定。”

“不让我见面就不说。”民警们一听他这种要挟夹着坦白的活，判断就要瓜熟蒂落了。

民警们迅速将柴的要求逐级上报。

“如果作为坦白的条件，同意他们见面，但要保证安全，保证不能串供。”王云发直截了当地表态。随即，又将此情况报告了张思祥局长。

上午10点半，柴国利见到了分别四天的张卫华，二人坐在沙发上，相视良久。柴开始沉重地交代后事：“你今后好好过日子吧，一定找个爱你、疼你的人，别再惦记我。”

“你别这么想，你坐牢后，我一定等你出狱，到时来接你。”张伤感的语调中充满离情别绪和惆怅。

“不必要了……”

“你们见面是不合法的，该结束了。”过了一会儿，王晓林、吕玉林终止了二人的会面。

“‘老婆’已经见了，该说了吧？”

“那你们就记录吧！我今天一开口，足够你们昆明警察忙三个月。”

柴国利竹筒倒豆似地开始坦白交代那一桩桩骇人听闻的案件……

6月17日下午2点，官渡公安分局10楼会议室。

昆明地区各警种的领导纷纷来到，他们一看局长张思祥、副局长王云发坐镇，又是星期六中午把大家火急召来，

不用问都能猜到定有大动作。

会议首先由讯问组通报了柴国利交代出的案子——杨卫东案、周国强案、刀国兴案、王春所案、张康案……老警察们听得目瞪口呆、惊诧万分。

“云发，你发布命令吧。”案情通报刚结束，张局长接过头。

王云发清清嗓音说：根据讯问情况可以确定，案子是成立的，现在首要的是兵贵神速，果断出击，抓人要紧。由于犯罪嫌疑人手里有枪、有手榴弹、有炸药、有长刀短刀，特别是为首的杨天勇曾经当过警察，因此，要多警种、多手段，立体作战。对犯罪嫌疑人巢穴可以动用重武器，要除恶务尽，除一、二号人物杨天勇、杨明才必须抓活的外，其余疑犯如果胆敢开枪、扔手榴弹拒捕，坚决消灭掉。

随即，张思祥又强调：一、尽量抓活的，特别是杨天勇要活的，因为目前我们掌握这伙人的罪行只是初步的、单方面的，大罪尚待深挖；二、疑犯手中有两支枪，团伙中有一个曾经是警察，熟悉我们这一套，其余的多是亡命之徒，要注意安全；三、带上重武器，一旦他们开枪拒捕，坚决给予毁灭性打击；四、领导要靠前指挥，专案指挥部就设在官渡分局 10 楼。

会议开得干脆利落，快速高效。

战报一：左曙光、滕典东落网

技术处领受任务后，苏仁处长马不停蹄赶回办公室，立即召集侦查员分工，大家一听要抓捕杀人魔鬼，个个热血沸腾，摩拳擦掌。

中午1点左右，技术处发现犯罪嫌疑人“吴峰”（真名左曙光）出现在人民东路，刘敏科长立即带人开车出击，结果扑了个空。下午3点，情报显示“吴峰”正在羊方凹农贸市场茶室和朋友打麻将，刘敏带领郭惠敏、夏劲松、曾勇、瞿长明、苏彤五人，乘两辆汽车直奔牛街庄，到距现场500米处，民警们隐蔽好车子，分批接近农贸市场。

“我带两人进去查，你带两人守住大门，女人、老人和小孩放走，年轻男子一个不准离开。”刘敏吩咐郭惠敏。

刘敏带着夏劲松、瞿长明走近吴的麻将桌：“我们是警察，执行公务，请出示身份证！”

刘敏礼貌的语气中带着威严。夏劲松右手提枪贴在“吴峰”身旁，“吴峰”以为是公安民警例行公事，顺从地递上身份证。接着，滕典东也递上军官证。

“滕——典——东。”刘敏故意提高声调、拖长字音。听见这个名字，瞿长明立即逼近他，曾勇、苏彤也赶过来，大门口交由郭惠敏把守。见时机已到，刘敏一使眼色，夏劲松、曾勇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按住“吴峰”，刘敏和瞿长明夹住滕典东。经认真清场后，再没发现别的疑犯，便押着两个疑犯朝停车处走去。

正当刘敏等人押着两个疑犯朝停车处走去时，突然看见一个警察骑着摩托朝他们开来，大家马上紧张起来，几支枪做好射击准备，只要对方一开枪，子弹就会下雨似的泼过去。幸运的是来者擦身而过，没减速，也没掏枪。看着远去的摩托，大家一身冷汗，真是虚惊了一场。

车子起步后，刘敏立即向指挥部报告：“左曙光、滕典东已经落网。”此时刚好是5点10分。

战报二：肖林束手就擒

肩负协助抓捕重任的昆明市公安局特警支队支队长朱云富，听见王云发副局长宣布散会，拔腿就往队里赶，边赶边用手机给特勤值班室发布命令。待他回到支队，部下们已从四面八方赶到队部，他扼要地通报了案情和任务之后，立即命令三中队队长任宏其、指导员李达、副队长黄永刚带 20 名特警配合刑警赴羊方凹抓捕杨天勇、杨明才等人。接着，朱支队长立即带领 7 名特警与刑侦四大队长尹伟宏带领的 6 名刑警会合，然后驱车直奔西山公安分局与刑侦大队长谢玉昆等碰头，他们约定集中后再上山捕“狼”。

一切准备就绪，近 30 人的便衣警察拉开距离直奔明朗水库。车到空指加油站时，抓捕组派出 3 名刑警和 3 名防暴警下车设卡，命令他们：“只要是白色微型车，无论上山或下山，一律扣查。”

明朗水库旁有两个养殖场，当朱云富、尹伟宏和谢玉昆等走近第一个养殖场时，看到院里有小孩、女人，还有一个身穿短袖衬衣、趿着拖鞋的中年男子坐在门边，就是没发现白色汽车。

“哪位是老板？”老朱等人隔着门问道。

“老板不在，你们是干什么的？”中年男子站起来反问。

“买狗的，请开开门！”

“肉狗没有了，只有狼犬。”男子态度显得生硬。

“狼犬也行，多少钱一条？”

“看狗论价。”

“你们老板在不在？”买狗人边说边靠近那男子。

“老板下山了。”

“什么时候走的？”

“上午。”

“去干什么？什么时候回来？”

“请人吃饭，啥时回来不知道。”

“你们要买狗，上边还有一家。”男子似乎发现气氛不对，想尽早支开这群不速之客。

“麻烦你带一下路。”买狗人虽然不能断定他就是“夏彬”，但根据指挥部提供的资料判断，此人十分吻合，特别是他那昆明话里的北方口音。

见男子眼光里的怀疑越来越重，尹伟宏立即亮明身份：“我们是公安局的，请把你的证件拿出来！”

卖狗人知趣地说：“没必要了，我已经看出你们不是买狗的，我就是肖林，‘夏彬’是化名。”

一听是肖林，民警们一拥而上，三下五除二制服了他。

“枪呢？”见肖林身上没枪，大伙低声吼道。

“在电视柜的抽屉里。”

“快去查！”朱云富命令。

“报告，枪在皮包中的信封里。”几分钟后，听到报告，大家的心才落了地。

指挥组一声令下，20多名警察立即展开全面搜查。当技侦人员验枪时，取下弹夹，发现7发子弹，拉开枪栓，一发子弹“嗖”地跳出枪膛，大家吓了一跳。

“枪是哪来的？”

“从禄丰抢来的，平常我每天都带在身上，惟今天例外，可你们就来了。”

听着肖林的供述，民警们伸出了舌头，为有惊无险而庆

幸。

经过搜查，抓捕组从肖林处缴获大批战利品：“五四”式手枪一支，弹夹一个；挂有空军牌照的吉普车一辆，空军车牌一副，地方车牌两副；中校军服、少校军服、士兵服各一套；警服两套，三级警督肩章一副，二级警司肩章一副，四川省警号一个，作案工具多种。

战报三：寻找魔窟

官渡区阿拉彝族乡大麻苴村 326 号，原是昆明铁路局材料厂废弃的炸药仓库，也是杨天勇犯罪集团的头号杀人魔窟。根据柴国利的交代，杨天勇、杨明才、左曙光、滕典东就住在里边。

6 月 17 日下午 2 点，进攻头号魔窟的重任交给了市公安局刑侦支队、官渡分局、盘龙分局、五华分局，由铁路公安协助。总指挥由市局刑侦支队副支队长宁兴华担任。

领受一号任务，宁兴华感到既光荣又艰巨，他带领 100 多人的队伍，乘车直扑现场。快到魔窟时，他将大队人马安排到一个油库里隐蔽待命，然后带领几名精干民警化装后接近目标进行侦查。

侦查一圈之后，眼前所见真让他和战友们大吃一惊。

往院里看，一幢二层楼的红砖房兀立在距大门 10 多米处，像个碉堡似的守卫在门口，此楼原是昆明铁路局材料厂炸药库职工的宿舍，后来成了杨天勇等人聚居的地方。知情人说二楼第二间是杨天勇的房间，站在那里，围墙内外一览无余，小路尽在控制中，一支冲锋枪就能封死这咽喉要道。二层楼房后面是一排平房，像车库似的一字延伸。一条水泥

路直通远处的猪厩、鱼塘、炸药库。

自然环境出人意料，令人惊讶，院内人数更让人丈二金刚——摸不着头脑。柴国利交代里边有男女约十人，而男人就四五个，现在怎么隔着门缝一看，竟有两辆汽车，二三十人，而且都是男性，有的在打沙袋，有的光着膀子走来走去，像个散打队，哪来的这么多人？转念一想，有可能是外边来玩的人，饭后一定会走。于是，宁兴华不断派人轮流侦查，期待着里边的人越少越好。但侦查结果发现，里边的人一直没走，吃了饭也没走，天黑了还是没走。

“王副局长，我们绕一圈花了近两小时，地方太大，人手不够！”宁兴华说。

“他妈的，一个点有多大，说给我听听。”王云发忘了“三讲”时有同志批评他爱骂人，可听见明朗水库告捷，惟有匪首巢穴没攻破，便忍不住骂了起来。

“要多少人才够？”

“至少500人。”

“好，我给你调！”

王云发征得张思祥同意，立即给押着肖林去找杨天勇的特警支队长朱云富下达命令。

朱云富接到命令，马上吩咐将肖林押往官渡分局，自己让司机调转车头赶回支队，边走边给副支队长方治安打电话，让他“打的”赶回支队。

晚9时50分，朱云富、方治安带领100多名特警赶到油库和宁兴华会合。此时，围攻杨天勇头号魔窟的警力已近400人。

凌晨3点，守候了近11个小时的民警们终于看见最后一盏灯熄灭。于是，守点的守点，爬墙的爬墙，为防黑夜中

误伤战友，大家都在胳膊上扎上标志。不想，刚翻墙进去了一些警察，院里的狼犬就狂叫起来，发疯地冲上来咬人，民警只得端起冲锋枪就是一梭子弹，狗“汪汪”地倒在地上。

枪一响，二层小楼像炸了窝，喊的叫的乱成一片。见此乱势，十几个年轻力壮的警察一声大喊，把大铁门抬脱臼一扇，扭倒在一边。顿时，早已等候多时的民警如潮水般地往里冲，火速控制了所有房子、炸药仓库，把人堵在了屋里。看见从天而降大批荷枪实弹的警察和吐着舌头的警犬，一个年轻男子穿着裤衩就跳墙逃跑，刚翻过墙就被守候在此的民警按翻在地。

此时，大家才看清，这幢二层楼的房子住满了来自辽宁、河南、河北、湖南、四川、贵州和省内各地的流动人口。经盘问才得知杨天勇等人退了房，房主人又将院子租给了一个河南人，而这人是个烟贩子，他网罗了几十人为他倒卖烟叶。

打开院中仓库一看，堆满了大批烟叶，估计有近20卡车。后来，这批违法倒卖的烤烟被有关部门没收，成了意外的战利品。

匪穴攻破，魔王不在，杨天勇等哪去了？

为迅速弄清魔王杨天勇、杨明才的准确去向，讯问组顾不上吃饭、休息就分头突审肖林、左曙光、滕典东。在强大的政策、法律攻势前，三人纷纷开口交代犯罪事实，并说“二杨”还有一个新的巢穴——二号魔窟，昆明铁路液化气公司羊方凹供气站。

获此消息，指挥部立即决定派官渡刑侦大队长周荣等带民警前往剿灭。当周大队长带着诸警种合成的队伍开到时，已是夜里。借着夜色和四周射来的微弱灯光，侦查员发现二

号魔窟依山而建，坐东向西，俯瞰春城，占地约有两百平方米，门前是马路，两旁长满杂草，陈砖旧墙，大门油漆斑驳，给人一片破败凋零、毫不起眼的印象。院内养着四条大狼狗，一有风吹草动就狂吠不止，让人无法接近。

11点半，抓捕组下达作战命令，正门处民警们搭成人梯开始爬墙上门，刚爬上墙头，院里四条狼狗疯狂地扑上来，眼睛放着蓝光，吐着长长的舌头，前脚趴在墙上，龇牙咧嘴，准备撕咬想跳到院里的警察。

“干掉它！”抓捕组当机立断。

“哒哒哒……”几支枪同时开火，火舌划破夜空，利箭般地直射张牙舞爪的狼狗，顿时两条狗毙命，一条重伤，另一条吓破胆子躲了起来。障碍扫清，民警迅速涌进院内，扑向各个房间、窗口。但经过搜查，院里只有两个妇女和两个小孩，一个男人的影子都不见。询问得知，杨明才回双柏县老家去了，杨天勇不知去了何方。

当搜到杨天勇住处时，民警们发现门上装有报警装置，只要门一开，报警器就响，屋里有警服、军服，还有一个保险柜，柜上安有像爆炸装置似的东西，保险柜里装有什么东西一时无法查明。

王云发向张思祥建议：“立刻派五华组赴双柏抓捕杨明才。”

“行，五华组马上行动。云发，通知公交分局采取坚决措施扎死昆畹公路口袋，把杨明才堵在昆明城之外抓获。我通知省厅电告楚雄州、双柏县全力配合。”

很快，电令传到楚雄州公安局。在指挥部待命的五华分局刑侦大队长侯晓冰率精兵奔袭双柏。

6月18日上午，二号魔窟保险柜被打开。当保险柜门

打开时，在场的所有警察惊呆了：缴获一支“七七”式手枪，枪号 1605825，一查，是石林县公安局副局长王俊波的手枪。再往下翻，查出手榴弹 12 枚，各式子弹 837 发，雷管 30 枚，TNT 炸药 0.8 公斤，导火索 2.27 米，弹夹、警衔、警号、军衔、军车牌照、驾驶证、医疗证、士兵证、军官证等各种证件，微型收录机两个，保险柜俨然是一个军警用品仓库！再细搜，发现了朱昆的“警民联系卡”、驾驶证等证件。至此，警方认定此地真正是杀人劫车集团的老巢，匪首就是昆明铁路局铁路东站派出所 2000 年 3 月辞退的警察杨天勇。

战报四：智擒杨明才

18 日凌晨，两辆警车亮着警灯驶出五华分局，向滇西奔去。车上坐着五华公安分局刑侦大队队长侯晓冰，六中队队长杨云川，民警陈贵学、谭学军、张林和陈智，还有何坚中队长带领的 8 名特警。

在双柏县公安局帮助下，昆明警方查明杨明才老家在楚雄市子午镇法邑办事处村头，而他的岳父家在双柏县妥甸镇小村办事处中大田村，离县城 30 多公里。因几年前杨带着老婆孩子离家到了昆明，偶尔回老家一趟，总是两个家都会去，现在不知正在哪个家。

敌变我变。侯大队长当机立断，将杨家作为主攻目标，其岳父家作为第二目标。

侯晓冰自带 10 名民警，直奔子午镇杨家抓捕。杨云川带陈贵学、张林两名特警，在县公安局一位民警带领下，直奔妥甸镇中大田村杨明才岳父家抓捕，确保万无一失。

从双柏县城到妥甸镇，再从妥甸镇到杨的岳父家，路从便道变成牛路，再从牛路到无路，杨云川这个有着20多年驾龄的开车好手，一路颠簸，一路紧张，一路有惊无险。在距目的地一公里时，车实在无法行走，大家只得隐蔽好车子，趁天亮前的夜色匆匆赶进村里。

“大爹，见到老付（杨明才别名）和尹春兰（杨的老婆）回来没有？”杨云川迫不及待地询问一位老人。

“在，昨天还见他两口子在田里干活。”老人肯定地回答。

听见人在，杨云川立即打手机和大队长联系，但大山阻断了信号。见打不通电话，杨云川开始策划抓捕方案，他安排其他人休息，向老人借了一套旧衣服穿在身上，随后请老大爷带路去侦查地形。

杨云川在侦查地形时获悉，杨明才喜欢睡懒觉，一般9点左右才起床。

侦查结束，杨云川在老乡家开始研究作战方案。一是强攻。但讨厌的杨家看门狗见陌生人会狂叫，势必惊动杨明才。杨明才凶残、毒辣、有十多条人命，手里还可能有枪、手榴弹，枪法很准。即使冲进了大门，从大门到房间有十多米无遮无拦的院子，是个死亡之地，冲过院子后是五间正房，杨住哪间不知道，他随时可以顽抗，失败后如果跳过短墙逃进深山，后果更不堪设想。二是智取。村里常有收酒瓶、废铁、凉鞋，买狗、买猪之人，化装智取利大于弊，但化装智取需要选择时机，寻找机会，要隐蔽好两部警车。听完情况分析，大家一致同意智取为上。

统一好意见，杨云川立即指挥两个特警：“你二人带一支冲锋枪，把两辆车开到公路边，守好车子，准备接应。张

林带一支冲锋枪和两支手枪，同县局的同志在老乡家埋伏，听我鸣枪为号，冲过300米开阔地增援。我和老贵化装敲开尹家大门，千方百计混进去。

杨云川42岁，一米七二的个头，长得匀称结实。他当年当兵进的是侦察连，全军大比武时，10发子弹打了98环，是军中特等射手，参加过自卫反击战，后来当过武术运动员，转业后到云南纺织厂当派出所所长，曾被评为五华区的优秀派出所所长。1994年，五华公安分局组建刑侦队时，他被上级选中，从探长干到中队长，办过许多大要案，多次受到嘉奖、表彰，被大家誉为大队里的“金牌捕快”。助手陈贵学，身高1.75米，体重78公斤，性格沉稳，基本功扎实，是个优秀的刑警队员。

经过一番化装，二人头戴小草帽，身穿蓝色中山装，里边是泥点污渍的衬衣，下穿长不及踝骨的灰色吊裤，光脚上套双解放鞋，左手抱两个麻布口袋，右手拿着扁担，都是地道农民装束，像收破烂的远路人。化装完毕出门时，杨云川将两支压满子弹的“六四”手枪放在左右衣袋里，顺手将老乡的塑料袋抓过两个，揉成一团后盖在枪上，远远一看就像装着两个充饥的洋芋。临走时，又向老乡换了包低档烟，问了收破烂、买猪狗的价格行情，再次熟记了通缉令上的介绍：老付（杨明才），40多岁，双柏县人，身高1.65米左右，偏胖，脸上有一条5至7厘米长的条形伤痕，络腮胡子。

想到要执行的任务，杨云川止不住摸摸自己的下巴，得意地露出笑容，心想真不知是天意还是巧合，咱们都姓杨，又是同龄人；都上前线打过仗，本是战友却变成对头；都是络腮胡子，我几天没刮脸，今天倒帮了化装的大忙，活像个

收破烂的农民，等会儿就看两个姓杨的络腮胡子斗法，看看到底是鱼死还是网破！

离开老乡家，两人爬上一个制高点，隐蔽在草丛中监视起杨家的动静。9点多，杨家烟囱浓烟变淡。杨云川判断杨家准备吃饭，是动手之时了，二人迅速绕到门前敲门，狗见生人造访，大叫大咬不止。

“要千方百计敲开大门，门开了就等于成功一半。”还在草丛中监视时，杨云川就反复和陈贵学讲。因此，这时便不停地敲门。

见门老不开，杨云川转头看见附近有个草堆，心生一计：有了，敲不开门就放火烧草堆，然后大喊救火，调出这个杂种！

“谁呀！”一个老太太的声音伴着脚步朝大门走来。

“买猪的。”杨云川高兴地操着四川口音回答。

门开了，一个老妇人伸出头来，打量着两个不速之客。

“猪崽给多少钱一斤？”

“6块。”

“少了，8块。”

“好，好，7块，要小伢猪（公猪）。”杨云川怕主人嫌价低不让他进门，连忙添钱。

“6个猪里只有一个伢猪，要养着春节杀了吃，不卖。”

趁着混进院子热火朝天侃价时，杨云川瞟了几眼正房里喝酒的人。他看到了一个壮实、平头、满脸横肉的中年人，正和几个年轻人在吃饭。是他，在家。杨云川热血上涌，但脚却跟着老太太进了厨房。房中老头见来了客人，便找来凳子，递上烟筒，沏了碗茶。

见脚跟站稳，杨云川、陈贵学放下麻袋和扁担，特意把

扁担放在右方顺手之处，以便换之即用。

“伢猪不卖，母的还可以商量。”尹父说的和老太太一样。

“哎呀，老人家，我们走了很多路，还没吃早饭，能不能卖点给我们吃，饭后还得挑猪赶路。”杨云川既是在找话，有意逗留下去寻找抓捕机会，同时也真的饿坏了，从接到任务起自昆明出发，赶了二三百公里路，如今已是饥肠辘辘。

“行，我们去弄点菜。”慈祥的老太太满口答应，忙出门去找菜。

“大爷，你们家好福气，有这么多人？”杨云川套尹父讲话。

“是啊！平常就老伴、我和二囡，昨天大囡和女婿从昆明回来，亲家也来了，一下子热闹了起来。”尹父显得很高兴。

“正房里的几个小伙子是谁？是和女婿来玩的吗？”杨云川最不放心的是年轻小伙子，担心是同来的集团成员，增加抓捕的难度。

“那是从村里请来帮我家修路的。”尹父脱口而出。

戏演得真成功，进了屋，得了座，逛了饭，套了话，下一步就等动手的时机了。杨、陈在捕捉战机。

“你俩的烟筒吸够了吗？”突然，传来一个粗门大噪，接着，厨房门口出现一个人，二人抬头一看，那条刀疤证明是杨明才！

“没——有，还有半支烟，我吸完给你送过来。”杨明才突然出现，又站在门口，杨云川想趁递烟筒之机抓他，但不见尹春兰，担心逮杨惊尹，她拿枪抵抗，造成被动，连忙改变主意，走过去递上支烟。杨瞥了一眼“猪贩子”的孬烟，

炫耀似的反递给杨云川、陈贵学各一支“红山茶”，二人“谦卑”地接了过来，杨转身离开了厨房。

两分钟后，杨、陈装作要去看猪，提着烟筒、口袋、扁担朝正房走去。

“你是哪里人？”杨云川递过烟筒时，杨明才问。

“四川的。”杨云川答着。

杨明才接过烟筒，转身递给正在剔牙的邻居，顺手又拎起靠在墙边的一根钢钎。杨、陈一看，心里一惊，自己站在院里，杨明才站在正房台阶上，隔4级石阶居高临下，猜想被他看出了破绽。

“要干啥子去？”借着尹母抱菜开门，吸引杨明才注意力之时，杨云川忙问。

“撬石头修路。”杨回答得很平静，好像没有识破二人。

“喂，你来！瞧瞧看门的大黄狗卖不卖。”杨云川灵机一动，想把他调下院子里动手。

“不卖不卖！”杨明才边下石阶边有点不耐烦了。

看见杨明才到了院子里，尹春兰也站到了台阶上，都在控制范围内。说时迟，那时快，杨云川丢掉麻袋，操起扁担，照准杨明才的右手腕，狠命打下去。杨唉呀一声惊叫，朝一边歪去，杨云川接着飞起一脚踢过去，杨明才毫无防备，东倒西歪。陈贵学趁势丢掉手中的东西，一个箭步冲上去，死死抱住杨。

刹那间，杨明才明白了眼前发生的一切，又骂又跳，拼死挣脱陈贵学的控制，怎奈右手受伤，力不从心。杨家全家人见“猪贩子”变成了“凶犯”，一窝蜂地围上来，那样子是非把二人撕吃了不可。

“我们是警察，在抓罪犯，谁也不准胡来。不然就别怪

我不客气！”杨云川丢开扁担，扯掉塑料袋，掏出两支枪，一左一右攥在手里，一支逼着尹春兰，一支朝天连开两枪报警，然后对着扑上来的尹家人，大声喊着，想震住这群人。

“猪贩子变成警察，哪有这等怪事？”

“土匪！”

“杀人犯！”

“强盗！”

院子里乱成一片。尹母丢掉莲花白，不顾一切冲上来撕扯杨云川。尹父、杨父也咬牙切齿地围上来。几个年轻人冲过去帮杨明才，情况万分危急。杨云川见形势不妙，连连朝天开枪，催促战友赶快增援。

由于“六四”式手枪声音小，距离又远，当杨云川开两枪报警时，度时如年的张林和双柏县公安局的民警没有听到，直到杨第二次鸣枪时，两人才听清。张林端着冲锋枪箭样地冲出老乡家，同行的民警也握着枪跟上。

“不许动，我们是公安局的！”张林两人踢开大门，端枪截断了所有人的逃路，厉声命令着。

看见两个警察黑铁塔似的堵住大门，冲锋枪、手枪黑洞洞的枪口对着大家，还有张林腰上的两支手枪，院子里的人惊呆了。

“把他捆起来！”杨云川命令。

控制住局面后，民警们开始搜赃，结果搜到两部手机、一个传呼机、一个士兵证及相关物品。

“枪呢？”杨云川、陈贵学厉声追问。

“在杨天勇手里，我没带来。”杨明才似乎有些后悔地答道。

站在高高的山头上，“全球通”终于有了信号，赴杨明

才家扑空了的侯晓冰大队长听到捷报，马上带着大家赶来接应。

看着智取擒获的杨明才，侯晓冰、杨云川、陈贵学等人笑了，忘了疲劳，忘了饥饿。

“都上过老山，都打过仗，但终究邪不压正！”事后，杨云川感叹。

战报五：魔王杨天勇难逃法网

“公交分局要扎紧口袋，确保犯罪嫌疑人能在城里的逃不出去，在城外的窜不进来……”听着张思祥、王云发威严的命令，昆明市公安局公交分局副局长张清亮飞快地记下了领导的指示并立即做了部署。

18日凌晨1点，指挥部传来新的命令：经查，杨明才已赴楚雄州的双柏县老家，安楚路是必经之地，要把他堵在昆明城外抓获，防止进城伤及无辜。杨天勇16日已赴开远，东线小渡口、小石坝等地是关键。获得“二杨”的确切信息，公交分局空前忙碌起来，在副局长王平、张清亮指挥下，一是将二大队11个警务站轮休的民警、联防人员统统召回，派车火速送上一线；二是将5个刑侦组配属到东西线重点站；三是从政工、办公室、一大队、三大队抽调精兵加强一线，确保24小时内有人执勤检查，不留时间空当儿；四是根据“二杨”走向，把小石坝、鸣泉、杜家营、浑水塘、龙宝寺几个站作为重中之重，尤其是将小石坝列为一号防范重点；五是领导靠前指挥，面上检查由王平、张清亮直管，刘刚定点小石坝。一时间，出入昆明的各个收费站布满了全副武装的民警，检查过往车辆的工作更加缜密细致。

6月18日凌晨2点，已经奔忙了一夜的盘龙公安分局副局长肖发、刑侦大队长姚烈军正带着民警和市局、官渡分局的战友们一道围剿一、二号魔窟，查找杨天勇的准确去向，突然接到指挥部张思祥、王云发的指示，要他们尽快带人赶往开远，查缉“到开远南洞玩耍”的杨天勇。

兵贵神速，事不宜迟。肖、姚二人马上带领13名刑警和防暴警乘两辆警车，向240公里外的开远奔去。

天亮时分，抓捕组抵达开远，在开远警方的帮助下进行大搜捕。

到11时30分，各路人马传来消息：没有发现杨天勇，也未查到可疑车辆。

杨天勇到底上哪儿去了？原来，6月16日下午，杨天勇确实想到开远旅游，一是要去散散心；二是陪姘头练练开车技术。不料上车后，杨一直恶心、呕吐，到处不舒服，下车5点到宜良时便到县医院看病，看完病时天色已晚，二人便以夫妻身份住进了新世纪酒店12楼。次日早晨，杨打算回昆明，刚开了一段路又调头向南，去了华宁县盘溪，游逛一圈后又开车绕到弥勒县住宿。6月18日，正值警方掘地三尺追查他的踪迹时，杨天勇9点钟才伸着懒腰起床，开着车返回宜良吃饭，饭后慢悠悠地回昆明。可遗憾的是，已经接到命令却疏于严查的宜良警方，没能在小渡口收费站截住他，使他轻松闯过第一关，顺利向昆明开进。

杨天勇是昆铁东站派出所警察，这一事实破案民警早已熟谙，但对人却不认识，为了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抓到他，不给他有喘息之机，指挥部要求铁路公安局派员支持抓捕。昆铁公安局的领导得知本单位出了个败类，早已义愤填膺，特派杨的直接领导——铁路东站派出所所长刘玉江协助工

作。18日下午2点，刘玉江带人赶到小石坝收费站。2点55分，正当刘玉江、刘刚等人在议论案子，感叹东站派出所出了个魔王败类时，老刘突然盯住被检查的一辆白色微型车，定睛一看：“就是他，杨天勇。”

老刘的声音不大却犹如惊雷，所有警察蜂拥而上，没等杨天勇反应过来，就将他拖出车子，按个狗吃屎，扭手的，扯脚的，抓衣服的，揪头发的，几十只手像拎小鸡似的将这个丧尽天良、没有人性的魔鬼抓住。

当特警押着杨天勇进入官渡刑侦大队时，人们不约而同地跑出来，热烈鼓掌、夹道欢迎抓到魔王的有功之臣。

杨天勇在无数双喷火的目光中被戴上手铐脚镣。

官渡刑侦大队教导员师本荣紧紧握住刘刚的手说：“为抓这个杂种，我们昨晚已经做好了牺牲两个人的准备。”

首要犯罪嫌疑人落网，百姓平安，公安幸甚，春城幸甚！

战报六：肖力今生难回家

6月20日中午，肖力在昆明开往北京的62次列车上，被乘警刘强、苏鹏、余绍显、李云川、杨静在湖南冷水江境内抓获。下午5时33分，这名杨天勇杀人劫车集团案的最后一名犯罪嫌疑人，被押进了官渡分局刑侦大队。

肖力为什么逃到冷水江才落网，是心虚和狡猾的结果。长期以来，肖力自感罪孽深重，迟早要玩火自焚，因此，想把老婆孩子送回老家，然后继续铤而走险，直至灭顶之灾、杀身之祸到来。17日，他本想把妻子送上火车就回明朗水

库。下午，肖力突然想起一件事情，便给哥哥打电话，见电话“已关机”，又将电话打到养殖场附近的小卖部，本想通过老板请哥哥接电话，不料电话里传来惊奇的声音：“你们家出什么事了？大批警察正在搜查。”听此消息，肖力吓得魂不附体，连忙挂断电话，带着妻子和孩子落荒而逃，到离昆明几百公里外的宣威站，登上京昆 62 次列车，补到卧铺票，但由于中途补票全家人不在一起，所以，乘警初查时没有发现他。

如丧家之犬的肖力爬上火车，盘算着警方不会如此神速追捕他。但是，狐狸再狡猾也斗不过好猎手！

可悲，肖力今生注定不能再回家！

第二章 乘胜追击 求证追赃

1. 丧尽天良 劫车杀人

杨天勇这群魔鬼自 1997 年 4 月 16 日至 2000 年 5 月 31 日，先后冒充军人或警察，抢劫杀人 14 起，杀死 19 人，杀伤 1 人，将其中 11 人毁尸灭迹。他们抢劫手枪两支，高档汽车 9 辆。被害人中涉及警察 3 人、联防人员 2 人、保卫干部 1 人。

在这些触目惊心的盗窃、抢劫、杀人案中，“11·14”案件是最具代表性的一例。

1997 年 11 月 13 日下午 6 时 30 分，刘先鸣开着价值 9.7 万元的长安铃木微型车回到位于东郊牛街庄的昆铁电化小区，先用转向锁锁好方向盘，然后再锁好车门回了家。

14日凌晨4时许，杨明才携带抢劫得来的“五四”式手枪，伙同滕典东、左曙光外出作案，由左驾杨天勇盗来的吉普车拉二人来到昆铁电化小区，盗窃刘先鸣的汽车。得手后，滕典东驾盗来的长安车拉上杨明才，左曙光开吉普逃离作案现场。当他们逃匿至昆明经济技术开发区第十五培训站门外时，三人停下车来，仓惶拆卸下长安车前后牌照，滕、杨驾此车先行离开。当左曙光准备开着吉普逃跑时，车子出故障未能启动，他便打开车门和引擎盖修车，企图尽快解决问题后逃走。

恰在此时，小板桥派出所联防队员赵洪才、彭建昌、柏怀昌、尹正华四人驾东风翻斗货车巡逻至此，见半夜三更有人弄车，便停下车上前盘问。

“你是干什么的？”

“我是部队开车的。”左曙光见四个联防围上来，显出惊慌的神态。

“怎么半夜三更在这修车？”

“车坏了在修理。”

“有证件吗？”

“有……”左曙光递上一个身份证。

“当兵的怎么会有身份证？”联防队员疑惑重重。

“走，跟我们上小板桥派出所走一趟。”联防队员见此入十分可疑，决定连车带人请走。

就在四个联防队员要带走左曙光时，已经开车走远的滕、杨二人见左曙光没有跟上，立即调转车头来找，老远见四个人正围着左，二人立即商量，由杨明才下车为左曙光解围，滕开车去找杨天勇，请“头儿”来摆平眼前这件意外的麻烦事。他们认为警察、联防是一家，警察管联防，有事好

商量。同时，还因他们开的微型车已经下了车牌照，凑上去更会增添联防队员的怀疑。

杨明才提着手枪下了车，气势汹汹地朝联防队员走来。联防队员见远远来了一辆微型车，下了一个人又调头开走，正要迎上去看个清楚，问个明白。

“你们是干什么的？”杨明才恶声恶气地问联防队员。

“我们是小板桥派出所的……”

“老子才是派出所的！”杨明才杀气腾腾地吼着，接着就朝近在两米处的赵洪才、尹正华、彭建昌三人开枪，小赵、小尹、小彭当即中弹倒下。柏怀昌听见枪响拔腿就往黑暗中跑去，杨明才拎着枪便追，但终因天黑、道路不熟未能追上，小柏才幸免于难，忙着跑去报案。

时年19岁的尹正华见来人自称是派出所的，又听见子弹上膛的声音，刚要想跑，被左曙光抓住了衣服，接着便失去了知觉。当小尹在剧痛中醒来时，发现自己躺在翻斗车上，伸手一摸，触到两个人，一个压在另一个身上。他感到头疼，左腹像撕开了似的，往脸上、头上一摸，满是血，他发现自己受伤了。此时，求生的欲望支撑着小尹，他摇摇身旁的两人，见没有动静，自个跳下车朝云天化小区后门踉踉跄跄地奔去，翻过大门跳进院子，冲进车间里借电话向所里报案。小尹的鲜血洒满了这一路。

杨明才开枪打翻三个联防队员后，凶残地和左曙光一道，将三人抬上东风车，准备开车拉尸逃逸。左曙光跳上东风车驾车就逃，没想到车刚开了十多米就熄了火，无法再开车逃走。杨明才为了彻底地杀人灭口，车停后，他翻上汽车一看，发现少了一人，顿时恶念再生，从车厢里找到一根钢管，灭绝人性地朝已经牺牲的赵洪才、彭建昌二人的头上猛

打，一下、两下、三下……

就在杨明才、左曙光疯狂杀人时，滕典东拉着魔王杨天勇赶到了现场。杨明才一见叔叔就表功似地说：“没事了，我已经处理完毕。”杨天勇巡视一遍现场后，问吉普车为什么发不动，左曙光报告说没汽油了。狡猾的杨天勇立即命令用微型车的车头顶住吉普车尾往前冲，待把车弄到一个加油站加油时，才发现油箱里原来有油。随后，魔鬼们弄好了汽车，逃之夭夭，消失在黎明前的黑暗中。

警方接到柏怀昌、尹正华报警后，开警车飞速赶到现场，见赵、彭已经牺牲，尹正华满身是血，成了个血人，立即将他送往空军医院抢救。5天后，当小尹从昏迷中醒来时，得知自己左腹有两个洞，是被子弹打穿的，做手术时缝了15针，头上的伤是因歹徒丢人时撞在汽车的厢角上，缝了6针。

劫后余生的小尹住了19天院，派出所、官渡分局、官渡区委、政府等各级领导纷纷到医院看望他，为他支付了六千多元医疗费。1998年，官渡区委、区政府、昆明市公安局先后授予小尹等人社会治安积极分子、见义勇为勇士等称号。1999年3月，昆明市委、市政府授予尹正华等“昆明市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先进个人”称号，表彰他们为民平安不惜牺牲自己的英勇精神。

如今，已经22岁的壮族小伙子尹正华听到杨天勇犯罪集团案告破，这群杀人魔鬼将被严惩时，脸上挂满激动的泪花，连声说：“终于等到了这一天，战友赵洪才、彭建昌可以瞑目九泉了。”

2000年10月24日，专案组在历尽千辛万苦之后，终于查明“11·14”案件中被盗长安车经买赃卖赃几次倒手后，

流落到了贵阳，官渡分局派刑侦三中队队长吕玉林带领探长刘建雄奔赴贵阳追赃。28日，这辆历经沧桑的汽车总算回到了昆明，回到了主人手中。

杨天勇犯罪集团是一群杀人不眨眼的魔鬼，背上了一笔又一笔血债，欠下了一条又一条人命。在杀人如麻的同时，他们大肆盗窃机动车，自1997年以来，杨天勇犯罪集团采用各种方式先后作案10余起，盗窃长安、昌河、北京吉普等各种汽车15辆，通过周亭西、邹洪斌等人改号、造假，先后销赃到省内外。

按照我国法律规定，要给犯罪嫌疑人定罪，既要有口供，更要有人证、物证作相互印证。鉴于杨天勇犯罪集团案里被害者11人已被毁尸灭迹，因此，昆明警方确定了以赃定罪的办案思路。指挥部严令：凡是涉案车辆，不管在谁手中，不论流落在天涯海角，必须彻底追回，一是告慰死者，二是物归原主，更重要的是以赃定罪。

2. “公爵王”历尽劫难终回家

1999年3月6日下午，昆明宁昆化工成套设备有限责任公司丁副总经理因业务需要接待客户，通知司机小吴出车，晚饭后带着客人到昆明国贸中心旁的高原明珠夜总会唱歌。刚进大堂，小吴的传呼突然响起来，他借丁总的手机回了电话，可是没通。客人坐定后，小吴的传呼再响，他向老总请假回传呼，丁总告诉他不要跑远，11点要送客人回酒店休息，他点着头下了楼。

10点多钟，丁总打传呼让小吴回来送客，但没有回音。一直久等不见司机影子，丁总估计是玩过了时，便抱歉着“打的”送客人回了酒店。凌晨时，丁总的手机清脆的响起

来，打开一问，里边传来低沉的男音：“吴因嫖娼被抓，大问题没有，可能就是罚点款。”丁反问对方是哪里，可电话断了。丁总还在心里责怪小吴怎么会去干这种事，心里想等小吴受处理回来后再教育他、帮助他。可一等就过了两天。

3月9日，丁总感到不妙，跑到官渡分局春城路派出所报案，留下单位、地址、联系电话，请求警方帮助查找。此后，为了找到小吴和价值40多万元的公爵王车子，丁总和他的单位多次到派出所打听消息，但每次都失望而归。转眼就是一年多杳无音讯。

左曙光、滕典东被捕后，二人均交代了他们在杨天勇带领下抢劫此车并杀害司机小吴及其女友耿琼仙一案，称“公爵王”在开往大连销赃途中被陕西省大巴山检查站扣押。得知此情况，指挥部决定派官渡刑侦大队二中队探长李加宏带民警王全负责追赃。李、王领受任务后立即展开追赃工作，从丁总处获悉此车原属云南省勐腊县恒昌公司，挂云K08465牌照，于1997年3月抵债给昆明宁昆化工成套设备有限公司。他们又到省车管所调出该车登记表等手续，查清司机小吴系山东省东平县沙河站镇人，从昆明当兵退伍后到公司当驾驶员。吴因经常到昆明东菊加油站加油，久而久之和宣威籍的加油站工作人员耿琼仙成了朋友。出事当晚两人都死在大麻苴村炸药库内，被毁尸灭迹。

带着车辆手续、案件材料和一股怒火，李加宏和王全于2000年6月30日乘火车赶到陕西省汉中市。两人下了火车立即与汉中公安局刑侦支队联系，汉中警方非常支持，支队领导亲自查询，弄清“公爵王”轿车被该市镇巴县交警大队所扣押，并在李、王的介绍信上作出批示，要求镇巴县刑侦大队全力配合。得到车子扣押的准确消息，李、王揣好签了

批示意见的介绍信，于当夜 10 点风尘仆仆奔到镇巴县城。第二天一早，李加宏、王全早已等在县公安局刑侦大队门口，找到大队长苏世忠，将案情和车况作了通报。苏队长听完即与交警大队联系，由于遇上星期六休息，交警队只有值班人员，情况不清。心急如火的李、王只有耐心等待星期一的到来。

7 月 3 日一早，镇巴县公安局刑侦大队长苏世忠亲自驾车送昆明警察到县交警大队，大队马教导员介绍称：“公爵王”轿车现在不在交警大队，被一个姓潘的当地人开着。

当晚，李加宏、王全在县刑警的协助下，千方百计找到开“公爵王”的潘姓神秘人。得知此人叫潘成兵，现年 27 岁，原是县交警大队招聘民警，于 1999 年 4 月调县政府办公室工作。1999 年 12 月初，潘在县政府招待所“遇”到一个操西安口音、自称姓赵的男子，说扣在县交警大队的“公爵王”是他自己的，如果潘有办法帮他把车讨回来，可以便宜卖给潘，他不打算要了。面对这个天上掉下来的“馅饼”，潘答应先问明情况再说。接着，赵请潘送他到大队长家，潘将他送到楼下，指清大队长家后便知趣地走了，再没管车子的事。没想到 2000 年 3 月间，此人突然又出现在潘成兵面前，称已通过关系将车从交警大队取出，与潘商谈卖车事宜。潘索要车档案，赵说车档案都全，但要到云南去取，如果要真买车就先付 2.7 万元押金，档案取回后再适当补点钱即可。潘认为车在手上，如此一辆“公爵王”付 2.7 万元实在划算，于是在未开任何收条的情况下就付了钱，赵拿走钱后就至今未露面，车的手续、牌照仍在交警队。潘成兵得到了一辆黑车，一辆名符其实的“黑车”。

镇巴是个小县，县政府是个大机关，潘是政府办公室的

干部，车子又是从交警队出来的，这种天时地利的环境，使得潘成兵开着无证车进进出出，八面威风，谁也不会干涉他，况且都在县内跑，没人管得了他。2000年6月中旬，政府办公室下辖公司的驾驶员耀武扬威地开着这辆2.7万元就买来的豪华轿车，风光无限地外出办事，没想到被拉电杆的车撞坏了。镇巴这种边远小县，无人会修来自日本的原装“公爵王”，28岁的潘成兵拿出神招，找车将它拉到远在500公里外的西安去修理。

听着恍如天方夜谭的古怪故事，李、王两位久经战阵的警察几乎目瞪口呆。

但李加宏、王全深为已查到车子的真实下落而高兴，两人一使眼色，便将此车的情况向潘成兵作了简要说明，希望他明辨是非，知道利害关系，积极配合昆明警方查缴赃车。潘听后省悟很快，表态无条件交车，还检讨了自己的错误，答复负责将此车修复后交给昆明警察。

7月4日，苏世忠大队长见事情曲折复杂，便带领李加宏、王全又找到当时扣“公爵王”车的大巴山检查站刘中队长，然后驱车100多公里来到镇巴县小毛垭口大巴山检查站，此地距四川仅27公里。在检查站，李、王两人获悉，左曙光、滕典东开车往大连销赃时，车上还有一个人——滕的女友、23岁的湖南人杨娟。“公爵王”被杨天勇集团抢劫后，左、滕当晚就驾车离开昆明，抵达重庆时因该车没有买保险，被交警罚款100元，离开重庆时二人商议绕道陕西走河南，没想在大巴山检查站被扣。当交警盘问时，左曙光谎称是该车行车证上的车主——云南省勐腊恒昌公司司机，滕典东则冒充是该公司的部门副经理，杨娟也作了同样的伪证。后来，三人以回云南拿行车手续为借口脱身而逃。这些

细节，左、滕被捕后一直未作交代，可见其狡猾程度。

面对昆明警察和镇巴的苏大队长，检查站人员经过认真回忆和翻查记录，证实事发当时就把行车证、购置费凭证、滕典东的驾照和三个人的笔录一并交给刘中队长，刘应当十分清楚。面对四方人员，刘像大梦初醒似地称回镇巴找找。这一天他们绕一圈又回到原地——镇巴县城，白走了200多公里冤枉路。当天晚上，刘终于将当时所扣证件和材料交给了昆明警察。

7月5日，李加宏、王全执意要见大队长，要回“公爵王”车牌照，也想了解了解“公爵王”怎么会在交警队手中历尽艰辛，怎奈马教导员多方劝阻、反复解释：“大队长考察去了，出差去了，真的不在家。”过了半天，那块标有“云K08465”的牌照竟神奇地出现了。接过费尽心力才找到的牌照，李、王真想亲它几口，吻它几下。

7月6日，李加宏、王全带上潘成兵，经汉中奔西安，跋涉500多公里，在修理厂见到了魂牵梦绕的“尼桑公爵王”，两人感慨、高兴、激动，像见到了久别的亲人。他们认真检查该车车架号、发动机号，核对全部资料，证实与被扣车一致，确系被抢车辆。潘成兵付了1.8万元的汽车修理费，和昆明警察交割了有关车辆的全部手续。李、王也同修理厂办妥有关接车手续。

因该车要到7月26日才能修好，两人只得返回昆明。坐在南下的列车上，李加宏、王全不约而同地在想：

“有朝一日苏大队长到昆明，我要好好款待他，他是位负责的警察！”他们为工作欠了苏大队长一笔人情债，今生不还也许不安宁。

7月26日，官渡刑侦二中队队长李顺带领侦查员李云

已经有了眉目的车子怎能就此罢手，惧权势而后退呢？昆明警察表明态度：“不管车子在什么人手里，不交出来绝对不行！”面对强硬的昆明民警，负责此事的沈阳市技改办孙某，以念过大学、懂得法律而同昆明警察玩起了“老鼠玩猫”的游戏，他津津乐道地强调：善意第三者受益。此话的意思是：在不知道是赃物的情况下，因合法债务抵给的车子，是合法的，受法律保护的，公安机关不得追缴。看着眼前这个将法律条文断章取义、为己所用的孙某，高宝坤严词驳斥：“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全国人大法工委文件规定，是刑事案件的赃物，任何人不得以任何借口扣留，要一追到底。”同时针对他的猖狂劲，严正地告诉他：这是刑事案件，你念过大学，懂得法律。也请你听清，我就在沈阳刑警学院毕业，干专职警察已经14年……

一番唇枪舌剑之后，孙某败下阵来，转而采取拖、赖的态度，同时吹嘘他开的车是沈阳市公安局的车。仔细一看，他的2000型桑塔纳真是挂着块公安牌照。三人心想此番又遇到了一个“神通”人物，但为了追赃：一定要锲而不舍，不获全胜决不收兵。而此时的孙某，自感法不容情，又不甘心还车子，和昆明警察继续捉迷藏，一会儿说车在大连，一会儿说公子不在，无法联系。九天时间过去了，三位昆明警察到了忍无可忍的地步，请示指挥部后，限令他7月11日必须交车，否则，12日就将他以窝赃罪抓起来押回昆明受审。

看着愤怒的昆明警察，孙又使出怪招：“车从锅炉厂抵过来后，公子开着时被查扣。因没交养路费、车辆购置税本丢失，为补手续花了1.8万多元，钱要昆明出。”昆明警察

坚决地告诉他不出此钱，双方为钱再度对峙起来，僵持不下。已被案子拖得烦躁的左忠平此时再次表现得十分大度，愿意个人承担这笔费用。听见有人出钱，孙的算盘一响，连本带息再加检审费，一共要2.3万元，左无奈中当着追赃组付了款。

11日夜9点，孙某黔驴技穷之后终于交出了这辆价值44万元的赃车。12日，他讨好地请三位智勇双全的昆明警察吃饭，高宝坤、姚中华、晏书剑断然拒绝，认为沈阳不是久留之地，必须迅速转移，立即开上车直奔大连。

左曙光、滕典东的老家在大连，追赃组还肩负着追缴赃物的重任。高宝坤、姚中华、晏书剑把三菱车转移到大连后，将车寄存在安全地方，随即找到大连警方，调取左、滕二人的户口证明、前科劣迹、现实表现，并到滕典东家追缴被害人李亚鹏的铂金项链。1999年6月15日，杨天勇、滕典东、杨明才杀害了李亚鹏，分配车上赃物时，滕分得一条李刚买回的铂金项链。滕被捕后交代了项链的下落，因此，追赃组要找到项链，实现“以赃定罪”的目标。

杨天勇犯罪集团7名主要成员，有5个“东北虎”，要将他们送上断头台，必须取到犯罪的铁证。高、姚、晏顺利完成赴大连的取证任务后，马不停蹄坐上火车直奔佳木斯，取肖氏兄弟和柴国利的罪证。当三人抵达佳木斯时，碰到了该市百年不遇的高温，室内42度，室外暴热近50度。肖、柴三人的户口、单位分属三个派出所，柴家有两样涉案赃物——刀国兴的虎头金戒指、日立牌剃须刀。

柴国利全家在铁路部门工作，其父早已退休，母亲脑血栓久病不愈，家庭经济拮据。柴抢到刀国兴沉甸甸的虎头大金戒后，将它作为生日礼物送给了父亲，父亲不知是赃物，

以为儿子在云南发了财，一个劲儿地夸奖儿子有孝心，讲得邻居、亲友、老同事羡慕不已。当昆明警方要收缴这枚戒指时，老头简直认为是要他的命，死活不肯，柴的哥哥气势汹汹跑进当地派出所，又嚷又闹：“你们不是人，儿子送给父亲的生日礼物，竟然也要追缴？”追捕组耐心讲明情况，告诉他此戒指涉及一桩命案，也涉及其弟，希望他支持警方工作，并将官渡刑侦大队的电话告诉他，把三个人的身份、职务证件给他看，欢迎他监督。预感弟弟闯了大祸的柴兄气愤地走了，走出老远还听得见他咬牙切齿的骂声。

见柴国利家人难，找肖氏兄弟更不易。肖氏兄弟家有二兄妹，老大肖林，老三肖力，老二是个女孩。肖家原住佳木斯铁路房管段的房子，后在东风区安庆社区分得新房，父母念肖林有家有室，不便常年和老人挤住一块，便把房子给他住。怎料肖林先是离婚，后是诈骗潜逃，债主经常登门找人，不断受到惊吓的父母无奈中把房子倒腾给一家聋哑人，自己搬得远远地躲起来。二老根本不知道两个儿子在昆明犯了滔天大罪，时刻盼着他们回家。当昆明警方费尽心机找到他们，将其两个儿子的犯罪行为简要通报时，二老顿足捶胸，痛不欲生。

是啊！天下善良的父母谁愿子女成为杀人犯呢？

从6月24日启程，到7月16日，追赃组转战东北三省，终于完成了取证、追赃任务。

在追赃组转战东北的日子里，昆明警方非常担心他们的安全，市刑侦支队副支队长符亚东、官渡分局副局长陈学智和刑侦大队长周荣几乎每天都给他们打电话，在千山万水之外与他们共忧同喜，紧紧相连。看着这辆历尽劫难回到昆明、现值42.4万元的“三菱”，大家笑了。笑声里，融着警

察的心血，融着人民卫士的艰辛与危险！

4. 藏区来了铁警官

6月25日一大早，曾在侦破、讯问杨天勇犯罪团伙案中作出重要贡献的探长王继民带领李光、陈文昆、马燕昆匆匆赶往昆明机场，登上飞往迪庆州中甸县的飞机，此行是为追回冯毅和张康的两辆六缸“三菱”吉普车。

据肖林被捕后交代：他们杀害冯毅后，将他驾驶的省民委民族工作队的“三菱”车乔装打扮后，由肖林、滕典东、左曙光、杨明才着军服将车开到祥云县，经李某和肖某介绍联系开砖厂的藏族人六斤和王海购买。销赃时，肖林伪装成中校团长，滕、左、杨打扮成士兵。

1999年6月7日，肖林抢劫到张康的“三菱”车后，又通知王海说：手上还有一辆车需要处理，请他帮忙。于是，王海带朋友知诗七林于7月份来到昆明，双方成交后当天就将车开往中甸。

王继民一行肩负重任赶到迪庆州公安局刑侦支队时，副支队长周定国已接到省公安厅指示，并已迅速根据线索抓获王海。被讯问时王海承认倒卖过7辆“三菱”吉普车，但车子是从广东过来的，没有昆明的车子。

追赃组看完讯问笔录，认定王海在讲假话，必须重新提审他。

36岁的王海，原在迪庆州商业局工作，后调到隶属该局的下关转运站和迪庆州商业局驻昆办事处工作。别看王海年纪不大，但长期离开单位的节制，常年在滇西几个地州和昆明窜来窜去，擅长于倒车买卖，为人十分狡猾。当他面对昆明警方的铁证和凌厉攻势时，依旧使用东拉西扯、搪塞应

付的手段，想蒙混过关。怎奈王继民一行穷追猛打，深挖细掘，有一股不获全胜不回头的狠劲。几个回合下来，王海供出知诗七林是个关键人物，找到他就能找到西藏安多人扎巴，而且知诗七林目前正关押在中甸县看守所。再细追，得知现年37岁的知诗七林，长年做松茸、药材生意，1999年9月在舞厅里惹是生非，大打出手，闹事后逃往成都、拉萨藏匿。今年5月，他认为风头已过，便大摇大摆地回到迪庆，没料到刚回中甸五天就被警方抓获送进看守所。

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追赃组得知销赃车的两个关键人物均被抓获，真是喜出望外。

讯问知诗七林的工作进行得十分艰难，知诗七林仅上过三年小学，汉话说得疙里疙瘩，加之舞厅闹事、倒卖赃车等等，干了许多违法事情，深知坦白之后出不了监狱，因此，死不开口，使讯问组无功而返。27日，王继民等改变讯问战略，转而做王海的工作，让他写个字条给知诗七林，打消他的侥幸心理和顾虑，坦白交代才是出路。王犹豫之后写了字条，大意是说：我已被昆明公安抓获，赃车连着命案，不坦白车子下落，警方不会善罢甘休，找不到车子我们两人今生别想出监牢大门。

带着王海的条子，王继民一行又提审知诗七林。告诉他王海关在州看守所，买赃之事已经坦白交代，并把王海的条子递给他看。几乎不懂汉字的知诗七林，仅仅熟悉王海的签名，追赃组只好将字条内容逐字逐句读给他听，当他得知王海在押后有所震动，但仍然拒绝交代。见他如此顽固，追赃组十分纳闷儿，后经过缜密侦查，才得知他在迪庆朋友多、关系广，有厚厚的关系网，关系网上有不少特殊人物，因此有恃无恐，认为昆明警察来到藏区吃不开，拿他没办法。

“你违法犯罪，谁也保不了你！”参与第七次讯问的迪庆州公安局刑侦支队周副支队长开门见山。

“知诗七林，你别以为是本地人就能蒙混过关，告诉你，别说关系网，就是天王老爷、玉皇大帝也保不了你！”

“不坦白，你别想出看守所大门！”

知诗七林心理依赖的关系网，被警方无情地撕破了，沉默半天之后，他开始交代，说将车开回中甸用了—个多星期，想高价卖出赚笔钱。此时，恰好做药材、木材生意的西藏安多人扎巴来到中甸，找到朋友知诗七林想弄辆车子进藏区使用，知—听感到恰似瞌睡遇枕头，便以23.5万元的价格将车卖给藏人扎巴，扎巴付款后把车开进了西藏。说的和肖林交代的一样，都称车被扎巴开进西藏去了找不到，要找得等扎巴出现。

案子进展到此，扎巴成了追赃的关键，肖林、王海、知诗七林都称车在他手里，找到扎巴似乎已成为追车的惟—线索，昆明警方据此作出决定：别说西藏安多，就是天涯海角也要去，不追回赃车决不收兵。必要时请西藏公安厅协助。

就在追赃组研究进藏追赃方案时，几进藏区办案的周定国副支队长疑虑地讲出他的意见：扎巴是姓，犹如汉族的张、王、李、赵，在西藏比比皆是；安多在唐古拉山脚下，是个游牧部落地区，道路崎岖坎坷，交通不便，牧民大多贫穷。单是油价就高出内地三四倍，车价昂贵，富裕人家多买切诺基、北京吉普等便宜车，很少会花几十万元买“三菱”这样价格昂贵的车，知诗七林也许在编故事骗警察，转移警方视线。

听完周支队长的分析，王继民一行深感有理，再次围绕知诗七林、扎巴展开侦查，发现疑点越来越多，深查中获悉

知诗七林先后倒卖过5辆“三菱”吉普车，其中3辆有重大嫌疑。据此线索，追赃组赶到迪庆州公安局车辆管理所调查，发现自云南省民委的“三菱”车1999年4月18日失踪后，中甸附近有4辆六缸“三菱”车先后落了户，调看买车手续后，发现手续倒是齐全、完备，但总让人难以完全信赖。

2000年8月15日，为破杨天勇案立下战功的中队长吕玉林带领王继民和技术人员张伟，乘飞机二下迪庆，准备把全州的98款六缸“三菱”车统统调出来细查深查，掘地三尺也要查到赃车线索，寻找扎巴的蛛丝马迹，解开中甸遗留的所有疑团。同时，因为迪庆州刑侦支队遵照省公安厅指示，在协助昆明警方追赃中暂扣了4辆可疑的“三菱”车，电告昆明警方速派人去鉴定、辨别是否属于赃车。

吕玉林一行下飞机后，顾不上休息就展开工作，将4辆车集中到县城一修理厂，拆卸发动机、车架号码部位，先用技术手段查验4部车的发动机号、车架号是否与案子有关，怎奈号码被几次改过，难以显现原始号码的准确数字，技侦工作陷入困境。

“实在不行，就让受害者家属带原配车钥匙来开车，看结果如何。”吕玉林、王继民围着4部车仔细研究了半天，提出了全新的想法。大家一听十分赞同。

8月18日一早，张兴春和儿媳坐飞机赶到中甸，在迪庆州公安局刑侦支队办公室里，详细介绍了自家车子的四个明显特征，而这些特征外人很难发现，只有车主人才能讲清位置、特征和原因。在警方陪同下，老张和儿媳进修理厂认车，两人围着4部车绕了一圈，仔细查看了各部车子，然后指着第二辆肯定地说：“这是我家的车，敢用人头担保。”他

当着警方的面，把从家里带来的两把钥匙轮流插进车锁孔里一扭，“叭哒”一声，车门锁应声打开，再用钥匙开车内的4把锁，统统应声而开，把钥匙和州局扣的钥匙一比对，编号相同无异。逐一核对四个特征，全部吻合。再拿这串钥匙开其他3辆车，没一辆能打开。

“车是你们家的，终于找到了。”没等警察说完祝福的话，张兴春和儿媳早已大放悲声，哭成了泪人。他们睹物思人，想着这一年多的寻亲路，泪水像决堤的江水滚滚而下。被誉为铁血男儿的警察们见状，眼中也噙满了泪水。

8月19日，云南省民委办公室刘主任带着一个驾驶员，携带冯毅留下的备用车钥匙赶到中甸。在8名警察陪同下，刘主任用张兴春家认车的方法，打开了一辆98款墨绿色“三菱”车的车门，再开张家的车门和另外两辆，车锁纹丝不动，经多方比对特征，确认该车是省民委民族工作队的无疑。

至此，昆明警方、迪庆警方认定王海、知诗七林对警方讲了假话，编造了“扎巴”这个莫须有的买赃人，意在逃避警方打击，蒙混过关，继续逍遥法外。

追赃组再深追细查，终于将车子流落到中甸的情况查得水落石出。

原来，肖林、肖力、左曙光将张康杀害后，经人介绍把赃车销给王海、知诗七林。1999年8月底的一天，王、知找到迪庆州车管部门罗某，说有辆“三菱”车要出手，价格不低于50万元，超过的归罗所有。罗一听就满口答应，四处张罗，找到了迪庆机场开发实业公司吴经理推销汽车，吴看过车后以53万元谈妥价格。罗某采用非法手段帮他办全了行车证、购置附加费本、车牌等手续，还落好了户，挂上

了云 R04600 牌照。吴一看车子手续齐备，来自州车管部门，便放心无疑地用上了该车，第一次付给罗 40 万元的现金支票，第二次又付了 13 万元，罗均用自己和年仅 9 岁的儿子的账户收了钱。王海听说汽车已出手，立即派老婆登门收款，罗先是推三阻四，后不得已先后几次支付了 40 万元，尚余 13 万元在个人账上。目前，罗账上的 13 万元及他与王海等人赃款往来的单据已被追赃组缴获归案。

省民委冯毅被害后，肖林等人将抢劫来的车子以 20 万元卖给知诗七林，知又通过李某在中甸寻找买主。李某曾为做生意请迪庆州电力公司下属的实业开发公司担保，向州建设银行贷款 25 万元，李到期还不了债，州建行把担保的电力实业公司告上法庭，公司只得向李某追债。2000 年 4 月底的一天，李某跑到实业公司对经理、副经理讲，手上有辆“三菱”车可以抵债，两位经理让他开车来看。之后，李某和知诗七林把车开到电力公司，大家看后开始讨价还价，决定以 50 万元购买此车。鉴于李的债连本带息达 30 多万元，加上买车的手续等费用，公司得开支 37 万元左右，李某提出：“车是王海的，你们能否先付 10 万元。”公司权衡再三，开了 10 万元的支票给李。李因没带身份证，由知诗七林代领了支票。二人拿到钱扬长而去之后，实业公司找关系把车子落了户，挂上云 R04313 号车牌照，堂而皇之地在迪庆州驶来驶去。从此，背着一条命案的省民委的车，“名正言顺”地成了迪庆州电力有限责任公司实业开发公司的“固定资产”。

有人曾开玩笑说：要找云南的赃车，别忘了滇西方向。此两辆“三菱”车的查获，成了上述玩笑观点的最好注释。赃车也能顺利落户，而且是州车管部门出具的手续，难道不

值得人们深思吗？

5. “奔驰”奔回主人怀抱

2000年5月30日下午，魔王杨天勇等人经过密谋后，带领杨明才、左曙光、滕典东开车来到石安公路小石坝、蹉陀村一带进行踩点，并确定了作案地点，进行了分工，准备实施更为野蛮的抢劫计划。

5月31日上午7点多钟，杨天勇带姘妇开着盗来后改装的长安微型车，怀着罪恶的计划窜至石安公路冰箱厂岔路口附近，将车停在路边，窥视着来来往往的车辆，等待着机会出现。

与此同时，杨明才持“七七”式手枪和两颗手榴弹，滕典东、左曙光穿着警服，各带一副手铐，驾车到蹉陀村附近的石安公路边，等候杨天勇下达抢劫指令。

7点半左右，宜良汤池万福山庄司机王元福驾挂军队牌照的“奔驰”S320高级轿车离开小石坝收费站，向城里驶来，路过杨天勇车旁，杨眼前一亮，心头狂喜，立即用手机向滕典东发出暗语：“我们过来了！”说完便开车跟在“奔驰”车后，紧紧盯着前面诱人的“大肥肉”。

当杨天勇到达滕、杨、左劫车地点时，见车已被三人冒充警察，以查缉走私车为名截住，杨见状便让姘妇驾“坐骑”先走，他要“接待客人”。杨走近“奔驰”车时，滕典东已强制给司机王元福戴上手铐，左曙光强制给坐在车上的五华公安分局民警朱昆戴上手铐。之后，滕驾“奔驰”车载杨明才、左曙光挟持两受害人，杨天勇开白色长安车，一前一后返回二号魔窟——昆明铁路液化气公司羊方凹供气站内，将朱昆、王元福强制带进卫生间铐在铁架上。

关好朱、王后，杨天勇立即打电话给买赃卖赃的大王周亭酉。遂按周的要求，指令滕典东、左曙光将“奔驰”车开往贵阳销赃。滕、左走后，杨天勇强迫朱昆、王元福分别打电话给单位，称生病、有事不能按时上班，还威逼朱昆说出其建设银行储蓄卡的密码。之后，杨天勇、杨明才惨无人道地将朱、王杀死后毁尸灭迹。

买卖赃车的大王周亭酉得知杨天勇弄到了一辆“奔驰”车，感到又有大钱可赚，立马儿于6月1日上午登上从昆明飞往贵阳的飞机，于当天上午赶到贵阳接“货”。

杨天勇和姘妇风风火火赶到贵阳，与左、滕二犯会合后，经周亭酉牵线搭桥，将车以14万元的价格销赃给罗某，由于时间急迫，周亭酉仅付了3万元现款。素有“黑吃黑”德行的杨天勇告诉左、滕：“只拿到2万元，我们每人平均5000元，滕典东帮老付（杨明才）带5000元。”说着，把钱分了赃，自己独贪了另外的1万元。

分完赃后，杨天勇带着姘妇和左、滕启程返回昆明。一路上，杨的姘妇曹某一直赌气，埋怨杨天勇答应带她到黄果树去旅游，可说话不算数，半路变卦。回到昆明后，杨天勇将朱昆的建行储蓄卡交给左曙光和滕典东，告诉了威逼朱昆得到的密码。6月2日下午6点07分至6点40分，左、滕二犯分三次从取款机上盗取了朱昆辛辛苦苦攒下的血汗钱5200元，使账上仅剩43.16元。

2000年6月5日，警方接到朱昆家人和王元福单位报案，称人车失踪6天。当获悉一位民警、一位退伍兵和价值百万元的军车失踪时，警方震动，立刻成立了以市公安局副局长王云发为组长，市公安局刑侦支队、五华分局、宜良县公安局和汤池分局领导为成员的“5·31”专案组。在专案组

指挥下，民警们对有关地区进行了地毯式搜查，并派出小分队沿进出昆明的所有公路展开侦查。6月13日，市刑侦支队下发紧急协查通报，要求全市各分县（市）局、派出所及有关处队全力投入此案的侦破工作，务求尽快找到人和车。

6月17日一早，即柴国利坦白交代前两小时，专案组根据情报和种种迹象判断，“奔驰”车十有八九在贵州方向，很可能在贵阳市内，当即派五华刑侦大队五华中队长王志毅率民警李晓彬、施伟、徐红义沿贵阳方向侦查前进。四人领命后马上开车上路，出曲靖、经富源、过红果，沿途搜索前进，不放过一丝一毫有用的线索。当天晚上9点多钟，当四位民警疲惫地进入贵州省普安县城，准备休息时，突然接到大队长侯晓冰的命令。

“根据落网嫌疑人的交代，‘奔驰’车是在贵阳市老干部活动中心招待所交易的，你们火速上路，尽快奔往贵阳侦查。”

“马上出发。”王志毅得到车子初步下落的消息，疲倦一扫而光，叫上战友急速上路。

凌晨4点，王志毅四人风尘仆仆赶到贵阳，在空旷的大街上绕来绕去寻找老干部活动中心招待所，无奈人生地不熟，绕了几圈找不到，连问路人也找不到，只得耐着性子等待黎明的来临。

天亮后，小王等人拖着疲惫的身体跨进贵阳市公安局南明区分局，请求贵阳警方协助。在南明区警察的带领下，昆明警察直赴市老干部招待所，从住宿登记本上查悉5月31日晚吴峰（左曙光）用军官证登记住宿该所，第二天人走了，“奔驰”车也不知去向。

情况报回昆明，专案组要求四人驻扎贵阳，在贵阳警方

支持下，密切关注宾馆、饭店、停车场、修理厂和过往车辆，发现疑车立即查扣。

“自那一刻起，我们患了‘奔驰病’，白天黑夜在贵阳市大海捞针，见一辆‘奔驰’车就追上去看个究竟，深怕赃车从我们眼皮底下溜走。

“四个人查贵阳一个市，难度可想而知。”

“除了贵阳外，还要关注通往四川、湖南的道路，一旦发现车出了贵阳，我们还得追下去。”

“离开昆明时，我们就按杨峻松副局长的要求，抱定两个月不回家，找到天边也要追下去。”

民警们回忆起四个月前的那一幕幕，仿佛就在眼前，感叹不已。

6月22日，赃车大王周亭酉在落网后终于交代了买“奔驰”车的人和单位。获得准确消息后，五华刑侦三中队副中队长黄隽接到分局领导和大队长的增援令，带领民警陈智登上从昆明开往贵阳的火车，赶赴追赃一线支援战友。当夜11点，在贵阳车站，当几位战友的手紧紧握在一起时，小王等人又得知，黄副中队长还带来了另一项重任——追缴1999年3月19日肖林等人杀害李双全后，被杨天勇以9万元价格销赃到贵阳的“三菱”吉普车。

23日，昆明警察一行六人来到贵州省公安厅刑侦总队，面见总队长，请求协助追赃。在总队长的亲自督办下，买卖“奔驰”车、“三菱”车的关键人物罗某被“请”到了昆明警察面前。这个年近四十、有着特殊身份的买赃人不得不如实交代了事情的来龙去脉——

“我们单位经常有接待任务，早就想买辆好车，‘奔驰’是我们理想的车型。1999年下半年，周亭酉来贵阳时对我

说，他有一辆朋友的‘奔驰’320轿车，被遵义地区道真县公安局扣了，如果有办法弄出来，可以便宜卖给我们单位。我和领导于4月份赴道真问过此车，公安局领导讲，车子属于走私车，已罚没交到财政局处理去了，要车得找县领导。找到县领导时，他说此车手续不清，属走私车，要放车得交10万元罚款。我们问过车况，得知该车被大水淹过，便不感兴趣地回来了。

“今年5月31日，周亭酉从昆明打来电话，称手上又有一辆‘奔驰’车，比被道真扣的那部还讲究，有七八成新。问有无手续时，周说是广东人差他工程款，用此车抵35万元债，手续齐全。得知此车便宜，我立即向领导汇报，领导指示有完备的手续可以考虑买下。6月1日，周亭酉从昆明赶到贵阳，我将他从机场接回来后，他告诉说车子已到贵阳，随后手续就到，但要马上交13万元定金。见他急如星火，我向朋友龚剑借了13万元现款，给了他10万元，扣下了3万元。扣款一是怕周拿不出手续，二是周还有一辆‘三菱’车在贵州省军区汽修厂修理，没有交修理费。这样，车子便被买下，一周后，周亭酉叫来两个广东人，花3000元篡改了车架和发动机号，同时弄了一套牌号为粤G×××××的行车手续，有档案、车牌、临时牌、行车证等等。”

……

6月23日中午，失踪仅24天的“奔驰”轿车回到了昆明警方手中。

同时，追赃组在贵州警方支持下，请来了贵州省军区保卫处刘处长，由他出面找到军区汽修厂厂长，追到了被害人李双全的“三菱吉普车”。

6月25日，王志毅、黄勇一行六位民警，由警车开道，

带着价值100多万元的“奔驰”、“三菱”浩浩荡荡凯旋回昆明。毕竟，杨天勇犯罪集团抢劫、盗窃后销赃的顶尖好车是他们亲手追缴到的，能不高兴吗？还有一点更值得高兴的是，专案组里市局、分局的领导们分析案件特征时就确定：“5·31”案件应该是“军警堵截、杀人劫车、团伙作案、销赃外地”。案破后的结果就在意料之中，昆明警察办案水平值得自豪！

26日晚，饱含辛酸的“奔驰”S320和“三菱”吉普车终于在人们的期待下驶进昆明，回到亲人的怀抱。经权威部门评估，“奔驰”车现值69.4万元，“三菱”车现值24.6万元。

看着眼前近百万元的车子，民警们高兴、激动，因为追回的不仅是车子，而且是杨天勇犯罪集团杀人劫车的铁证，包含着受害者亲人的企盼，是人民卫士耸立在老百姓心中的又一座丰碑！

第二章 沉重的案中案杜培武错案及时纠正

2000年6月17日上午10点半，落入法网的“东北虎”柴国利竹筒倒豆似地交代着一桩桩血腥得令人发指的案子。当交代到第五起时，他抬头瞅瞅王晓林、吕玉林等民警，然后诡秘地说：“据我所知，1998年4月份的一天晚上，杨天勇、杨明才、滕典东三人在海埂附近，杀了一男一女两个警察，抢走了男警察的手枪，听说他是个公安局的副局长，现在枪在杨天勇手上……”

“真的？”民警们呆了。

“不骗你们。”柴点着头肯定。

.....

“是真的？千万别弄错，我马上就到。”王云发副局长听到专案组报告，大吃一惊。他立即将情况报告给张思祥，二人约好在官渡分局见。

中午1点多钟，官渡分局10楼小会议室，张思祥、王云发神色凝重，聚精会神听刑侦支队政委秦伯联、副支队长宁兴华再次汇报“二王”案的侦破过程，室内气氛像结冰似的沉重、压抑，大家都有一种前所未有的窒息感。

“柴国利的口供涉及到‘二王’，涉及到已经捕判的杜培武。如果柴的交代是真的，问题就十分严重，杜就可能是错判，这将是昆明公安史上沉重的一页。当务之急是火速追捕杨天勇等人，抓到一个深审一个，要搞准搞扎实，不能冤枉好人，确实有错必须实事求是地迅速纠正。”张思祥预感到了问题的复杂性、严重性。

“小秦、小宁，现在起成立一个专案组，你二人负责，带领办‘二王’案的原班人马专办此事，有情况向我们直报。”见各分局、直属处队领导陆续走进大会议室，张思祥副厅长斩钉截铁地命令秦伯联、宁兴华。

2点整，会议如期进行，当讯问组通报柴国利交代“二王”案时，全会议室静得出奇，没有谁不大吃一惊。

杨天勇、杨明才、滕典东落网后，宁兴华副支队长带着专案组分别细审三人，他们都交代了杀“二王”的经过，口供相互得到印证，“二王”案揭开了神秘而沉重的面纱。

1998年4月20日晚8点多钟，杨天勇带领杨明才、滕典东，驾驶盗来改装的白色微型车外出寻找作案目标，想“弄些钱来花花”。当他们来到海埂路与西山索道之间路旁的

一块空地时，发现了停放在此的挂警用牌照的天蓝色昌河面包车，车上中排坐着杜培武（昆明市公安局戒毒所民警）之妻、昆明市公安局民警王晓湘和石林县公安局副局长王俊波。三人当时不知此二人是警察，便冒充警察以查缉毒品为名，由滕典东、杨明才分别强行给两受害者戴上手铐。当魔鬼得知此二人是民警后，杨天勇强行抢走王俊波佩带的“七七”式手枪，并用此枪将两人残忍打死。由杨天勇、杨明才驾驶该车逃往圆通山后面，将车丢弃在人行道上。途中，杨明才惟恐二人不死，还持扳手疯狂击打受害人头部。随后，魔鬼们抢走两人的传呼机，抢劫手机一部、微型录音机一台、钱包、工作证、驾驶证等物品。

两名警察之死震动昆明，引起了云南省公安厅、云南省委、省政府、公安部的高度重视，许多领导作出指示，要求迅速破案，严惩凶手。

为破“二王”案，昆明市公安局成立了专案组，抽调精兵强将侦破此案。侦破过程中，专案组通过认真分析，将王晓湘的丈夫杜培武列为嫌疑对象，采用了传统的侦破手段，使用了警犬，还动用了测谎仪。但由于种种原因的制约，专案组最后将杜培武同志推上了法庭，送进了监狱。

“二王”案衍生了杜培武错案，杜被一审法院以故意杀人罪判处死刑。杜不服，称自己没有杀人，并上诉到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省高院二审以故意杀人罪改判杜培武死刑，缓期两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1999年11月，杜培武被送往监狱服刑。

.....

2000年6月18日上午，市公安局刑侦支队刘政镒副支队长带领技侦人员，打开了杨天勇二号魔窟住房里的保险

柜，奇迹般地搜到了王俊波那支枪号为 1605825 的“七七”式手枪，同时还发现两台微型录音机。刘政镒等人立即将录音机送石林县公安局辨认，该局有关同志一眼就认出其中一部是局里配发给王俊波工作使用的。

人赃俱获，警方认定杀害“二王”的真凶是杨天勇、杨明才、滕典东，杜培武案是个错案。此时，主办“二王”案的所有民警，茶饭不思，整夜难眠，感到愧对党和政府，愧对公安局，愧对曾经是战友的杜培武，做好了接受处分的准备。是啊！世上没有后悔药，如果有，他们卖命都会去买、去吃！

6月20日下午，张思祥心情沉重地来到昆明市委政法委员会，向市委常委、政法委书记王君正汇报杨天勇案件，同时汇报了杜培武可能是个错案，现正在细查深追，务求搞准。

6月21日上午，李汉柏副省长听完杨天勇案件和杜培武错案的汇报后，要求迅速查实，有错就纠。

很快，省委常委、市委书记杨健强，市委副书记、代市长章振国，市委副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贺兴洲，副市长艾远津等领导先后对杜案作出指示，要求深挖犯罪团伙罪行，扩大战果，尽快搞清杜培武错案的情况，实事求是地纠正。

6月21日下午，省委常委、省政法委书记秦光荣到专案指挥部看望破案民警，传达了省委书记令狐安的指示，并单独听取张思祥对杜培武案件的专题汇报。晚8点，张思祥亲自带领错案调查组赶到监狱，找杜培武谈话，了解他的申诉情况。

6月22日上午，市政法委召集市公、检、法三家主要

领导，听取杨天勇案件情况通报，研究杜培武案件的复查问题。

7月1日，市委副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贺兴洲召集市政法委、市公安局、市中级人民法院领导开会，传达在外地学习的省委常委、市委书记杨健强对侦破杨天勇案件的指示，提出杜培武案件要有错必纠，加快工作进度。

7月2日下午，省委常委、省政法委书记秦光荣在省高级人民法院主持会议，向市委、市法院、市公安局、省高院领导部署杜案的纠正工作。第二天，昆明市公安局正式向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复审改判意见，请求尽快按法律程序改判杜培武同志的错案。

就在复审改判工作快速推进时，张思祥率市公安局几位领导到杜培武家中，向杜父母赔礼道歉，为错案伤害了杜的身心健康，向他们表示深深的歉意，听取批评意见，商量杜出狱后的善后事宜。

杜母非常感激张副厅长的真情，拉着他的手说：“儿子被判时，您不在局长位子上，不应由您负责。”

“共产党的政策是有连续性的，党的组织是有连续性的，当时虽然我不在昆明市公安局，但今天我在就得负责。”张思祥情真意切，担当重责。杜母听罢，潸然泪下。

尽管国家法律制定了完善的程序法规，明确了公检法的分工责任，相互制约，严格执行程序法是保证不冤枉一个好人的法律基础。但杜培武一案经过检察院公诉，一、二审法院判决，走完了全部司法诉讼程序，竟无人发现其中的冤情。

7月11日，法院宣布杜培武无罪释放。市公安局党委副书记舒刚率有关领导接杜出狱，握着他的手发自肺腑地

说：“杜培武同志，你受委屈了，欢迎你归队。”重获自由的杜培武哭了，泪如雨下。

杜培武出狱之前，“杜案”善后工作组在市公安局党委副书记舒刚率领下，快速高效地工作着。自6月21日全面认定杜培武案属错案，至7月11日杜出狱，在省市领导的关怀下，与省市法院密切配合，仅用20天时间就办清所有法律手续，快速、高效、依法完成了复审改判工作。

7月12日，市公安局发出文件，恢复杜培武同志工资及福利待遇，从7月份起执行。

7月13日，带杜到医院进行第一次体检，体检之后安排在家休息。

7月14日，市公安局机关党委批准了戒毒所党支部关于恢复杜培武预备党员资格并申请转为中共正式党员的请示，批准杜培武为中共正式党员。

7月19日，根据杜培武错案的事实，市公安局党委决定对当时办理杜培武错案的两位负责人给予停职检查，并由局纪委立案调查。随后不久，又对有关责任人加重了处理。

在此期间，善后工作组多次看望杜及家人，一起磋商有关善后工作，包括杜培武的住房、治病、疗养等问题。

也是在此期间，市公安局先后向市委、省公安厅党委写了深刻检查，多方面总结了造成错案的原因。并召开了处、队长会议公开检讨，要求全局各部门、各分局以此为训，以此为戒，加强防错案教育和防错案案制度建设。

9月5日，杜培武的哥哥受全家委托，亲手将一面印有“人民功臣”的大红锦旗赠给市公安局。

10月11日，舒刚带领政治部的同志来到杜家，把全局现有的住房情况详尽地作了介绍，表示杜培武不论要何处住

房，即使已有人住了，组织上也可以做思想工作，换出来分给他，杜和父母表示愿意去看房。

10月23日，市公安局有关部门根据杜的要求，拟调整一套110平方米的房子给他，但按有关规定，杜培武不能享受这套超标准的三类房。当方案报到张思祥桌上，张果断决定特事特办，将该房分给小杜。就这样，市公安局以特事特办为指导思想，在杜培武未交购房款的情况下，将房屋钥匙发给了受到错待的小杜。

11月8日，“杜培武案”善后工作组经全面调查、核算，市公安局党委根据有关领导指示，作出补发杜培武错案期间工资、奖金、补贴等全部损失的决定。次日，舒刚带政治部主任杨从义、副主任李永芳等同志来到杜培武家，直接送交补发金3.8万元，妥善解决了这一历史遗留的重大问题。

杜培武错案在社会上传开后，很多人议论纷纷，传说颇多，昆明市公安局压力很大。对此，张思祥同志客观地评价：造成错案的原因很复杂，比如党委把关不严，执法行为不规范，破案心切等等，伤害了自己的战友和同志。但是，就是办“杜案”的这些同志，又牵头成功破获了杨天勇犯罪集团案，他们有过失，但功劳也大，可功不能抵过，过也不掩功，相信党和人民及杜培武同志都能正确评价当事者，公安局也会公正处理当事人。

历史的过失，得靠历史的进步来补偿。是市刑侦支队领导带着专案组，把杜培武送上法庭，送进监狱；也是市刑侦支队的领导，又带着民警日夜奋战，快速破了杨天勇犯罪集团案，洗清了杜培武的冤屈，把他迎出了监狱大门。历史就是这样的巧合，这样的无情，也这样的有情。

“作为办‘杜案’的领导人，我们深感自疚自责，对不起杜培武同志，同时希望组织和领导站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客观地、不包庇、不偏袒地公正对待错案，不管给我们什么样的处分，我们都能接受，都能理解。尽管我们从警几十年，办了许多大要案，但此案确实错了，我们有愧。”当年办“杜案”的领导、经办民警心情沉重，态度诚恳，讲的都是肺腑之言。

是啊！公安是刑侦机关，检察是起诉机关，法院是审判机关，三个机关在司法中有着不同的职责，哪一个环节堵住漏洞也就避免了冤案，然而在杜培武一案中哪一个环节也没有堵住。这一错案，对办案者，对昆明警方、云南警方、乃至全国警察都将刻骨铭心，永志难忘！

第四章 狼狈为奸 血债累累

杨天勇犯罪集团7个主要成员，来自四面八方，他们是怎样纠集到一起，变成一伙嗜血成性、杀人不眨眼的刽子手呢？

杨天勇是昆明铁路局警察，杨明才是双柏的农民，肖林、肖力两兄弟和柴国利来自北国边城佳木斯，滕典东、左曙光生活在美丽的海滨城市大连，怎么会聚到一起而且走上杀人越货的道路，给昆明人造成如此多的灾难？

1. 魔王杨天勇

杨天勇 1957 年 10 月出生在楚雄市，父亲在铁路上工作，因此，他的小学、中学是在广通铁小、铁中混过的，初

中毕业在家闲居两年后，于1977年来到元谋县红江工务段工作。1978年，21岁的他人伍当兵，1981年1月退伍后分配到昆明铁路局元谋工务段当工人，同年混进警察队伍。杨天勇在昆铁东站派出所18年中，干过内勤、站勤、驻站民警、内保、治安。1995年6月份，杨天勇身为警察，明知购买枪支犯法，却跑到平远街买枪，被当地公安机关抓获。此事也成就了杨天勇与肖林的生死之交。1999年8月，昆铁东站派出所破获了一个盗窃团伙，一举抓获7名犯罪嫌疑人，讯问后将他们分别用手铐铐在铁栏杆上，交给杨天勇和另外一个民警看守。夜深人静时，杨睡觉造成犯罪嫌疑人戴着手铐脱逃。事件发生后，所里给杨天勇和那个民警行政警告处分，扣3个月的奖金共810元。在此之后，所里又发现杨天勇1999年12月22日夜晚和2000年1月6日白天值班时两次脱岗，又先后扣其奖金165元。为此，已在犯罪道路上越走越远的杨天勇更加心怀不满，2000年1月14日写了给派出所领导的公开信，并将此信成批复印后四处散发，公开信中扬言：“每一个人都有自己个人的打算、想法、私利和隐私。同时也请全所民警观看这一场以卵击石的结果是什么样子的。”语气中暗藏杀机。

后经查证，1999年12月22日晚杨天勇脱岗被处理，而隔一天以后的24日，他就持手枪带人杀害了云南省煤田地质局的王朝能和曾国祥。这能是偶然脱岗吗？也就是公开信散发之后，杨天勇把所长、指导员列入了暗杀黑名单，所幸是案件被及时侦破，否则二人可能凶多吉少。

无数善良的人们在问：杨天勇这个劫车杀人集团的“司令”，是怎么混入公安队伍的？杨天勇作案三年多，怎么他的领导和同事一无所知？杨天勇居然敢在五年前就知法犯法

去买枪，事后为什么还有人帮忙掩盖，直至被捕后才揭露出来？杨天勇作案工具中有不少是借查“三品”（易燃、易爆、危险品）之名弄来的，检查“三品”所获为什么被个人据为己有？案发后，铁道部、云南省纪委、云南省公安厅、昆明铁路局派出联合工作组，于杨案侦破后进驻昆明铁路公安局，从杨天勇进入成人开始进行调查，形成了厚如城砖的几大本专案材料。受魔鬼杨天勇案的牵连，昆明铁路局东站派出所前、后任四名所领导被撤职，尽管其中两人因批评、处理过杨天勇还被列入暗杀黑名单。不知底细帮杨天勇买枪被扣押当说客的一名警察，因事后不向单位、领导报告此事，直至案发后才披露出来，被免掉干部身份，清除出公安队伍。据昆铁公安局有关人士介绍：因杨天勇一案牵连，负责联系昆铁东站派出所的公安处有关领导受到处分；昆铁公安局全体民警，包括局长在内，均被扣发奖金，昆铁公安局从上到下犹如做了一场噩梦，惭愧得抬不起头来。

杨天勇被关入看守所后，一直在打脱逃的主意。他悄悄地打听看守所有几道门，围墙有多高，武警巡逻情况，进入看守所的汽车由什么人驾驶等等，他还整天窥视着放风池上方的防逃笼，寻找这个西南地区惟一的模范看守所在管理上有什么漏洞可钻，有什么机会可乘。他的一举一动被管教干部和所领导掌握得清清楚楚，防范得滴水不漏。面对铁门、高墙、哨兵和管教民警的严密防范，杨天勇深感逃跑之梦破灭了。

一计不成，又生一计。杨天勇无法脱逃，便开始滋事生非，故意刁难所领导和看守民警，并多次扬言：“这案子我最多等三个月，如果不能结案，我就自行了断。”说到自杀，杨天勇还设计了两种死法，一是倒竖在门旁，头朝下，脚向

上，双手一放栽死；二是撞墙自杀。抠下装衣服的纸箱上的钉书针，磨成尖状，想刺破动脉血管；他还捡来半截硬塑料衣架，折断磨尖准备急用。他甚至吵嚷着申请出监室参加劳动，“可以活动身子，还能为所里增点收入，做点有益社会的事”，实际上到底要干啥只有他知道。然而，杨天勇的一言一行，没能逃过民警的火眼金睛，钉书针被收了，硬衣架被缴了，劳动也不要他参加。

至此，魔王感叹：逃不掉，死也死不掉，活着难受啊！

杨天勇梦想把喽啰带成一群冷血魔鬼，能干大事，干绝活，但他也自知是用鸡蛋碰石头，用螳臂去挡车。他野心勃勃而无可奈何地说：“起先，我觉得手下人不错，但后来感到带不动、养不活、遣不散，出事是必然结果，带这班人时，我和肖林的看法有分歧。”苦笑中的潜台词是：“如果照我的想法，根本不是今天这样。”

杨天勇在强大的人民民主专政制度面前，无论如何狡猾，终究注定要失败。

伪装掩盖不了恐惧，一审判决后，杨天勇进入恐惧期，害怕死神伸手就把他拎走。自10月26日起，魔王饭量越来越少，脸色日益变黄，眼圈变黑，睡觉时每十多分钟就莫名其妙地惊醒，几次梦中哭泣，几次偷着流泪，细心的同室犯人还发现了他的白头发和白胡子。他常常心神不宁，念叨女儿的名字，还盼望着奇迹出现。

11月15日下午，当记者获准不暴露身份进行面对面采访他时，他不断用卫生纸擦着鼻涕，吹牛谈天似地回答着问题。临别时，记者客气地和他握了握手，没料想这一席谈话和正常握手，他会上升到求生的高度去理解。回到监舍，他就愉快地说：现在我心里舒服多了，那个找我谈话的人知道

很多案子上的情况，有些办案单位不知道的事情，他都知道。而且使我感到欣慰的是，入狱五个月来，来问案的人没有一个跟我握手。不料，这个人却在走的时候友好地跟我握了手，劝我好好活下去。虽然不知此人是哪里的，但从他的神态看，也许是国家需要我去做某一件特殊的事，就像美国电影里的那样，政府的谍报机关专门在监狱里挑些死刑犯去执行敢死队的任务，让他来考察我，把我开释。

这一夜，杨天勇以为遇到了救星，睡得很熟，同室犯人见他如此天真，如此怕死，觉得魔鬼再凶恶还是怕死神，很是可笑，但为了让他留着这美好的念头到枪毙之时，谁也没有捅破这层窗户纸，看着他渐渐进入梦乡。

两天后，当记者听到这故事时，不禁为这平常的握手而感动，为事实再次证明了蝼蚁尚且贪生的道理而高兴。

11月16日下午3时，当法官宣读完终审判决，看守所将他隔离单独关押，等待送上公判会时，杨天勇腿发抖，怯生生地请求能同家人见上一面，得到否定答复后，他脸色蜡黄，坦白地对管教民警说：“现在我很怕死，不管什么时候，只要一听见监门响，都紧张得要命，害怕得发抖，以为是押我上刑场。”

是啊，早知现在怕死，何必当初杀人。怕死，来不及了；后悔，为时已晚！

2. “监油子”肖林十恶不赦

肖林在犯罪集团的首犯位置，是随着案件的推进而逐渐凸现和上升的。

6月17日，柴国利坦白交代时，警方根据当时掌握的案子情况，把杨明才列为二号魔鬼，是肖林的魔王作用把杨

明才挤到了“老三”的位置。

肖林入狱后，厚颜无耻地宣称：这种地方，我进过30多次，有时不进来还会心痒难受。根据警方调查和肖林的供述，这个杀人魔王实实在在是个劣迹斑斑、罪恶累累之徒。

肖林与杨天勇的勾结充满戏剧色彩。

现年40岁的肖林，是有犯罪前科之徒。他5岁时随父母支援“三线”建设，从佳木斯来到成昆线上的广通，上学时和杨天勇同在一班，1975年又随父母调回佳木斯。1977年因扒窃被劳教，劳教中脱逃后仍然恶习不改，流窜到长春作案。1979年又因扒窃被判刑一年六个月，投入公主岭市劳改支队服刑，在狱中作恶又被加刑半年。

1981年底，“监油子”肖林坐满两年牢获释的时候，正值我国就业高峰期，全国各地的国有、集体企业都在兴办第三产业，兴办劳动服务公司，安置回城知青、待业青年和解除劳教人员、劳改释放分子就业，解决社会闲散人员的饭碗问题。佳木斯铁路房管段也应运而生了一个以安置本单位职工子女为宗旨的劳动服务公司。在父母的努力下，肖林成了该公司的一名职工，但他依然被列为“帮教”对象，公司各级领导经常从工作上、思想上关心他、善待他，甚至希望他成为“浪子回头金不换”的典型。

肖林有了正当职业，野性得到了收敛，加之几年劳教、劳改的烙印还没有从心中淡去，同时他正在热恋中，女友给他很多帮助，他也自感有工作、有女友，再扒窃偷盗下去终非长久之计，因此乖了不少。

肖林的婚姻和他的性格一样，充斥着怪诞的色彩和离奇的情节。由于他在服务公司工作，服务公司以经营百货、副食品、水果为主，肖林整天为生意东颠西跑，很快认识了当

地纺织厂的一位女青年，她父母知道肖林的根底后，坚决反对女儿和他交朋友。但姑娘咬死要和肖林在一起，其父十分生气，好劝歹说，最终发展到棍棒相加，严禁女儿和肖林往来。自小就我行我素、牛劲十足的肖林，看女友浑身是伤，眼泪汪汪，先是预谋找帮“弟兄”收拾未来的岳父一顿，逼他转变观念，经人劝说后才丢开此恶念，但仍气呼呼地不肯善罢甘休，返身将女友之父告到派出所，控告老人“侵犯人权，干涉女儿的婚姻自由，违反婚姻法”。

担心女儿前程反被告上派出所，老人气坏了，一怒之下对女儿宣称：“肖林是啥人你不是不知道，你要再和他交往，咱们就断绝父女关系，你别再进家门。”但最终女儿走了，并执意和肖林结了婚。

肖林在铁路房管段劳动服务公司工作一段之后，弄到了一套一室一厅的住房，结婚生了儿子，眼见服务公司效益不佳，自己经商做生意的经验积累了不少，于是用个金蝉脱壳之计，跳出单位当了个体户，专门从事百货、副食、水果生意。

随着生意的日趋红火，肖林有了铺面，有了小名气，看见做烟生意赚钱，他就千方百计靠近烟草部门，他网罗了做烟生意亏本的小兄弟柴国利，后来把他拖进了杀人犯罪的深渊。

有了年纯收入几万元的生意，肖林像个大老板，越来越牛，吃喝嫖赌，还养了个“二奶”。1989年，“二奶”为肖林生下了一个男孩，这是他的第二个儿子。为同肖林结婚和家里闹翻了的妻子，本想与肖心心相印、白头到老，没想到他如此放荡，妻子劝他、骂他、吵架、打架，但事已至此，肖林来个死猪不怕开水烫。妻子心灰意冷，决心和他离婚。

1994年，肖林和妻子正式离婚，儿子跟了妻子。

肖林临死前谈起这段经历时，眼中闪着得意的光芒说：“这十多年间，我不再扒窃，靠做生意赚钱，先为公司赚，后为自己赚，尤其是倒云南烟特赚钱，而且整件整箱地倒卖，哪像柴国利那小子仅靠从列车员手里买些去卖。由烟想到了儿时呆过的云南、昆明，想到了好朋友杨天勇。我还把做生意的办法用到了婚姻上，老婆对我很好，顶着家里的压力跟了我，离婚时我把住房、铺面、存款、儿子统统给了她，应该很对得起她了。另一个老婆因没领过结婚证，儿子是我的，但我一拍屁股走了，便什么都了断了，儿子归她。”

听着魔王的这番自白，这番流氓无赖的话，不由让人感慨：肖林对谁都不会负责任，能在这世上干好事吗？能不给社会带来危害吗？

狡黠的肖林瞅准当时正是办公司热的日子，一边筹备公司，一边联系货源和买主，一边办离婚手续。

佳木斯有个铝厂，生产电化铝，那年头这东西俏得很，常常供不应求，要买到成批的货极为不易，为买到电化铝，许多商人在佳木斯长住等货，肖林因此认识了来自广东、广西、河南等地的买铝人。一天，肖的朋友来找他，说有个河南新乡的朋友急需一批电化铝，想到肖老板神通广大，特来请求帮忙，同时承诺可以先付5万元定金，货在佳木斯火车站交验即可。刚过几天，又有几个两广的商人请他帮忙弄铝。见铝如此俏，求购者这么多，又看看自己的小店没有经营有色金属的执照，他想到了开公司，想到了骗大钱，想到了得手逃跑后老婆、孩子及小店的下场。于是，他横下一条心，开公司、离婚、骗钱同步进行，速战速决。不到一个月，他的物资贸易公司挂牌，离婚手续办妥，赤条条一个无

房无钱的穷光蛋成了公司经理，印发了一大堆名片。

公司挂牌后，肖林用朋友送来的买铝定金先买来一辆北京吉普，雇来一名司机为他开车，买了上等的行头换上，先把自己武装得像个大老板，尔后开始频繁进入铝厂的圈子，想法买到时价已飙升至2.4万元一吨的电化铝，他挨个打电话给请他买货的主，让他们快来看货，速汇款来，分头约定在佳木斯火车货运站一手交钱，一手交货。买铝心切的商人们见到急需的东西，不知肖林已经设下了银色陷阱，一个接一个地往下跳：河南新乡人汇来90万元货款；广东人汇来40万元，说等货运回广东后即付余款；广东一个商人预付了30万元，称余款正在路上，不几天就到，请先发货，保证不差一分债。肖林见两广老板留了一手，来个道高一尺，魔高一丈的把戏，实实在在地咬两人一大口。

肖林派人把电化铝拉到火车站，装上车厢，定好发车时间，然后把广东老板请来验货，验清看明后双方交割手续，彼此一手交钱，一手交货，做到款货两清。

广东老板见货已上车，发车时间快到，便满心欢喜地赶回老家去等着收电化铝。而肖林则按蓄谋已久的步骤实施他的骗局，他在和广东人签订合同时，就留了一手“款不到账不发车”的协议，同时将此协议照示给铁路货运部门，广东老板前脚离开，肖林跟着就到，以买主违约拖欠货款，怕发货后收不到款为借口，要求卸货。佳木斯市城市不大，肖家又在铁路部门工作，朋友、熟人比比皆是，略施小计就能蒙住一大群人，何况肖林有协议握在手中。就这样，肖林在火车发车前有限的的时间里，呼拉拉叫来一大帮人将铝卸下来拉走，换一个地点又装车卖给广西老板，广西老板也像广东老板那样中了肖林的好计，憨憨地赶回广西等货。

肖林骗过两广的倒铝老板后，又故伎重演，将这批电化铝卖给河南新乡人，前后骗得160万元货款、10多万元定金，然后采取特殊办法将巨款从银行取出，用大箱子装好，带着司机携款外逃，远走高飞。

带着巨款的肖林，曾想逃往俄罗斯，但觉得太近，熟人多，一不小心就掉进警方的法网里。权衡之后，他决定逃往云南，一是昆明曾是他呆过的地方，相对比较熟悉；二是同学和朋友杨天勇处可落脚，他了解杨，觉得凭着多年的友情，他会帮忙；三是云南气候好，不像佳木斯那样冬天能冷死人，万一事发逃到山里也不会被冻死饿死；四是云南毗邻国家多，都是陆上接壤，要偷渡出国可能更容易些。

肖林和杨天勇相处仅十年左右，共同混过了小学、初中，之后彼此天各一方，互不来往20年，世事和人生都发生了重大变化。而当肖林诈骗巨资逃离东北南下时，全班同学多得很，可他单单就找杨天勇。他在潜意识里感到，只有杨天勇才谈得投机，才合得来，才能合作干事。真是应了俗话说的“鱼找鱼，虾找虾，乌龟自然找王八”。

肖林为了在老同学面前显示自己不是等闲之辈，已经发达成了富翁，一下火车就住进了当时昆明最大的涉外宾馆之一——金龙饭店，出入车来车往，雇来的司机像个秘书，像个佣人，像个保镖，忙前跑后，打躬作揖，一对鲜明的主仆形象。待一切安顿好后，肖林开始寻找杨天勇，经过反复核实，得知这个昔日好友确实是在昆铁东站派出所当警察，肖没有亲自登门拜访，而是给他打传呼，让杨到金龙饭店来见面，理由是对昆明的道路不熟悉，摸不着东南西北，骨子里是借机显示身价。

杨天勇身为警察，但他认为真正一流的警察是地方警

察，而企业警察虽穿着相同的警服，充其量不过是二流警察，单位保安而已，长期就有一种自卑感。尤其是他自感能力不错，可是混了二十多年还是个普通民警，没捞到一官半职，老婆长期生病，工作很不开心。有次和别人发生口角时，对方蔑视地讥讽他：“像你这样窝囊的男人，不如去死。”说者无意，听者有心，杨天勇发誓要让说此话者看见他的惊天之举。就在这么一种畸形心态下，杨天勇又收到昔日老同学肖林的传呼，要他到金龙饭店会面。闻听此讯，他既惊讶，更自卑，同在一起混的哥儿们都住金龙饭店了，我还是这旧模样，同学中恐怕就数肖林发了。

当杨天勇开着借来的北京吉普车到金龙饭店，看见“衣冠不整谢绝入内”的提示牌，再环视一下周围的环境和阔佬们花钱如流水的举止，他更加自惭形秽、更加自卑，觉得自己不能再这样苦行僧似的熬下去，要尽快找到赚钱的门道。这一夜，肖林、杨天勇谈到很晚才分手，分手时，杨天勇邀请肖林有空到“寒舍”去，肖林告诉杨，他将在昆明长期呆下去，有困难尽管说，别客气。

之后，肖林化名“夏彬”，花18万元在日新小区买了一套三室一厅的房子，购置了家具和生活用品，将诈骗得到的钱分别存入银行，靠吃利息为生。

时间不长，杨天勇发现肖林花钱如流水，凭警察的直觉感到肖林带有大笔来路不明的巨款，是来昆明躲避追缉，想长期潜伏下去。于是，在一次闲谈中有意无意地探问此事，狡猾的肖林见事已至此，再瞒下去没必要，便一股脑儿将诈骗巨款、亡命潜逃来昆明的事细说了一遍。杨天勇听完，面带微笑意味深长地说：“你真有本事，一次弄到这么多钱。”

如果杨天勇是个对党、对人民负责的警察，是个有职业

道德的警察，他应该劝肖林投案自首，或者向警方报告。但他反而和肖林沆瀣一气，紧紧勾结在一起，狼狈为奸地祸害人民，残害无辜。

肖林对杨天勇讲完自己的诈骗故事后，曾经闪过杨天勇告发后怎么办的念头，忐忑不安地过了一段日子，但见杨没有“卖马”，很是感激，决心与他结成生死之交，必要时赴汤蹈火也要帮助杨天勇。

时间不长，上帝给了肖林帮杨天勇化险为夷的一次机会，这就是杨天勇买枪失手之事。

杨天勇梦寐以求想有一支属于自己的枪，特别是当他打定主意想干惊天动地的“事业”之后，这种欲望日趋强烈，以致到了铤而走险的地步。

1995年6月，杨天勇风闻滇南平远街一带能买到军用枪支，便决心去买一支手枪。一天，他约上朋友开车来到平远街，下车伊始便悄悄打听什么地方能买到枪。吃午饭时，他又向饭店老板打听，请老板设法帮他的忙。就在他买枪的过程中，当地警方闻讯而动，将他抓进了公安局。初进局子时，他拒不交代自己的真实身份，想蒙混过关，后来见滑不脱，只得如实讲了自己是个警察，于公于私都想有支枪，这样方便些。听着他的奇谈怪论，办案警察感到莫名其妙，对他的举动十二分地不理解。

在杨天勇和朋友的苦苦哀求之下，平远警方根据他买枪的情节，同意放他，但必须有单位的人担保，还要处以罚款。当夜，平远警方把杨天勇扣在平远街，放他的朋友回昆明找担保人和筹罚金。这位朋友奔回昆明，找到杨天勇的一个警察朋友和一个在某法院工作的熟人，说杨在平远街出事了，请他们行个好，去摆平此事。二人追问到底出什么事，

他支支吾吾没讲明，待三人风风火火赶到平远街时，才说明是枪案。三人一听吓了一跳，但事已至此，只得硬着头皮进了派出所，经过一番交涉，平远警方才同意放人。杨天勇获释后，对三人千恩万谢，而帮他说情的警察回到昆明后，也没有及时将杨买枪之事向单位汇报。2000年6月杨天勇犯罪集团案发后，警方才获悉此事，这位帮他当说客的民警被昆明铁路公安局撤销职务，清除出公安队伍。

据肖林交代：“杨天勇买枪失手后，人是被担保放出来了，但罚款没有交清。他被放回来之后，便急三火四来到我家，说想借3万元钱。因为当时我有钱，诈骗的事已经告诉过他，况且这种违法的事，借3万元钱跟别人不便开口，所以，找我是情理之中的事。他帮过我，包庇过我，我自然会回报他。”肖林说得合情合理，顺理成章。

“我到银行取了3万元现款，两人便乘车去了滇南。这一次，是我们重逢后的重要旅行，也是组建团伙的起点。在路上，我们谈得很深，对世事、现实、人生的看法非常相同，决心建一个组织：要做到有钱、有枪、有人、有制度，将来才能干大事……”肖林将此次出行的作用讲得非同一般，称奠定了犯罪集团成立的思想基础和领导基础。

肖林到昆明的日子长了，自然结识了一批各式各样的朋友，朋友多了办起事来方便，闲得无聊时也有了玩处，有了喝酒、吹牛的地方。但狡猾的肖林也感到朋友太多也是一种危险，他毕竟是负案在逃，万一朋友偶然说漏嘴就会引来麻烦。他思前想后，心一横将18万元买的房子以10万元的价格卖给朋友邹洪斌。这个邹某，就是日后为他销售赃车的大王，杨天勇犯罪集团案发后邹已被昆明警方缉拿归案。

“我把房子卖给老邹，一是他帮我忙，够朋友，日后卖

车还会用得着他，应该让他占点便宜，他才会卖命；二是自逃来昆明后，许多朋友都到过我家，知道我的准确住处，担心有人告发后被抓，因此才把房卖掉。别说10万元，8万元我也会卖！”肖林毕竟做贼心虚，害怕佳木斯警方跟踪追击。他落网后坦白了卖房的真实原因。

肖林卖掉房子后，开始租房住，并不断调换住所，给人居无定所、神出鬼没的感觉。他自以为这样能逃避警方的打击，真正做到狡兔三窟。几经搬迁之后，肖林又选定租下西山区明朗水库旁的一个养殖场。在这个养殖场里，他豢养了鸡、猪、狗，残酷杀害了张康，并野蛮地毁尸灭迹，将养殖场变成了杀人魔窟。也是在这个养殖场里，肖林玩火自焚，落入了法网。

肖林临死前两天，当记者追问他为什么把魔窟建在明朗水库时，他的一番叙述让人惊讶不已，我租的养殖场不归地方政府管理。那地方土地归团结乡，户口归碧鸡镇，背靠部队，有山有水，空气清新，比较安全。我看中以后还投资10多万元建了围墙，盖了房子，准备长期住下去，没想到案发得这么快。在那里，我千方百计骗得和伪造了军队牌照挂在偷来、抢来的车上，警察不会来查我们，开着“军车”外出连过路费都不用交；我的弟兄们生活比较放荡，经常吃喝嫖赌被派出所、保安抓去，好几次都是我穿着中校、少校军服去营救他们，如果有人细问，我就自称是养殖场背后那个部队的，或者是附近某个部队的……

肖林冒充军人为非作歹，也冒充军人网罗党羽。滕典东进入犯罪集团就与肖林的“军情”分不开。一次，肖林生病到位于关上的空军医院看病，恰巧滕典东也因病住在空军医院，中午两人在馆子吃饭时邂逅。肖林一看那个近1.8米的

英俊小伙讲口东北话，便主动上去认老乡。都说“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后来，肖林把这个老乡带进了杀人劫车犯罪集团，滕又将左曙光带了进来，结果一窝地走上了黄泉路。

杨天勇犯罪集团的7个成员，除杨明才是由杨天勇招募的外，肖力、柴国利、滕典东、左曙光都是肖林组织发展的。魔王预谋发展团伙成员时，曾经统一认识，两人认为成员三五个为宜，最多不要超过八个，一般要胆大心细，心狠手辣，会开车，能舞刀弄枪，身体素质要好，外地人为宜。基于这种邪念，这个犯罪集团7个成员，人人都会开车，最长的驾龄已有20余年，4人当过兵，1人是足球队前锋，几个人的枪法都很好，人人都像魔鬼一样杀人不眨眼。

这些人入伙后，杨天勇、肖林使出毒招，让每个上了贼船的人都不能回头，只能替死跟着他俩去作恶。每一个人进入团伙后，肖林都要找他谈话，了解家庭情况，详细记下每个人的姓名、年龄、家庭住址、父母姓名、工作单位、通信方式、爱人和孩子的情况，就像填写招工登记表似的。这样做的目的是使团伙成员半道想回头都不行，也不敢，只能明知前面是死路也得走下去。

当记者问肖林为什么做得如此绝时，他大言不惭地回答：“家有家规，国有国法，是组织就得有纪律，特别是我们这种杀人抢劫的组织更得有铁的纪律。没有纪律还办什么事？记录团伙成员基本情况有两个目的，一是管住这些人，逼他们好好地干，不要想着半道回头，否则，不但要清理门户，还要摆平（杀掉）他的家人，让他们断子绝孙；二是做好万一的准备，一旦某个人被逮捕、蹲大牢，或者被政府枪毙了，我们活着的人可以好好照顾他们的家人。照我和杨天

勇的预想，因集团利益死去的人，应该得到比活着的人更多的钱，更多的补偿。没想到，我们7个都在三天内被捕，都判了死刑，还补什么补？”阳光下，戴着脚镣坐在小凳子上的肖林越讲越激动。

“别以为只是记他们的档案，我肖林的记在头一个，好像现在有人将此账赖在我头上，其实，大家都想这样干，别听他们说是我逼迫的。”肖林意犹未尽，提高声调为自己辩解，觉得交代此事的人对他不公正。

一审判决之后，回到看守所的肖林陷入极度的矛盾之中，他吃不好、睡不稳，常常半夜三更醒来。他特别希望弟弟肖力能活下去，否则，自己和弟弟死后，家中仅剩一个妹妹，上有年事已高的父母，下有需要抚养的几个孩子，双双死去将给肖家留下永世难愈的创伤。当然，他也深知，假如能有人活命，怎么也轮不到肖力。因此，他为大家都去死感到心理平衡，也为大家都去死感到遗憾，因为他组织这个集团时，没有料到竟如此短命。

11月16日下午3点，当法官来到看守所宣布终审判决时，他这种矛盾的心态暴露无遗，当他听完终审判决后，法官问他还有什么话留下。

“有改判、不死的吗？”他怯生生地问。

“你问这干什么？”法官反问。

“好奇心。”肖林鼓着腮帮气呼呼地说。

“你还有什么遗言？”法官又问他。

“没有，哪天执行？是今天吗？”

“不是，七天之内都可以执行！”

听见这话，肖林紧闭嘴唇，尔后做出一副不怕死的样子，来了个下嘴唇包住上嘴唇的“地包天”动作。但是，法

官、檢察官和民警們都看到肖林的双脚在不停地顫抖。

当晚，肖林被单独关押。这一夜，他彻夜未眠，翻来覆去地看着起诉书和死刑判决书，看了一遍又一遍，似乎要从里边找到求生的字眼。但是，希望破灭了，彻底破灭了。

3. 犯罪团伙中的“农民”杨明才

杨明才是杨天勇的亲戚。1976年当兵，自卫反击战时上过前线，退伍后不甘心农村生活，时常请叔叔杨天勇帮忙找份工作，结果开了杀人场，强奸妇女，杀人毁尸，凶残无度。

“我从农村来到昆明，从贫穷变得富裕，是杨天勇帮的忙。我的孩子原来在农村，现在来到昆明读书，是杨天勇出的力，没有他，我的命运不会发生变化，至今可能还在双柏农村挖田种地，我从心里感激他。但是，走上杀人抢劫这条路也是他带我干的、教我干的、逼我干的，我恨他，也恨我自己。”杨明才临死前三天，坦白地评价了杨天勇对他的影响和控制，言辞中充满感激和愤怒。

10月25日，一审宣判杨明才死刑后，管教民警问杨明才上不上诉，杨明才说：我的案子有11件，我想上诉，法庭量刑过重，希望能够二次开庭。

10月28日，犯下滔天大罪又怕死的杨明才向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递交了上诉状，在这份长达8页的上诉状中，他叙述了他不该死的理由。这些理由是：

一、我在整个案件中不属主犯，而是从犯，虽然多次起到辅助作用，但都是被杨天勇胁迫殴打而走上犯罪道路的。

二、杀害“二王”，我只想敲诈点钱财，主观上不存在故意杀人、抢劫枪支的意图，客观上也没有实施任何手段。

我只堵了车头，给他们戴了手铐，在车上用扳手朝死者的头上打了几下，我没有构成抢劫枪支弹药罪，判我死刑是没有法律依据的。

三、起诉书和一审判决书中认定的部分事实责任不明确。杀害刀国兴时，我用手推刀国兴，刀国兴想用嘴咬住我的手指，我才掐住他的脖子，掐了一阵后我就放手，是杨天勇、柴国利接着掐死的，法院认定杨天勇、柴国利和我共同将刀国兴掐死与事实不符。接着，杨明才列举了他所有参与的案子，都说打人、杀人、毁尸是杨天勇指使的，让他负法律责任不合理，况且几年来他才得了6万块钱。

四、在起诉书的结尾，他自己表白，自进看守所以来，能积极靠拢政府，遵守各项监规纪律，通过学习法律知识和民警教育，坦白交代了自己的罪行，有一定的立功表现，从来没有提过任何无理要求或者大吵大闹，都是老老实实地坐牢，更因为自己来自农村，文化低，法律意识淡漠，家中老人需要赡养，儿女都还年幼，望省高级人民法院给一个重新做人的机会，能够获得新生。

看着杨明才的所谓立功检举材料，瞧着杨明才的自辩书，读着杨明才的上诉书，所有人都感到啼笑皆非。在杨明才的意识里，他不该死的理由有几条：文化低，没有法律意识；上有老下有小，分得的钱少；把被捕后应该坦白交代的事情理解成是立功表现；他杀人、抢劫、毁尸灭迹都是被逼无奈的行为，都是杨天勇、肖林等人让他干的。

但是，法律不是按照魔鬼的意愿理解的，杀人偿命，此乃千古之理。

4. 贼船上的滕典东

滕典东，1973年5月21日出生在美丽的海滨城市大连，第一次参与杀害杨卫东时，尚不满24岁，此后欠下了一笔又一笔血债。

滕典东不像杨天勇那样皮笑肉不笑，不像肖林那样壮实，也不像杨明才那样又矮又黑，他身高1.78米，穿上皮鞋后超过了1.8米，皮肤白皙，脸庞端正，理个平头，被视为杨天勇犯罪集团的帅小伙子。由于长得高，从小学、初中到高中，再到部队，一直是篮球队的锋线人物，球场上经常看见他活跃的身影。自身优异的条件，加上当兵练就的军人特质，滕典东成为靓女们心中的白马王子。可惜的是他不走正道，早早成了枪下鬼。

1992年12月，高中毕业的滕典东从大连入伍。当兵几年，滕典东在部队的严格管理下，品行端正，没有越轨犯禁行为。但正如哲人说的：人生的道路虽然漫长，关键的地方只有几步。1996年底，已经退伍的滕典东生病住进了位于昆明关上的空军医院，一次偶然的机会认识了魔王肖林，使他的人生轨迹发生重大改变，跟着肖林走上了断头台。

滕病好以后，不想回老家大连，想继续在昆明闯闯，找条发财的路。此时，肖林正缺司机，想找个贴心人开车，最好是东北老乡，又不会坏他事的忠实部下。经人撮合，滕典东当了肖林的驾驶员，整天跟着“肖老板”鞍前马后地转，成了铁杆弟兄。

1997年11月14日，滕典东开车拉杨明才、左曙光到东郊牛街庄电化小区盗窃刘先鸣的长安面包车后，逃到昆明经济技术开发区，随后残酷杀害了两名联防队员，杀伤一人。

案发后，滕典东十分害怕。恰在此时，魔王杨天勇也感到杀死联防队员祸闯大了，便吩咐杨明才、滕典东、左曙光：“你们快出去躲躲，到哪里，怎么走，别告诉我，最好去得远远的。”得此训示，滕、左求之不得，想尽快逃离昆明，躲祸全身。

就在他们准备作鸟兽散时，警方根据“11·14”案幸存者提供的情况，请专家绘出了左曙光的模拟画像，并将这些像印发到小板桥周围的几个派出所，要求各基层派出所、联防点认真查缉。万万没有想到，当模拟像发给昆铁东站派出所后，杨天勇凭着自己警察的身份，看到了左曙光的像，心头不禁一惊，立即抽身告诉左、滕：“画像都出来了，还想等死吗？”两人一看“老大”生气，吓得魂飞魄散，想不到警方会如此神速出击，连忙跳上昆明开往广州的火车，很快逃到深圳。他们边走边商量，准备先在深圳躲几天，然后潜逃到香港，如果香港能呆就呆下去，不行就再逃往东南亚国家。

1997年11月底，滕典东和左曙光来到深圳沙头角，出钱找了个“走黑道”的人当向导，从山间草深林密处爬过分界网，逃进香港境内，窜出山沟，越过荒野，大摇大摆来到公路上，乘上大巴便往市区里奔去。翻山越岭时，两人像丧家犬似的，惶惶不可终日，但坐上大巴以后，悬着的心逐渐放了下来，自以为混在人群中犹如鱼儿进入大海，鸟儿进了山林，谁会知道自己是“大鬃仔”。

正在他俩自以为成功时，大巴突然一个紧急刹车停下，接着上来几个香港警察。两人一看是来检查的，便露出慌张之色。由于滕典东、左曙光是半路搭车，座位不连在一起，上车后左曙光坐在前面，滕典东在后边找了个空位坐下。当

检查人员上车时，他正好落入港警的视线中，两个检查人员稍一判断就走到他面前，要求他出示证件。滕典东犹豫之后从兜里掏出了身份证，港警接过一看是张内地的身份证，摇摇头，要求他出示出境证件，他没有，只好递上驾驶证充数，对方看后不屑地捏在手中，示意他下车。这些久在边境巡逻的检查人员已经明白这个讲普通话的小伙子是潜逃过来的。

滕典东被港警扣留了，左曙光则在混乱中躲过盘查，继续乘车向市区进发。

不久，左曙光放心不下滕，又悄悄从香港跑回来，挨个到收容站寻找表弟。表兄弟在历尽波折之后重逢，自有一番感慨，但商量半天之后，还是觉得呆在深圳依然凶多吉少，昆明警方的联防队员被打死，怎能善罢甘休，上策还是要潜逃出境。又经过一段日子的密谋策划，表兄弟二人再次潜逃，结果比上次还不走运，双双被港警查获扣留，再次遣返回到深圳。两次潜逃失败，滕典东咬牙切齿地怨天尤人之后，发誓不去香港，要在深圳、广州混下去，“不信天有绝人之路”。

潜逃失败后，滕典东只身回到广州，左曙光则留在了深圳。滕到广州后，东边打几天工，西边混几个钱，不久又结识了湖南打工妹杨娟，找到了落脚处。也许是有了生存的空间，也许是自我感觉逃离了法网，滕典东抽空给家里打了个电话，告诉姐姐他在广州，生活很好，还有了女朋友，不必挂念，最后把联系电话留给了姐姐。就是这个留下的电话，又勾引滕典东回到昆明，更加滥杀无辜。

“11·14”案发后，杨天勇、肖林预感要出事，及早将左、滕打发离开昆明，要杨明才不得轻易行动。转眼过了几

个月，两个魔王觉得昆明警方无神招破案，又蠢蠢欲动起来。肖林又怀念起他的司机、随从滕典东，便一个电话打到大连，询问滕的姐姐有无他的消息。滕姐听到是弟弟的好友关心，便将电话告诉了他。获得准确信息后，肖林一个电话打往广州，告诉难兄难弟：“昆明风平浪静，小板桥杀人事已经过去，回来吧，这里有很多事等着你，昆明人熟地熟，朋友多，比你一个人在广州闯好得多……”

接到肖老板的电令，滕典东犹豫过：昆明有命案，去了会不会自寻死路，要是再去杀人，自己陷得更深；不回去，家里父母、姐姐能否安全，自己会不会被老板解决掉；广州虽然难混，但已经离开集团，有了朋友，找到了生存的空间……想到此，他后悔给家里留了电话，他也怨姐姐把电话告诉了肖林。经过艰苦的思想斗争之后，他选择了回云南这条路，还将女友也带往昆明。他明白，眼前这条路，只要一迈步，走向死亡是不可避免的，只是时间迟早的问题。

“在这关键时刻，你怎么没想过投案自首呀？”坐在看守所院子里，记者直截了当地问。

“没想过，也不行，难啊！”戴脚镣的滕典东快人快语之后，表现了一副无奈的样子。

是啊，善良的人都会问，假若滕典东关键时刻迷途知返，向公安机关自首，那将挽回多少无辜的生命。但是，世间没有假若，否则，滕怎会有魔鬼的罪名，怎么27岁就死在断头台上。

回到昆明的滕典东，安顿好女友后，便又和杨天勇、肖林一道为非作歹、杀人越货。

左曙光一直躲藏在深圳，不敢回昆明，是滕典东奉命三番五次打电话催，左又才回到犯罪集团里来。这对表兄弟真

害人亲属，为社会作出一丁点补偿，我愿意在我死之前将我身体的全部器官捐献给医院，捐献给需要者，请接受我的请求。

申请人：滕典东

2000年10月30日

交完这封捐献器官的信，滕典东感到轻松了许多，觉得自己总算用实际行动向受害者赎了一点点罪。看着滕典东的这份申请，人们深深感叹，难道十几条无辜的生命，是魔鬼能用几个器官就能赎回来的吗？

面对死神一天天临近，魔鬼滕典东对生前和死后似乎都做了交待，此时他最最想念的是妻子杨娟，他对管教民警说：能让我见见杨娟吗？得到否定的答复后，滕典东说：“我犯下滔天大罪，对不起社会，对不起受害者，也对不起父母和妻子。过去我把自由看得不值一文，现在我才真正感到自由对人来说，是千金难买。”

“杨娟什么时候成为你的妻子？”记者和民警问。

“从大巴山逃回昆明之后，我和杨娟没能回到大连。今年3月，我和杨娟到了她湖南的老家，在那里领了结婚证，到6月份，我被逮捕时，我们领结婚证才3个月，还没有举行仪式就坐了牢，也许今生不能再见面，我害了她，也害了自己。现在，特别想见她，向她道歉，请她原谅我，今后好好活下去，不要再想起我这个人民的罪人。”说到此，滕典东的眼睛里噙满了泪珠。

魔鬼滕典东在犯罪的道路上，曾经想过洗手不干，曾经想过回头是岸，但始终没有付诸行动，而是在罪恶的泥潭里越陷越深，作孽越来越多，被捕后才想重新做人，但为时已晚，血债得用他拿命来偿！

5. 狡诈的左曙光

左曙光、滕典东两人的家，均在大连市农科系统，有间接的亲戚关系。1997年初，滕典东找到左曙光说：“昆明好挣钱，咱们一块去帮朋友守赌场。”游手好闲、无所事事的左就同他到了昆明，此后堕落成了杀人狂。

杨天勇犯罪集团残酷杀害刀国兴以后，初入伙的左曙光十分害怕，三四天不敢出门，整天提心吊胆的，走出门时犹如上刀山、下火海，看路人的眼光也像利剑直刺他而来。他的这些反常表现没能逃过肖林的眼睛。一天傍晚，肖林带着柴国利来到左的住处，要他拿出身份证，左乖乖地递上，肖记下了身份证号码、家庭住址、母亲单位和姓名。做完这一切后，肖林威胁他死心塌地干下去、干好，如果要逃走或告发，集团里只要活着一个人，就会杀了他和他全家。听肖如此“诱导”，左想走不敢走，想洗手不干又害怕，只得一次又一次地去犯罪；一步步走进深渊。此时，左曙光真正感觉到杨天勇、肖林更比他狡猾和毒辣。

昆明经济技术开发区枪杀案发生后，联防队员两死一伤，案子惊天动地，连当事者左曙光都吓坏了。“从盗窃一下子变成枪杀案，一切来得太突然，容不得我多想，事已如此，只好一错再错，好像自己掉进沼泽地一样，不动还好，越动越深，不能自拔，死得更快。”左曙光坐在看守所的凳子上，无奈地讲着这段经历，觉得他是身不由己，把自己的责任推得一干二净。

“11·14”案子是件祸事，但却给了我离开杨天勇、肖林的借口，可以说是因祸得福。在深圳的日子虽然很苦很累，但不再担惊受怕，不怕警方查找，不再受杨、肖摆布，我劝

表弟决不能再回云南，就在这里过正常人的日子吧。不久，弟弟滕典东失踪了，我到处寻找、打听，得知他又回到了昆明。我为了尽哥哥的责任，只得再回云南，准备把他带回大连老家，结果人没带走，自己又陷了进去，今生注定要当孤魂野鬼了。”左感到连死都不能回家死，脸上一片惘然，一片遗憾。

杨天勇杀人劫车犯罪集团的侦破，照理应是从左曙光身上突破的，但这个狡猾的狐狸精得很，使整个犯罪集团的灭亡苟延残喘了八九个月。

原来，左曙光加入杀人劫车集团后，自知这是一条玩火自焚的不归路，要想多活几天，只有隐蔽得越深越好，一有风吹草动就要快逃。他们杀害司机小吴和耿琼仙后，肖林对左说：吴是山东人，你也是山东人，口音相同，你就改名叫“吴峰”吧。从此，左曙光便以“吴峰”的名字出现，连肖盛琼的房东都被他蒙蔽了。当吕玉林、王继民等民警为张康案查到他时，恰巧这家伙出来上厕所，上完厕所便去看人打麻将。就在这当口，便衣民警们从旁边经过，直奔他的住处而去，并将他的“女友”肖盛琼找到了派出所问话。做贼心虚的左曙光猜测警方是奔他而来的，吓得屁滚尿流地躲了起来，远远窥探着警察的举动。他看到“女友”被带到派出所后，找到滕典东，发誓赌咒地说：“如果警察三天不放出我老婆，我就找杨天勇拿手榴弹，然后再到派出所或官渡刑侦大队去……”

所幸的是，肖盛琼进派出所不久就被放了出来，左曙光预感大事不妙，带着肖搬走了，从此暂时从警方的视线中消失了。

狡猾的左曙光十分推崇狡兔三窟这句成语。从到昆明至

被捕，他先后搬了9次家，住过杨天勇的一号魔窟，住过明朗水库肖林的养殖场，平均不到四个月就换一个窝，在每个窝里呆的日子都十分短暂。自6月21日被押进看守所，直至11月17日送上断头台，坐了近5个月牢，屈指算来，大牢堪称是左曙光“住”得最长的地方了。

左曙光像狐狸样的狡猾，更像虎狼一样凶残。他在昆明的三年时间里，积极参加犯罪集团的活动，其中参与抢劫、杀人犯罪7次，抢得机动车6辆，价值人民币248.7万元，直接杀害或参与杀害被害人10名，杀伤1名；参与盗窃犯罪6次，盗得机动车6辆，价值人民币26.01万元。

被捕入狱后，左曙光尽管气焰依然十分嚣张，却对同监的犯人、管教民警、记者坦白地承认：“在这世界上，我只爱两个人，一个是我母亲，一个是我老婆。我爸爸已经死了快10年，他给过我关爱，但没有像母亲那样无微不至。我活为她们两人，死了也只是觉得对不起她们，其他人管不了啦！”左抱着这种病态晦涩的心理，走上不归路是必然的结局。

世界是美好的，人间是七彩的，看光明给人向上的动力，盯阴暗或许是堕落的开始！

6. 近朱者赤 近墨者黑

年仅28岁的肖力中专毕业后，被分配到佳木斯化工厂工作，原本有一个幸福的小家庭。一年后，他们有了一个可爱的孩子。

在哥哥肖林的劝导、引诱下，肖力于1996年底，向单位请了长假，带着媳妇和孩子来到昆明，想依靠大哥肖林做生意发财，因为他知道大哥已经从昆明贩菜到东北，而且赚

二十一世紀

大衆の健康

破纪录系列

了钱，只要来到云南，在大哥的指点下一定能够寻到一份好前程。当他来到昆明后，现实并不像他想像的那么美好，经过三番五次的折腾，他决定租房开一家东北饺子店。可由于经营不善，饺子店生意清淡，难以维持，面对窘境，肖力最终把饺子店转让给杨明才开饭馆，他却跟着哥哥肖林搬到了明朗水库，最后走上了杀人劫车的死亡之路。

中国有句成语：上梁不正下梁歪。肖力的堕落印证了这句话，就因为他有一个魔王的哥哥在前面引诱，使他亦步亦趋，走上了犯罪道路。

肖力入狱后，自感命案在身，压力巨大，尤其感到自己和哥哥肖林将同赴黄泉，肖家面临沉重的打击。因此，每当说到案子就惶恐，说到老婆、孩子就眼睛发直，一个劲儿地在想心事，目不转睛地盯着别人，一看就半天，看得让人心里发毛。他常常感叹：“我到现在还不知道怎么会被抓进来，从被捕到押入看守所就像做梦似的。”每当谈及案子，他就长吁短叹，感叹自己糊里糊涂陷进了杀人漩涡，觉得实在不值。

“你在犯罪集团里是文化程度最高的人，怎么会不计后果地参与杀人抢劫和毁尸灭迹？”法官、民警对肖力这个中专生的堕落感到不解。

“我走到今天这一步，是哥哥肖林引诱的恶果，也是我儿时朋友柴国利影响的下场，我不跟着杨天勇、肖林，不会如此。”

“如果你没被抓进来，你还会继续走杀人抢劫的犯罪道路吗？”民警问。

“我已经上了贼船，背着命案，如果不被抓进来，我还会继续干下去，我已经没有退路了。”肖力感到自身无法逆

转魔鬼之路。

“你为什么不投案自首，寻求生路呢？”民警问。

“我没有想过，也没有勇气。”

面对死神，肖力深感罪有应得，应该用自己的可悲下场去劝解那些迷途尚不知返的人，让他们悬崖勒马、回头是岸，于是，给看守所写了一份坐牢后的思想汇报。

肖力临死前，颤抖着祈求：“我是从犯，在14起杀人抢劫案中只参与了3起，总共分得赃款3.5万元，一台爱立信788手机，走上犯罪道路是杨天勇、肖林引诱威胁的恶果……”把自己说得无辜、无奈，希望能活下来，给肖家留条根。但是，他忘了法律，忘了带给社会的危害，忘了他们行凶作恶留给受害者家属无尽的创伤，忘了我们是个社会主义的法治国家。

7. 幻想以“功”抵过的柴国利

柴国利父母是铁路局工人，和肖氏兄弟家原是邻居。1997年4月初，柴国利在肖氏兄弟的怂恿下来到昆明，人地两生的他得到了肖林的关照，因此，对肖感恩戴德，言听计从，上贼船后便一发不可收拾。

柴国利入狱后，他的姘头每月都按时来看看守所送钱、送东西，这更使他产生了求生的欲望，产生了对死的恐怖。认为同案六人都该死，就他一人该活着。柴国利在这种心理支配下，在看守所度过了4个月时光。在他看来，活着出去的机会大于死亡，将来还能和“女朋友”见面、结婚、生孩子。

其姘妇也三番五次捎话，让他积极配合警方办案，坦白交代自己的犯罪事实，她将“挣干净的钱来给他花”，等着

他出狱，和他白头到老。听见未来老婆如此钟情，柴国利更感到遇上了红颜知己，说什么也要争取活下来，等着幸福时光到来。

10月18日，杨天勇犯罪集团案一审开庭，杨天勇、肖林等人都对柴国利投来愤怒的目光。对此，柴国利深感只要同案犯有一个人活着，自己将会死无葬身之地。

在法庭上，第一个受审的就是柴国利，他供述时自称：我是1997年3月被肖氏兄弟叫来昆明做生意的，来后认识了其他案犯，当时自己并不知道他们早已结成团伙。我犯罪是事实，但没有犯罪动机，参与犯罪团伙没有目的。杀害杨卫东后，我非常害怕，杨天勇提出让肖林带我们去大理散心，以消除心理障碍，以此拴住我。在他们的威逼利诱下，我走上了犯罪道路，杀害刀国兴后，我分得一万元，并将刀师傅的金戒指、剃须刀带回佳木斯老家，将戒指作为生日礼物送给了父亲，我的所作所为是罪孽深重的，但我有重大立功情节。

柴国利的辩护律师在法庭上依法作辩护时说：在杨天勇犯罪集团案中，柴国利有自首和重大立功情节，希望法庭在量刑时给予考虑。同时，柴的父母听见儿子在云南参与杀人抢劫团伙，给社会带来了危害，给被害者家属造成了巨大的创伤和痛苦，为了弥补受害者家属的损失，已经变卖家产、借债，筹得6万元现款，目前其母已经带着这些钱赶往昆明，只是还在路上，希望能弥补受害者的部分损失，给死者家属一些安慰。加之柴国利在杨天勇犯罪集团犯的26起抢劫、杀人、盗窃案中，仅参加了5起，其中3起在1997年，当时他刚22岁，在犯罪集团中居从属地位；还有，在杀人毁尸过程中，柴国利从未参与毁尸，分得的赃款也是整个集

团里最少的，他被捕后交代了7起案子，涉及被害人10人，具有检举同案犯的立功表现，希望法庭明鉴。

法庭同样针对其上诉意见明确指出：柴国利是在销售被害人王春所手机的过程中，被公安机关侦控抓获，审查中百般狡辩，拒不交代其任何犯罪事实。3天后，在公安机关出示对其住处进行搜查所获且经王春所亲属辨认确认的王春所生前使用的与该手机配套的车载手机充电器及耳机等部分犯罪证据后，才供述了本人所犯罪行和同案其他被告人的罪行。其行为不属于我国刑法规定的主动投案或者如实供述司法机关还未掌握的本人罪行的情形，故不能以自首论，其上诉理由和辩护意见本院不予采纳。另外，一审判决认定柴国利有“重大”立功表现不当。根据最高人民法院的有关司法解释，我国刑法第六十八条所规定的“重大立功”，是指犯罪分子有检举、揭发他人重大犯罪行为，查证属实的。柴国利归案后虽然揭发了该犯罪集团中同案犯的重大犯罪行为，但尚不能等同于揭发同案外“他人”的重大犯罪行为，故对柴国利在本案中的立功表现应予认定，但其“重大立功”不能成立。本院认为，原审判决认定的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定罪准确，量刑适当，审判程序合法。上诉人所提上诉理由不能成立，予以驳回。二审辩护人的意见本院亦不予采纳。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本裁定为终审裁定，核准以抢劫罪、故意杀人罪、抢劫枪支弹药罪判处柴国利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是啊，在审判杨天勇犯罪集团案的过程中，无论是一审法院还是二审法院，都充分肯定了柴国利的立功表现，特别是将他列为第七被告，足以证明法律已经认可了他的立功事实。但是，法院办案是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柴国

利在犯罪集团中的地位和作用，足以证明他功不能抵过，罪在必诛，法不容留！

2000年11月17日7点，看守所的铁门清脆地响起，柴国利被押走了，押进了公判大会会场，押上了刑场……

一阵正义的枪声之后，柴国利和他的同伙们结束了罪恶的一生。

杨天勇犯罪集团以害人开始，以害己告终，这是报应，这是天理。

多行不义必自毙，害人终害己。这是历史的规律。

正义之剑高悬，魔鬼法不容留。这是公理，这是法律！

血色歧途

——湖南邵阳警方侦破“江南八漂”
黑势力团伙案纪实

舒中民

8名歹徒拦截长途客车，洗劫35名乘客10余万元，杀伤9人，在湘中邵阳制造了“9·29”惊天劫案后，有意把警方的侦破矛头引向另一黑势力团伙老大左三。邵阳警方由此开始了艰苦卓绝的打黑除恶斗争，历时5个月，不仅打掉了左三团伙，而且循着与左三势不两立的黑帮老大杨正雄的“血色歧途”，一举剿灭了以杨正雄为首的“江南八漂”黑势力团伙，将8名不法分子全部绳之以法。

一 国庆前夕的国道魔影

2000年9月，国庆临近，湘中古城邵阳彩灯高挂，气球飞扬，到处洋溢着一派节日的气氛。

9月29日凌晨3时，在靖县开往邵东的客车上，零售商李回龙正和同伴钱时悄声谈论着国庆期间的生意经。国庆放七天假，正是商人们赚钱的大好机会。机不可失，时不再来，李回龙和钱时便相约一起前往全国百货集散地邵阳市东县进货。

与此同时，320国道邵阳郊区枫林铺地段，8名戴白手套、身着野战迷彩服的青年在夜幕中徘徊。领头的青年不到三十岁，长方脸，两撇八字胡配上一张尖嘴，显得非常勇悍。在昏暗的夜光中，他瞪着一双狼一样的眼睛，四处睃视，急躁走动的双腿十分健壮有力，粗糙的双手像一把虎钳，似乎随时准备掐断别人的脖子。

领头的“八字胡”安排两名“迷彩服”在前面守望，又安排两人在中间拦车，其余三人藏在后边高坡的阴影里。

一辆破吉普“嚓嚓”地驶了过来，又往市区开去；一台手扶拖拉机带着“嘎嘎”噪声爬过，清新的夜空中顿时弥漫着油烟的焦臭味。

零售商李回龙看着同伴睡去，也想闭目休息一会儿。突然，一声尖利的刹车声把他震醒了。这时已是深夜，四周只见苍茫的山野和流动的夜雾，十分荒凉，李回龙不由地一阵紧张，忙起身想探头查个究竟。只见司机苦着脸打开车门，两个身穿迷彩服的青年迅速跳上车来。接着，路边的黑暗树

丛里同时蹿出六名同样身着迷彩服的青年，一拥而上。

李回龙以为是现役军人在执勤，立即放下了心。这一带有一条重要的光缆，工程兵深夜检查修复光缆是常事，不值得大惊小怪。

少顷，“八字胡”突然“哎哟”一声，绊了一跤似的倒向驾驶台，司机惊讶地一回头，一把匕首顶住了他的腰背，耳中传来一个男人冷冷的声音：“安安静静开车，别管闲事，否则……”

其余“迷彩服”在这瞬间，火速散开，各把一方，手里魔术般地紧握着猎枪，屠刀和斧头。

占据驾驶室的“八字胡”脸上露出阴沉沉的凶悍气，扭头吼道：“谁都不许动，谁动就打死谁，我看谁把钱财看得比命还重？”

一切都来得过于突然，35名乘客被吓得瑟瑟发抖，不敢稍有动作。过了几分钟，李回龙稍稍镇静些，鼓足勇气说：“你们不是军人吗？怎么……”

“八字胡”闪电般地弹离驾驶座，扑到李回龙身边，匕首“嗖”地插向李回龙的手臂，在李痛苦的呻吟中，“八字胡”诙谐地说：“诅咒命运吧，是命运把我们牵在一起的。”

然而抢劫并没有立即开始，客车飞速地往邵阳方向驶去。

富有江湖经验的李回龙摸不准“迷彩服”一伙的底细，强忍着手臂的剧痛，更担心身上用来进货的几万元钞票，他趁“八字胡”起身发表“宏论”时，扭头与钱时悄声地商议，周围的几个乘客也从惊怕中醒过神来，准备集体反抗。

“八字胡”猛地扭转身，手里匕首换成了双管猎枪，那闪烁着青色光芒的枪身和黑洞洞的枪口使乘客们为之毛骨悚

然。这次，他铁青着脸，并不说话，黑森森的枪口一抬，“咚”的一下子，一片霰弹射向咫尺之遥的车顶，溅起的火花洒落在李回龙等人的脸上。顿时，弹雨铺天盖地，枪声震耳欲聋，呛人的火药烟雾让人睁不开眼，车厢里乱成一团。

“搜！”“八字胡”一声令下，七名歹徒立即分几组开始逐个搜身，翻包，稍有不从的，他们就用尖刀捅，用利斧砍，车上35名乘客，无一幸免，而损失最惨的就算李回龙和钱时，8万多元现金被抢光，还各挨了一刀。

客车被劫持到刚刚修复通车的资江二桥东头。“八字胡”转过枪口对准司机，喝令停车，随即从牙缝中迸出一个字来：“撤！”

8名歹徒相继倒提着刀、枪，边退边转身逃出车门。

正是黎明前最黑暗的一刻，8名歹徒融入夜色里，其中一人对着刚刚启动的客车又放了一枪，路面上溅起一片火花。

二 谁是左三

一阵急促的电话铃声把李盛从睡梦中惊醒，他迅速抓起话筒，是110报警值班室打来的：“李局长，凌晨4时30分，资江二桥发生一起持刀持枪抢劫案。”

“立即将案情向颜国良局长汇报，并通知刑警火速进入临战状态。”李盛放下电话，揉了揉惺忪的睡眼。他一边披挂警服，一边跑步下楼。

李盛大步跑到办公楼前的空地上，受害人在叽叽喳喳地争相讲述着案情，客车里一片嘈杂混乱。今年46岁的李盛，

身材高大，浓黑的眉毛下那双炯炯有神的眼睛时时闪烁着令人胆颤的寒光，同时又给人一种机敏幽默的感觉。他担任副局长多年，一直分管政工、纪检工作，最近才开始主管刑侦工作。

这时，局长助理石敏初，刑警支队支队长曾旭阳、副支队长朱跃华，大案大队长钟邵宁，反扒大队副队长唐高德带人匆匆赶来。案情就是命令，李盛迅速调整警力，刑警支队预审大队接管110的询问工作，钟邵宁火速带领大案大队全体人员奔赴案发地展开调查围捕，唐高德立即带人深入枫林铺至市区地段，查访郊区、市区所有的关系人。与此同时，110指挥中心把这一突发案件向湖南省公安厅作了汇报。

上午8时，各组展开紧张细致的勘查工作后，回到刑警支队。李盛副局长急令召开案情分析会，会场上笼罩着十分严肃的气氛。大家一致认为这起案件似乎不仅在于案件本身，而在于案件背后有着特殊的一时难以说清的某种关系。因为现场勘查发现的种种迹象矛盾丛生。

副支队长朱跃华综合案情分析说，从现场调查获取的一系列线索看，作案歹徒极可能是邵阳市区人，而且可能是左三一伙。这是因为：一是歹徒在行劫过程中，在车上曾大叫：“左三，左三下车了没有？左三哪里去了？”也有人喊“漂六，漂六”。他们都是地道的邵阳口音；二是8名歹徒在抢劫中都身穿迷彩服，在邵阳纺织厂配件分厂附近的草堆里发现了两套带血的迷彩服。经受害人辨认，这两套迷彩服的确是歹徒作案时穿过的。在前段的打黑调查中，左三一伙平时喜欢穿迷彩服，戴白手套；三是从作案工具看，8名歹徒手持屠刀、猎枪、斧头，作案镇定自如，手法娴熟，系惯犯所为。

但也有线索反映其中存在矛盾，一是歹徒口音、作案工具、手段及其残忍性和 25 天前的 9 月 3 号同样发生在 320 国道线邵东地段的一起特大抢劫案有惊人的相似之处。据侦查，9 月 3 日，刚刚犯案的左三一伙正潜逃在外，他们不可能再回邵阳作案。二是经过查证，28 日上午，在洞口县高沙镇，有一帮青年在一家服装店一次买去 8 套迷彩服，惯于穿迷彩服的左三一伙难道会临时去洞口买衣作案？三是左三一伙经济实力雄厚，几家店铺和房地产估计有上百万资产，他们犯得着为几万元钱去拦路劫车抢劫伤人吗？

是有人模仿左三特征嫁祸左三？还是左三一伙故意做出一种伪装掩人耳目？奇怪的是，左三一伙已犯下杀人罪案，正遭到公安机关的追捕，根本不用追加其他罪恶，已是死刑。这时，还有人想把一桩抢劫案件嫁祸到他身上，而且故意喊出他的名字，岂不令人疑窦丛生？

事不宜迟！会上当即成立了以副局长李盛为组长，局长助理石敏初、支队长曾旭阳为副组长的“9·29”专案组，决定由副支队长朱跃华全力以赴，主抓具体侦查工作。

朱跃华心头一直盘旋着会上谈到的几个疑点，凭他的感觉，左三一伙绝对不会沦落到拦车抢劫的地步。但世上没有无缘无故的事情，既然有人提到左三，那么，劫匪绝对与左三有关。左三是什么人呢？

左三，真名左功业，排行老三，早在 1998 年，左三从乡下搬到城里，在城西租了一间民房，开始做小工，当保安。10 月，大发建筑队老板王某因为工程组的职员李民不听招呼，辞退了李民，李民后跑到郊区建筑队张小元处，当了主任设计师。为此，王某对张小元怀恨在心。于是，他对在手下当保安的左三说，张小元这狗杂种竟敢拆我的台，都

搞建筑，我赶走的人，他竟然敢重用起来，这不是当面给我耳光吗？让我在邵阳还怎么活？

左三一个人势单力薄，建筑队的保安也不齐心，但他有一帮老乡哥们儿，虽分散在各地，但招之即来，来之能战，他把想法与老板王某讲了。王某拿出3000元活动经费，让他去摆平这件事。

不久，左三离开大发建筑队，带着朱立文、何长发等人多次到郊区建筑队寻衅滋事，骚扰工地，争送河沙、土方等，弄得建筑队不得安宁。

10月20日上午9时，恼羞成怒的张小元和运着河沙拦在工地入口的左三大动干戈，双方刀枪齐下，血肉横飞。张小元终因人心不齐，寡不敌众，被左三打断右腿，瘫倒在地，从此退出了建筑界。

此事刚过，1月12日，左三又在城东的蔡家酒店演出了一曲“义气”戏。

缘由还得从王某说起。自10月20日之后，王某对左三敬佩有加，逢人便推举左三的义气，这时，王某的朋友李某正愁着有一笔账烂在蔡家酒店，大概3万多元，一年多了，没能收回来，蔡老板一直百般推诿，这账若能收回，他愿三七分成。此言一出，左三拍着胸脯答应了。

这天，左三带着一帮兄弟赶到蔡家酒店，一顿海吃海喝之后，拍拍肚皮准备走人。这可是一千多元哪，服务员不敢怠慢，立马去喊蔡老板。蔡老板出门谈生意去了，儿子蔡东北正在楼上招呼客人，一听有人吃饭不付钱，那还了得，蔡家在这一带是有名气的，竟有人敢在太岁头上动土。立即吩咐服务员打电话通知几个兄弟过来，自己慢慢踱到楼下，一看是上不拉呱的陌生面孔，立即横了脸，冷冷地说：“吃饭

付钱，这是铁打的规矩，除非各位在自家儿吃。”

“哼，我是左三，我就要走到哪吃到哪！”

蔡东北愣了愣，这左三之名黑道白道都没听说过啊，管他是谁。这时，他兄弟正好抡拳挽袖走了过来，他冷冷地吼道：“不付钱，吃你妈去吧。”

左三等人有备而来，一看对方架势，立即掏出家伙，冲向蔡东北。蔡也是江湖油子，见机而动，躲到一边，抓起一张矮凳奋起招架。说时迟，那时快，两把屠刀直向他脑门劈来，矮凳一挡，脑袋虽保住了，左臂和右腿却一阵剧痛，连中了两刀，滚翻在地。

接着，一个黑影向他扑来，锋利的屠刀搁在了他的喉管上。

“兄弟，兄弟，有话好说，有话好说。”还愣在大门外的蔡东北一帮兄弟见状大惊，立即丢掉武器，好言讨饶。

“立即准备 35000 元钱来，还了李某的钱，我便放了你。”骑在蔡东北身上的左三冷冷地说：“否则，白刀子进红刀子出。”

蔡东北性命要紧，立即打电话要父亲火速回来。

直至 35000 元钱全部点清，左三一伙才放手离开。

然而蔡氏父子不甘心，左三等人刚分乘两台出租车离开，他们便向派出所报了案。闻讯而至的派出所民警立即火速出动，围追堵截，终于截获了一台出租车，抓获左三的喽罗朱立文，左三等人携款狡猾地逃脱了。此案后因主犯在逃，证据不足，拘留期满后，朱立文被王某取保。

但蔡家的霉运还没完，不到一个月，左三一伙三次冲进店堂，如入无人之境，见啥砸啥，把个平日里红红火火的店堂，砸了个稀巴烂，吓得食客和路人都远远地避开。

从此，左三开始在黑道上名气大增，成了一些做不正经生意的商人的“保护神”。左三在刀尖舔血，赢得了名声、地位，也赢得了物质享受，他有了房子，自己开起了铺面，有时风声一过，还在市面上露露脸。

但狗改不了吃屎。2000年8月，一个花枝招展的女人在左三开的化妆品店里横挑鼻子竖挑眼，让左三很看不惯。一时性起，在女人前脚走出店门时，轻蔑地骂了一句：“婊子！”那女人愕然地回头望了一眼，哭着跑了。

当天下午，三个“毛栗头”（刚从狱中出来，头发未长齐）脸色铁青地闯进店里，当时左三到其他地方料理“业务”去了，守店的售货员一见这阵势，脸都吓青了，哆哆嗦嗦地问他们想要什么？

“要人。”青年冷冷地说，“上午那个男的哪里去了？”

“你是说我们老板啊，他出去了。”

“老板，哼！”“毛栗头”伸手从腰间掏出一把砍刀，“哐啦”一声劈倒一排货架，“哐啦”又劈倒一排货架。

“在邵阳，竟然敢骂老子的女人是婊子！你叫他明天上午在店里等着，否则，我叫他人财两空。”说完，扬长而去。

左三闻讯后十分吃惊，竟然有人敢砸他的店子，真是吃了豹子胆了。他火速召集几个兄弟展开调查，当晚便查清了原来是三个刚从龙溪铺监狱放出来的城东烂仔，七年前因流氓斗殴入的狱，最近刚假释回家。

左三听了汇报，立即放下了心。

8月18日中午，三个“毛栗头”吃饱喝足，在宝庆东路拦住一台出租车赶往城西。他们万万没有想到，有四个人已经盯他们梢有两个钟头了。

天气酷热，出租车飞驰着赶往湖南印刷机械厂门口停

下，一个“毛栗头”敞胸露背，率先钻进门口一家写有空调字样的美发厅里。

门外的两个“毛栗头”正在考虑是进美发厅，还是进不远处的化妆品店时，后边的出租车在不到50米远的地方停了下来。两个“毛栗头”交谈两句，终于转过身往化妆品店走去。

“嗨，兄弟。”“毛栗头”感到那声“嗨”是针对他叫的，回头一看，一支乌黑闪光的枪口对准了他，顿感不妙。来不及低头，一道火红的强光直扑过来，迎头一人“轰”地倒在地上。就在后边“毛栗头”迟疑的瞬间，倏地扑上三人，三把屠刀一齐向他招呼。这个“毛栗头”招架不住，一声惨叫，直挺挺地倒在街口。

进美发厅的“毛栗头”听到枪声，探头一看，吓得尿都溅了出来，不敢走大街，慌忙从美发厅后门溜了。

邵阳市公安局接到报案，火速展开侦查，很快查明了该案案情。为此，市局刑警支队和西区分局正全力以赴追捕左三一伙。

三 不是左三作的案

几天后，案情有所突破。从各组调查的情况看，犯罪嫌疑人已露出了狐狸尾巴。唐高德组反映：最近邵阳城东地段有一伙劳改释放人员结伙成群，四处扰事。这伙人势力大，气焰比较嚣张，四处流窜，作案前他们在洞口出现过。

钟邵宁组报告：左三的马仔何长发、丁伟的行踪已查清，丁伟就在邵阳，何长发藏匿在株洲表叔家，有人发现他

在帮表兄卖货。

城东的劳改释放人员一时还与抢劫案难以牵扯上，但抓左三马仔势在必行，朱跃华将情况向颜国良、李盛两位局长作了详细汇报，颜局长指示，立即搜捕左三同伙，抓住左三的狐狸尾巴，挖洞打蛇。

10月14日，钟邵宁带人赶赴株洲。在车上，他向侦查员介绍了何长发的情况。何长发，31岁，汉族，高中文化，原是某厂的基层管理干部，有一定的文字功底。此人长相清瘦，但幼时练过武功，力气大，手脚快，在社会上以“义气”闻名，在左三团伙中是二号人物，不仅能打能杀，能说会道，而且很有号召力。1993年因流氓斗殴被判入狱两年，1996年又因故意伤害罪入狱三年，是个屡教不改的坏茬子。

钟邵宁一行赶到株洲，与当地派出所取得联系，便直奔何长发表叔家，何表叔也是邵阳人，在株洲开百货批发部。当侦查员赶到批发部时，随意地与何表叔聊起他的侄子，何表叔说：“啊，他呀，刚回住处了！”

经进一步打听到何的住处，赶到出租房时，敲门没人应，很奇怪里面灯仍亮着，好像有人在。侦查员毫不犹豫地踢门而入，冲进店里，后窗大开着，窗台上有一个清晰的足印。

刻不容缓，钟邵宁又率人越窗而过。窗外是一片原野，远处还有一个身影，正在没命地奔逃。他们追上拽住，正是何长发。

据何长发交代，自“8·18”之后，他和丁伟、左三等人一直在外面流窜，很少回邵阳。9月份，他们三人和朱立文住在广州朱立文的姐姐家，朱的姐姐在市郊开了一家宾馆，包他们吃住了一个月。后来因为左三与朱的姐夫一句口角闹

崩，10月3日，离开广州准备回邵阳，车至株洲站，左三接到一个神秘的电话，不知对方是谁，只讲现在邵阳风声很紧，让他不要回邵阳，最好是单独行动。于是，他们四人在株洲下了车，左三派丁伟回邵阳探听消息，让何长发躲到表叔家，自己带着朱立文搭乘另一班火车走了，临别时，只讲是去贵州，具体地点不明。

钟邵宁押解何长发回到邵阳，丁伟已经在亲属的陪同下，向公安机关投案自首。经过对比两人的口供，基本上肯定了“9·3”、“9·29”两起抢劫案非左三一伙所为。

李盛副局长听完情况汇报后，在室内走动了几步，转身带着朱跃华、钟邵宁赶到看守所，亲自提审丁伟。

丁伟没有直接参加“8·18”杀人案，但他是左三身边的亲信，李盛目光犀利威严地盯着丁伟，让丁伟觉得仿佛看到了他的心里。“丁伟，你做了些什么，没做什么，我们都清楚。”李盛不紧不慢地说，“你会怎样，想怎样，我们也清楚，但你的结局会是怎样则取决于你自己。立功从轻，隐瞒庇护罪加一等。”

李盛很清楚，像丁伟这样在黑道上滚打多年的“老麻雀”，既无须对他客气，又必须给他路走，只要对他有利，就会乖乖讲出实话。

果然，丁伟愣了几秒钟，喉咙里打着咕噜说：“他给我打过电话，要我关注邵阳的情况，其他没讲什么。”

“他有没有说他住在什么地方？”李盛紧紧追问。

“没说，但有一次他让我给他寄一笔钱。”

“钱寄到什么地方，谁收？”

“开始是说寄到吉首市，后来又改口寄到贵州铜仁，收钱人好像叫什么姣，名字像个女的。当时，我记了个条，放

在家里。”

“他有没有说跟谁在一起？”

“没说，但估计有两三个人吧，朱立文肯定跟着。”

“你后来寄钱了没有？”

“寄了，寄了近两万元。”

李盛和朱跃华、钟邵宁交换了一下眼神。讯问取得了意想不到的收获。这说明左三肯定还在铜仁，追捕的重任落到了朱跃华身上。

左三和朱立文确实到了贵州铜仁。在吉首时，左三本来准备利用朱立文的一个熟人弄一笔钱，但是，他发现这个熟人不够“义气”。特别是离开前那天晚上，熟人接了一个神秘的电话，又不肯说出实话。已是惊弓之鸟的左三怀疑是警察追查到这里来了，立即做贼心虚地拉着朱立文匆匆离开了吉首。他们分析广州、株洲肯定已布下天罗地网，不能去了，于是直接打的士去贵州。车过铜仁，左三让的士司机停车吃饭，他们两人在小饭馆里，先后借口上厕所溜了。

这时，滥吃滥喝的左三已身无分文。他问朱立文还有没有钱，朱立文说只有吃包子的钱了。其实，朱身上还有几千元钱，是他在吉首时背着左三搞来的，只是他看到左三摆惯了老板派头，有一千花一万，从不考虑退路，他一方面有意要憋他几天，一方面也是为自己打算着。

铜仁的夜晚十分热闹，他们毫无目的地转悠着来到夜宵摊，发现摊上坐着一位白净漂亮的少妇，左三便凑上去搭讪，毫无戒备心理的少妇姓刘，是娄底人，很快便与自称“李军”的左三认上了“老乡”，他乡异地的确是家乡人亲，自此，左三便经常到她夜宵摊前帮忙，一来二往，熟络得像一家人。

朱立文看在眼里急在心里，告诫左三，姜子会捅在她身上。看到左三不理睬，朱立文开始产生异心。其实，左三有自己的算盘：他要利用她作掩护，从邵阳弄一笔钱来，躲一阵风……

朱跃华副支队长带队赶到铜仁很快查到了刘某。有人指认，昨天他俩还在一起呢。朱跃华深思熟虑后，秘密找到刘某，晓以利害。刘自和“李军”接触后，对这个健壮英俊的青年有几分好感，但当她得知“李军”竟是个黑道上的杀人嫌疑犯时，竟吓坏了，泪水一下子就涌了出来，赶忙表示愿意配合抓捕。

正在这时，刘某的BP机响了。她紧张地望着邵阳刑警。“心情平静一下再回机，只说收到两万元钱的汇款，让他到家里来拿！”朱跃华指点她。

刘某回了机，她告诉刑警：“左三马上就来！”

情况紧急。因为“李军”是两人在一起，他们究竟是两人一起来？还是一人上楼，一人在路口守望？谁也说不清。何况他在暗处，对邵阳刑警可能面熟，如果他万一发现不对，就会溜掉，那样既会给追捕带来困难，也会给刘某留下危险。必须现场擒获！

很快，朱立文留在的上里望风，戴着一副墨镜的左三走进了刘家。左三得意地以为警方现在或许还在邵阳忙乎呢，根本不会想到他们已到了这里。正当他美美地想着，信心十足地跨进刘某的家门时，只听背后一声轻呼“左三”！他不自觉地回头一望，只见三个身强力壮的大汉朝他猛扑过来，没等他回过神来，他的双手已被手铐紧紧地扣住了。

在外望风的朱立文看到情况不对，急忙催促司机开车。这时，恰好一个骑单车的身子一歪，单车正好砸在的士前

边，的士戛然停下，司机不顾朱立文的叫骂，马上打开车门来扶单车。朱立文见状，立即跳车逃窜，只听一声如雷呼喝：“朱立文，哪里逃！”他一愣怔，两名刑警纵身抓住了他的双臂。

四 “漂六”是真名还是译名

话说两头，负责“9·29”案外围工作的反扒大队副大队长唐高德针对该案的车匪性质作了大量的调查研究，他对全市的扒窃人员进行清洗摸底，走访左三开的化妆品店，请售货员回忆“毛栗头”的形象特征，结合抓获的何长发的口供，查明了三名“毛栗头”中溜走的一人叫姚述东，外号东伢子，20岁，邵阳市郊区蔡锷乡人，曾因流氓斗殴、偷盗被判刑入狱。

同时，以唐高德为主的小组侦查“9·3”抢劫案中，筛选出108个重点嫌疑对象。他将对象全部翻拍成照片，交给受害人辨认，这一招果然灵验，“9·3”抢劫案的5个歹徒被一一确定了。但姚述东不在其中。

当时，专家组的想法是，左三黑势力团伙已全军覆灭，不是他们作案，肯定是溜走的“毛栗头”一伙所为，他们犯罪嫁祸左三，转移警方的侦查视线。那么，认定溜走的“毛栗头”姚述东不是嫌疑对象，是正确的，还是我们工作有所疏忽？细心的侦查员在排除左三后，又注意上了另一条重要线索，即“漂六”。“漂六”是谁？是真名还是译号？真名中，邵阳没有姓“漂”的或与漂同音的姓，如若是译名，查遍市内三区所有刑事档案，也没有“漂六”其人，线索又断

了。

案件久拖未破，市委、市政府均多次催办，省公安厅专门派员督办，并将此案定为年内必破案件。市公安局决定对提供重要线索的人悬赏一万元。

就在这时，一个叫“黑子”的社会烂仔打电话给唐高德，要求单独见面，讲有重要线索提供，但绝不能让第二个人知道。

唐高德约定在福兴茶座的一个小包厢里与黑子见面。刚坐定，黑子便贼眉鼠眼地溜了进来。“你担心什么？”唐高德笑他。

“我看看有没有谁跟踪，或在隔壁监听的。”黑子说，“唐队长，你们的奖励能不能兑现，你能不能做主？”

“只要的确有价值，绝对能兑现。”唐高德说。

黑子站起来，在茶室踱了两步，回过头盯着唐高德说：“唐队长，你还记不记得邵东的那个刘世友，他也是在这条道上走的，偷、扒什么都干。”得到唐高德点头示意，他继续说，“这人在家里排行第六，平日里大家除了喊他外号‘使者’，有时还喊他的乳名老六，车子被抢的前七八天吧，我在工业街上看到他和几个伢子在美发厅里耍，临走时，我好像听到有人喊他‘漂六’。”

唐高德进一步细问：“真这么喊，该有什么依据吧？比如名字来源。”

“这事我不好说啦。”黑子抬起不安的眼神说，“这几年，邵阳没出现什么帮、什么党的称谓，但最近，有风声说，有人组织了个‘江南什么’的，可能是还没形成气候的黑道弄的。我在来的路上就估计，这个刘世友会不会是这个黑道组织的成员。”

李盛在办公室接到唐高德的报告，立即把钟邵宁召回来，说：“调动全大队力量全力追查姚述东和刘世友的情况及下落。”钟邵宁说：“姚述东正在追查中，情况慢慢会明朗起来，刘世友是邵东人，看能否通报邵东，让邵东那边摸排一下，也许更快。”

李盛说：“邵东由我来安排，你要双管齐下。”

“行！”钟邵宁爽快地答应了。

案情出现转机。当李盛把刘世友的追查任务交给邵东刑警大队时，邵东刑警正在追捕刘世友。原来10月23日，邵东县某局发生了一起入室盗窃案，犯罪嫌疑人撬门而入，砸开室内的保险柜，将40余万元的国库券全部窃走。邵东警方接到报警后，很快循踪追查，探明这一特大盗窃案系邵东县牛马司镇刘世友所为，并想方设法追查到了刘世友的行踪。

邵东县公安局刑警大队快速反应，当即派出五名侦查员前往刘世友的潜藏地怀化市。在怀化市马不停蹄地一番调查，得到了刘确切的藏匿地点。出了怀化市不远，天已黄昏，在雪峰山脚下，民警们在远涉群山的吉普车里颠簸了六个多钟头，终于到达了藏在雪峰山深处的小横垅乡。

这是一个真正的山区乡，山包林立，山路崎岖，农户的房子分散在一个个山包与山包之间的峡谷里。正是秋收时节，家家户户门前房后堆放着稻草、玉米秸及干柴垛，挂着一束束金黄的玉米和红红的辣椒。

在当地派出所的配合下，邵东刑警悄悄找到了刘世友藏匿的人家，发现这是一处单屋，但屋前屋后各拴有一条大猎狗，一有响动，便会汪汪狂吠。邵东刑警观察了一会儿，先

将住宅包围起来，决定凌晨时再伺机而动。

山区的夜里，寒露浸骨，把长途跋涉的刑警一个个冻得直哆嗦。他们不敢走动，不能吸烟，甚至不能说话，只能强忍着，耐心等待。

真枪真响！

清晨6时，早起的山里人屋里开始闪出灯光。侦查员们屏住呼吸，等待这家人屋门打开。正在这时，大门“吱呀”一声开了，一个老人手持一把柴刀迈出大门，伸了个懒腰。当地派出所民警立即上前通报身份，邵东刑警迅猛地越过老人，鱼贯而入直扑偏房。然而偏房没有人，他们回头一看，在堂屋的竹床上，一个人穿着衣服躺着，正睡得直打呼噜呢。

侦查员冲过去一把扭住，正是刘世友。

回到邵阳已是下午，李盛闻讯亲自赶到刑警支队。刘世友望着这位威严的警官，激怒的脸涨得紫红，他大喊道：“你们抓我来干什么？”李盛发现他的邵阳话里带着邵东的口音，“你们这样做是非法的，我正在看望亲戚，真是莫名其妙。”

李盛听着，待他歇口气时，平和地说：“你知道我们为什么抓你的。”

“鬼知道，天底下杀人放火、偷盗抢劫难道都栽到我头上吗？”

李盛把邵东刑警叫在一起，问道：“你们判断他是犯罪嫌疑人，有些什么证据？”邵东刑警说：“一是发案当天，有人看到他在现场附近转悠，案发后就消失了，二是现场有双脚印与他的鞋印吻合，经分析脚印，其高矮胖瘦也很符合。”

李盛耸耸肩膀，走出讯问室。一会儿，又回来了。从不

抽烟的他，摸出一支烟给刘世友点着，递过去。不料，刘世友看了一眼，一把将香烟打落在地。

二十多年的公安生涯，李盛从未遇到过如此场面，从下午到第二天黄昏，对刘世友的讯问毫无进展。又是几个小时过去了，刘世友坐在那里缄默不语，气得脸都变了形。在李盛的脑海中，不时闪出另外一个念头：难道真抓错人了？

这时，李盛的电话响了，邵东县公安局值班民警说：“国库券有线索了，刘世友可能把它藏在其姐姐家屋后的榕树下面。”

李盛心中坚定了。他对刘世友说：“你姐姐现在还好吗？”

“好……”刘世友随口说出，随即愕然地盯着李盛。

“屋后的那棵榕树长得不错吧，那可是棵风水树呢。”

刘世友一怔，没有马上回答。李盛再次点燃一支烟，刘世友哆哆嗦嗦地接住，像吸毒鬼一样急急地塞进嘴里。当晚“10.23”偷盗案案情大白。

第二天早晨，刘世友正在吃刑警送来的早餐。李盛在朱跃华和钟邵宁的陪同下，再次走进讯问室里。“昨晚，你的表现不错。”李盛慢条斯理地说，“坦白从宽嘛，只有这样才有出路，毕竟……”

此时，讯问室外的过道里传来两个刑警的对话：

“哎，给姚述东送面条去了没有？”

“正交代呢。待会儿说完了再送去吧。”

“呸当！”刘世友脸色一青，手中的面碗脱手落在水泥地板上：“真，真把姚述东也抓来了？”

李盛微微一笑：“不用慌，判刑时排先后也要看事后表现的。”

“我，我说，我说。”刘世友“扑通”跪在地上。一道黑幕开始慢慢地从这里撕开。

五 剖开一颗毒瘤

对刘世友的讯问长达半个多月，刘世友开始躲躲闪闪，闪烁其辞，企图遮掩犯罪事实，但最终还是无法抵赖过去，不得不如实交代。一个号称“江南八漂”的犯罪团伙浮现了出来，而“9·29”案系该团伙成立以来的首次集体行动。

“江南八漂”主要团伙成员8名，老大漂洋，真名杨正雄，外号正皮匠，30岁；老二漂海，真名李东红，外号小南瓜，25岁；老三漂河，真名张飞云，化名王达，外号太监，24岁；老四漂湖，真名李新民，外号满爷子，24岁；老五漂流，真名刘海军，外号亮发，23岁；老六漂溪，真名刘世友，外号使者，23岁；老七漂沟，真名王喜辉，外号喜爷子，22岁；老八漂洼，真名姚述东，外号东爷子，今年才20岁。

民警问：这个团伙真正的组织者是谁？

刘世友答：杨正雄，他是老大，也是组织者，每次行动都是他亲自策划的。

问：把你和他的认识经过及组织这个团伙的经过详细说说。

答：那是1996年冬天，我入狱快一年半了，三个穿制服的围着一个身穿西装的时髦青年走了过来。当时我想这不是一个便衣警察？然而，那青年却被送进了我住的牢房，成了狱友。当管教走后，他对我们自我介绍说，他叫杨正

雄。当时我们几个先来的怕他是卧底，躲在一边商量了一下，决定不理睬他。但过了几天，我忍不住，问他被判了多长时间？他说：“这无关紧要，重要的是我什么时候离开这儿。”就冲这句话，我开始密切地注意他，并谨慎地检点自己的言行，惟恐被这个“间谍”掏出什么来。半年过去了，一切平安无事，杨正雄想方设法越狱都失败了。每次越狱因为做得比较机密，因此，虽然失败了，却没有被管教发现，相反，他还和管教打得火热。1997年秋天，狱外的枫叶红了，我们的收割季节到了。杨正雄从夏天开始的装病进入了关键时刻，他把自己弄得面黄肌瘦，病恹恹的，似乎秋风一吹，他就会倒下似的。那天，照例我们出工，他留在房里养病，黄昏后，我们回到牢房里，发现杨正雄不知从哪里弄了一只一次性纸杯和一片碎瓷，他告诉我们所有的狱友他的计划，警告大家不要做声。然后把尖瓷片扎进了血管，红乎乎的血液“嗒嗒”地滴进纸杯里，一会儿便滴滴了一杯。杨正雄奇迹般地从口袋里弄出一张创口贴用力贴在伤口上。然后轻轻地拉住我的手，说：“我们还会见面的，以后我们再干一番大事业。”他扭过头去，咕嘟咕嘟将那杯血液一饮而尽。这时，他突然咳嗽起来，一口血喷出口腔，溅得满口、满脸、满身到处是血迹斑斑——他看上去患了内脏大出血，生命垂危。我们的惊叫，引来了管教，只见杨正雄几乎昏迷在血泊中。管教怕他死在牢房里，慌忙叫人喊来救护车，把他送到医院。后来，听说他保外就医了。

刘世友在监狱里老老实实在地待了五年才出来。他没有正式工作，没有固定收入，只得再次混入盲流的行列。这时杨正雄适时地出现了，并约刘世友陪他到酒馆去喝酒，并说要与他谈一桩生意。刘世友受宠若惊地接受了杨正雄的邀请，

他知道凭杨世雄的聪明才智，完全可以帮他摆脱目前生活无着的困境。他们约在一家昏暗的酒吧间里见面。刘世友走进酒吧，看到杨正雄坐在角落里一张桌前和两个像毒品贩的男子谈着什么。刘世友走到跟前，看到其中一个人把手掌伸得平平的，手心里有几颗子弹闪闪发光。杨正雄皱眉蹙额，不满地训斥着他们。刘世友的到来打断了他们的谈话。

“啊，来啦，世友。来，我给你介绍一下，这位是兄弟李东红，外号小南瓜，这位是张飞云，外号太监，以后大家都是好兄弟，有饭一起吃，有酒一起喝，同生共死，同荣共辱。”

三天后的一个晚上，杨正雄通过特殊的方式通知刘世友，到金阳酒楼的飞龙包厢聚会，刘世友如约赶到，包厢里已有七个人。待他一来，杨正雄立即向大家介绍了他，并点名让一个叫姚述东的讲话。姚述东声泪俱下地讲述了他们受到左三追杀的情形，请求大家为他报仇雪恨。其他人听完，群情激昂，当即表示要团结起来，一致对外。于是，杨正雄从怀里掏出一张关公像，在北向的一面墙上贴好，摆好茶几、酒杯，八个人齐跪倒，互相手挽手，宣誓结拜成兄弟，不能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求同年同月同日死。八个人结成一帮，自己封号“江南八漂”……

随着刘世友的供词，让我们的叙述闪回到9月29日凌晨。

资江二桥横跨资江，连通207国道，接近320国道，东临市区，西接隆回，南连新宁、邵阳县，北靠冷水江，四通八达，去留随意。但劫案一发，110神速赶到，使正在商量去向的歹徒如惊弓之鸟，惶惶然不知所措。各主要干道肯定已经全部封锁，特别是国道上的收费站，检查会更严，那

么，真正安全的地方应该是市区，杨正雄想到这儿，把七个人叫到一起进行训话，他说：“估计邵阳的公安很快就会向周边地区的公安通风报信，各地已经戒严，所以，我们最好分散回市区，然后各自找机会离开邵阳，到杭州会面。分手后一切自己打理，注意安全……”

因为刘世友缺乏出门经验，要求跟随杨正雄一道走。他们在市区一录像厅潜伏了大半天，最后准备从汽车东站搭车

邵阳汽车东站是邵阳往东往南的必经之路。白天到晚上，整个车站呈现一派繁忙景象，一台又一台长途客车在这里进出。29日下午5时，车站气氛异常紧张，一队目光锐利、表情威严的巡警和保安正在认真地检查着过往旅客，与繁忙而平静的午后气氛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对汽车东站的这种气氛，杨正雄了如指掌。他仔细地计算着最后一班去长沙的依维柯离站时间，要留有足够的时间购买车票，然后等车子开出站台后，才匆匆忙忙地登车，可以避免讨厌的检查。他在站外静静地待了两分钟，然后打了两个传呼，电话很快过来了，是娇滴滴的女声，他在电话里喊她们小丽、阿娟，让她们迅速赶到汽车东站来，去杭州旅行。

下午，杨正雄和刘世友双双携同女友（发廊的小姐）气派地从饭店里踱出来，度蜜月的情侣般往最后一班依维柯长途客车走去。

刘世友和两个小姐已经上了汽车。杨正雄把行李放进后备厢里，然后漫不经心地往车门口走去。忽然，一位售票员彬彬有礼然而很坚定地在杨正雄的肩上拍了一下，说他刚交的一张钞票有点问题。

“什么问题？”杨正雄咆哮着。咆哮往往可以吓退那些软

弱的人，但这次无效。杨正雄不得不回到售票口。杨正雄不得以掏出一张新版钞票换回了售票员认为有问题的纸币，但因此耽误了十分钟的时间却使他心急如焚。

杨正雄重新往汽车走去。正在这时，一种不寻常的气氛使杨正雄迅速决定改变了前进的方向，杨正雄看到右前方人群骚动，一小队警察在一名保安的带领下像箭似的冲开人群朝这边走过来——也许是有人发现了他的蛛丝马迹。

于是，杨正雄撤下刘世友和两位“小姐”，通过厕所和空无一人的巷道，迅速消失在慢慢降临的夜色之中。

第二天清晨，杨正雄故伎重演，包了一个卖淫女佯装成夫妇悄悄搭上了邵阳至广州的火车。在韶关停留了几天，辗转到庐山。然后转鹰潭、义乌，10月15日，才到了杭州。邵阳到杭州，火车直行只需要不到一天的时间，可杨正雄一路游山玩水，却整整走了半个月。

10月16日晚，依据原定好的暗号，杨正雄聚集了张飞云、王喜辉、姚述东、刘世友、李新民等五人，17、18日，他们暂居在杭州望江门一带的几间出租屋里，尽情玩乐。10月19日有出无进的杨正雄一伙已是囊中羞涩。傍晚，杨正雄提议出去碰碰手气。

杨正雄、张飞云、王喜辉、姚述东、刘世友、李新民走出出租屋，一边沿着杭州市的铁路漫步，一边利索地物色目标。7时40分，他们来到了江干区彭埠镇的火车站附近，迎面走来两个青年人。杨正雄注视着两个步履沉重的青年，感觉是两个打工仔，可能身上没什么钱，但既然碰上了，也得干。

小李和小陈是两个来自安徽的建筑小工，一天全负荷工作十几个小时，才得二十几块钱。这天，他们从工地上下

来，怀着满腹思乡的情绪走上铁路线，正当互相倾诉着心思时，让小陈大吃一惊的是对面的铁道上突然冒出五六个凶悍的青年来。“噫——”小陈眼见有点不对劲，拉着小李转身就跑。

杨正雄带人火速散开，呈包围圈将两青年拦住，张飞云、姚述东、刘世友、王喜辉、李新民等人掏出猎枪、匕首、屠刀等凶器，对准了两位青年的要害部位，命令两人交出钱来。两青年举起双手，张飞云等人将他们全身搜了个遍，没有搜出半个毫子。恼羞成怒的张飞云抽出水果刀子，对着小李的胸部捅去，小李还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就一声惨叫，跌倒在地。惊慌失措的小陈见状，拔腿就跑，杨正雄举起猎枪，在黑暗中对着小陈的脑袋就是一枪，小陈踉跄了几步一头栽倒在地！

连杀两人，没抢到分文，使杨正雄大为恼怒。杨正雄把钱看得比命还重要。第二天，他将手下人分成两组，他带两人，张飞云带两人，深入市区安定路一带，寻找目标。当晚，机会来了。在一家小宾馆后门的一条小巷里，一对年轻夫妇刚从夜宵摊上吃完杭州特色小吃返回，被杨正雄瞄上了。小巷转角，寂静无人，昏暗的路灯光下，忽然冒出三个青年，匕首闪闪发光。年轻人惊呆了，但那男的似乎很老到，当即掏出身上所有的钱交给杨正雄，大约2000多元。杨正雄瞄了一眼女的，很朴素，没有金银首饰。于是没有进一步伤害他们。

一招得手，一招又出。张飞云组在另一条街巷里拦截了一对老年夫妇，杀伤一人，抢得首饰、相机等物，价值上万元。

第二天，杨正雄带人逃出杭州，他独自赶到广州，其他

人分头行动。

讯问刘世友，取得突破性进展，许多黑幕被揭开了。李盛和曾旭阳感到十分振奋，立即调集力量重点追逃。

再说，在邵阳市宝庆东路陶家冲有一家粤湘娱乐城，其保安队队长叫江平，曾在江苏某武警部队服役，练得一手拳脚。江平在这个娱乐城干得挺卖力，不仅把自己的业务搞得有声有色，还帮邻里商店做了不少保安工作，口碑相当不错。这天，他正在往外面走，突然巷道里蹿出四五个青年来，手里捏着明晃晃的匕首、屠刀，逼着他说：“这个保安队长你别当了，赶快让出位置给我大哥。”

江平知道好汉不吃眼前亏，便对那位大哥说：“这个位置我也不想呆，不过呢，即使我想让，老板也不一定让我让，更不一定让你当。”

“哼，你快滚蛋，老板的工作归我来做。”那伙青年也无意伤他。江平冷笑着走了。他在社会上已混了多年，知道人际间的复杂和社会的险恶，遇此一难，立即加强了防范，并把事情向老板做了反映，增加了亲信兄弟。

12月3日中午，粤湘娱乐城刚准备开张，五个青年冲了过来，一把揪住领班的胸襟，厉声吼道：“把你们老板叫来，否则……”

领班自知得罪不起这些社会渣滓，赶忙跑上楼把老板喊了下来。老板得到报告，知道来者不善，一边电话通知江平马上集合保安到保安部，准备随时出动，一边摆出笑脸忙不迭地迎向五个青年。一赖皮青年走上前来，指着领头的说：“这是我们大哥，这段时间闲着，你这娱乐城该换保安了，就请我大哥行啦，这个嘛，保安保安，保你平安，你放心好

了。”

老板“嘿嘿”地笑着，说：“是啊，是啊，可是我请了江平在这里了，一下也不好换了别人，你看，我做东，请各位喝一顿，交个朋友。”

“喝一顿没空，这个不赶走他们嘛，也可以，我们仍然可以为你们保平安，只要付些工资就行。”赖皮青年说。

老板向领班使了个眼色，领班马上拿出五个红包来交给老板。

老板说：“今天各位辛苦了，一点小意思，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赖皮青年接过红包，一看里面才一张面值50元的钞票，加起来刚好是个二百五，这青年当真赖得可以，立即理会出歪理来，他钱也不退，却一把冲过去抓住老板的胸襟，吼道：“怎么，把我们当二百五，我要喝你的血。”

老板连连求饶：“对不起，对不起，我加，我加。”

保安部里的江平却看不过眼，“呼”地带着保安冲了过来。双方菜刀飞舞，棍棒交加，打成了一团，血光飞溅。

市公安局接到报警，火速赶到，迅速平息了这场斗殴，并一一控制了流氓滋事的五名青年。经照片对照，其中的领头大哥便是“江南八漂”中的“漂汪”姚述东。局长助理石敏初、副支队长朱跃华、一大队大队长钟邵宁等立即突审姚述东，姚很快交代了“9·29”案的作案经过，但对“10·19”杭州杀人案避而不谈。朱跃华点到为止地问：“你在外省干了些什么坏事？”

姚述东一闻此言，立即头上冒汗，他没想到，邵阳警方连这些也查出来了，自知负隅顽抗也没有用，沉了沉，连声说：“我交代，我全部交代……”

六 一桩绑架案

说来也巧，12月3日晚，朱跃华还在对姚述东进行讯问时，埋头不语、负隅顽抗的姚述东的传呼机上出现了一系列奇怪的信息。

“戏已开场，速联系。红。”

过了十五分钟，又传来呼机声：“我已进场……”

朱跃华常年和犯罪嫌疑人打交道，虽然对这种信息的具体内容搞不准，但知道这种信息中必定有名堂。他发现每次传呼机响起时，姚述东脸上的神色都不对，但随即追问他这个传呼是谁打的，姚述东却说是女朋友打的，纯属私事，拒不正面回答。

朱跃华也不恼，立即命令两名侦查员追查。查出电话系东方影剧院门口的公用电话。这个地点似乎证明了信息所示全是实话，没有背后意义，但朱跃华不放心，又派唐高德带领两名侦查员赶到东方，并与当地派出所取得联系，在东方影剧院周围安排了侦查员。

唐高德断定东方附近会发生什么事，他不仅对东方影剧院的地形及当晚在影剧院参加活动的人员进行了摸底，而且调集人员对周围居民的情况进行了解，告诫居民加强防范，若有意外情况速与警方联系。

当唐高德守候在东方影剧院寻找打呼机的人时，打呼机的李东红已绕过了东方影剧院，赶到了铁砂岭金城酒店。

12月2日晚上，李东红、王喜辉、张飞云一道从怀化赶回邵阳的途中，在长阳铺遇上了在邵阳开店的小老板何爱

武。何爱武早年在社会上混，流氓成性，打架斗殴无恶不作。从狱中出来后，原来的一套稍有收敛，于是借钱在铁砂岭开了一家酒店，就叫爱武酒家。因为本金小，开店门面不大，里面硬件建设也差些，所以，来的客人档次低，收益小。最近，爱武酒家隔壁又开张了一家大酒店，叫金城酒店，是何爱武的同乡人罗波与人合伙开的，那酒店是一栋大楼，装饰高档，豪华气派。两家酒店排在一起，好像凤凰与鸡，悬殊很大。新酒店开张伊始，立马抢走了爱武酒家的几乎所有客人，这可激怒了何爱武。这天，遇上李东红等人，他已知道了李东红的事，于是，邀请李东红整治整治罗波，给他出口气。李东红一听，正中下怀，由于连日在外潜逃，身上已囊空如洗，正要筹集一笔逃亡资金。他当即与在邵阳的姚述东联系，约定12月3日晚上动手。

12月3日晚上9点，他们在东方影剧院门口久等不见姚述东回机，以为姚述东有其他事缠着了，不方便回机（姚好色，常与女人在上床，不回电话），便先去了金城酒家。

但酒家管理人员告诉他们，罗波老板不在家，去株洲他哥哥家了。可能是为借款的事，他还有八间豪华包厢没有装修。

李东红、王喜辉、张飞云与何爱武商量。李东红建议去株洲，直接在株洲拦截罗波。身上带钱正好可以敲诈一笔，若不带钱，绑架他，让他亲属带钱赎人，做这事在外地比在本地安全。

何爱武想，反正要给他个厉害看看，不在乎什么方式，同意就这么办。

于是，一行四人第二天清早便奔赴株洲，在株洲找了一天一夜，没有找到罗波哥哥家。12月5日晚，在一个老乡

的指引下，他们在株洲大市场找到罗波的兄长。罗兄听说是罗波的朋友，赶紧热情地买菜买酒招待，但说到罗波，因为兄长没有余钱，他已离开兄长家，前往火车站，准备回家。

李东红不动声色地听完罗兄的介绍，不待吃完饭，便坚称有事要走。

出了罗家门，李东红带人火速赶到汽车站，搭乘汽车赶回邵阳。利用汽车和火车的时间差，率先赶到了邵阳火车站，在出站口等候。

很快，火车正点到站，罗波毫无准备地落入了李东红的陷阱。

李东红等人立即租车把罗波带到邵阳市郊区江北乡的一座山头上。李东红搜去罗波的金戒指、金手表和身上仅有的400元钱。李东红嫌钱少，扬言要把罗波扔进山上的一座地窖里活埋。

罗波跪在何爱武面前，请求他看在老乡的分儿上，求李东红放他一马，以后做牛做马，报答不尽。

“做牛做马倒不必。”何爱武阴阳怪气地说，“只是几位大哥近段手头比较紧，想向你借点钱用用，谁叫你以前得罪过他们呢。”

罗波心想自己以前可从没得罪过谁，但眼下不是深究的时候，保命要紧，立即顺坡下驴，问要借多少？

李东红伸出一个指头。“一千？”罗波问，心中窃喜。

“10万！”何爱武在旁解释，“几位大哥会借你说的那点钱？”

“我整个家当也没那么多啊，爱武你是知道的，我我……”

“你一家大酒店，人家早看过了。命重要，还是钱重要？”

你自己掂量吧！”

罗波苦着脸哀求，何爱武充当中间老好人。最后谈成价格：5万元。

罗波依然嫌多了一点。“没有也行。”李东红一挥手，王喜辉和张飞云两人一齐拥上，把罗波的双手反绑起来，捆在树上。

很快，罗波受不住了，答应出5万元。他用颤抖的手写下一张欠债五万元的字条。这时，已是12月6日下午。

将欠条交到李东红手上后，罗波哆哆嗦嗦地说：“大哥，我已经写下了欠条，你看见啦，让我先回去，我不回去，这么多钱一下子凑不出来。”

“是吗？”李东红斜视着罗波，装模作样地说，“哎哟，凑不出钱来，我好伤心啊。看看，没钱到我手上，是谁丢命！”缓了一下，又说，“你以为把我们当二百五耍，给我一张纸条，你就回去叫几个兄弟来对付我们，或报警，再使劲地嘲笑我们。想离开这儿，让你家人拿钱来。”

李东红再次让张飞云和王喜辉把罗波反绑起来，捆在树上。

寒冷、饥饿、恐怖，一齐袭击着罗波，他的精神完全垮了。

这时，李东红掏出猎枪来顶住他的额头，说：“我想好了，准备不活埋你，免得你痛苦时间太长。现在给你一分钟的考虑时间，如果不说出家里的电话号码，不老实地依照我们的话给家里打电话，我就开枪。”

罗波无可奈何地同意了。

松了绑，罗波接过李东红递给他的手机，拨通了家里的电话。

家里没人！他知道妻子已带孩子回娘家去了。

再拨酒店，另一个老板也不在家，他已到广州去了。店里的服务生、总管都没办法弄钱。无人送钱赎人，怎么办？

李东红沉思一下说：“好，该说的话我给你说过了。就依你的，你先回家凑钱，若违背诺言或报警，你妻儿老小就会死，酒店也会被炸，我话说到这里。我告诉你，说到做到。交钱时间，12月7日下午……”

罗波虎口逃生，回到家里依然惊魂未定。怎么办呢，是付钱免灾，还是报警？付钱会步步紧逼后患无穷；报警可能会危及自己及家里人的人身安全，也可能一劳永逸。他决定一边报警，一边暗中准备现钞。

12月7日上午，金城酒店老板罗波悄悄地从别处查知了市公安局副局长李盛的手机号码。他利用公用电话向李盛报了警。

李盛立即派出便衣刑警赶到酒店，了解详情，并暗中保护。

7月下午，罗波在酒店接到李东红的电话，他按照刑警的指示，与李东红开展了巧妙周旋，并说：“大哥，实在对不起，今天几家银行没开门，我弄不到那么多的钱，请求再宽限一天！”

12月8日清晨，罗波按约定正坐在酒店里吃早餐，足足等了将近一个多小时。焦急的罗波无意中突然发现，不知什么时候他面前的桌子上出现了一张纸条，纸条上只有一个传呼号码。罗波按传呼号码打完传呼后，很快接到了李东红指使人打来的电话：“火速坐出租车到城东加油站来，不要耍什么诡计，你的一举一动都有人监视，包括你现在打电话的姿势，都有人看着。”

没等罗波说什么，那边已挂了机。

罗波强自镇静，向酒店管理人员大声交待了一句，便迈步走出门，往东走了几步，拦了一台出租车。与他接头的刑警事先告诉过他，若要坐出租车，出门先往东走几步，就会有一台出租车向他开来。果然，出租车司机是一位便衣刑警。

罗波坐出租车到了远离市区的城东加油站后，又接到李东红的传呼，要他坐车再回到市内的人民广场，到广场纺织品大楼前下车后不要停留，马上到天桥上去，在天桥北头的台阶口，便会有人找他接头。

李东红企图运用反侦查手段，测试罗波是不是已报过警。

结果，李东红没有发现刑警跟踪罗波，亲自出马监视罗波的李东红和他的出租车却被刑警盯上了。

李东红被暗中控制了，抓他容易，可是还没搞清楚他有几个帮手，不敢贸然动手，必须一网打尽，以免留下后患。

罗波一边走向北口，一边紧张地观察着接头人员，还要看自己是否被暗中保护。刚到北口，他的传呼又响了，一个信息提醒他走下北口的楼梯，在楼梯下面的一个公用电话亭里交钱。他又提着胆子往楼梯口走去。他知道，这时他不能东张西望，张皇四顾，那会让绑匪以为他带了帮手。

罗波垂着头走向公用电话亭。亭内空空的，没有人，他放心地往里面走去，后脚还没完全进入电话亭，两个青年往电话亭走来，他认出其中一个正是王喜辉，他把左手往电话亭壁上一靠，这是事先约定的认出绑匪的暗号。果然三名刑警飞身扑上，把王喜辉等两名歹徒死死摁在地上。

监视组同时出动，扑向李东红的出租车。李东红、何爱

武看着罗波独身赴约，正心中窃喜，没想到荷枪实弹的刑警突然出现在他们面前，惊慌失措中只得乖乖就擒。

这时，一台出租车猛地蹿起，径直往东大路逃去，另一个绑匪、“江南八漂”的老三“漂河”张飞云溜掉了。

七 淫贼折翅

李东红落网，对于深挖匪首杨正雄的罪恶行径，起到决定性作用。李东红与杨正雄是同乡人（同是邵阳市郊区云水乡人），而且是表兄弟，对杨正雄知根知底。警方突破了李东红的心理防线，“江南八漂”这个黑恶势力团伙案情大白。

杨正雄的母亲是安徽流浪过来的，落户云水后，与同村一个青年日久生情，未婚先孕，生下了杨正雄。杨母半夜里生下了儿子后，那位世故的青年连面也不露，拒不承认自己是孩子的生父，也不愿承担抚养义务。杨母逆来顺受，默默地忍着这一切。杨正雄两岁后，杨母终于嫁给了一位杨姓的鳏夫。这位鳏夫家庭贫困，但老实、勤快，在杨母的操持下，家庭很快活泛起来。而杨正雄在这个家中总是一个不和谐的音符，在常常遭到责骂、殴打后，他就出走到处流浪，当他12岁时已是当地人十分熟悉的扒手和小偷。14岁，他母亲曾被当地派出所传唤去领儿子。警察告诉她，杨正雄在街头兜售贺年卡时，有谁对他的卡片不感兴趣，他就向谁掏出亮晃晃的匕首。

母亲吃了一惊，连忙问道：“伤了谁没有？”

警察摇了摇头，说：“不过，他的匕首使许多人为之胆战心惊。”

母亲转过身，怒视着儿子。杨正雄却满怀敌意地面向墙壁，质问母亲是谁让他走到了这一步的，母亲羞愧无奈，无地自容。

杨正雄 18 岁时因偷窃、抢劫被判入狱 5 年，23 岁因流氓滋事被判刑，26 岁又因流氓群殴致人重伤被判刑，是个“三进宫”的老油子。1997 年，杨正雄保外就医后，思想日渐成熟，似乎看得远了些，不满足于打打杀杀，他想拉拢亲信，培养羽翼，充当老大，利用自己操纵的势力向实业发展。2000 年下半年，他的机会终于来了，他的表兄弟李东红及张飞云、李新民、刘海军等人出狱的日子到了。

跨出监狱的大门，李东红一眼便认出了杨正雄，尽管那副深色墨镜遮住了他那锐利的目光。杨正雄看上去显得潇洒自若，与兄弟们一一拥抱，然后带他们来到一台桑塔纳轿车旁。杨正雄租台小车来接狱友，让他们十分感动。

一路上，杨正雄和李东红等人叙说着离别之情，谈论着人生、命运、成功和失败。他说：“你们还记得我进过几次监狱吗？”“当然记得。”李东红说。他清楚监狱对杨正雄来说就像家一样，他 30 岁的时光有一大半是在监狱里度过的。

不久，杨正雄展开了紧张的工作，他特意制作了章程、帮规、纪律，找来一大堆报刊杂志，侦查破案之类的资料，精心阅读，以丰富自己的知识和训练自己的“工作能力”。几天后，杨正雄与李东红等四人接上了头，并把他的狱友、小兄弟姚述东、王喜辉、刘世友拉进了圈子。这三个人也是郊区人，住址比较近，年龄相仿，一起在社会上混过，一起进过监狱，他们碰上杨正雄激情满怀，如遇知音，对杨正雄的指令惟命是从，说一不二。

8 月 28 日是杨正雄亲自选定的黄道吉日。杨正雄、李

东红、张飞云、李新民、刘海军、刘世友、王喜辉、姚述东等人聚集金阳酒店的飞龙包厢，歃血为盟，正式结成死党，号称“江南八漂”。

打黑斗争向纵深方面发展。省公安厅、市委对“9·29”案给予了极大的关注，指示务必抓住此案，对横行邵阳的黑恶势力实行全面打击，彻底摧毁。

但首匪杨正雄，主要成员张飞云、李新民、刘海军仍然杳无踪影。

公安机关跨地区、跨警种联合作战，在各个路口及进出邵阳的道路上全部设置了检查卡点，交通警务站24小时值班，每一秒钟都有一双双锐利的眼睛盯着来往的车辆和旅客。许多民警带病工作，轻伤不下火线。

经过蹲守二十多个望眼欲穿的黑夜，经过筛选千余名带黑恶嫌疑的对象，2001年1月1日，案情有了出乎意料的变化。这天，有盗窃嫌疑的阿文打电话给钟邵宁，说一个女朋友突然从广西打电话给他，问他方不方便到广西去一趟。这个女的以前就是张飞云的情妇，而且对张很贴心，不知她这次要钱是不是和张有关？钟邵宁一听，飞车赶到，在某茶馆找到阿文，了解详细情况。据阿文说，这个女朋友叫阿英，具体什么名字，他也不知道，是在发廊里认识的，交往有两年了，阿文一直喜欢她，但她似乎更喜欢张飞云。这次她打电话说看透张了，还是阿文是好人，让他去桂林找她，联系人叫阿平，有一个呼机号，到桂林一呼便会找到，并说希望他能多带些钱去，以便两人可以潇潇洒洒地玩一圈再回来。

颜国良、李盛两位局长听了汇报，认为这个线索很重要，不论是真是假，先派人去查证一下再说。

但阿英、阿平全是化名，又没有照片，毫无查找线索，在广西那茫茫人海中查起来不啻大海捞针。钟邵宁没法，立即做阿文的工作，让阿文答应阿英到桂林去找她。1月1日下午，钟邵宁带人随阿文赶到桂林，一打传呼机，果然找到了阿平，这个阿平还报出了真实姓名，叫李云平，是桂林某公司的职员。钟邵宁立即和当地公安机关联系，迅速掌握了李云平的行踪，把他传唤到公安机关，证实阿英确实和他联系过，三天前到了他的公司，带着两个讲邵阳话的陌生男子，在他公司的招待所住过两宿，今天早晨已离开桂林前往龙胜。

钟邵宁立即将情况向邵阳报告，确认阿英所带两名男子，其中一人是张飞云。邵阳市局立即作出反应，1月2日下午，派遣朱跃华副支队长带领民警分乘两台警车，直赴广西龙胜。

当晚即摸清了张飞云一伙的落脚地，位于龙胜温泉前面的私人宾馆。根据可靠情报，张飞云等人身上各藏有猎枪、火枪等危险凶器，而且任何时候都上膛顶火，张飞云在逃亡中曾经扬言：“不是鱼死就是网破。”

这是一场恶战，稍有不慎，必定会造成民警或无辜人员的伤亡。

朱跃华他们赶到温泉，与龙胜公安局江底派出所和温泉警区取得了联系，经多方打探查证，张飞云和阿英等人住在温泉人口处的梦思楼。

龙胜温泉地处岭南山脉的深山之中，而这梦思楼背靠高山，前临清江，左右两条通道，不好控制，特别是张飞云等人到底住在哪间房子，由于夜深人静已无法查明。

朱跃华、钟邵宁两组民警12人全部缩在一辆借来的没

他的冒险故事。“9·29”案后，他有时逃亡在外，有时又潜回邵阳探听风声。来来往往好几十回，都是马不停蹄，人不歇息，留下一点踪影，马上转移，多次让公安白白追查，白白蹲守。“江南八漂”的六个兄弟都落网了，他就趁过年过节的机会回邵阳来，一是探探亲，二是弄些钱，以便逃得更远。他正在谈论自己在外如何风流快活，如何了得时，忽然听有人喊他。

“亮发哥，好久不见了，新年发财啦。”年轻的小伍神态自若地招呼道。

“哪位兄弟？”刘海军站起身来，看了看说，“这位兄弟比较面生，大哥眼拙了，不好意思。来，一起喝一杯。”

“怎么在这种地方吃呢？来，小弟做东，我们到金都酒店去，为大哥接风，找小姐为大哥暖暖和和。”

“算了，算了，我们已开始吃了。今晚我还有事呢！”

“打个的，换个地方吃顿饭，不影响你的正事，给小弟一个面子。”

好色的刘海军高兴得什么似的，说：“那、那，也行，大家一起去。”

刘海军离开座位，来到公路边，回头招呼另外两名小青年。

就在这时，老蒋和小汪猛地扑了过来，把刘海军扫翻在地，铐住。刘海军一看老蒋和小汪的熟面孔，顿时蔫了。

八 众里追捕千百度

刘海军还算爽快，让预审刑警熬了两个夜晚，终于顶不

住铁证，痛痛快快地交代了全部犯罪事实和逃亡经过，并说杨正雄正躲在温州的一家皮件制造厂里。

原来，自李东红落网后，杨正雄一直和刘海军在一起，偶尔支配刘海军回邵阳一趟，他自己却仍四处流窜，刘海军若想找到他，必须和株洲市炎陵县的东疤子联系，通过他才能摸到杨正雄的真正去处。

这是一条极其重要的线索。

颜国良局长对此极为重视，与李盛副局长简单商量了一下后，立即召集全体专案组领导开会，研究抓捕杨正雄的计划。与此同时，颜局长亲自将这一情况向省公安厅汇报，请求省厅通报全省，进行协查。

钟邵宁指出，杨正雄已如惊弓之鸟，要抓捕他，兵贵神速，若让他知道刘海军已落网，失去联系方式，要抓他将增加难度。李盛副局长提议由钟邵宁带队火速赶赴株洲，控制东疤子，抓住杨正雄这只飘动的风筝的线头，由朱跃华带人直接去温州，来个双管齐下，既争取时间，也增加了抓捕力量。

2月3日，天蒙蒙亮，钟邵宁带人奔赴株洲。东疤子住在哪，真名叫什么？钟邵宁不知道，不认识。只听刘海军的描述是身材单瘦，个头1.65米左右，右脸上有一块伤疤，走路呈罗圈步，在炎陵市场做百货生意。

怎么找东疤子呢？钟邵宁赶到炎陵市场，突然心中一喜，遍地不都有询问对象吗？推板车的、开“摩的”的，不都天天和这个东疤子见面吗？钟邵宁让弟兄们在一边待着，他掏钱乘“摩的”在街上胡乱兜了一圈。一边走，一边聊，没想到一下子竟问到三个相同名字的东疤子，修摩托的，搞贩运的，开小店的，都在这市场里混，但就是没有个卖百货

的。

一个上午，一无所获。钟邵宁带着饥肠辘辘的兄弟们只得跑到街上的一家小店里随便找点吃的。来到一个挂着宝庆饭馆的店子，店老板听他们悄声用邵阳话说着找人的事，他瞅瞅钟邵宁，又紧张地瞅瞅街头上来来往往的行人和店里的其他客人，半晌，走到钟邵宁身边，压低嗓门用邵阳话说：“我在这开店三四年了，这一带的人，我基本上认识。你问的是东疤子吧？炎陵这地方丁、东不分，又是姓丁的占多数，那‘摩的’司机大概以为你问的是丁疤子了。这东疤子，市场里只有一个，应该在的……”

正说着，钟邵宁一眼瞥见街对面走来一个人，正要喊板车。他忙问老板，那个人是不是东疤子？不知老板怕得罪人还是咋的，竟一溜烟钻进了厨房里。凭着侦查员的直觉，钟邵宁判断，那个踉踉跄跄罗圈步态的男人就是要找的东疤子。他霍地一下站起身来，冲到街对面，喊道：“东疤子，生意怎么样？”

“马虎吧，兄弟哪里来？”

有门，钟邵宁心中一喜，他还真叫东疤子。

这个东疤子也是在社会上混久了的人，江湖经验很老到。钟邵宁拿出杨正雄的照片给他看，他死活说不认识。问多了，他脖子一梗，抛出一句：“这人是谁我咋知道，你又没拿钱雇我去寻人？”

“你搞没搞错，我们是公安局的。我问你话，你好好回答，叫什么名字？”

“我户口早登记过了。”他翘着白眼，依然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你翻户口去。”

这个死皮，钟邵宁心里骂道。他换了一个角度，说：

“你是中国公民，有义务帮助公安机关抓捕罪犯，知情不举就属于犯包庇罪，到头来不仅于事无补，在我们抓获杨正雄时，你就后悔莫及了，你好好想清楚。”

东庖子低头不语。最后，他点了点头。

2月4日中午，朱跃华接到李盛从邵阳打来的电话，命令他们火速赶往福建省邵武市，追查杨正雄的线索。

第二天清晨一到邵武市，朱跃华立即与邵武市公安局刑警支队取得联系，并在公安局传真室收到了来自邵阳的消息：杨正雄藏匿在八一路二巷28号。

朱跃华和钟邵宁会合后，仍然兵分两路前往杨正雄的窝点。

这是一栋陈旧的出租房。朱跃华仔细地观察了一下，两层四间，与周围低矮的平房并排着。出租房顶已经坏了，墙壁上生着一层层墨绿的青苔，但房门是铁制的，很严实。朱跃华朝前门走去，就在他的手刚刚摸到门把手时，里面的房门开了，一个妇女拉着一个孩子走了出来。

“你找谁？”妇女瞪着好奇的目光看着朱跃华。

“查查户口。”当地派出所民警忙走上前，说：“对照一下人口普查情况。”

妇女“哦”了一声，向室内指了指说：“找他吧，我要送儿子上学了。”

为了不伤害这名妇女和她的儿子，朱跃华站在门口看着他们远远地消失在巷道里，才走进门去。

转过两道弯，在用作客厅的房间里，一个男人斜躺在沙发上。听到脚步声，男的兔子似的蹦起来，惊声问：“谁？”

“查户口的。”派出所民警依然是这句话。

“你，你……”男的用手指着身后的朱跃华等邵阳民警，

“不是查户口的。”

朱跃华努力在头脑中搜索这个男人，好面熟啊，在哪见过呢？一口福建话里带着浓重的邵阳腔。对，邵阳人？逃犯？杀人……

“不要过来，我警告你们，我身上有炸药的。”男人惊恐地说着，一把揭开上衣，腰间赫然出现几筒捆绑在一起的炸药。

“我们真的不是来抓你的，只是查查户口，查查流动人口。”派出所民警辩解说。

“他们是湖南邵阳的，我知道。”男人气急败坏了。

见事已至此，朱跃华不得不坦然以告，说：“我们真的不是来抓你的，我只想打听一下，杨正雄在不在，你告诉我，我马上走。”

“哼，做梦，想骗我。”男人边说边开始往里面走，里面左边有一架楼梯通二楼。他一手拉着导火索，一手摸索着攀上楼梯，准备往楼上逃去。

“不许动，动就打死你。”朱跃华大喝一声，他揣摩这个男人是怕死的，不到万不得已，他不会自爆。自捆炸药只是一种胆怯的威胁罢了。那么，这种情况下谁不怕死，谁威武不屈，谁就占了上风。果然，男人停住不动了，拉着导火索的手惊恐地抖动着。

时间一秒一秒地流逝。

朱跃华咬紧牙关，绷紧身体与歹徒对峙着。他焦虑地喊：“你们都先出去。”他已做好了牺牲的准备。但如果此时放弃了，失去了追捕杨正雄的线索，这又将给以后的追捕工作带来无法估量的困难，只能悬着，僵持着，寻找良机……

刑警们此刻都明白朱副支队长的良苦用心，慢慢地往后

面退去。

歹徒趁此机会，迅速地跃上楼去。朱跃华立即追击。突然，楼上丢下一个布包，顿时一股股烟火腾空而起。架好的楼梯也被掀翻在地。

朱跃华在房内静静地待了几秒钟，寻找追击路口，但仿佛过了一个世纪。无法追击，只得退出大门，出租屋已被围得水泄不通。

当地派出所民警全体出动，所长、当地居委会同志拿着话筒准备做思想工作，刚才走出门去的妇女也被喊了回来。随后赶到的钟邵宁追捕组，迅速寻找掩体，悄悄地爬上了出租房顶和二楼，寻机活捉歹徒。

据妇女介绍，这个男的系湖南人，自称“王军”，去年夏天跑到邵武，与来自安徽的她结合，租住了这间房子，一起做些小本生意。前天，家里突然来了个尖嘴、留着两撇八字胡的湖南青年，听“王军”喊他“正皮匠”，两人躲在房里嘀咕大半天。昨天上午，“王军”不知从什么地方弄来几筒炸药，他和那个“正皮匠”一人拿了六七筒悄悄地捆在身上。昨天下午，那个“正皮匠”就离开了，但“王军”却吓得老鼠似的，晚上一夜未睡好，今天大门也不敢出一步。

“那个‘正皮匠’叫你丈夫是叫‘王军’还是叫另外什么名字？”

“这个……”妇女沉吟了一会儿，说，“好像叫什么‘潘黑子’还是‘胖黑子’的，当时没太在意，反正湖南话我也听不大懂。”

朱跃华听“潘黑子”三个字，脑海顿时亮堂了。“潘黑子”真名潘六，去年5月从邵东监狱服刑期满回家，发现妻子与邻居通奸，他苦口婆心地劝说妻子，妻子还强词夺理，

潘力恼羞成怒，一刀砍了妻子，还冲到奸夫家，杀了奸夫，并砍伤一名小孩，然后潜逃外地。当时，这个案子轰动了邵阳，刑警支队很快查清了案情，但苦于不知道潘力的潜藏地点，追逃工作一直搁着，没能及时破案。

原来潘力就藏在这里！

出租屋屋顶十分破烂，四处透光，无法躲藏。钟邵宁带人爬上了屋顶却找不到掩体，无法靠近，一时束手无策。朱跃华见状，活捉已是不行，只有点明他的身份，看能否让他主动缴械投降。

“潘力，你已经被包围了。现在你惟一的出路是缴械投降，争取从宽处理，特别是争取立功……”

“什么从宽，什么立功，老子落在你们手里枪毙几次都可以了，还能从宽些什么！”潘力脸上的表情突然变得狰狞扭曲起来，吼叫道，“不就是个死吗？让你们陪我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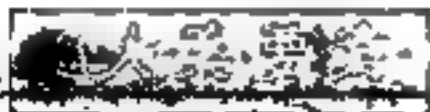
猛见一阵白烟冒起，钟邵宁立即带队员跳下楼。

只听一声轰响，出租屋楼顶被炸穿，潘力血肉横飞。

又一条追捕杨正雄的线索断了，幸好除了潘力外没有造成其他人员伤亡。现在，杨正雄这只集狡猾和凶残于一身的恶狼藏到哪儿去了呢？

九 柳暗花明

随后几天，唐高德的线索搜查组从最基础的工作做起，对与杨正雄关系稍为密切一点的亲戚朋友分组实施了全面侦查，24小时蹲点守候，虽然收效甚微，但别无他法，只得听之任之。



2月18日，杨正雄的远房表妹小云突然接到一个奇怪的电话，既不透露姓名，也不说自己在哪里，冲口就说：“现在有人在难中，你必须帮他。”

小云也不是个好惹的茬，听人这么一说，以为碰上了神经错乱的人，立即破口大骂：“你当我是白痴，你是谁我还不知道，我会帮你？”

“好！那告诉你，是惟一知道你腋下黑痣的人需要你帮助。”

“你真让我看错了人。”小云内心里极其难过。

接着，两人都沉默了，足有五分钟之久。

侦查员找到小云时，她躺在自己的卧室里，脸色有点憔悴，倚靠在枕头上。望着进门的侦查员，她双眼带着黑圈，目光焦虑。七八年来，她一直痴恋着杨正雄，为了杨正雄，她守身如玉，盼望着杨能改邪归正，然后娶她。谁知道，杨正雄却在邪路上越走越远，越陷越深，这不能不让她失望和伤心。这次，杨正雄突然提出要她帮助，她不知道是帮助他呢，还是不帮助他？

钟邵宁出现在房间里，她的眼光中露出一丝异样的神情，苦苦地笑了一下。钟邵宁已与她打过多交道，她对这个帅气而实在的刑警很有好感，具体地说，钟邵宁使她对刑警有了—个比较生动、具体、现实而平民化的认识，最终使她跳出儿女情长的情感漩涡。她是一个没多少社会经验的女孩，死心眼，不会撒谎，想说便痛痛快快地说了。

这个电话来自广州市海珠区。海珠区是广州市的新兴工业区，比较先进和大型的工厂企业多设在这里，其中造纸业特别发达。各大造纸企业中招聘有大量的内地无业人员，其中邵阳人不在少数。颜国良局长得到报告，立即指示专案组

要不惜血本追查此线索，寻根问底摸出杨正雄。钟邵宁立即将情况向李盛和朱跃华汇报。

朱跃华立即和钟邵宁开车赶往广州。有消息报，杨正雄已前往广州火车站，准备乘车逃离广州，去向不明。朱跃华将情况通报给广州市铁路公安局，他们迅速派出几十人里里外外将广州站所有进出口全部堵死。

各路追捕民警手持杨正雄的照片，站在车站月台的各个方面，睁大了眼，密切注视着每一个上车的旅客，像筛子一样一个个过滤着。

然而没有发现杨正雄。

朱跃华对这一结果感到意外，难道杨正雄已发现了或是认出了车站里的民警，藏起来了，或是逃出了车站？那么他会藏在何处，逃往何处呢？火车站这么大，他要藏要逃，一时委实难以控制。

全城调查紧张进行着，据可靠消息，杨正雄确实已上了火车，而且现在正在行进中。

追上火车已不可能。钟邵宁火速飞车赶往韶关，准备中途上车搜捕杨正雄。

坐上汽车，一阵阵的疲惫袭上身来。自9月29日以来，钟邵宁带人东奔西跑，研究方案，逮捕逃犯，就没有睡过一个囫囵觉。从前一天到现在，近20个小时，他们忙得连饭都顾不上吃，水都顾不上喝，现在只想好好地睡上一觉。

但钟邵宁不能睡觉，他一路催促司机“快点，快点，再快点”。丰田吉普车在崎岖的山路上颠簸，在车流如织的107国道上左奔右突，横冲直撞，国道上按规矩行车的司机一个个吓得目瞪口呆。2月21日凌晨，钟邵宁赶到韶关，与铁路部门取得联系。当地铁路公安机关已接到广州市局的



协查通报，要求在韶关上车搜查，不放过任何一丝空隙。

火车到站，钟邵宁第一个跳上火车，在当地公安部门的配合下分别对硬座和卧铺车厢进行搜查。车厢里乘客井然有序地接受了民警的搜查。

车厢、过道、厕所、乘务员休息室、餐厅，都搜到了。

一个多小时，把整个列车翻了两遍，就是不见杨正雄的踪影。

钟邵宁站在过道的门口，沉默着，但头脑在飞速地运转：怎么回事，查明了的事，怎么会变了卦，难道杨正雄插翅飞了不成？不会！他立即请来乘务长，询问车上还有没有藏人的地方？乘务长说：“客车上是不可能藏了。要不，看货厢里会不会躲进人去。”

钟邵宁心中一闪：对，就是货厢。车已驰到湖南郴州。钟邵宁立即把情况向邵阳市公安局专案指挥部汇报，请求支援。

9点12分，列车正点到达郴州站。郴州市公安局接到公安厅的通报，非常重视，公安局长孙湘隆亲自坐镇指挥，地方公安与火车站派出所铁路民警一道，布置了堵截抓捕方案，具体到每个车厢，每个出站口，责任落实到组到人。郴州警方的民警人手拿着一张杨正雄的照片，钟邵宁等邵阳民警则全部站在搜查的最前沿。

火车轰鸣着驰进站内。侦查员迅速靠上去，把火车围了个水泄不通，像过筛子一样一个个地审视着每一个下车的乘客。

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熙熙攘攘的人群渐渐稀疏离去。侦查员的心也几乎提到了嗓子眼，无论如何不能让杨正雄溜掉！

郴州市公安局民警小赵紧张的心情和其他侦查员一样，一双大眼睛紧紧地盯着领导分配给他搜索的区域。下车的乘客已经差不多都走出了站口，列车上的乘客几乎都是要人帮助的老弱病残。突然，一个身体健壮的青年人从最后一节车厢走了出来，他西装革履，但裤脚却皱巴巴的多处沾着泥灰，特别是一副大号墨镜，不合时宜地遮去了半个脸。小赵一见，心中疑云陡起，立即用对讲机向临时指挥部做了汇报。

可疑的青年走到出站口，被检票员拦住，说车票有问题，让他拿出身份证来。

几个便衣刑警装成出站乘客挤到青年人的身边。青年人拿出一张叫汪××的身份证来。就在青年人与检票员争辩时，邵阳刑警认出了他就是杨正雄，大家一拥而上，将他擒获。

CHINA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黑金/《啄木鸟》杂志社编. -北京:
群众出版社, 2002. 1
(二十一世纪大案要案侦破纪实系列)
ISBN 7-5014-2625-2

I. 黑… I. 啄 III. 纪实文学-作品集-中国
-当代 IV. I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1)第 089264 号

黑 金

编 者:啄木鸟杂志社
责任编辑:杨桂峰 张小红
封面设计:志 刚
责任印制:张建平

出版发行:群众出版社 电话:67633344 转
社 址:北京市丰台区方庄芳星园三区 15 号楼
邮 编:100078
印 刷:北京通天印刷厂
经 销:新华书店

开 本: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插页 6
字 数:248 千字
印 张:11.25
版 次:2002 年 1 月第 1 版 2002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ISBN7-5014-2625-2/I·1082
印 数:0001—8000 册
定 价:18.00 元

群众版图书,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群众版图书,印装错误随时退换。

CHINA

黑金

——浙江温州“张王”黑社会性质犯罪团伙覆灭纪实

黑龙滩屠龙记

——四川警方铲除特大抢劫犯罪团伙案纪实

黑枭末日

——沈阳刘涌黑社会性质犯罪集团覆灭纪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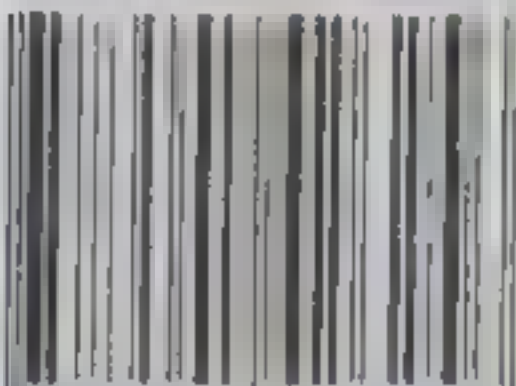
剿灭旷世魔王

——昆明警方侦破杨天勇犯罪集团案纪实

血色歧途

——湖南邵阳警方侦破“江南八潭”黑势力团伙案纪实

ISBN 7-5114-2625-2



9 787501 426256 >

